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绿野仙踪

[美国] 鲍姆



绿野仙踪

〔美〕鲍 姆 著

李 毅 译

前 言

《绿野仙踪》是美国著名作家弗兰克·鲍姆的代表作。一九七〇年曾经被列为二十世纪世界十五大畅销书之一。它已经被翻译为多种语言。

《绿野仙踪》又翻译为《绿野寻仙记》，它讲述的是小女孩多露茜的历险故事。多露茜聪明、善良、勇敢，她被龙卷风吹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她结识了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等小伙伴，他们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历险的过程中，多露茜帮助他们改掉了自己的缺点。

多露茜的优点在于她的善良和勇敢，她不畏惧强暴，热心地帮助别人。这个故事跌宕起伏、曲折动人，难怪这本书成为各国儿童最喜欢的现代童话故事之一，足以与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媲美。

弗兰克·鲍姆(1856—1919)，曾经在美国南达科它州阿伯丁市和伊利诺州芝加哥市担任报社的编辑，他因为这本书而一举成名。他的第一部儿童读物是《鹅老爹》，在《绿野仙踪》出版后，他又创作了十三部续集，其中《奥芝仙境》是这些续集中的佳作。本书收录了他的《绿野仙踪》、《奥芝仙境》两部作品。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圣诞老人历险记》、《天岛》等。

一九九九年三月

绿野仙踪

第一章 龙卷风

有个小女孩，名字叫多露茜，她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她和她的叔叔亨利、婶婶艾姆在一起生活着。他们把房子建在了堪萨斯大草原的中部地区。多露茜叔叔的职业是农民。他们住的地方不大，因为建造房子需要的木材要由马车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房子是四面都是用木板墙围成的，地下是木板，上面也是木板房顶，屋里面放着一个生满了铁锈的火炉子，有一个用来装碗的柜子，有一张木桌，还有几把凳子和两张睡床。叔叔和婶婶每天都睡在墙角的那张稍大的床上，多露茜则睡在另一个屋角的那张小床上。他们的房子上面没有阁楼，下面也没有地下室，但是有一个小洞，在房屋中间，它是用来防旋风的，因为草原上若是刮起了龙卷风，总会吹倒所有的房屋，这样的话，他们全家就可以藏到这个洞里，躲避风险。洞口的上边安了一个能够活动的小门，揭开这个门，就能够沿着梯子下到这个漆黑的防风洞里。

多露茜站在自己的家门前向周围眺望，看见的只是一望无际的雾蒙蒙的大草原。周围的一切都与天相辉映，没有一棵树，更没有任何其他的房屋。阳光把地面晒得灰黑，以至于每一片都有狭细的裂缝。即使是草地也并非绿油油的，原因很简单，太阳光把草尖也晒成了灰黑的颜色，因此，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暗灰色的。多露茜住的房屋虽然曾经刷新过多次，但每一次风吹雨打后，粉刷的色彩褪掉了，房屋便也和周围的一切一样，都是灰濛濛的。

她的婶婶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还很年轻，是个美丽的新娘娘，经历了无数的风吹日晒后，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眼睛不再炯炯有神了，有的只是那种忧伤的深灰色。脸庞和嘴唇湿润的红色也消失了，剩下的也是灰色。现在的她，消瘦苍老，精神

忧郁，从来都不见她有高兴的时候。多露茜刚到她家的时候，婶婶常为她快乐的笑声而莫名其妙，每次艾姆听见她那快乐的笑声，就总是一声尖叫，同时捂住自己的胸口，一直到现在，她竟然还会吃惊地望着这个小女孩，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够让她如此快乐。

她的叔叔亨利也是板着脸，每天他都从早一直忙到傍晚，根本不懂快乐是什么，他看上去也是灰不溜秋的，从他脸上的长胡子一直灰到脚底的靴子。他是一个严肃庄重的人，很难听到他说上一句话。

只有托托才会让多露茜快乐，才不会把她也变成这种灰色。托托不是灰不溜秋的，它是一只黑色的可爱的小狗，它身上的绒毛像丝绸一样地润滑，在它那令人发笑的小鼻子上边长着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多露茜非常喜欢它，每天和它在一起嬉闹玩耍。

可是，他们今天没有在一起玩儿。她的叔叔在门槛上坐着，忧愁地望着灰濛濛的天，与往常相比，今天的天空显得特别灰暗。多露茜坐在房子里，怀里抱着小狗也望着天空发呆，婶婶在刷着碗筷。

他们听见了怒吼着的狂风从遥远的北方传过来。多露茜和他的叔叔同时看见了整个草原上的草被狂风吹得像掀起的巨浪。突然一声尖厉的怒吼声从南边的方向袭卷而来。他们同时向南边张望着，看见了那个方向的草原也开始摇晃起来。

她的叔叔亨利立刻站立起来。

“艾姆，有龙卷风”，他叫着，“我去看牲口。”说完便跑向了那个养着马和牛的棚子，婶婶艾姆丢下碗筷，跑到门口一看，就知道灾难降临了。

“多露茜，快点！”她大声叫道：“快躲到地洞里边去！”

托托挣脱出多露茜的怀抱，迅速地钻到了床底下，多露茜也跟在它后面，艾姆害怕极了，急忙掀开了那扇活动的木板门，钻

到了那个漆黑的洞里边。多露茜抓住托托之后才朝地洞跑去，还没来得及跑到那里，就听见风一声尖厉的怒吼，整个房子颤抖起来，她无法保持平衡，一下子摔在了那里。

然后，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房子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缓缓地飞向了天空，多露茜感觉自己就像坐上了气球在天空中飞翔。

从北边吹来的风与从南边吹来的风在草原的中部聚合了。他们的房子无疑就变成了狂啸龙卷风的中心地带。在通常情况下，在重心部位，空气是不流动的，但是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狂风的巨大压力的影响，房子越飞越高，一直到达龙卷风的风顶；它就在最后的高度上静止了，被风刮到一个特别遥远的地方，犹如飘落一根细小的羽毛，不费吹灰之力。

天昏地暗，狂风依旧怒吼着，叫人惊心动魄，可是多露茜感觉就像坐在马背上一样舒服极了。房子又旋转了几圈，然后又使劲地倾倒了一下，她感觉像又重新回到了摇车里，任凭它温柔地摇摆着。

可是托托却讨厌极了，它在房子里奔来跑去，拼命地狂叫着，多露茜安静地在那坐着，她想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托托四处乱蹿，跑到了已经掀开的那扇活板门附近，突然间掉了进去，多露茜想，托托这回可没救了，可是只过了一小会儿，多露茜看到了托托有一只耳朵从地洞里伸出来，巨大的空气压力使它没能跌进去。于是她爬到了地洞门口，伸手揪住了托托伸在外面的耳朵，一下子把它拉了回来，然后她重新把活板门关好，以防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时间就这样不停地流逝着，多露茜慢慢地从惊愕中镇静下来，她忽然感觉自己很寂寞，她的耳朵差不多就要被四周北风的怒吼声震得什么都听不见了。开始的时候，她还在想，如果房子再一次被狂风吹落到地上的话，自己可能会摔得粉身碎骨了。可是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并没有再发生任何令人担惊受怕

的事情。于是多露茜就不再这样害怕了，决心镇定下来，勇敢地迎着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她从依旧摇摆着的木地板上爬起来，摸索到自己的小床边，并躺了上去，托托在后面跟着，也趴在了她的身旁。

虽然房子依然在不停地摇摆着，狂风依然在不停地怒吼着，但是多露茜闭上双眼，只一会功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章 与孟奇金人交谈

多露茜正在熟睡的时候，猛然间又被凶悍地晃了一下，她惊愕地从睡梦中醒来。这一晃真是可怕极了，如果没有躺在床上的话，她肯定会被震伤了。她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托托把冰一样的鼻尖贴在了她的脸颊上，悲哀地叫着。多露茜从床上爬起来，突然发现房屋不再摇摆了，屋子里很亮，明媚的阳光从窗子照过来，整个房子暖暖的，她兴奋地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跑过去打开门，托托紧追不舍。

多露茜向周围望着，吃惊地叫出声来，眼前一切美丽的景象使她目瞪口呆。

龙卷风带着他们的房子来到了另一个国家的中部地区，这个地方很美。房子终于轻飘飘地再一次落到地上（尽管差点把多露茜震伤，但这对于龙卷风来讲，已经是够温柔的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草地，浓密的树上结满了果实。鲜艳的花朵竞相开放。有着奇异羽毛的小鸟在丛林里欢快地歌唱。附近有一条小河，在翠绿的两岸之间欢畅地流淌着，像在窃窃私语，这么美妙的情景对这个一直在干枯灰暗的大草原上生活的小女孩而言，真是愉悦极了！

多露茜愣愣地站着，心切地看着这一切美妙绝伦的风景，她看见有很多她从来也没见过的奇模怪样的人向她走过来。这些

人并不像她通常看见的人那样高，但也并非很矮。可实际上，他们看上去几乎与多露茜一样的高（在年龄相同的孩子们中间，多露茜属于较高的），虽然这些人的年纪看起来要比她大好多岁。

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装扮得非常古怪。他们头上戴着的帽子差不多有一尺高，圆圆的有个尖顶，帽沿的周围系着许多铃铛，只要一走路，它就会发出动听的响声。男人的帽子都是蓝颜色的，而那个女人戴着的帽子则是白颜色的。女人还穿了一件白颜色的外套，很多褶皱的花边从她的双肩垂下来，外衣上镶嵌着很多星状的装饰物，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男人们穿着的外衣与帽子的颜色相同，都是蓝色的，脚上蹬着的皮靴擦得又光又亮，靴筒上有一圈较深的蓝色。在多露茜的眼里，这些男人的年龄差不多与亨利叔叔相同，还有两个人也长着与亨利叔叔相似的胡须。只有那个女人看上去要老一些，她的脸上长满了皱纹，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蹒跚地朝这走着。

这群人走到多露茜的房门口时，停下了脚步，他们像在谈论着什么，似乎不敢走近前来。最后，那个矮个儿的老女人来到她的面前，鞠了一个躬，她说话的声音很甜美：

“尊敬的女魔术师，我们欢迎你到孟奇金人的国土上做客，你杀害了那个凶恶的东方女巫婆，还我们以自由，我们感谢你！”

多露茜惊讶极了，自己成了一个女魔术师，老太婆还称她杀害了一个东方女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她只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而已，一阵怒吼的狂风把她从遥远的地方吹到这里，她从来没见过什么女巫，更谈不上杀了她！

可是这个老太婆一直在等着她的回应。因此多露茜吞吞吐吐地说：

“你真是太好了，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我从来也没见过什么女巫。”

“那就是被你的房子杀死的，”老太婆笑了一下接着说，“是这么一回事，你看！”她用手拍着房子的一个角落说：“那里面有

着女巫的两个脚趾，有一根还伸到了房子的外头。”

多露茜向那看着，惊讶地叫了一声。的确，在屋子一角的横木板下，夹着一双腿，尖尖的脚趾上还裹着银色的鞋子。

“噢，我的老天爷呀！”多露茜叫起来，吓得她握紧了双手，“我们该怎么做呀，房子一定在压着她呢！”

“什么都不用做。”老太婆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她到底是谁？”多露茜迷惑地问。

“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凶恶的东方女巫。”老太婆解释着。“若干年以来，孟奇金人一直被她统治着，女巫让他们没日没夜地为她劳动，现在女巫死了，他们又恢复了自由，你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孟奇金人又是谁呢？”小女孩问。

“他们是属于东方的一群居住在这里的人，他们在这里受尽凶恶女巫的残酷剥削。”

“那你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吗？”多露茜问。

“不，我只是他们的好朋友，我居住在北方。孟奇金人看到这个恶女巫死了以后，马上就派了一个信差来通报于我，于是我就赶了过来，我是个北方的女巫婆。”

“噢，老天爷！”多露茜惊叫着，“你真的是个女巫婆吗？”

“是这样的，”老太婆笑着回答，“可是我与她不同，我是个善良的女巫，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地喜欢我，我的力量没有那个恶女巫强悍，要不然我会亲手杀死她，还孟奇金人以自由。”

“我觉得只要是女巫，都是凶恶的。”多露茜说。站在女巫的眼前，她的确有点紧张。

“不，不是这样的，这是你的误解。整个奥芝国国家里有四个女巫，在北方和南方的两个是善良的。这确实是真的，因为在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就是我，这肯定不会有错的。但是，住在东方和西方的两个就是凶恶和残酷的，这两个其中的一个恶女巫今天就被你给杀掉了。整个国家现在就只有一个住在西方的恶女

巫了。”

“可是，”多露茜沉思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说：“记得婶婶艾姆曾经对我讲过，世界上已经没有女巫了，她们在很久以前就都死去了。”

“艾姆是谁？”老太婆问。

“她是我的婶婶，住在堪萨斯大草原的中部，我就是来自那个地方。”

这个北方的老太婆稍微思索了一会，然后低下头，看着地上，忽然又把头抬起来，说道：

“我不记得有个什么堪萨斯，从前好像也从没听说过，可是你能告诉我，那个地区是否已进入了文明时期？”

“噢，我想是的。”多露茜回答着。

“那你婶婶的话应该是对的，在进入文明的地方不应该再有巫师了，魔法师也不应该有了，女魔法师就更没有了，当然，也没有魔术师。可是你应该知道，奥芝国是个还没有开化的地方。这个国家从来不与任何其它的国家交往，因此，在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巫师和魔法师。”

“魔法师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小女孩问道。

“奥芝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大魔法师，”女巫低着声音说，“他的法力无边，就是我们几个全部的法力聚到一起，也抵挡不过他，他就住在这个国家的翡翠城。”

多露茜刚想再接着提问题，那三个男人突然大声地尖叫起来，一齐指向那个压着女巫的房子的一角。

“到底怎么啦？”老太婆问；然后她朝那个方向望去，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被杀死的女巫的双脚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一双空鞋子。

“她已经太老了，”这个女巫解释说，“只要阳光一晒着她，她就开始腐化了，这应该是她最终的结局。可是她的这双银鞋是属于你的，你一定要把它穿上。”于是她走过去，把鞋子捡起来，又

抖了抖尘土，便递给了多露茜。

“那个西方的女巫早就想要这双鞋了，”其中的一个孟奇金人说：“这双银鞋是有着法术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是个怎样的法术。”

多露茜接过鞋子走进屋里面，把他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又转身走出来，对那些孟奇金人说。

“我现在只想回到我的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那里，他们一定在为我操心，你们能告诉我，我应该怎样走才能找到家呢？”

三个孟奇金人和老女巫感到十分地惊愕，他们看着多露茜，使劲地摇着头。

“在离这不远的东方，”其中一个孟奇金人说，“有一大片荒漠，没有人能活着走过去。”

“南方也有一个，”另一个人说，“我曾经去过那儿，是千真万确的，那个地方叫奎德林邦。”

“我也听人说过，”第三个人说，“西方也是如此的，在那里居住的是温基人，受西方女巫的摆布，假如你要经过那里，她一定会逼着你为她日日夜夜地干活。”

“我的家在北方，”老女巫说，“它的临界也被这个奥芝国家的大沙漠环绕着，多露茜，你只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多露茜听他们说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在这些人面前她感到特别的无助。她的泪水令这些善良的孟奇金人十分地感动，他们从怀里掏出手帕，也跟着掉眼泪。那个老太婆把帽子摘下来，然后把帽顶贴在了鼻子上，很庄重地数着“一、二、三”，刚刚数完，那顶帽子立刻变成了一块石板，在石板的上面写着一行字：

“让多露茜去翡翠城吧！”

这个老女巫从鼻子上把石板取了下来，又重新念了一遍写在上面的字，然后问：

“你是叫多露茜吗？我的宝贝？”

“是的，”小女孩回答说，然后把头抬起来，并且擦干了泪水。

“那么，你就要到翡翠城去一趟，奥芝可能会给你帮助的。”

“可是翡翠城在哪里呢？”

“这个城坐落在国家的中部地区，完全由奥芝统领，她就是
我刚刚给你讲的那个魔法师。”

“那他是个善良的人吗？”多露茜恳切地问。

“是的，他是一个好魔法师，可是你问我他究竟是不是人，我
也不知道，我生平就没有看见过他。

“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你必须走过去。这条路很遥远，你要越过一个邦，这个邦也
许会让你感觉非常的美好与快乐，可有的时候，它就会天昏地
暗，让你惊愕。但是，我会用尽我所有的法力来保护你，以使你
不至受到伤痛。”

“你跟我一起去，可以吗？”多露茜肯求着，她已经把这个老
太婆看成了自己仅有的朋友了。

“这可不行，”这个女巫回答说：“不过我要亲吻你一下，只要
是我这个北方女巫亲吻过的人，任何人都不敢让你受伤害的。”

这个老太婆走到多露茜的面前，在她的前额上温柔地亲吻
了一下，过了一会，多露茜就发现，在她的前额上被老太婆吻过
的部位，烙下了一块圆圆的、能折射出亮光的印痕。

“去往这个翡翠城的全部路程都是由黄色的砖堆砌而成的。”
老太婆说，因此你不用担心自己会走错了路，如果你见到了
奥芝，千万别害怕，你只要把你的经历讲给他听，希望他能够给
你帮助就行了。就这样吧，我的宝贝。”

那三个男人深深地给多露茜鞠了一躬，并祝福她一切顺利，
然后就向着丛林的方向走去了。老太婆微笑着向多露茜点了点
头，然后用左脚跟着地，在多露茜面前只旋转了三圈，忽地一下
就消失了，托托感到非常的惊讶，看见她消失了，立刻狂叫着，
在这以前，它害怕极了，不敢发出声响。

可是这对于多露茜来说并没有觉得惊愕，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她是一个善良的巫婆，所以她这样离开，完全在她的料想之内。

第三章 多露茜营救稻草人

那个女巫和三个孟奇金人都离开了，只剩下孤单单的多露茜，她感觉很饿。她来到了碗柜面前，用刀子切了几片面包，并夹了奶油。还给托托吃了一片，然后她又从架子上取了一只水桶，走到了那个小河边，盛了满满一桶清冽的河水。托托在树丛底下，望着在树丛间飞翔的小鸟拼命地叫着。多露茜跟在它身后，抬头看见树上结了很多新鲜漂亮的果实，她采摘了几颗，当做早餐。

她重新走进房子里，美美地喝了很多河水，然后就为去翡翠城收拾起来。

多露茜只有一件属于自己的衣物，她把它从床边的一根柱子上取下来。这件衣服是由蓝白相间的格子组成的，虽然衣服洗的次数太多，上面的蓝颜色也早已褪掉了，可它还能算得上是非常漂亮的。她又认真地把自己打扮了一下，她穿上了这件干净的格子衬衣，戴上了一顶粉红色的遮阳帽。臂上挎着一只小竹筐，里面放满了面包，并用一块白布把它盖好。她低头看见了穿在脚上的那双鞋，这双鞋早已破旧难看了。

“穿这双鞋走路，一定不能到达翡翠城的，托托。”她说。托托抬起头来，眨着那双乌黑的小眼睛，摇着尾巴，望着多露茜，它似乎已经听明白了她说的话。

就在这时候，她看到了桌子上放着的那双已经死掉的女巫穿过的银鞋。

“不晓得这双鞋会不会合我的脚。”她跟托托说，“这双鞋无

论走多远的路程，一定不会磨坏的。”

于是她脱下了自己的那双旧鞋，试着穿上了它，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双鞋就像是为她量体制作的一样。

然后，她挎起了刚刚准备好的竹篮子。

“托托，我们走吧。”她说，“我们就要到翡翠城里去找奥芝了，然后请求他帮助我们回到家乡去，去找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了。”

她关上门，又锁好了它，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钥匙装进了口袋里。她就这样朝着去往翡翠城的方向大步走去，托托在后面尾随着她。

她的眼前有好多路，可是她不一会就发现了那条用黄砖铺成的路，于是她快乐地踏上了这条能够直达翡翠城的路，她的双脚踏在坚实的黄砖铺成的路面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太阳照耀着大地，鸟儿欢乐地歌唱，虽然多露茜被龙卷风吹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太多的惊愕与悲伤。

一眼望去，周围的风景美妙极了，她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整条路的两侧都被木栅包围得整齐有序，并且还涂上了一层亮丽的深蓝色，在栅栏的外边，有着绿油油的稻田和平整的菜园。仅从这点就不难看出，这个国土上的人都是耕种农田的好手。每每多露茜路过一户人家，都会有人跑过来给她致敬，并且送她一段路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小姑娘把那个凶恶的女巫杀死的，他们才又重新得到了自由。孟奇金人的房屋建造得都很奇怪，每一座房子都是圆形的，他们的屋顶都用一个圆盖子做成，并且是蓝颜色的，大概是因为所有的孟奇金人都深爱着蓝色的缘故吧！

天渐渐地黑下来，多露茜整整奔走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她心情急切，不知道这一晚该怎样度过，就在这时，她走到了一座房屋门前，这座房子比她看过的都要大许多。房门前是一块绿草地，有很多人在上面翩翩起舞。一个乐队中的五个琴手把琴拉

得惊天悦耳，所有的人边唱边笑，草地的旁边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桌子上放着很多水果和蛋糕，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吃的食品。

人们热情地招待着多露茜，请她一起吃饭，还留她住下来。这是孟奇金国最富有的一个家庭，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相聚在此，来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终于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多露茜美美地吃了个饱，这家的男主人热情地接待了她，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博克。吃完晚饭，她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欣赏着人们优美的舞姿。

博克一眼看到了她脚上穿着的那双银鞋，说：“你一定是个大魔法师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多露茜问。

“原因很简单，你穿的是银鞋，并且杀害了那个东方恶女，你穿的衣服也是白色的，只有巫女和大魔法师才会穿白色的衣服。”

“我的衣服本来是蓝白格子相间的。”她说，顺便擦平了衣服上的皱折。

“这件衣服你穿起来很漂亮。”博克说，“蓝色代表着孟奇金人，白色代表着女巫，所以我们相信你肯定是个善良的女巫。”

多露茜再也说不出话，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她当成了巫师，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她是个最平凡的小女孩，是龙卷风把她吹到了这里。

她实在太累了，博克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小床，床单是蓝色的，多露茜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她看见托托蜷成一团依偎在她身旁的蓝色地毯上。

她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看着一个孟奇金国的小男孩在和托托玩耍嬉戏着，多露茜也兴趣盎然，托托忽然间成了大家的焦点，因为在他们看来，托托是一个多么稀奇的动物。

“去翡翠城还要走多长时间？”小女孩问道。

“我也不清楚，”博克一本正经地说，“我从来就没去过那，没

其他的事还是远远地躲着奥芝吧。你要去的那个城离这还很远，需要好多天才能够到达。我们这儿很安全，很富有，你要想到达你想去的那个地方，还要经历一些贫苦和灾难的洗礼。”

这些话让多露茜感到莫名的忧伤，可是她很清楚，现在只有奥芝一个人才能帮她重新回到自己的那个真正的家，于是她决心向前走，永不放弃。

她与所有的孟奇金人惜别，然后又踏上了去往翡翠城的路。走了一段路以后，她想休息一会儿，于是便爬到了黄砖路两边的栅栏上歇下来，栅栏外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她看到了离她很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稻草人，它被人支在一根很高的竹竿上，用来驱赶偷吃麦粒的小鸟。

多露茜双手托着腮，静静地望着它。稻草人的脑袋是用一个装满枯草的布口袋做成的，口袋上画着的双眼、嘴巴和鼻子组成了它的一张脸孔。它的头上顶着一顶破旧的蓝颜色的尖帽子，大概是某一个孟奇金人用过的。它身上披的褂子也是蓝颜色的，破旧不堪，颜色也快褪掉了。衣服里面裹着的也是干稻草。脚上蹬着蓝筒的破靴子，几乎和这些人的装扮相同，稻草人整个的身体被绑在了竿子上，高高地俯视着麦田。

多露茜专注地凝望着稻草人那张被人随意画出来的脸孔发呆，忽然她发现这个稻草人有一只眼睛在一眨一眨地望着她，她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开始的时候，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在以前的老家可没见过会眨眼睛的稻草人，可是过了一会，她又发现那个稻草人在向她微笑地点着头。于是她翻下栅栏，走上前去，托托也飞跑过去，围着稻草人汪汪乱叫。

“你好。”稻草人声音嘶哑地说。

“你还能说话？”小女孩歪着头问道。

“是的，”稻草人说：“你还好吗？”

“我好极了，感谢你，”多露茜礼貌地回答：“你也还好吧，稻草人？”

“我可不好，”稻草人笑着说：“我每天都要守在这里来驱赶偷吃稻谷的鸟儿，无聊极了。”

“那你为什么不下来呢？”小女孩问。

“我下不来，这根杆子把我牢牢地固定在这里，如果你能把我解下来的话，我对你真是感激不尽了。”

于是多露茜就把手伸出来，把它从杆子上解了下来，因为稻草人的身体里塞的是草，所以她没费力就办到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稻草人站在地上说，“我好像重新活了过来。”

多露茜听着稻草人跟她说话，看着稻草人给自己鞠躬感到非常的疑惑。和他一起前行，她觉得特别的不自在。

“你叫什么名字？”稻草人问她，伸展着手臂，哈欠连天，“你要去哪儿？”

“我的名字叫多露茜，”小女孩说，“我要去翡翠城找那个强大的奥芝，请求他送我回家去。”

“翡翠城到底在什么地方？”他问，“奥芝又是哪一位？”

“你难道不知道？”小姑娘吃惊地说。

“是的，我怎么会知道呢？你看，我的头塞满了稻草，根本就没有脑子来思考。”他悲伤极了。

“噢，天哪！”多露茜叹了一口气说：“我真的为你伤心。”

“多露茜，”他说：“如果我能跟你共同去翡翠城的话，那个强大的奥芝会帮我换一副人脑吗？”

“我也不知道，”她回答着，“可是，假如你有信心的话，我们可以一同去找他，到时候如果他真的给你换脑子的话，你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为这事而伤心难过了。”

“说的一点不错。”稻草人说，“你看，”他胸有成竹地说，“我的双手、双脚、还有我的身体里全都塞满了枯草，这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不会有受伤而痛苦的感觉。假如有人来踩我的双脚，或者用针来扎我的话，都没有关系，我根本就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可是我最讨厌有人说我是笨蛋，假如我的脑袋里永远装满的是枯草，不能有一副与你相同的脑子，那我就永远都不可能思考了。”

“我能懂得你现在的感受，”多露茜说，她真诚地为他而感到难过。“假如我们能一同去的话，我会恳请伟大的奥芝来给你换一副脑子的。”

“你真是太好了。”稻草人非常地感激她。

于是他们就重新返回到大路上，多露茜帮助他越过了栏杆，然后他们迈步走上了去往翡翠城方向的黄砖路。

开始的时候，托托非常地讨厌这个新朋友，总是在他的身上嗅来嗅去，似乎觉得在他身上会有老鼠洞似的，并且经常朝着他凶恶地狂叫。

“你别害怕托托，”小女孩对稻草人说：“他从来都不咬人的。”

“好吧，我不害怕，”稻草人说，“他不会让我受伤害的。我来帮你拎着篮子吧，我无所谓，我根本就不会累的。我要给你讲出我的小秘密。”他一边向前走一边对多露茜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会让我担惊受怕。”

“是什么呢？”多露茜问，“是制造你的那个主人吗？”

“不是的，”稻草人说：“我害怕的只是燃烧着的火柴。”

第四章 穿越森林的道路

他们走了好长的时间以后，这条路就有点凹凸不平了，稻草人经常被绊得摔跤。有的时候，黄砖破碎了，然后路忽地就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凹坑，托托一抬腿就飞奔过去，多露茜则从它的身边绕着过去。只有那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他径直地向前走去，一下便踏进了凹坑，整个身体便着实地摔在坚硬的黄砖路

上，但是，他并没任何知觉，每次多露茜把他扶起来，帮他站好，可是他却为自己的跌倒而发笑，然后他们依旧朝前走。

这儿的稻田已经不像开始看到的那样茁壮了，房屋和果树只是稀稀落落的站立着，越往前走，风景就越感觉凄凉。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在一个路边停下来，不远处有一条小河，多露茜觉得饿了，于是就从挎篮里取了几片面包，她想分给稻草人一块，但是被他回绝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饿，”他说，“这是我的运气造就的，我的嘴是被人画的，假如我真的能在嘴的部位开个洞的话，我也就能吃面包了，就可以把塞在里面的草全部掏净了，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的脑袋就变形了。”

多露茜完全感觉得到，他说的的确如此，于是她就不管他，自己吃了起来。

“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讲讲你们那个地方的事，好吗？”稻草人恳求着说。因此，多露茜吃完面包后就给他讲起了自己的家乡堪萨斯，讲了那里的一切是多么的灰暗，一场龙卷风又是怎样把她吹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里。稻草人专心致致地听她讲完，然后问她：

“我不明白，这个地方如此的美丽，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非要回到那个灰暗的堪萨斯呢？”

“你真的是没有脑子，才不会明白，”多露茜回答说：“无论我的家乡是多么的贫瘠，多么的灰暗，我们有着血肉身躯的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不愿意漂泊在其他的国家，哪怕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无论是哪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稻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样的事我肯定不会明白，”他说：“假如你们的脑子里塞的也是枯草的话，也许就会喜欢在这个地方长久地居住下来了，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大草原就不会有人居住了，堪萨斯幸亏有你们这些有大脑的人。”

“趁我们歇息的这一会儿，能讲个故事给我听吗？”多露茜问。

稻草人有点责怪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说：“我生存的时间如此的短暂，根本记不得任何的事情。我是在前天晚上才被主人制作出来的。在这以前，无论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我都不会知道。但是，令我幸福的是，主人在做我的脑袋时，先给我画了双耳，于是我就听见了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有一个孟奇金人与我的主人在一起，我听见他们在说话：

“‘你感觉这对耳朵漂亮吗？’主人问。

“‘画得还不够好。’另一个孟奇金人说。

“‘不要紧吧，’主人说，‘总算是有个耳朵了。’这话一点都不会有错。

“‘我现在要给他画上眼睛了。’主人说。然后他就先给我画了右边的眼睛，他刚给我画完，我就感到自己无限惊奇地望着他和身边的一切事物，这就是整个世界留给我的最初的景象。”

“‘这只眼睛漂亮极了，’这个人跟我的主人说，‘用蓝色的油漆画眼睛是最漂亮的了。’

“‘这只左眼应该比刚画的一只稍大一些，’主人说。等他给我画完了双眼，我的世界更清晰了。然后他又给我画好了嘴巴和鼻子。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在开始时我并不知道嘴巴的作用。我好奇地望着他们制作我的躯体、双手和双脚，他们最后才安上我的头，这时候我感到自己很荣幸，认为我自己已经是个正常的人了。

“‘把他立在稻田里驱赶乌鸦，一定不错！’主人说：‘看起来他和人差不多。’

“‘怎么是差不多？他已经是个人了。’那个孟奇金人说，这句话我很赞成。主人把我夹在他的腋窝下，一同来到了稻田里，把我绑在了一根高高的竹杆上，就是在你看见我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两个人就都离去了，丢下我一个人。

“我不喜欢这种被人抛弃的感觉，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想跟在他们身后，可是我的双脚不能着地，我只能立在那根竹竿上，我就这样开始了孤寂的生活，因为我刚刚诞生，也就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有很多乌鸦和其他的小鸟飞进麦田，可是他们一见我都吓跑了，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真的孟奇金人，我非常快乐，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人物。直到后来，有一只乌鸦离我很近，左右观察了我一会，然后落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

“‘农夫只不过是在用一个最愚蠢的方法来蒙吓我而已，任何一只机灵的鸟儿都会知道你无非是个稻草人。’随后，它就飞到我的脚下，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其他的鸟儿见我对它无能为力，也一同飞过来，只一会功夫，我的周围就来了一大群乌鸦和无数的鸟。

“我非常难过，这只能表明我是个无用的稻草人；但是有一只老乌鸦飞过来劝慰我说：‘如果你有一副脑子的话，你就会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也许会比其他人更加聪明，在这个世界上，脑子是一件最宝贵的东西，无论是对乌鸦还是对人而言，都是这样的。’

“乌鸦离开后，我认真地想了许久，最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换一副好脑子。我真是幸运，然后你就来了，还把我从竹竿上解救下来。听了你刚才的一番话，我坚信，只要能到达那个翡翠城，强大的奥芝一定会给我换副脑子的。”

“希望会是这样，”多露茜恳切地说，“既然你这么急切地需要换一副脑子。”

“是的，我急切地需要换一副脑子，”稻草人说，“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个笨蛋的时候，这样的感觉真是伤心极了。”

“那好吧，”多露茜说：“那我们就快点赶路吧，”她又重新把篮子交给了稻草人。

他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已经没有栅栏，稻田也没人耕种。晚上他们遇见了一片森林，这里的树木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朝相辉

映，笼罩着黄砖路，路上一片黑暗，树枝拦住了阳光的照射，多露茜和稻草人并不想休息，一直朝森林里走去。

“既然路的这一头伸进了森林，那么它肯定还会从森林里延伸出去。”稻草人说，“既然到达翡翠城一定要经过这里，那我们就一直走下去，不去管它将会带我们去哪里。”

“这样的事任何人都清楚。”多露茜说。

“是啊，我也很清楚。”稻草人说：“如果这件事也需要思考的话，那我也许就不会明白了。”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候，阳光完全不见了，他们几乎在黑暗中前行。多露茜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有托托能看得到，那是因为有些狗在夜色里仍然能有着良好的视觉。稻草人也说他的视觉与白天一样的清晰，于是多露茜就拉着他的手，稳稳当当地向前走。

“假如我们能遇到房子，或者是能找着睡觉的地方，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她说：“在晚上赶路真是难受极了。”

过了一会儿，稻草人忽然停下了脚步。

“在我们后侧坐落着一间小木棚，”他说：“是由木头和树枝围砌成的，我们要去吗？”

“当然了，”小姑娘说，“我累极了。”

因此稻草人就带着她穿越丛林，来到了那个木屋跟前，多露茜先走了进去，看见屋子的一角有一张用干枯的树叶堆砌的小床，她立刻爬到床上，只一会功夫就进入了梦乡；托托蜷缩在她的身旁；不知疲劳的稻草人立在小棚屋的另外一个屋角，期待着第二天的来临。

第五章 搭救铁皮人

等多露茜一觉醒来时，明媚的阳光穿越了丛林，小狗托托跑

出去追寻小鸟了。她坐在那张床上，向周围望去，她看见稻草人依旧在屋子的一角站立着，一直在等她醒来。

“我们要去找点水喝。”她说。

“为什么要找水呢？”稻草人不解地问。

“要用水洗掉脸孔上的污垢，然后还要喝一点，用它下咽我的面包片。”

“有血有肉的躯体一定很麻烦吧。”稻草人似在思索着，“你们需要睡觉，吃东西，还要喝水。但是，你们有大脑，都能够正常地思考问题，就是再麻烦也心甘情愿啊。”

他们不一会就离开了这个小棚屋，穿越了森林，找到一个小小的源泉，汩汩的泉水从里面流淌过来，多露茜喝了个够，然后又重新装扮了一下，吃了几片面包。她发现剩下的面包片已经是有限的了，幸好稻草人是不需要吃饭的，篮子里的面包大概还能仅供她和托托吃一天了。她吃完了早饭，刚想返回到黄砖铺成的路上时，她忽然听见不远处有一声低吟，她惊呆了。“这是从哪发出的声音？”她小心地问。

“我不知道，”稻草人说：“让我们上前去看一下。”

紧接着又一声低吟从附近传过来，这声呻吟好像是从身后发出的。于是他们掉转身，向森林里走了过去，多露茜突然看见有一件东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她迅速地跑过去，忽然又停下了脚步，大声尖叫着。

有一棵大树被人砍去了一大截，有一个全身都是用铁皮制作的人，手里擎着巨大的斧头就站在大树的旁边。他的脑袋、双手和脚趾都连接在了大树的身上，他静止在那里，似乎从来就没有动弹过。

多露茜惊愕极了，稻草人也张大了嘴巴，托托拼命地狂叫着，朝着那个人的脚就咬了下去，但弄疼了它的牙齿。

“刚才是你的声音吗？”多露茜问道。

“没错，”这个铁皮人说，“的确是我在呻吟，我呻吟了差不多

有一年的时间了，可是从来就没有人能帮助我。

“你需要怎样的帮助呢？”她亲切地问他，她被这个人悲伤的语气所感染了。

“我只需要一桶油，把我身体里所有连接的部位都擦上油。”铁皮人说，“这些部位已经生锈了，我才不能活动，只要我的身体被油润滑一下，我就会重新恢复健康了。在一个小棚屋的铁架上就放了一桶我想要的油。”

于是多露茜马上又跑回了刚才的小屋，找到了铁皮人说的那桶油，抱着这桶油她又跑了回来，急切地问道：

“你生锈的部位都在哪儿？”

“请你先擦我的脖子吧。”铁皮人说。多露茜就按着他的吩咐给他的脖子上抹了一些油，因为脖子锈得太久，稻草人就揪着他的脑袋前后摇摆，一直到它能够正常摇动，随后铁皮人就能自己转动着脑袋了。

“现在请你帮我润滑我手背上连接的部位吧。”铁皮人说，于是多露茜就给他的手臂上的关节也抹上了油，稻草人谨慎地帮他活动着，一直到他活动自如，能够任他支配。

铁皮人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放下了他举了一年多的斧头。

“真是舒服极了。”他说，“从我的关节生锈以后，我就一直这样举着这个沉重的斧头，现在我终于可以放下它了，我真的很兴奋，如果我的双脚再涂上油，我就完全正常了。”

于是多露茜和稻草人给铁皮人双脚连接的部位也抹了油，一直到他能自由地活动。他无数次地向他们表示感谢，他彬彬有礼，感激涕零。

“如果不是你们帮助我，恐怕我会在这站一辈子。”他说，“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不过，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

“我们要到翡翠城去找奥芝。”小女孩说，“昨天晚上我们睡在了你的小屋里。”

“你们找奥芝有事要做吗？”铁皮人问。

“是的，我要请求他把我送回家乡去，稻草人要请求他给他换一副聪明的脑子。”她说。

铁皮人思索了片刻，然后说：

“你觉得这个伟大的奥芝会送我一顆心吗？”

“噢，我想他一定会答应的。”多露茜说，“给你一顆心就如同给稻草人换一副脑子那样简单。”

“真是这样吗？”铁皮人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愿意带上我一同去翡翠城找奥芝，让我获得他的帮助吗？”

“当然，”稻草人忠心地回答，紧接着多露茜也说有他做伴同行真是件快乐的事情。于是，这个铁皮人把斧头扛在肩上，他们一同穿过了这个森林，重新回到了通往翡翠城的路上。

铁皮人请求多露茜能把这桶油也放进那个竹篮里，他说：“如果我淋到大雨，就会又生锈了，所以缺了油桶是不行的。”

幸亏他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朋友，他们重新回到路上没多长时间，就来到了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的树木非常的密集，枝繁叶茂，正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无法路过。铁皮人举着斧头，猛烈地砍了好一会，才疏通了一条小路，于是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

多露茜一边走一边思索着问题，就连稻草人跌进坑里也毫无察觉。稻草人只得大声呼救，请她帮忙。

“你为什么不躲开那个坑？”铁皮人问。

“我也不知道，”稻草人愉快地回答。“因为我的脑袋里塞满了枯草，因此我才去翡翠城找奥芝，恳求他给我换一副脑子。”

“噢，原来是这样，”铁皮人说。“可是，把话说开来，脑子并非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啊。”

“那你也有脑子吗？”稻草人问。

“不，我的脑壳里什么都没有，”铁皮人说，“可是，假如我有了一副脑子的话，那我还要一顆心，因此，如果只能有一次请求

的话，我就会要一颗心。”

“心到底是什么？”稻草人问他。

“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你就会明白了。”

于是，他们一面穿越森林，铁皮人一面给他们讲关于他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樵夫，他依靠砍伐树木，然后再把它们卖出去以此为生。我长大成人以后也学着父亲做了一个砍柴的樵夫，等父亲去世后，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一直到她也离开了人世。然后，我开始为自己结婚做准备，结了婚，生活才不会寂寞。

“我遇见了一个孟奇金国的姑娘，她长得漂亮极了，没过多久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她说只要我能赚一笔钱，给她建一座漂亮的房子，她就做我的新娘。我因此也就更加辛苦地劳动着。可是这个姑娘与一个已经很老的女人在一起住着，这个老太婆根本不想让她嫁人，因为这个老太婆可真是太懒惰了，就是要把她永远地留下来，给她洗衣做饭，照理家庭的一切事务。于是这个可恶的老太婆就去找那个东方的凶恶的女巫，跟她说，只要能够让姑娘守在她身边，她愿意以两只羊和一头牛作为酬劳。这个恶女巫于是就在我砍柴的斧头上施了不知是什么法术，有一天我又去干活，当我用尽力气去砍一棵大树时，这个斧头忽然间就从我的手上滑下来落在我的这只左腿上，于是我就失去了这条左腿。

“开始的时候，我懊恼极了，承受着这个巨大的悲痛，我心里明白，失去了一条腿的人是成不了一个很棒的樵夫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铁匠，请求他用铁皮帮我造一只假腿，这只铁皮腿安上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锻炼，我已经能够很随意地支配它了，可是我的举止惹恼了那个东方恶女巫，原因是她曾向老太婆发过誓，一定不会让这个姑娘成为我的新娘。于是当我再一次举起斧头时，斧头又滑落下来砍断了我的右腿。我又用同样的办法请铁

匠为我安了一条新的右腿。再后来，我的斧头被东方女巫施了魔法，我的双臂也被自己的斧头砍掉了。但是我并没因此而丧气，重新安上了新的铁臂。最后，东方女巫竟然砍掉了我的脑袋，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完完全全地失败了，可是那个白铁匠正好经过我的门前，于是就帮助我制作了一个铁皮脑袋。

“我认为恶女巫这次对我再也没有办法了，因此我干得更加地起劲，可是我没想到东方女巫会用更加恶毒的办法来整治我。她有一个更加残忍的办法，她要完全打消我对孟奇金姑娘的爱意，我的斧头再一次滑下来，这一次我的躯体被斧头一分为二。铁匠正好路过，于是又给我安了一个假的身躯，然后他把我的头、我的双腿和铁臂重新连接起来，这样，我的行动与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可是，我的老天爷！我的心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对孟奇金姑娘的爱也随之消逝，是否娶她也变得无关紧要。我想她现在一定还和老太婆在一起，也一定在等着我去娶她。

“我的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我骄傲极了，斧头再也不能伤害我了，它会不会再滑落下来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可是我只害怕一件事，担心我身体的关节会生出铁锈。于是我买了一桶油放在屋子里，留作备用。终于有一天，我出门前没有给自己擦油，半路又下了一场大雨，等我意识到会发生意外时，我全身所有的关节都锈住了，我只能困在这个森林里，一直等到你们发现了我。现在这件事总算过去了，在这段日子里，我有着太多的时间来思索一些问题，最后我终于领悟到，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了心。我在与孟奇金姑娘相恋的时间里，我是一个最快乐的人。但失去了心也就等于失去了爱，因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恳请奥芝送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我又重新获得了一颗心，我就会立刻去找那个孟奇金姑娘，要她做我的新娘。”

多露茜和稻草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终于懂得了，这个铁皮人急着要获得一颗心的真正理由。

“可是，”稻草人说：“对于我来讲我还是宁可要脑子，如果没

有了脑子即便是有了心也不会思考，也就不会做事情。

“我只要心，”铁皮人说，“只有心才会给人以幸福，而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将是最主要的事情。”

多露茜没发表任何看法，因为她弄不清楚两个人所说的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对她而言，只要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找到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那么，稻草人是否有脑子，樵夫是否有心都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了。

现在最令她担心的事情是，面包就要吃光了，只够她和托托吃最后一顿了，然后篮子里就没有任何能吃的东西了，铁皮人和稻草人都不用吃饭，可是她和托托如果不吃饭的话，那肯定会被饿死的。

第六章 胆小的狮子

这几天，多露茜和铁皮人还有稻草人一直都在茂密的森林里前行，通往翡翠城的路上依旧由黄砖铺成，可是这条路上被干枯的枝叶掩盖着，在上面走会发出吱吱的响声。

森林里已经不再有小鸟了，因为小鸟大都喜欢阳光和煦的平旷原野，不过倒能偶尔听到藏在树后的野兽凶猛的叫声。多露茜听着这些低吟的吼声，心里害怕极了，她弄不清楚这是什么动物的吠叫，可是托托能听懂，她跑近多露茜，紧紧地跟着她，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这个树林到底还有多远啊？”她问铁皮人。

“我也不清楚，”铁皮人说，“我一次也没到过翡翠城，我的父亲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他说如果要到那儿必须经历一段艰辛遥远的路程，要穿越一大片令人胆寒的田野——尽管这个田野很美丽，离奥芝国也最近。可是我的身边只要有油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稻草人也和我一样不害怕任何东西，而

你，多露茜，你的前额有那个善良的女巫亲吻过的烙印，它还在闪闪发光，所以就更不会有什么会让你受到伤害，这样的话，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担心托托，”多露茜忧伤地说，“什么东西才能保卫他呢？”

“假如他碰到了危险的情况，我们只能共同来保护他。”铁皮人说。

他的话还未说完，背后便传来了低吟的怒吼声，随后，从树林中蹿出了一只大狮子，他挥舞着前爪，稻草人四处乱转，左转转，转到了路边上。于是这只狮子就用它锋利的爪子凶猛地打了铁皮人，铁皮人摔倒在地，不能动弹，可是他的身上没有一块伤痕，狮子惊讶极了。

托托算是遇见了强大的对手，她狂吠着朝狮子猛扑过去，狮子张大了嘴巴想吃掉托托，多露茜担心托托被狮子吃掉，便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用尽了浑身力量，对着大狮子的鼻子猛击一拳，口里喊道：

“为什么要咬托托，你难道不怕羞，自己这么强大，竟然来欺侮一只比你小这么多的小狗。”

“我并不想咬它，”狮子说着用前爪抚摸着自已被多露茜击过的鼻子。

“你本来就是想咬它，”她愤怒地说：“你只不过是大大个子胆小鬼罢了。”

“是的，”大狮子果然害臊极了，低着头：“我一直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怎么不晓得，我确定，你好好地想一下吧，就连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你也不放过。”

“怎么，你是稻草人？”狮子吃惊地望着他，他看见小女孩把稻草人扶起来，然后帮助他重新恢复了真人的样子。

“他就是个稻草人。”多露茜说，依然怒气满怀。

“难怪他一下子就跌倒了。”狮子说，“刚刚看着他左转右转的，我还真的感到莫名其妙，还有一个也是用稻草制作的假人吗？”

“错了，”多露茜回答说，“他是个铁皮人。”他走过去扶起了樵夫。

“我说他怎么会差一点儿就弄伤了我的爪子，”狮子说，我刚才抓到他身上的时候，感觉全身一下子就凉透了。那个小家伙是谁？你那么勇敢地来保护它。”

“它是最宠爱的一只小狗，名字叫托托。”

“它是用什么做成的，是铁皮还是稻草呢？”

“它不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它是个有着血肉躯体的活生生的小动物。”多露茜说。

“噢，它可真是个怪异的小东西，长得这么小，只有我这个胆小鬼才会想着要欺侮它。”大狮子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难过。

“你的胆子为什么会这样的小呢？”多露茜问道，惊异地望着眼前这个看似像一匹马的庞大的动物。

“这我也不知道。”狮子说：“大概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要这样胆小的。整个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期望着我是一个坚实强大的狮子，因为无论在哪里，人们都把我们看为是百兽之王，他们告诉我，我只要一声吼叫，所有的动物都会心惊肉跳，便远远地逃掉了。可是我只要见到人也会害怕，但是我只要低吼一下，他们也都没命似地跑开了。假如大象和老虎这样敢吓我的话，我也会逃跑的。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狮子，一些其他的动物听到我的声音就纷纷地逃跑了，当然，我并不去欺侮他们。”

“但你这样是错误的，兽中的大王是不应该胆小的。”稻草人在一旁说。

“我当然明白，”狮子说，然后用他粗壮的尾巴尖抹去了就要流出眼眶的一大颗泪珠，“我最大的不幸就在这里，他使我生活得难过极了。每当我从路上遇见行人的时候，心就会跳得发慌。

“你会不会患了心脏病？”铁皮人问。

“大概是这样吧。”狮子说。

“假如你真的患了心脏病。”铁皮人说，“你就应该是幸福的，至少这表明了你是有心的。因为我没有心，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心脏病。”

“是吗？”狮子略微思索了片刻说，“可是我要是没有心的话，一定就不会这么胆小了。”

“那你有大脑吗？”稻草人插嘴说。

“我想我是有脑子的，但是我没有见过。”狮子说。

“我一定要找到伟大的奥芝，请求他给我一副好脑子。”稻草人说，“到那时我脑袋里就不会再塞着这些枯干的野草了。”

“我要请求他给我安上一颗心脏。”铁皮人说。

“他只要把我和托托送到老家去，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多露茜接着说。

“你们感觉他也会给我一些胆量吗？”狮子问。

“可能就像他给我一副脑子那样简单。”稻草人说。

“或者像给我一颗心那样轻而易举。”铁皮人说。

“也可能就像送我回家一样容易。”多露茜说。

“如果是这样，你们能把我一起带上吗？”胆小的狮子说，“假如永远都不能增加胆量，我真的再也不想生活在这世上了。”

“非常高兴你能与我们同行，”多露茜说，“你能帮助我们把其他的野兽吓跑，你竟然能那么轻松地让他们害怕，我觉得他们比你的胆子要小得多。”

“的确如此，”胆小的狮子说，“但这对我来说并没有起到一点作用，我的胆子依旧很小，如果这样，我永远都不会快乐。”

因此，他们又走上了那条黄砖路，胆小的狮子耀武扬威地在前边与多露茜同步而行。刚开始托托可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能想起他的那双利爪差一点就让它粉身碎骨了，但只一会功夫它就好多了，后来他们俩居然做了一对朋友。

那一天他们很平安，再没遇到其他的危险。有一次在路上，铁皮人不小心踩到了缩在一片干树叶下的小虫，这个小东西就这样丧命了。铁皮人伤心极了，他还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的小动物呢，于是有几滴泪水从他的眼里淌下来，流到了脸颊上，所以铁皮人嘴巴的关节就生锈了。走了一会多露茜跟铁皮人说话，他已经不能张开嘴巴了，他又被牢固地锈住了，他惊慌极了，朝着多露茜打了手势，意思是让她赶快帮忙。但是多露茜一开始并没有明白。胆小的狮子也惊讶地望着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然后稻草人从那个小竹篮里取出了那桶油，给铁皮人的上下颚部都滴了点油，一会儿功夫，他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我要深刻地反省自己，”他说，“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地看着地面，如果再有小虫被我踩死的话，我一定又要落泪了，而这泪水足以让嘴巴锈住，这样我就又不能开口讲话了。”

于是，他每走一步路都小心谨慎，双眼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地面，就连一只蚂蚁他也要绕过去，决不伤害它。铁皮人清楚地晓得自己是个没有心的人，因此他就时刻告诫自己，要善良地对待任何事物。

“有心真好，”他说，“有个东西指引方向，肯定不会犯太大的错误；可是我现在没有心，因此我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任何事情。当然，假如奥芝能重新给我安一颗心脏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对这些事再有所顾虑了。”

第七章 通往奥芝国之路

有一天晚上，他们一行人只能在森林中的一棵大树下过夜了，因为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这棵树枝繁叶茂，正好为他们遮挡露水，铁皮人举着斧头砍了一大捆柴枝，多露茜燃起一堆火来，给自己增添一些温暖，这安慰了她那颗寂寞的心灵，她和托

托终于吃掉了剩下的所有的面包片，现在，她已经无法预料第二天能吃到些什么了。

“假如你情愿的话，”胆小的狮子说，“我可以到森林里去捕抓一只小动物，可以用火把它烤熟，你的吃法令我很奇怪，要吃熟了的食物，这样的话，明天的早餐你就不会饿肚子了。”

“不要，千万别这样，”铁皮人央求着说，“假如你把一个小动物杀死的话，我肯定又会流泪了，如果这样，我嘴巴的关节可能又锈住了。”

胆小的狮子走进森林，自己吃了晚饭，没有人能知道他吃了什么，他也没告诉他们。稻草人看见了一棵结着果实的树，于是就把果实摘下来盛满了篮子，这足可以让她吃好多天了。她感觉只有稻草人最体贴，她望着他拣果子时那种呆笨的模样，禁不住大笑起来。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果实是那样的小，他摘掉下的差不多和拣到篮子里的个数相同。可是稻草人才来不及想这些事情呢！他远远地逃开了那堆燃着的旺火，他担心万一有一颗火星飞溅到他的身上，自己转眼就会成为灰烬。所以他远远地望着这堆火。可是当多露茜躺在那准备睡觉时，他还是走上前去拣了一些干树叶盖在她弱小的身子上。她感到舒服极了，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

起来后，她来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边，重新梳洗了一番，然后他们又踏上了通往翡翠城的黄砖路。

对他们几个人来讲，这一天是个多难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走了没有多长时间，远远就能发现在路的前边有一条深深的沟壕拦住了去路，眼前的树林被截成两段。这条沟又宽又长，他们异常小心地走近沟边，朝下面望去，沟特别深，沟底有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沟的两壁又陡又滑，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爬到下面，这样看来，他们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行了。

“有什么办法吗？”多露茜垂着头在想。

“我想不出任何的办法，”铁皮人说，大狮子摇着他全身蓬松

的长毛一脸的无奈，只有稻草人说：“我们谁也不会飞，这是肯定的，爬到沟底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假如我们不能一下子跳过去的话，那就寸步难行了。”

“我想我应该能行，”胆小的狮子仔细地看了一下沟的宽度，小心地说。

“那就有办法了，”稻草人说，“我们可以趴到你的后背上，你来背我们过去。”

“那好吧，我们开始，”狮子说，“谁先来呢？”

“当然是我，”稻草人急着说：“假如你不能够跳过去，多露茜肯定会被摔得粉身碎骨，铁皮人也会被砸出伤痕。可是假如换成了我，也许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摔下去根本就不会受伤。”

“我真的担心自己会跳不过去，”胆小的狮子说，“可是我们也要来冒这个风险，要不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开始吧，你趴到我的后背上，我们只能这么做了。”

稻草人爬到了狮子的后背，他们一齐来到沟边，然后蹲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先起跑，再借着跑的力量起跳呢？”稻草人疑惑不解。

“我们是不能那样跑的。”狮子说完便腾空而起，纵身越过了沟壕安全地着落了对岸。看到他这么轻松地就跳了过去，他们都非常兴奋，稻草人跳下来，然后狮子就又跳了回去。

多露茜已做好了准备。她抱起托托，骑在了胆小的狮子的后背，她牢牢地抓着狮子长长的鬃毛。随后，她感觉自己就像在空中飞舞，她还没来得及认真地畅想，就被狮子平安地带到了对面，狮子再一次返回去，背来了铁皮人。就这样他们都平安地越过了沟壕，狮子坐在那歇息，反反复复地跳了好几次，他已精疲力竭，蹲在那呼呼喘着粗气。

他们发现沟壕这边的树林比那边要稠密得多，显得更加阴沉恐怖。狮子休息好了以后他们又踏上了去往翡翠城的黄砖

路。他们都在默默地祈祷着，但愿能很快地走出森林，看见那明亮的太阳。可是令他们担惊的事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他们听见从森林里传出了各种怪异的吼声，狮子低声对大家说，这是卡利达斯聚居的地方。

“什么是卡利达斯呀？”多露茜问。

“卡利达斯是一些奇怪的猛兽，躯体长得像熊，可是头却像老虎。”狮子说，“它的爪子又长又锋利，它们不用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我撕成两半，就像我撕托托一样简单，我特别害怕它。”

“这我并不感到奇怪。”小女孩说，“他们肯定都很凶猛吧！”

胆小的狮子刚想继续开口讲话，突然发现前面又有一条沟壑挡住了去路，这道沟比刚才那一条更加的幽深，狮子一下就清楚了，这一次他也无能为力。

于是他们在沟边停下来寻找出路，经过一番热烈的商讨后，稻草人说：

“挨着沟边的地方有一棵参天的树，假如铁皮人能把它砍倒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横架到沟的对岸，我们就可以踩着它轻松地过去了。”

“这可真是个好办法。”狮子说，“现在你的脑袋里似乎塞满的不是干枯的稻草，而是一副聪明的脑子了。”

铁皮人于是干了起来，他挥动着锋利的斧子没过多久就差不多砍断了这棵大树，之后胆小的狮子用尽浑身的力量用它丰硕的前腿推即将被砍断的大树，大树一点一点地向下倒去，只听“咔嚓”一声它正好躺在了沟上，树梢的枝条伸向了沟壕的对岸。

他们刚要踏上这座临时搭起的桥，一声凄厉的怒吼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看见两只长着熊身虎头的怪兽正向他们袭来，他们害怕极了。

“卡利达斯！”胆小的狮子心惊肉跳。

“快点儿！”稻草人喊起来：“我们快到对岸去。”

于是，多露茜抱紧了托托走在最前面，紧接着铁皮人和稻草

人都从树上走了过去。虽然狮子很害怕，但还是回转身望向卡利达斯，他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多露茜吓得惊声尖叫，稻草人向后退去，就连那两只怪兽也被恐吓住了，惊奇地望着他。

但是，很快地，两只怪兽就发现狮子并没有自己强壮，并且他们是二打一，于是便又冲上前去，狮子纵身越过了沟壑，回转身看他们还要做什么。可怕的怪兽并没有停下来，就要踏上了这棵横在沟壕上的树桥，狮子悲哀地说：“我们没救了，他们锐利的尖爪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我们撕得粉碎。你们就全部地躲在我身后，我一定与他们拼死到底，直到我断了最后一口气。”

“别着急！”稻草人叫着，他一刻也没停地想着主意，现在，他让铁皮人挥着斧头砍断了沟壑这边的树梢，铁皮人立刻大干起来。就在那两只怪兽快要追过来时，这棵大树忽然就摔到了沟底，走在上面的两只怪兽也随之坠了下去，被摔得粉身碎骨。

“太好了，”胆小的狮子说，悬着的心一下子踏实了，他舒服地舒了一口气，“这下我们又平安了，我真感到高兴，面对死亡肯定是件悲痛的事情。这两只可怜的猛兽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就是现在，我的心依旧猛烈地跳个不停。”

“唉，”铁皮人伤心地叹了口气，“假如我也有一颗心的话，我也就知道什么是心跳了。”

度过了这一次险境，他们一行人更加急切地想远离这一片森林，他们加快了脚步，多露茜感觉累极了，胆小的狮子就驮上了她。他们惊奇地发现，前面的路上，树木渐渐地稀少了。下午的时候，一条大河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不远的地方。河水叮咚地流淌着。那条通往翡翠城的黄砖路伸延到对岸一片肥沃的田地里，绿油油的草地上有着无数鲜艳的花朵，道路两旁的树上结满了鲜嫩的果实，眼前这美丽的景象使他们惊呆了，他们兴奋起来。

“这条河我们该怎么办呢？”多露茜问。

“我有办法，”稻草人说，“铁皮人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木船，然后我们坐上去就能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了。”

于是铁皮人又用力地挥着斧头，砍断一些小树枝扎起了水排，他就这样忙个不停，稻草人忽然看到就在河的附近有一棵果树，上面结满了果子，小女孩高兴极了，她可以一边坐着休息，一边美美地吃上一顿又大又甜的水果。

虽然铁皮人不辞辛苦地忙碌着，但是做个木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傍晚还没能做成。于是他们就在大树下找了一个最安全的角落，等他们再睁开眼时已是第二天天明。多露茜在梦里见到了翡翠城，找到了奥芝，奥芝帮助她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堪萨斯。

第八章 致命的罌粟地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醒了过来，精力充沛，信心满怀。多露茜快乐地品尝着稻草人从树上给她采摘的鲜嫩的水果。他们的身后是幽深的树林，虽然这么多天他们遭遇了无数的危险，但总还是顺利地度过了。路的前面阳光普照着大地，绿油油的田野好像在招引着他们快点踏上通往翡翠城的黄砖路。

令人忧伤的是，这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铁皮人忙了一整夜，木排终于做好了，他又砍下来几段树枝，找了木楔把它们钉了起来，于是，他们坐上木排出发了，多露茜抱着托托坐在木排中间。等到胆小的狮子跨上木排时，木排就突然摇晃起来，原因是他体胖力大。不过稻草人和铁皮人两个人站在木排的另一边正好能让其在水中保持重心，达到平衡。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用长木棒做成的船桨，他们就这样向前划去。

开始的时候他们划得很顺手，可是到了河流的中心，河水开始湍急地流淌着，他们的木排也就顺其下滑，渐渐地离开了黄砖

路；河水越深，河流越急，他们的桨已经不能触摸到河底了。

“这次完了，”铁皮人说，“假如不能到达对岸，我们就会被河水冲到西方坏女巫的统治地去了，她就会给我们施法术，我们就会受她的剥削。”

“如果这样我就不会再有脑子了。”稻草人说。

“我也就不能增添胆量了。”狮子很伤心。

“我就不能得到心了。”铁皮人也很难过。

“我就永远都不能找到家乡了。”多露茜差点就要哭出来。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也要到达翡翠城。”稻草人接着说，用力地划着那根长木棍，木棍被出乎意料地深深地扎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还没来得及拔出木棍儿，湍急的河水就冲走了木排，不幸的稻草人就这样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大河中间用木棍做成的船桨上。

“再见吧！”他大声地喊着，他们伤心极了，铁皮人又流下了眼泪，但是他立刻就意识到眼泪会锈住他嘴巴的关节，马上就在多露茜的衣衫上擦去了泪水。

这件事对稻草人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现在我比从前更加地悲惨了，”他心里想，“从前我被安放在稻田里，是用来驱赶乌鸦和其他想偷吃稻粒的鸟的，现在我立在了河中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也永远都不会拥有一副聪明的脑子了。”

木排依旧顺着河流直行而下，稻草人就这样被甩在了后边，这时狮子开口说话了：

“我们必须要想个办法来拯救自己。我想我可以游过去，并且托着木排，但你们一定要牢牢地抓着我的尾巴才行。”

话音刚落，他就跳了下去，铁皮人牢牢地拉着他，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拼命地向岸边游去。虽然他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拖着木排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才渐渐远离了激流，于是多露茜拿起铁皮人的桨，帮助狮子把木排划向对

岸。

木排终于靠了岸，他们重新踏上了绿油油的原野，他们累坏了，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场激流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离通往翡翠城的黄砖路很远的地方。

“现在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铁皮人问，胆小的狮子躺在草地上晒着温暖的阳光。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那条黄砖路。”多露茜说。

“我们最好还是沿着岸边返回去，一直走到黄砖路上。”狮子说。

他们歇过了以后，多露茜又拎起她的小竹篮，他们就开始按着狮子说的办法沿着河岸走回去，一直走到黄砖路上。这个乡间真是美丽极了，到处都是花朵和果树，温暖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舒服极了。假如稻草人还和他们在一起，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他们大步朝前走，多露茜只休息过一小会儿，顺便摘了一大朵鲜艳的花儿，之后铁皮人突然喊了一声：

“快看！”

他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朝大河望去，只见稻草人依旧立在河中心的船桨上，他一定特别的寂寞，特别的忧伤。

“我们能救他下来吗？”多露茜问。

狮子和铁皮人无奈地摇着头，他们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于是他们就在岸边坐下来，难过地望着稻草人发呆。这时候有一只鹳鸟从远处飞来，见到他们，便在这停下来。

“你们是谁？要去哪里？”鹳鸟问道。

“我是多露茜，”小女孩回答，“他们是我的伙伴，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托托。我们要去翡翠城。”

“可是你们走的路已经错了。”鹳鸟说，她摇晃着长长的脖子，犀利地望着他们。

“我们知道，”多露茜说，“我们在路上丢掉了稻草人，现在正

想办法怎样才能救回他。”

“你们把他丢在哪里了？”鹳鸟问。

“在河的中间。”小女孩回答说。

“假如他不是很笨重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们把他从河中心救到岸上来。”鹳鸟说。

“他很轻，”小女孩急忙说，“他只是用稻草做成的，假如你能把他送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恩德的。”

“那好，我先试试吧，”鹳鸟说：“假如我觉得他很重，我根本不能背起他的话，我就再一次把他扔在那，不再管他。”

于是，这只鹳鸟飞到空中，来到了固定稻草人的河中心的上空。他用自己的双爪紧紧抓住稻草人的双臂，然后飞向空中回到了河岸上，他的伙伴们就在那儿等着他。

稻草人发觉自己重新回到了多露茜的身边，异常兴奋，他和他们每个人握手拥抱，包括胆小的狮子和托托。于是他们又踏上了征程，稻草人一面走路一面歌唱，他是个最快乐的人了。

“我还以为我会永远地离开你们呢？”他说，“可是我得到了鹳鸟的帮助，假如奥芝给了我脑子，我一定要找到这只救了我的鹳鸟，好好地报答她。”

“太好了，”鹳鸟说，她一直飞在他们身旁。“我总是愿意帮助那些困苦的人，但是我必须要马上走了，我的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我呢？但愿你们能很快到达翡翠城，会得到奥芝的帮助。”

“感谢你，”多露茜说，善良的鹳鸟飞进了天空，一会就飞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继续前行，听着可爱的小鸟欢乐地歌唱，看着路边的鲜花竞相开放。除了一簇簇紫红的罂粟外，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花朵，鲜艳的色彩足以令多露茜眼花缭乱。

“这些花漂亮吗？”多露茜问，她贪婪地吸吮着花的清香。

“多好看啊，”稻草人说，“假如我有脑子的话，肯定会觉得它们更迷人。”

“假如我有一颗心，我也会喜欢它们的。”铁皮人也这样说。

“我一向都特别地喜爱鲜花，”胆小的狮子说，“它们看起来有些寂寞，也有点弱不禁风。树林里就不会有这么漂亮的花朵。”

在他们眼前出现了越来越密集的一簇簇紫红色的罂粟花，而其他颜色的花几乎看不见了。转眼工夫他们就发现自己已来到一片紫红色的罂粟园里，现在的人们都清楚，当无数的这种花聚合在一处的时候，它们的花香组合在一起便是非常浓烈的，无论谁闻到它总会昏迷不醒，假如不让昏睡的人尽快离开这的话，他就会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会再苏醒。可是多露茜并不知道这些，并且在他们周围种的都是这种花，即便她知道，也是无路可逃。所以，没用多长时间她的眼睛就有些沉了。她觉得自己急需歇息一会，特别的想睡觉。

可是铁皮人阻止了她。

“我们必须快点走，争取在傍晚的时候找到黄砖路。”他说，稻草人也随着说。所以他们不停地走，可是多露茜真的再也捱不住了，她的眼睛已不能被她支配，慢慢地闭了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她一下软了下去，倒在了罂粟丛中，呼呼睡去。

“快想些办法吧。”铁皮人说。

“假如我们不管她，她会死在这里的。”胆小的狮子说：“这种花的芳香已在对我们造成威胁。我也快不行了，托托已经昏睡过去了。”

狮子说得很对，托托躺在多露茜的身边呼呼睡去。只有铁皮人和稻草人才不会如此，因为他们不是有血有肉的躯体。罂粟花香根本伤害不了他们两个。

“快点离开这儿，”稻草人说，“赶快远离这块罂粟地，我们可以背着多露茜和托托一起走，可是一旦你睡倒了，我们对你就无能为力了。”

于是狮子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拼命跑向前方，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

“我们俩用手臂架成一张小床，抬着她出去。”稻草人说。随后他们把托托抱起来放在了小女孩的臂弯里，稻草人和铁皮人用双手架起了一张小床，抬着多露茜向外走去。

他们就这样拼命地向前走，可是这致命的罍粟地似乎遥远无边，他们沿着岸边走啊走啊。突然发现了他们的伙伴胆小的狮子，也倒在罍粟花丛中酣然睡去。这恶毒的花香竟然使狮子这个庞大的躯体也深受其害，终于抵不过它，在快要离开的时候还是睡去了，在他们面前不远的地方，美丽的草坪中绿油油的草儿在随风摇曳。

“我们无能为力，”铁皮人伤心地说，“他太庞大太沉重了，我们根本没有力气抬起他。他只能留下来，就这样永远地酣睡下去，也许他会在梦中找到奥芝，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

“我很悲痛，”稻草人说，“对一个狮子而言，他已经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于是他们抬着依然酣睡的多露茜，来到了一个美丽的草地上，远远地离开了罍粟地。再也不会受到那有毒的花香的伤害了，他们把她轻轻地放在了柔软舒适的草坪上，任凭着柔和的微风吹着她美丽的脸庞。

第九章 田鼠女皇

“这时我们快到黄砖路了，”稻草人说，他站在多露茜旁边，“上一次把我们冲走的那截河边，快到了。”

铁皮人正准备说话，他听到了一阵不大的喊叫声，就把头转过去，他的头转动很灵巧了，看到那只奇异的动物在草丛中跳起来，朝他们的方向奔跑过来，铁皮人立刻想到，它肯定在追捕什么动物。它是一只野猫子，一身黄颜色的皮毛，它的大耳朵紧靠

着头，嘴裂开得很大很大，把它那两排丑陋的牙齿露出来，两只火焰般的眼球，靠得很近。铁皮人看到一只灰色的小田鼠在大野猫的前面拼命地跑。尽管铁皮人没心，可是他也明白，大野猫伤害这只对人类没有害处的小动物是不应该的。

铁皮人拿着斧头，等着大野猫蹿到他身边，他飞快地朝野猫劈去，野猫的脑袋被劈下来了，野猫变为了两截，有一截滑到樵夫脚旁。

九死一生的田鼠停止了奔跑，慢慢地走到铁皮人面前。用她那尖锐难听的声音说：

“啊，感谢你了！很感谢你让我得救了。”

“请不要这么说，”铁皮人说。“我没有心，然而我很愿意帮助那些需要朋友相助的人。就算它是一个小田鼠也一样。”

“一个小田鼠，”那个小东西生气地说着：“我是个女皇——田鼠王国中的女皇！”

“啊，是吗？”樵夫向她弯了弯腰。

“既然，您这次救了我，可算是立了一次大功，称得上是一个好勇士。”女皇又夸奖了他。

这时，几只小田鼠移动着脚，慌慌张张地奔跑，它们一眼看到了女皇，都惊叫了一声。

“啊，陛下，我们正担心，生怕你被野猫逮住了呢！你怎么从野猫的手中逃离了呢？”小田鼠都向他们的女皇深深的弯腰鞠躬。他们的头简直贴到了地面上。

“他是一个有趣的铁皮人，”她这样回答说，“他用斧子砍死了大野猫，把我从野猫嘴里救了出来。因此，以后你们每一个都得好好地服侍他，全部要服从他的命令。”

“是！”小田鼠用尖细的声音齐声回答。这时小狗托托醒过来了，他一睁眼看到很多小田鼠围在自己的身旁，愉快地喊着，蹦到田鼠的中心，小田鼠们吓了一跳，向周围逃命，小狗在堪萨斯时，最爱与小田鼠捉迷藏，它感到很好玩。于是铁皮人逮住了托

托，把它抱在怀里。

同时，向小田鼠们叫着：“快过来！快过来！托托不会伤害你们。”

田鼠女皇将头从花草中探出来，小心翼翼地问：

“你担保它不会伤着我们吗？”

“我决不允许托托伤害你们的。”铁皮人说着，“因此你们并不要担心。”

小田鼠们一个一个的慢腾腾地走过来，托托也不叫了，他只想离开樵夫的怀中，于是他总是在寻找机会。因为托托知道铁皮人是用铁皮做的，因而它才没有咬他。正在这时，有一只挺大的田鼠说。

“你帮助了我们的女王逃出野猫之口，”他说，“我们怎么回报你们呀？”

“我没想这回事，”铁皮人说，这时稻草人（他只想开动脑筋，由于他脑子里面装满了草，于是脑瓜子想不出办法）连忙说：

“哎，对了，你们能去帮帮我们的朋友吗？他是一只胆小的狮子，他在罌粟地里睡觉呢？”

“是狮子！”小女皇惊奇地问，“我们所有的田鼠都会被她吃光的。”

“哦，不用怕，”稻草人说：“这个狮子是个胆小的家伙。”

“真的吗？”小田鼠问着。

“他自己这样对我们说过。”稻草人这么回答说，“他一定不会弄伤我们的好朋友，倘若你们与我们一起救出胆小的狮子，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会与你们友好相处的。”

“那好吧，”女皇说，“我们信任你，然而要我们干些什么呢？”

“很多田鼠称呼你陛下，会听从你的安排吗？”

“嗨，对的，有好几千只。”她回答着。

“你赶快召集他们到这里，并且每一个都拿一根绳子。”

女皇叫来侍从，命他们立即传令下去，把她的部下全都召集

起来听从指令。

侍从接旨后，就赶紧向四面八方奔去。

稻草人吩咐铁皮人说，“而你就到河边去，砍一些树，然后造一辆小车让狮子坐。”

铁皮人马上来到河边，砍下很多树，去掉树枝树叶，一会儿就弄好了一辆车的架子。他把车架用木钉钉牢，用最大的树干做了两只车轮，他做得真快，又很好，在田鼠们都到齐时，这辆车子已经完工了。

好几千只田鼠汇集到这里。他们有老、中、青，田鼠全到了，所有的田鼠嘴里都咬着一根绳子，多露茜这时醒过来了，她已经睡了很久很久，她把眼睁开了。看到自己睡在草丛中，很多很多的，数不清的田鼠围在身边，胆小地望着，她不知所然。于是稻草人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又朝威严的女皇说。

“女皇陛下，请让我给您引见一位朋友。”

多露茜庄严地向女皇鞠躬，女皇朝她见过礼后，她与小女孩成为了好朋友。

这时，稻草人和铁皮人将田鼠们拿来的绳子与车子绑在一起，绳子一头全都系在田鼠的颈上，另一头系在车辆上，自然，车辆的重量比一只田鼠的重量大千倍，可是，只要把所有的田鼠的力量合在一起拉，它们拉车时就很轻松了。稻草人和铁皮人还坐在车上，让田鼠们拉着呢，他们坐在这个特别的“马车”上很快到了狮子睡着的地方。

他们繁忙了一阵，最后总算把沉重的狮子搬上了车，随后，女皇赶紧安排她的部下拉车，生怕在罂粟地里时间长了，小田鼠们在罂粟地里也会沉睡去。

虽然田鼠们有好几千只，由于车子太沉重了，它们尽管全力以赴，车子也纹丝不动，铁皮人和稻草人他们俩在车后猛力推着，车子启动了。没用多长时间狮子被田鼠们拖出了罂粟园，来到一片绿色的田园。狮子重新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和花草的芳

香；而不是那含有毒气的花香了。

多露茜在此等候着他们，她衷心地谢谢田鼠们的帮助，救了她的朋友，她此刻很喜爱狮子，狮子脱离了险地，多露茜为此而感到高兴。

随即田鼠们卸完车，走过那青青的草坪，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女皇留在最后走。

“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助的话，”她说，“在那片田野地来呼唤，我们听到声音就会来相助，再会了！”

“再会了！”他们也一同回答着。女皇离开了，多露茜把托托抱在怀中，不同意它去追赶女王，以免让她惊慌。

然后，他们全都坐在狮子的周围等候他醒过来，稻草人便在四周的树上采了很多水果给多露茜做午饭吃。

第十章 看门人

小狮子睡在罂粟地里的时间过久了，呼吸了含毒的香味，因而睡了很长的时间才醒过来，他睁开双眼，滑下车来，见到自己仍旧活生生的，感到很幸运。

“那时我赶紧地朝前方奔跑着。”他一边说，一边坐在那里打哈欠，“真的，含毒的那种花的香味太浓了。你们想什么办法救我出来的呢？”

他们告诉狮子营救的经过，提到了田鼠们。它们又是主动地全力以赴地救他。

胆小的狮子竟大声哭了起来，说。

“我总认为自己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巨大的动物，然而那么小的花朵都能伤害我，以致几乎丢了小命，还有，田鼠这些小家伙却又能救我脱离危险。真是奇了！喂，朋友们，我们应该干什么？”

“我们应该继续朝前走，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黄砖路。”多

露茜说，“只要找到了黄砖路，那么翡翠城我们就一定可以走到。”

狮子现在已经恢复到和原来一样的正常状况了；这样他们又继续赶路了。一路上他们很高兴地说笑着走过了一片绿色的轻柔的草坪，一会儿就找到了黄砖路，他们继续朝着伟大的奥芝住着的翡翠城走去。

黄砖路是一条整洁平稳的公路；公路两边是一片乡村景象，多露茜和她的伙伴们终于穿过了森林，走出了灰暗的树林。在灰暗的树林中还发生了很多危险的事情，现在已经轻松多了。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人工建制的栏杆立在公路的两边。栏杆被人们漆成了绿色，公路的近处有一座小屋（屋子里的住户是一位村民），村民的小屋是绿色的。直到下午，他们路过了很多的绿色小屋，偶尔屋里的人们站出来看着他们路过。好像要与他们交谈，然而竟没有一个人与他们靠拢，更没有人与他们闲谈。因为有一只大狮子和他们在一起，太可怕了。多露茜和他的伙伴发现，这里的人们都统一了服装似的，人人都穿着翡翠般漂亮的绿色衣服，头上的帽子是尖尖的，与孟奇金人很相似。

“我们已经到了奥芝国了，”多露茜说，“那么翡翠城离我们不会很远了。”

“对的，”稻草人说，“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全是绿色，与孟奇金人偏爱蓝色那样。不过孟奇金人比奥芝国的人们要好客一些。在这里也许我们今晚找不到睡觉的地方。”

“还是先解决吃的东西吧，我们现在一直吃水果当饭呀。”多露茜说，“托托不饿死才怪呢？如果前面再遇到居住的村民，我们应该上前主动与他们谈谈。”

他们来到一座较大的房子前，多露茜毫不犹豫地走上去敲响了大门，从门缝里露出一个农妇的半边脸向外瞧着，说：

“小孩，你要说什么吗？你们怎么会与狮子在一起呢？”

“假如你允许的话，我和我的伙伴想今晚留在你们家休息。”

多露茜答道，“我们和狮子是好朋友，我可以保证，你们决不会受到危害。”

“狮子的性格很温柔吗？”

“嗯，你说得很对，”小女孩接着说，“他是只身体大、胆量小的狮子，因此你们不用担心，相反他还会在你们面前紧张得心跳呢！”

“行吧，孩子，”女人默默地考虑了一番，又望了望狮子，接着说，“倘若你们说的是真话，你们现在就进来吧。我马上去做点吃的给你们，然后安排你们住的位置。”

多露茜和她的伙伴们来到屋子里，屋子里不仅有女主人，还看到一个男人和两个小孩。由于男人的腿有伤，他坐在了房子的拐角处那把长靠椅上，当多露茜一伙走进屋子时，他看到她们这伙人挺特别的。流露出惊奇的目光，当女人收拾桌子时，男人打听问：

“你们要去何处？”

“到翡翠城，”多露茜说，“去拜会人们心中神奇的奥芝。”

“嗯，真的吗？”男人高声说。“你们相信神奇的奥芝会见你们吗？”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不会见我们呢？”多露茜反问着说。

“哦，我听人们说，他从不允许有人直接和他靠近。翡翠城这个地方，我去过无数次，那里是个美丽而奇妙的地方。然而我没有与神奇的奥芝会见过，也从没听说有人见到过奥芝。”

“他从不到外面来吗？”稻草人问。

“是的，他天天坐在皇宫的接待大厅。就是他的那些侍从也不能与他见面。”

“他是什么模样呢？”小女孩问。

“这就说不定了，”那个男人默默地考虑了一会说，“你明白，奥芝是个大魔术师，他想使自己是哪个模样，马上就会是什么模样。因此，各种说法都不同，有人说他像只大鹏鸟，有人说他像高

大的大象,还有人说他像只美丽的花猫,另外一些人则说,她像漂亮的天上女神仙,或许也会像一位神童玉女。他呀,爱怎么变就可以怎么变。可是奥芝本人是谁,他的真面貌是什么模样,每个活着的人都无法明白真相。”

“这才是怪事呢!”多露茜说,“我们无论如何得设法与他见面,不然我们岂不是空来一趟吗?”

“你们为什么非要见奇怪的奥芝呢?”那男人问。

“我希望他能让我头脑可以思维。”稻草人急忙地说。

“嗯,想让自己的头脑可以思维,这对奥芝来说不难做到。”那男人说。“他头脑可聪明了。”

“我希望他能给我一颗心。”铁皮人说。

“这件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那男人又说,“奥芝有很多很多的心,不同形状,不同类别,不同大小的应有尽有。”

“我想他能让我有胆量。”胆小的狮子说。

“奥芝的接待室里存放着很多的胆量,”那男人说,“他用那只金碗罩住,不让他们溜掉,我想他一定会赠给你的。”

“我希望他能让我回到堪萨斯。”多露茜说。

“堪萨斯在什么地方?”那男人惊奇地问。

“我不清楚。”悲伤的多露茜答道“我的家就在那儿,一定会有这么个地方的。”

“那倒是,哎,奥芝能做很多很多事。因此,他一定会把你送回堪萨斯,但是最要紧的是你们得想方设法与他见面,要做这件事可不是那么容易。这位大魔术师,哪一位都不接见,他的性格很古怪。你想要什么呢?”那个男人问小狗托托。托托只能摇头摆尾地什么也不说,因为,托托还没说过话,你一定觉得很怪的。

此刻,那个女人告诉他们饭已经弄好了。他们都坐在桌子旁,多露茜吃了很多香甜的粥和一小盘煎蛋,还有精致的香面包,她饱饱地享受了一顿,狮子也喝了一点稀粥,对此却不甚高兴,因为他喝的粥是麦粥,在他的观念中,总觉得只有马才吃麦

子，而狮子是不吃这些的。稻草人和铁皮人他们不用吃，小狗托托每一样都尝了一点，终于吃了一顿饭了，他很愉快。

那一个女人给多露茜安排了一个床铺。托托就靠着多露茜的身旁躺着，狮子看着门，以便多露茜可以不受干扰好好睡觉，稻草人和铁皮人靠在墙角边，整个夜晚站在那里没说话，他们是不需要睡的。

第二天的清早，太阳一爬出来，他们就赶紧出发，不一会，他们发现前方的天空中发出绿色的光芒。

“那里肯定是翡翠城了。”多露茜说。

他们朝前方赶路，那绿色的光芒越来越耀眼。他们终于要到翡翠城了，可是走到午时了，他们才来到又高又大的围城边，厚厚的围城很高很高。刷了一层绿颜色，很光亮。

前方是黄砖路的终点，有一张大门嵌着绿色的宝石，在太阳的照射下光芒四射，尽管稻草人的眼睛是画在上面的，就连他也无法睁开。

有一只门铃挂在大门的旁边，多露茜上前拨动了门铃，铜铃般的叮当声从里面传出来。大门在缓缓地移动。他们一个一个地走进门去。来到了一间大房前，它的房顶是拱起来的，数不清的翡翠贴在房间的四周，光彩夺目。

一个身体矮矮的人，他与孟奇金人一般高，全身从上到下都是绿色的，甚至皮肤也是绿色的，还有一只大木箱放在他的身边，木箱也是绿色的。

当多露茜和她的伙伴出现在小矮人面前时，小矮人对着她们问道：

“你们有重要的事来翡翠城是吗？”

“我们要见具有神奇魔力的奥芝。”多露茜说。

多露茜的回答使小矮人感到惊讶，他安静地坐在那里考虑一番，于是说：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请求我带他们去见奥芝了。”他

说，迷惑地摇摇头。“他力量超凡，使人感到畏惧。倘若你们只是为了某件毫无意义的事或是某些傻事来打扰他的话，他马上会惩罚你，甚至让你丧命。”

“我们不是为你说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事和傻事，”稻草人回答小矮人说，“我们这些事确实很重要。听人们说奥芝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

“他称得上是个神奇的魔术师，”看门人说，“他有精明的才华，把翡翠城治理得很好。可是对于有些不真诚的人，以及那些为了弄清奥芝神奇魔力的人，他是很威严的。谁也不敢提出想要奥芝接见他们，我是这里看城门的人，如果你们一定要与魔力无边的奥芝见面，我还是愿意带你们到他的宫殿里去，你们必须戴着防护眼镜才行。”

“为什么要戴上眼镜呢？”

“倘若不戴眼镜？翡翠城里耀眼的光芒会刺伤你们的眼睛。这座城里的人们都是昼夜不离地戴着防护眼镜，而且眼镜全都用锁锁住了，那还是从刚建筑这个城堡时，神奇的奥芝就下了这道命令。钥匙都放在我这里。”

绿色大木箱被打开了，多露茜看见绿箱子里放着很多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防护眼镜。每付眼镜的玻璃都是绿色的，看门人，拿了一副适合多露茜戴的眼镜，眼镜还系着两条金项链；围在多露茜的后脑袋上，然后锁上。看门人的钥匙就挂在他自己颈口的链子上。这样走路，多露茜无法把眼镜取下来。何况多露茜也不愿意自己的眼镜被翡翠城的光刺伤呢！”因此，他什么也没说。

随后，看门人把防护眼镜发给稻草人、铁皮人、狮子，还有托托。并帮他们戴好眼镜，也同样锁上。

最后是看城门的人自己把防护眼镜戴上，一边对多露茜说，这时他可以带他们进皇宫去了。他取下墙上挂着的金钥匙，把旁边那扇门打开，随着看门人走出那洞一般的城门，来到了翡翠城

的马路上。

第十一章 神奇的奥芝王国翡翠城

即使多露茜他们都戴着绿色的防护眼镜，刚开始还是被那夺目耀眼的光芒照得眼睛不能睁开。一座座漂亮房子排列整齐地立在马路两边。房子全是用翠绿的大理石造的，上面装点着许多翡翠，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走的大道也是用翠绿的大理石铺成的。还有那一排又一排的翡翠将各个城连在了一起，那排得密密的翡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房子上装的窗子也是绿色的，这样天空也变成了绿色，连那阳光也成了绿色。

大街上的人很多，有男人、女人、老人，还有小孩，他们身上的衣服全是绿色的，甚至他们的皮肤也是绿色。在他们眼里，多露茜和她的那些朋友们都是稀奇古怪的。所以，他们用那好奇的眼光盯着他们，而那些孩子们，被高大的狮子吓坏了，惊慌地藏到妈妈的身后。然而任何人也不敢靠近多露茜，更不敢与她交谈了。在马路的两边都设有很多的大小商场，多露茜走进商场一看，商品全部是绿色的；吃的糖果是绿色的，苞米花是绿色的。还有形式各异的鞋子是绿色的，帽子是绿色的，服装也是绿色，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商标，商标上面标明了价款，在另一边，有人在卖柠檬汽水，汽水是绿色的，连小孩付账时，钱也是绿色时，多露茜都把这些看得清清楚楚。

在奥芝城里，根本看不到马和其他的各类动物。绿色的车子是男人们的运输工具。人们生活在这里都感到很开心，很知足。

多露茜他们一伙跟着看门人走着他所熟悉的街道，然后直接进入到城堡中的一栋楼房——魔术师奥芝的皇宫。大门前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哨兵，还留着长长的胡须呢。

“这几位是从远方来的客人。”看门人对哨兵介绍说，“他们

想与神奇的奥芝见面。”

“请进吧，”哨兵说，“我进去禀告一声。”

多露茜他们一伙走到皇宫门旁，接着被哨兵带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绿色的地毯铺在地面上，绿色的家具上都嵌着令人喜爱的翡翠。还没进入房间时，哨兵招呼这些人须擦干净脚。当大家坐好后，哨兵礼貌地说：

“你们就随意吧！神奇的奥芝在接待室，我到里面去禀报一下。”

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哨兵总算回来了，多露茜问：

“神奇的奥芝你见到了吗？”

“嗯，没见到，”哨兵答道：“我一次都没见过。他只是在屏风背面与我讲话，你们说的话我已经告诉他了。神奇的奥芝说，倘若你们同意，他会与你们见面的，不过你们只能轮着一个一个地进去，他一天只接待一位客人。因此，你们在宫中就要住上几天了。”

现在带你们看房间去。一路上也走累了，应该歇歇了。”

“多谢你，”多露茜答道，“神奇的奥芝太好了。”

哨兵吹响了绿色的口哨，一位年轻的少女走过来，她穿着一身美丽的绿色绸衣，有一头柔和的绿色长发，还有着绿色的眼睛呢。她礼貌地向多露茜鞠了一躬，对多露茜说：

“请随我一起去，看看你们住的房子吧。”

多露茜和托托与她的朋友分手道别后，于是随着绿色少女一路上走过了七条长廊，登上第三层楼房，走进了皇宫正门的那一间小房里。这间小屋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最温馨的，房间里放着一张软绵绵的床，一定很舒适，床单是绿色绸缎的，床单上铺着绿色的美丽的天鹅绒床罩，一只小巧玲珑的喷泉坐落在房间的中心，喷出的清香泉水，随后又落回到一只水盆里，那只水盆通过人们精心的加工，在绿色大理石上雕刻成美丽的花。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色的鲜花，房间的窗户旁放着书架，绿色的书摆满

了书架。多露茜在忙乎中抽出时间走向书架，取出一本书打开看，那些滑稽的绿色图画有趣极了，让她看得乐呵呵的。

房间的那一边立着一只衣柜，里面有很多的丝缎布料。还有天鹅绒面料加工的成衣，也是绿色的。多露茜穿着这些衣服很合适。

“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不会受约束，”绿色少女说，“你还需要什么，就拨一下按钮。神奇的大师明天清晨接见你。”

绿色少女与多露茜分手后，接着来到了多露茜的伙伴那儿，把他们一一地安排到自己住的房间。他们都感到自己住的房间是皇宫里最好的地方。然而，他们热情、细心的照顾对稻草人来说就毫无意义了，当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时，站在门旁直发呆，一直到天明。他倒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两只眼睛总是不能合上，他一整夜看着那只蜘蛛，在屋角忙着织网。他没感觉自己住的房间是世上最上等的。铁皮人由于过去的习俗（他还能回忆自己有血有肉的身体时的情景），于是睡到床上去，可是他不能入睡。他独自一人通宵无休止地在运动，使关节活动自如。至于狮子，他宁愿睡野外树林里用树叶铺盖的软床，而现在他已被关到房间里，然而他长大了，不会为这件事烦躁，他爬到床上，学着猫的动作，没多久就睡了。

第二天的清早，吃过了早餐，绿色少女过来叫多露茜了，一件绿色美丽的丝缎衣服从大衣柜里拿了出来，穿在多露茜的身上，并系着一条丝绸围裙，在托托的颈上也系上了一根绿缎带。他们一起前往神奇的魔术大师的接待室。

她们首先进入一个大厅，里面有很多皇宫里的贵族官员、太太们。他们一身华丽的衣服，在大厅里休闲地聊天，每天如此在这里等候奥芝的接见，不过始终没有得到过奥芝的接见。他们看到多露茜进入大厅，都感到很惊讶，将诧异的眼光投向她，其中有人问道：“你想清楚了要去拜见那威严的奥芝吗？”

“没错，假如他想接见我的话。”多露茜说。

“嗯，奥芝已答应接见你了。”他们的使令官说，“虽然当人们要求拜见他时，他会很不高兴。刚开始，他真的很气恼，还吩咐我，你从哪来的把你送到哪去，后来，他问起我你的模样，我向他说到了你那双银色的鞋，他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致，我还跟他说你的额头上有一个印记，最后他答应让你拜见她。”

这时，传来了一阵铃声，绿衣少女对多露茜说：“这是召见你的信号，现在你得独自一人到接见室去。”

绿衣少女把那扇小门推开，多露茜勇敢地跨进那扇门，此时，她感到自己出现在一个神奇的天地里，这里是一个大厅，是圆形的，而屋顶很高，是一个塔状的，屋顶的天花板和地面是整块的翡翠一块一块紧密连接而成的，屋顶中心处挂着一盏火灯，如同太阳一般照在大厅里真亮啊，把翡翠照得闪闪发光，绚丽夺目，美妙极了。

而最引起多露茜注意的是大厅中心的那把皇上的皇位，它是大理石的，形态就好比一把椅子，也嵌上了闪烁着光芒的华丽的宝石，椅子上有一颗庞大的头颅，既没有身体，又没有四肢，圆圆的一只头在椅子的中间，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光秃秃的，然而脸庞上的五官全都具备，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再没有一颗头比这更大的了。

多露茜对此很感兴趣，可又有一点紧张。这时那只头颅的眼睛微微地移动了，尖锐地从上到下看着她，接着嘴唇也开始动了。她听到说话的声音了。

“我是威严的很厉害的奥芝，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要找我呢？”

声音是从这个庞大的头颅里传出来的，听声音并不显得有多么威严可怕。多露茜的胆量越来越大，她回答说：

“我是多露茜，一个较弱的温情的小女孩，我想寻求你的帮助。”

那两只有神的眼光，盯着多露茜好一阵，接着问：

“你脚上穿的银鞋是怎么弄来的？”

“我那一座屋子，从高空掉下来时，正巧把东方凶恶的女巫压在屋子下边，这样，她就被压死了。我就穿上了她的鞋。

“你额头上的标记呢，是怎么回事？”

“我和北方的好女巫分手再会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亲热的吻，于是就留下标志，而且是她送我来找你的。”多露茜回答说。

于是她又被那两只锐利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他们听到多露茜的回答觉得很真实，神奇的奥芝又说：

“你需要我什么样的帮助呢？”

“把我送回老家堪萨斯吧，在那里还有我亲爱的叔叔亨利和艾姆婶婶。”她诚实地说着这些。“尽管你们的王国很富强、华丽，但我不看重这些。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很久了，我想婶婶会很担心的。”

大头颅的眼睛眨了眨。然后向高处的天花板看看，又向地面看了看。他那双眼睛奇异的移动，好像将房子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审视了一番，眼光最终又落在多露茜的身上。

“我凭什么要帮助你呢？”大头颅问。

“由于你很有力量，又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而我只是一个软弱的不幸的孤儿。”她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既然你惩罚了那个东方的女巫，这还不算有力量吗？”

“那件事不过是巧合而已”，多露茜按当时的事实回答说，“我不知道是这种后果。”

“哦，”那大头颅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义务送你回家乡堪萨斯。除非你能帮我做一件事作为回报。在我们王国里，人人都应当为自己需求的一切付出代价，如同你需要我的神奇魔力将你送回堪萨斯，你首先为我去完成一个任务，你先为我效力，我会帮你的。”

“你想要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呢？”多露茜问。

“把西方的那个凶恶的女巫杀死。”大头颅说。

“我没有这个能力呀。”多露茜惊慌的喊叫着。

“你已经惩罚了东方的女巫，然而你已得到了那双有神奇魔力的银鞋，现在天底下只留下了这个凶恶的女巫了。只要你能证明凶恶女巫确实死了，我马上用我神奇的魔力送你回家乡堪萨斯，但非要凶恶的女巫死去以后。”

多露茜伤心地哭了，她的希望破灭了，那个有着巨大头颅的家伙，又眨了眨眼睛，满怀忧虑地盯着她。在这位神奇的魔术师看来，只要多露茜同意，一定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从没想到要去伤害一切生命，”多露茜哭泣着说，“即使我同意，我也没有能力去杀害凶恶的女巫的。倘若连你这位魔力无边的魔术师对付凶恶的女巫都无能为力的话，你又怎么知道我有办法能惩罚她呢？”

“这个问题我说不准，”那个大头颅说，“我只能这样回答你。如果你没有帮我除掉西方那个凶恶的女巫。那么你就永远见不到你那亲爱的叔叔和婶婶了。千万记着，她是一个凶恶的人——恶贯满盈——像这样凶狠的女巫本来就该死。你可以离开了，但没有杀死凶恶的女巫之前，永远不要来见我。”

多露茜悲伤地走出了接待厅，回到了她的朋友们那里，他们在等待着多露茜与神奇的魔术师谈话的结果呢。

“我的希望破灭了，”她伤心地对伙伴说，“神奇的魔术师交给我的任务太难了，如果我不杀死西方那个恶女巫的话，他就不送我回堪萨斯。这件事我做不到呀。”

她的伙伴们都替她难受，可又无能为力，她来到了自己的屋子，扑到床上伤心地哭了很久，带着哭声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的清早，绿胡须的哨兵过来叫稻草人。

“稻草人请和我一起去，神奇的奥芝该接见你了。”

稻草人跟在绿胡须哨兵的后面，来到了接待厅。

在接待厅，他看到翡翠座椅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太太，她穿着一件翡翠绿色的纱衣，飘柔的长发，头上戴着一只璀璨的宝石皇

冠，她那肩上伸展着两只美丽的翅膀，五光十色闪闪发光，就算轻轻的微风吹来，那对翅膀也会微微的颤动。

稻草人尽力做到文质彬彬地向华丽的太太鞠了一躬，她着迷地看着稻草人，说：

“我是神奇的威力无比的奥芝，你叫什么，为什么找我啊？”

稻草人原以为在接待室接见他的会是多露茜所说的那个巨大的头颅，哪知道见面的竟然是一个漂亮的太太，他吃了一惊，然而他还是大胆地回答了这位太太的提问。

“我叫稻草人，全身是稻草，缺少头脑，我请求你的帮助，希望你能给我装进一个头脑，这样我就可以和你王国里的臣民们一样完美无缺了。”

“我凭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位美丽的太太说。

“你很强大，又有才华，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别的人能帮我。”稻草人回答着。

“我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有酬劳的，”太太说，“如果有酬劳的话，我会帮你的，只要你给我处治了西方凶恶的女巫。我把你的脑袋装满很多的脑子，而且是很好的脑子，让你成为奥芝王国最能干最有才华的人。”

“你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多露茜小女孩了呀？”稻草人惊奇地说着。

“你说得对，无论是谁杀死了凶恶女巫，让她确定死了之后，我会让你满意的，你可以走了。除非你已经得到了你所要的东西，不然的话，你不必来找我。”

稻草人也和多露茜一样悲伤地回到了伙伴们那儿，把奥芝太太的意思重复地说了一遍，多露茜听稻草人说神奇的奥芝是一位太太而不是庞大的头颅时，感到很惊奇。

“无论怎么样，”稻草人说，“她也如同铁皮人那样缺少那颗心。

第二天清早，绿胡须哨兵过来了，他叫铁皮人。

“神奇的奥芝该接见你了，我们一起去。”

铁皮人与绿胡须哨兵一起来到接待厅。他心想，接见我的是一只大头颅的奥芝呢，还是一位华丽的奥芝太太呢？但愿他是一位美丽的奥芝太太。然而，他在心里嘀咕着，“假如是一个大头颅的奥芝接见我的话，我怎么能得到一颗心呢？连大头颅自己都没有一颗心，自然就不可能关心我，先给我那颗心了。倘若是那位华丽的奥芝太太，我请求她的帮助是会不成问题的。人们都说女人都有一颗慈祥的爱心。”

铁皮人进入接待厅时一看，神奇的奥芝并不是多露茜所说的，大头颅的奥芝，也不是稻草人所说的，美丽的奥芝太太。他是一只让人害怕的野兽。他的体积和象一般大，连翡翠皇位也会被他的重量压垮似的。他的头如同犀牛，脸上有五只眼睛，五只手长在他的身体上，还有五条又细又长的腿。他浑身生长着很密很密的细绒毛，这种庞大的奇形怪状的野兽，真让人畏惧。铁皮人是想请求他送颗心给自己的。要是他那时已有一颗心，弄不好铁皮人也会浑身颤抖。正因为是铁皮人，他才不明白什么叫可怕。不过铁皮人感到无望了。

“我是神奇的厉害的奥芝，”野兽的声音是吼出来的。

“你叫什么？为什么找我？”

“我是用铁皮做成的，一个樵夫。由于没有一颗心，不知道爱是什么。我想得到你的帮助和其他人一样有一颗爱心。”

“我凭什么要帮助你呢？”野兽问。

“我请求你的帮助，是因为我的问题没有别人能做得到。”

神奇的奥芝听着铁皮人说的这些话。声音放低了吼着，然后还是提高了嗓门又高声地说，“假如你真的迫切希望有这样一颗善良的心，你自己想办法去弄呀！”

“用什么办法能弄到呢？”铁皮人问。

“协助多露茜干掉西方的女巫。”野兽这么回答着。“女巫真的干掉了以后，就到这儿来找我，我会在奥芝王国内选一颗你最

称心如意的善良的心。”

铁皮人也同样难过地离开了奥芝，回到他的伙伴们那儿，并告诉伙伴们，奥芝不过是只野兽而已。神奇的魔术师真能千变万化！伙伴们都非常惊奇。狮子说：

“倘若他接见我时，仍然还是一只野兽，我会尽力的去吼叫，让他知道我的威力。迫使他同意帮助我解决问题。倘若他是一位太太，我就装模作样往她身上靠近，给她一点压力，让她同意帮助我解决问题。倘若她还是那颗头颅，就让我来使唤她，让这个头颅围着屋子滚来滚去。一直滚到它同意帮助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伙伴们，高兴点，明天会更好。”

第二天清早，狮子让胡须哨兵引到接待室与神奇的奥芝见面。狮子飞跃到屋里，往四周看了看。惊奇地看到皇位前面是一只火红的球，熊熊烈火越烧越旺。他的眼睛被烈火烤得无法睁开。他心里在盘算，神奇的奥芝偶尔能撞到那个火球上自灭。可是他刚要迈出第一步，那炽烈灼热的火球烤糊了身上的毛发。他一边哆嗦一边又靠近大门边。

“我是神奇的很厉害的奥芝，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找我。”这个声音是从火球里发出来的。他的声音很低，但很平和。

狮子回答说：

“我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真没用，遇到什么样的事都担心害怕。我需要你的帮助，给我勇气和胆量，让我在所有的动物中取得王位。

“我凭什么要帮你呢？”火球问。

“你不是神奇的魔术师吗？惟有你能帮助我。任何人是做不到的。”狮子回答说。

这时火球越烧越旺了。火球又说：“只要你用事实说明西方女巫被干掉了。我会满足你的要求送给你胆量，如果西方女巫仍然活着的话，那你一辈子也只是一头软弱的狮子。”

狮子怒气冲冠，不过也无话可说。他静静地站了片刻，直看

着火球。火在不断地升温，狮子站在那里无法忍受，调转头从门口蹿出去了。他的伙伴们正等着他回来，狮子很感动。并向伙伴们讲述了与火球奥芝的一次困难的见面。

“目前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吗？”多露茜难过地问伙伴们。

“有办法的，”狮子答道，“到温基邦去找凶恶的女巫，干掉她。”

“倘若我们的力量不够，还不是她的对手呢？”多露茜又问。

“那我这一辈子就是个胆小鬼！”狮子叫着。

“我这一辈子没有脑子，不会思考。”稻草人说。

“而我这一辈子就缺少一颗爱心。”铁皮人说。

“我永远不能与亨利叔叔还有艾姆婶婶在一起了。”多露茜一边说，一边哭了。

“注意，”绿衣少女来到了他们中间，对多露茜说，“丝绸衣会被掉下来的泪水弄脏的。”

多露茜把眼泪抹干净说：

“这样一来，逼着我们也得去试试看了。不过我真的不想去伤害谁，就算我最想回到叔叔和婶婶的身边去，我也没想过要去做。”

“我愿意和你一起去，助你一臂之力，然而我没有胆量去杀西方凶恶的女巫。”狮子解释说。

“我去，”稻草人喊起来，“可是我又能帮你什么呢？我这么傻。”

“你们都一起去，我也不例外，不过我根本没有一颗心去伤害凶恶的女巫。”铁皮人说出了自己的实话。

他们在一起决定明天一大早就上路，铁皮人找到了绿色的磨刀石，把斧头磨得很锐利，把自己的关节部位处处都加点油。稻草人在忙着给自己增添新的草料，多露茜给他的眼睛重新描画，比原来画的更大更黑，使他的眼睛更明亮。好心的漂亮的绿衣少女特意为多露茜准备了一筐子她爱吃的食品、水果。还用一

条绿色丝带系在托托的颈上。

天还没有黑，他们就早早地睡了。天亮了，喂养在皇宫后院的那只绿雄鸡咯咯咯地报晓了。还有一只绿母鸡刚生了一只蛋也在咯咯咯地唱。它们的歌声把睡梦中的多露茜及伙伴们叫醒了。

第十二章 寻找凶恶的女巫

长着绿胡子的卫兵带着多露茜一行人穿梭在翡翠城的大街小巷，他们又回到了守城人住的地方。守城人把他们防护眼镜上的锁打开后，把眼镜又放回了那个绿色大木箱里，他很礼貌地替多露茜他们打开了城门。

“如果要找到那个凶恶的西方女巫，我们得走哪条路呢？”多露茜问。

“这里无路通向那儿”，守城人回答道：“没有人愿意去那儿。”

“我们要如何才能找着她呢？”多露茜问。

“那很简单了”，守城人说，“当她了解到你们正在温基乡时，她会主动找上门来，然后将你们变成她的奴仆。”

“那可不一定！”稻草人说：“我们会把她杀掉。”

“那就另当别论了，”守城人说，“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将她消灭掉，因而我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你们也会跟其他那些人的遭遇一样，成为她的奴仆。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她心眼很坏，非常凶恶，一定不会让你们轻易杀掉她的。看到太阳下山的那儿了吗？顺着这个方向走，那便是西方了，这样，你们一定能找着她的。”

多露茜向守城人道过谢，与她们辞别后，便朝太阳落下的方向走去。她们踏过软绵绵的绿草坪，星星点点的牛眼菊和毛茛开放在草坪间，多露茜身上仍旧穿着在翡翠皇宫穿过的绿色丝绸

衣，而此刻，她的衣服却不是绿色，而变成白色了，多露茜觉得奇怪，同时，托托脖子上系着的那条绿丝带也变成白色了，就和多露茜衣服的颜色相同。

他们已经远离了翡翠城，继续朝着西方走去，越往前走路就越坎坷不平，西边的原野看不见农庄，也见不到房子，田地也没人耕耘。

到了下午，毒辣的烈日照着他们的脸，四围没有一棵树可以遮挡阳光，还没等到天黑，多露茜和托托以及狮子觉得疲倦了，倒在草丛中就呼呼地睡了。只留下铁皮人和稻草人，为他们看守。

西方的凶恶女巫已经变成了独眼龙，可是她那一只眼睛是千里眼，可以观看到很远的每一个角落。这时她来到城堡的大门旁，无意地四处望了望，发现了多露茜和他的朋友们在草坪上休息，尽管他们离凶恶的西方女巫的城堡有很远很远，不过已踏入了她的管辖范围，她气极了。连忙吹响了在脖子上的那只银口哨。

这时一群野狼从四周的每个角落朝女巫奔来，他们长着细长的腿，敏锐的双眼，锋利的牙齿。

“你们赶紧去。”凶恶的西方女巫命令着，“把他们全撕成碎片。”

“你不想让他们做你的奴仆吗？”领头的狼问。

“不要”，她说，“小女孩以及她的伙伴，什么铁皮人、稻草人，还有一只狮子，能干什么，没用，把他们撕成碎片好了。”

“听命，”领头的大狼说，于是他带着这群狼，飞速朝多露茜她们休息的地方跑去。

幸好，铁皮人和稻草人他们俩都不用睡觉，发现一群狼朝这边扑来。

“我有活干了，”铁皮人说，“你呆在我身后我来解决它们就行了。”

他拿起一把锐利的斧子，等候着领头狼的到来，他挥手一斧头劈向狼头，领头狼脑袋落地立刻死了。铁皮人刚抬起斧头，另一匹狼扑向铁皮人，然而它也死在锐利的斧头下。这群狼总共四十条，四十条狼全都在铁皮人的斧头下丢了命，尸体堆成了一座小山，摆在铁皮人的前面。

铁皮人把斧头放下，坐在稻草人旁边，稻草人夸奖着说。

“干得真不错，好家伙。”

他们就这么坐到天明。天亮了，多露茜醒过来，看到前边一大堆的东西毛乎乎的，她吓得惊叫了起来，铁皮人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多露茜谢谢铁皮人救了她以及她的伙伴。大家一起吃过早饭后，又继续出发了。

也是这天的清早，凶恶的西方女巫又来到城堡的大门旁，她用那只独眼向远方望去。看到那群狼，全被铁皮人砍死，堆在那里。多露茜和她的伙伴们在她的领土内继续朝前走，看了这些，她气得暴跳起来，第二次吹起了银口哨。

她召集了一大群乌鸦，它们听到哨声飞到了她面前，天空也被他们遮住了，凶恶的西方女巫向乌鸦王下命令。

“看，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的那伙人，你们到那里把他们的眼睛全都弄瞎，还要把他们撕得粉碎。”

乌鸦王带着这群乌鸦向多露茜她们飞去，多露茜看见这群黑压压的野乌鸦，她吓坏了，稻草人说：

“看我的，你们都睡到我这儿来，它们不能伤着你们了。”

他们全躺在地上，剩下稻草人站在那里，伸出臂膀迎战乌鸦，乌鸦看着稻草人的模样都愣住了，如同其他的乌鸦看见稻草人那样惊慌，于是都不敢靠近稻草人，乌鸦王说：

“他不过是个稻草人而已，看我怎么把他的眼睛弄瞎。”

乌鸦王一边说一边冲向稻草人，稻草人把手一伸，抓住乌鸦王的头一扭，乌鸦王的头断了，另一只乌鸦也向他冲过来，稻草人跟前一次一样，抓住它的头一拧，乌鸦的脖子断了，这群乌鸦

一共有四十只，而四十只乌鸦全被稻草人扭断了脖子，躺在地上，在他们的面前，黑压压的全是乌鸦。稻草人让朋友们起来，继续上路。

凶恶的西方女巫这时想看看乌鸦的战果，又往多露茜和他的朋友们的方向看去，而她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死乌鸦躺在地上，她气极了，于是第三次把银口哨吹响了。

天空中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一群黑蜂飞到西方女巫的身旁听候指示。

“去，扎死那伙人！”黑蜂飞转过来，向多露茜他们飞去，铁皮人发现飞来的黑蜂，稻草人有了对付黑蜂的主意。

他吩咐铁皮人：

“从我身上抽些稻草出来，盖在多露茜、托托和狮子的身上，黑蜂就没办法叮他们了。”铁皮人照着稻草人所说的去做了。小女孩抱着托托在一起，紧紧靠着狮子，都睡在地上。他们身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

黑蜂飞过来了，只见铁皮人站在那里，就向他身上扎去，铁皮人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反而将黑蜂的刺全折断了，那些断了刺的黑蜂一个个死去。铁皮人周围的地上全是死去的黑蜜蜂，好像地上堆着又黑又亮的最好的煤块。

多露茜和狮子从稻草中爬出来，协助铁皮人把稻草又放回稻草人的身上，把稻草人装扮好，恢复原状。然后他们又出发了。

凶恶的西方女巫见到她的黑蜂全死光了，它们像一堆优质煤一样堆在那，她气急败坏，边用脚跺地，边扯着自己的头发。然后她将自己那群温基奴仆传来，分给他们一些锋利的长戟，吩咐他们将那些外城人杀掉。

温基奴仆胆子很小，然而他们却不能抗拒凶恶的西方女巫的指示，没办法，他们只得冲向多露茜他们。狮子见到这群人马上大吼一声，并纵身向那些温基奴仆扑过去。那些胆小的温基奴仆被狮子这威严的样子吓怕了，没命地逃回城堡。

当他们回到城堡后，凶恶的西方女巫用鞭子教训了他们，再次发出指示，让他们完成使命。随后她坐下沉思，希望能找到对付多露茜的方法。她怎么也想不通，她的那些招术却无法制服多露茜他们一伙人。然而她毕竟还是一个魔力强大的凶恶女巫，没多久又想到了一个对付他们的新招。

她有一个碗橱，橱里放着一顶金帽，帽子周身镶嵌了很多钻石和珍宝。这顶帽子有一种神奇的功能。谁成了帽子的主人，谁就有权吩咐飞猴为她办事，无论什么事，飞猴都会办到。但是却只能有三次这样的机会，不能多一次。凶恶的西方女巫曾用金帽子吩咐飞猴为她办了两件事，一次是让飞猴把温基人变成她的奴仆，这样她就可以统管这座城堡了。第二次她让飞猴在她跟魔力无边的奥芝进行决斗时帮她把奥芝赶出西方城堡，飞猴帮她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她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因而不到迫不得已，在她的魔力用尽而别无他法时，她才使用金帽子。现在她的招术——用凶残的恶狼、黑乌鸦和扎人的黑蜂去对付多露茜——都不管用，而那些温基奴仆又是如此胆小被狮子吓回城堡，看来，要想对付多露茜这伙人，只得使用金帽子了。

凶恶的西方女巫从碗橱中取出金帽，扣在自己头上，随后，她左脚独立，一字一句地说：

“艾——布，帕——布，卡——克！”

然后又立起右脚说：

“息——罗，霍——罗，海——罗！”

最后，她双脚站立，高声说：

“杰——西，佐——西，杰——克！”

于是金帽开始施展它神奇的力量。只见天越来越黑，天空发出一阵沉沉的轰鸣声。接着就看到如海浪汹涌般的翅膀乌压压地遮住了天空，并夹杂着喧闹声和戏嘻声。阳光透过这大片“黑云”，照亮了站在猴群中的女巫，那些猴子的肩膀上都生有一对强壮有力的大翅膀。

猴群中有一只特别大的猴，估计他应该是猴王。猴王来到西方女巫跟前，对她说：

“现在你已经是第三次吩咐我们办事了。而且也将是最后一次。这次你需要我们帮你做什么？”

“我要你们把那些闯入我领地的家伙除去，但别伤害那个狮子，把它带回城堡，那时我将给它套上套子，我会把它当马一样使唤。”

“是。”猴王说着，然后领着那群飞猴叫叫嚷嚷地向多露茜和他的伙伴们的方向飞去。

铁皮人被几只飞猴捉住，带到了空中，他们把铁皮人带到一个遍地满是石头的地方，然后把铁皮人抛向石头地。铁皮人从高空抛到石头地上，身上好几处被石头砸凹进去了，他摔在那四肢无法动，也无法发出声音。

稻草人则被另外几只飞猴捉住，他们的长爪伸进稻草人体内将里面的稻草全掏出来，然后把稻草人的帽子呀，鞋子呀，外套呀卷成一个小包，把它丢到最高大的那棵树的树顶上。

还有一些飞猴，则用一根牢固的长绳将狮子捆起来，把狮子的头、身子、四肢捆了一道又一道，直到他们认为狮子无法咬人，手脚也无法动弹才罢手，随后，这些飞猴又抬着狮子向西方女巫的城堡飞去，把他送到四面高耸着铁栏杆的小院里，这样狮子便没办法逃出来了。

这些飞猴没有进攻多露茜。她站在一旁，怀里紧紧搂着托托，看到她的朋友们相继遭到劫难，暗想，现在该进攻她了吧。猴王来到多露茜面前，伸出他那满是长毛的双臂，他的脸长得很难看，让人见了觉得很可怕。猴王看到多露茜额头上有好女巫亲吻她时留下的唇印，于是不敢伤害多露茜，并且要其他的飞猴也不要伤害她。

“千万别伤害到这位小女孩”，猴王对其他飞猴说道：“好女巫是小女孩的保护人，她的魔力超过了西方女巫，所以我们只好

把她送到西方女巫的城堡中去。”

飞猴们很小心地抬起多露茜，轻轻地抬着她，飞快地向西方女巫的城堡飞去，然后将她放在城门前的阶梯上，猴王对西方女巫说：

“你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铁皮人和稻草人全没命了，狮子已被我们捆绑好，送到院子里去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没胆量伤她，她怀中的那只狗我们也没办法对付它。现在你再也不能使用法术将我们使唤了，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猴王说完便带着那群飞猴又吵吵闹闹地飞到空中，没多久就消失不见了。

西方女巫看到多露茜额头上的唇印也十分恐惧，她很清楚，她无法伤到这个小女孩，至于飞猴就更不用说了。接着她又一眼看到小女孩脚上穿的那双银鞋，这下她更觉得可怕了，吓得直哆嗦，她也很清楚银鞋的魔力有多大。起初，凶恶的西方女巫想撒腿就逃，但是她偶尔看到小女孩的双眼，那双眼睛充满着纯真。于是她知道小女孩并不清楚银鞋有神奇的力量。她暗自高兴，心想：“哈，她并不知道银鞋有什么样的神力，这样我仍旧能把她变成我的奴仆。”她用那嘶哑的嗓音恶狠狠地对多露茜说：

“跟着我，牢记我所说的一切，如果记不住，我可会要你的命，如同我除去铁皮人和稻草人那样。”

多露茜跟着西方女巫穿过一间间美丽的房子，停在了厨房前。西方女巫吩咐多露茜洗碗刷盘、擦水壶、扫地、添柴。

多露茜遵照女巫的吩咐努力地干活，她幸庆凶恶的西方女巫并没有除掉她。

西方女巫很高兴多露茜能拼命地为她干活，随后她便想去院子里看看狮子怎样，并且给狮子套上挽具；她心里琢磨着，如果狮子套上挽具如马一样的替她干活，那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她刚打开院子门，狮子便狂吼着向她冲过来，女巫吓得转身就跑出小院，然后将院门牢牢地锁上。

“假如你不让我给你套上挽具，我就不给你饭吃，饿你几天，哼，不听我的命令就别指望能吃到东西。”女巫对铁栏杆里的狮子大声说道。

从那时起，女巫是真就没送过吃的给困在小院里的狮子，只是在每天中午时分，她都会到铁栏门前问狮子：

“你想清楚了吗？是否愿意像马一样套上马具？”

而狮子的回答却总是：

“不愿意，你若再跨进院子，小心我咬断你脖子。”

对于女巫提出的要求狮子为什么拒绝呢？哦，原来一到晚上，在女巫熟睡后，多露茜便会从碗橱中取出许许多多好吃的给狮子送去。狮子美美地吃了食物后，便倒在稻草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多露茜就躺在他旁边，头靠在狮子那软软的鬃毛上，他俩都向对方倾诉自己的苦恼，并想办法怎样可以逃离城堡。想来想去却没有一个好办法能让他们逃出城堡，因为那儿无论白天或是夜晚都有温基人在那守护着，他们都是那个凶恶的西方女巫的奴仆，不敢违抗她的命令。

每一天，多露茜都得十分卖力地为凶恶的西方女巫做事，因为她老是威胁多露茜，如果不好好干，就要用她那时时带在身边的旧雨伞打她。事实上，女巫并不敢伤害多露茜，因为她额头上有好女巫留下的唇印。只是多露茜并不清楚这个，她生怕自己和托托遭女巫的毒打。而只要凶恶的西方女巫用伞揍托托，托托就毫无惧色地朝女巫扑过去，狠狠地咬她的腿。然而托托咬过的地方并没有流血，那个女巫实在太狠毒了，以至于她身体的血在很久以前就干枯了。

多露茜慢慢意识到，要想返回堪萨斯、回到婶婶身旁越来越困难了，她现在非常伤心。有时，她为此悲痛地哭上好几个钟头，而这时托托就坐在她旁边，看看她，不停地呜咽着，似乎也为她的遭遇感到难过。对托托来说，无论是在堪萨斯还是在奥芝国，都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能呆在多露茜身边就行。只是它明白小主

人并不高兴,因而它心里也非常难过。

这时,女巫心里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千方百计地把多露茜脚上的那双银鞋弄过来。她的那些黑蜂、黑乌鸦和凶狠的狼都死光了,堆在那儿快成干尸了,而且她也没有机会再使用金帽了,倘若她获得了那双银鞋,那么她的魔力会比以前更强大。于是她经常观察多露茜的一举一动,等待机会,只要多露茜把鞋脱掉,她就把它夺走。然而小女孩很珍惜这双漂亮的银鞋,轻易不脱,只是在晚上洗澡时才脱下。但西方女巫却惧怕黑夜,她不敢在夜间潜入到多露茜的房子里偷走银鞋,同时她更惧怕水,在多露茜洗澡时她可不敢接近小女孩。的确,西方女巫很小心地不去碰水,也小心地避免让水沾上。

西方女巫终究很狡黠,她还是想出一个妙计来偷走多露茜的银鞋。一天,她在厨房中的地板上安置一根粗铁棍,然后使用法术让人的肉眼无法见到它。当多露茜进厨房时,她没有看到那根铁棍,于是被它一绊,摔倒了。还好这一跤跌得不重,只是她脚上的一只银鞋飞出去了,女巫抢在多露茜拎银鞋之前,把鞋给抢去了,然后把它套在自己那枯瘦如柴的脚上。

自己的阴谋实现后,凶恶的西方女巫高兴得不能自持。哪怕只有一只鞋子在手,她也会有一半的神力,就算多露茜知道银鞋的魔法后,也奈何不了她。

女巫抢去了多露茜的鞋后,她很气愤,她对女巫说:“还给我鞋子!”

“不给,”女巫说,“现在我拥有这只鞋子,它属于我了。”

“你这个凶恶的坏东西!”多露茜说:“你没有权力抢走我的银鞋。”

“我会好好保管它的,”凶恶的西方女巫长笑一声说:“哪一天,我会想办法把你另一只银鞋也抢来。”

多露茜听了此话非常生气,她随手从旁边提起一桶水,对着女巫一泼,把她全身浇得湿漉漉的。

女巫恐惧地发出一声尖叫，令多露茜奇怪的是，她看到女巫颤抖着躺到地板上。

“你干的好事，我很快会溶成水的。”女巫大声地说。

“真不好意思，我对此深表歉意，”多露茜说，看看女巫像方糖一样在慢慢溶化，她感到一阵害怕。

“你难道不明白，我会被水夺去性命的？”女巫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

“我实在不知晓，”多露茜说，“我又怎会清楚这一点呢？”

“唉，用不了几分钟我会全身溶化，到时你就成了这座城堡的主人。我心地凶狠，实在没料到有一天我的命会丧在你的手下，从而完结我的罪恶行径。你小心点——我要消失了！”

女巫的话刚说完，她便倒在地板上变成了一滩褐色的没有形状的水，流淌在厨房洁净的地板上，多露茜见女巫就如此地被她杀死了，于是在地上又泼了一桶水，将地板冲刷净。她拾起被女巫夺走的那只银鞋（这是凶恶的西方女巫消失后仅剩下的一件物品了），把鞋擦干净，穿在脚上。多露茜又恢复自由了，她飞快地跑到小院里，告诉狮子她已将西方女巫杀死了，现在她们也不再是被关押在陌生地方的囚徒了。

第十三章 援 救

狮子一听到用一桶水就把凶恶的女巫化掉了，他多么快乐啊，多露茜赶紧把门锁打开，狮子走了出来。他们一起往城堡走去。多露茜要把这件事告诉温基人。他们解放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当奴仆了。

黄色皮肤的温基人从内心发出一片快乐的呼声。他们为凶恶的女巫做牛马，干了那么多年，在这些日子里女巫对他们的凶残，他们牢牢记在心，于是以后，他们为纪念今天的解放，他们确

定今天定为一个纪念日。每到这一天就欢歌笑语，欢庆解放。

狮子突然想起了铁皮人和稻草人。于是说：

如果我们的伙伴稻草人和铁皮人和我们一起共同欢度这美好的日子该多好啊，我将会更加快乐。

“你是否认为我们救不了他们，是吗？”多露茜忧虑地问。

“我们想想办法，试一试。”狮子回答着说。

他们把黄皮肤的温基人叫来一起商量，并问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她去救她的伙伴。温基人一致同意并全力以赴为她效力。因为是多露茜救了他们。她在温基人中选出了一些有一定能力的人，组成了救援队伍出发了，他们花了一天多的时间，走到一片岩石地。铁皮人歪在岩石旁，浑身被弄成又扁又残缺的，斧头仍旧在他的身边，不过却长满铁锈了，斧头的手柄也断了。

温基人很细心地轻巧地抬起铁皮人，抬到了城堡。多露茜见到铁皮人伤残的难看模样，伤心地掉下了泪水，狮子也感到不痛快，很难过。他们一起到了城堡后，多露茜叫来温基人说：

“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有没有铁匠呢？”

“哦，有的，他们是技术高超的铁匠。”他们说。

“那就叫他们到这里来与我见面。”多露茜说。铁匠们将自己的所有工具放在一个工具箱里来了。人都到齐了，多露茜说：

“铁皮人满身的伤痕，你们有没有很好的技术修理好他，能使他康复，保持原状，并将他的断肢位置连接起来。”

铁皮工们将铁皮人从上到下这里摸摸那里敲敲研究了一番，满有信心地回答着，他们有技术把铁皮人修理成原来的完好无损的模样。在城堡的一间大房子里，他们马上就忙乎起来，他们有的在敲，有的在擦，有的在补。他们连续忙乎了几天几夜，总算让铁皮人康复了，仍然是原来的模样。所有的关节处活动敏捷。不过在他的身体内某些部位已有铁皮补丁了，由于铁皮工匠们技术相当高，铁皮人对这些事也不讲究，铁皮补丁对他来说无所谓了。

铁皮人从心底谢谢多露茜救了他，他来到多露茜的屋子，看着她流出喜悦的泪花。多露茜不想让他的嘴唇生锈，连忙小心地用围裙把他的眼泪抹干净，她看着铁皮人已经恢复健康，好朋友又欢聚在一起了，多露茜愉快极了，眼里也流出了欢乐的泪花。就让它流吧，没有必要去抹掉。狮子不断地摆着尾巴去抹眼里的泪水，泪水把尾巴弄湿了，他来到院子外边在太阳下晒尾巴去了。

多露茜将事情发生的经过一一讲述给铁皮人听，铁皮人说：“如果稻草人能有救，我会更快乐。”

“我们要设法去找到他。”多露茜说。

她于是又找来温基人，请求他们的帮助。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在一棵大树上找到了挂着的稻草人的衣服。衣服是飞猴扔在树上的，这棵树又高又滑。没有人能爬上去。铁皮人立即说：

“让我来把树砍倒。稻草人的衣服就很容易拿到了。”

铁皮人在被铁匠修理的同时，有一位温基人——是打金器的工匠，给铁皮人的斧头上装了一个金属的斧柄，因为原来的旧斧柄已经断了。另外的人磨去了斧口上的锈，使这把斧头既锐利又光亮。

铁皮人干活既认真又卖力，没多久扑通一声树被砍倒落地。树枝上挂着的稻草人的衣服掉下来了。

多露茜在地上拾起稻草人的衣服交给温基人带到城堡。在稻草人衣服里放进新的稻草，啊，你们看呀！稻草人也恢复健康了，和原来一模一样。他从内心谢谢他的朋友和温基人救了他的命。

他们又团聚了，多露茜和她的伙伴们在黄色城堡里快乐地度过了几日。这里他们能找到自己舒适的东西，有一次多露茜忽然想到了婶婶艾姆。她说。

“我们应该回到奥芝王国去。奥芝的承诺该落实了。”

“是呀，”铁皮人说。“我终于有一颗爱心了。”

“我也有脑子了。”稻草人说。

“我也有胆量了。”狮子说。

“我也可以回堪萨斯了，”多露茜高兴得拍起手来高声说。

“嗯，明天我们就出发吧，早一点到翡翠城。”

他们就这样决定了。第二天，找来了所有的温基人和他们辞行。黄色温基人与他们难舍难分。他们很欣赏铁皮人，要求他留在这里，管理这片西方的黄土地和统率这里的人们。不过看来挽留不住他们，温基人把金项圈送给了托托和狮子。送给多露茜的是一只金手镯，上面镶了宝石，美丽极了。一根金头手杖给了稻草人，以保稻草人路上不跌倒。一只银油桶送给了铁皮人，上面嵌着金子和贵重的珠宝。

多露茜和她的伙伴们都真心诚意地向温基人表示谢谢，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他们招手示意，手臂却摇得又酸又累。

多露茜从恶女巫的碗橱里拿了一些吃的食品以便在路上吃。此时她发现了一顶金帽子，顺手往头上一戴，大小正好。她没去想金帽子还有什么样的魔力。只认为它很美丽而已，于是就把帽子戴在头上，而自己的遮荫帽子扔到篮子里。

准备工作已完成，他们就出发了，往翡翠城前进。温基人向他们高呼着，并祝愿他们一切平安顺利。

第十四章 飞 猴

你可能没有忘记。西方女巫的领地与翡翠城交界处是无路可走的，连乡间小道也没有。多露茜和朋友们前往西方女巫那里去时，是女巫首先发现了他们，她命令飞猴把多露茜和他的伙伴们抓去了。现在要从这片一望无边的毛茛与黄雏菊的荒山野岭中寻找回翡翠城的道路，与被飞猴抓来时相比太难了。他们理所当然地还是知道应该朝日出的方向前进。他们只能朝这个目标

往前走。走到中午了，太阳当头照着。这时他们又弄不清楚东南西北的方向了。于是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仍旧继续地走着，走到月亮爬出来了，圆月散发出明亮的光。他们就歪倒在散发着清香的花儿中甜甜睡去，睡到第二天的大清早。铁皮人和稻草人他们还是不用睡。

第二天，太阳直往云朵里钻。然而他们好似清楚前进的方向似的，继续出发了。

“如果我们总是这样走下去，”多露茜这样说，“一定会走出这片田野，走到一个不知道名称的地方。”

这样走了一天又一天，仍旧没有走出这片黄色的野地，一眼望去还是无边无际的田野。稻草人有意见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方向。”稻草人说，“我们应该赶紧找到一条出路，迅速回到翡翠城。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是没有脑子的。”

“我也不能有一颗善良的心。”铁皮人说，“我们应该知道，离翡翠城究竟还有多远？我想只怕要与奥芝见面，还不知何年何月呢。”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田野里来回徘徊。”胆小的狮子哭泣着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出来了。”

他们这群伙伴东一句西一句，使得多露茜也没有主意了，她往花草中一坐。面对着朋友们。他们于是也坐下对视着多露茜。托托也感到累极了。有始以来，还是首次不去追头顶上的蝴蝶，把他的舌头伸在外面，慢慢地吐着气，不时望着多露茜，仿佛在说，我们现在要怎样做才好呢。

“我们应该把田鼠请来，”多露茜提议说，“或许田鼠们会知道哪里才能回翡翠城去。”

“这是个好办法，”稻草人高兴地叫着，“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想到呢？”

多露茜把田鼠女皇送给她的口哨吹起来（一直以来她总把

口哨挂在她的颈上)。没多久,传来轻巧的走路的声音。一群群的田鼠来到她身边,田鼠女皇也走过来了,她扯着细细的高腔问多露茜。

“朋友召集我们有什么事做呢?”

“我们现在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多露茜说。“你知道翡翠城的地方吗?”

“我是知道的,”女皇说,“可是它距这里太远了,这几天你们与它背道而驰,”女皇突然注意到她戴的金帽子,说,“你应该发挥帽子的魔力。先把飞猴叫来呀?飞猴最多在一小时内就能送你们到翡翠城。”

“金帽子有什么魔力?”多露茜奇怪地问着,“我还根本不清楚这回事呢?”

“看看帽子里写着什么,”女皇说,“然而在你们把飞猴叫来之前,我们先得离开,飞猴们很调皮,经常拿我们开心。”

“飞猴不危害我吗?”多露茜有点紧张,忙问。

“放心吧,飞猴们一定要服从戴这顶帽子的主人。再会了!”女皇讲完话后,飞快地离去了,一群群的田鼠随她而去。

多露茜把金帽子细心地看看,想发现在金帽里子上写了一些字。她认为这一定是写了些咒语。她细心地读着使用魔力的咒语,随后戴上金帽子。

“艾——布,帕——布,卡——克!”她一边站立着左脚,一边念咒语。

“她念的是什么呢?”稻草人不明白的问。

“息——罗,霍——罗,海——罗!”多露茜嘴里又念着。这次用右脚站立。

“海罗!”铁皮人安静的跟着念道。

“杰——西,佐——西,杰克!”多露茜还在念咒语,这回两只脚都站着,咒语刚念完,从天空中传来了一阵阵轰动和翅膀的飞翔声。一群飞猴从空中落到地面。猴王向多露茜礼貌地见过礼

后，便说道，

“猴王在此等候命令。”

“我们现在要回到翡翠城里去。”多露茜说，“可是我们迷了方向。”

“由我们送你们回去。”猴王回答着，刚把话说完，两只飞猴拉着多露茜腾空起飞，还有别的飞猴也一样拉着稻草人、铁皮人、狮子，他们一齐飞向空中。有一只小飞猴拉着托托飞向空中跟随着他们。可是托托死死地盯着他。

稻草人和铁皮人想到上一次是飞猴把他们弄得那么惨，这一次他们很担心。飞了一段时间发现飞猴这次是友好地帮他们，于是就痛痛快快地让飞猴带着飞行。他们飞越了地面上的花园和森林，在高空观看漂亮极了。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多露茜是由两只最大的飞猴带着飞行。其中的一只最大的飞猴是猴王。多露茜在飞行中感到很舒适，因为多露茜是坐在飞猴们用手腕做成的靠椅上面，很柔软，飞猴们很细心，以免把多露茜弄痛了。

“你们怎么要听从有魔力的金帽子的指挥呢？”多露茜问猴王。

“这回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猴王笑了笑说，“然而，在这次飞行中有的是时间，如果你有心思听的话，我就一五一十地讲给你听。”

“我想，我会认真听的。”

“很久以前，”猴王开始讲故事了。“我们很自由，并快乐地生活在树林中，野果子是我们的粮食，想吃就吃，想怎么做就去做，谁也管不着我们，或许我们的朋友中有那么几个很顽皮，经常是那样从树上飞到地面，去捉弄那些动物的尾巴，因为那些动物没有翅膀，还欺负那些小鸟，并用硬果子扔到那些到树林里来的人身上。我们真是自由自在的，高高兴兴的。无时无刻都满怀喜悦的生活着，这些已经是过去的旧事了，那时的奥芝，还躲在云块

里不曾出来管理这片田野。

“在那时有一个漂亮的公主住在北面，她也有神奇的魔法。但是她却是用魔法帮助人的，她从没有侵害他人，她叫盖耶丽特。她住的地方是一座用红宝石建成的美丽的王宫。她得到每个人的尊敬和爱戴，然而令她心烦的是，她不知道自己的爱该交付给谁，因为那些男人又丑又笨，而她既伶俐又漂亮。在所有的男人中，没有一个与她相配。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小男孩，他潇洒，有男人的魅力，还学识超群呢，丽特在心中下定决心，只要他长大了，就和她结为夫妻。她接他进入皇宫，为了使他能成为女人们对男人所要求的那些条件，她使尽全力让她的魔法为小男孩效力。他很强健又和蔼令人喜爱。他的名字叫奎拉。在他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时，人们都夸他是这个国家里一位最出色的最潇洒的最有才华的男子汉，他的魅力令公主对他很倾心。她周密地计划着结婚的各项事宜。

“那时，祖父是飞猴中的猴王，他们那群飞猴住在盖耶丽特宫不远的的一个树林中，老祖父特别喜欢与别人逗乐玩耍，捉弄人。他认为开一个玩笑比吃一顿丰盛的美餐更乐意。然而正好在盖耶丽特喜庆婚礼的头一天，祖父与他的喽 们在四处飞着，只见奎拉身穿华贵的粉红丝缎衣服和紫蓝色的天鹅绒的披肩，在那弯弯的河边行走，我的祖父想要奎拉尝试他的本事。他传令下去，手下人将奎拉拖到河中心，把他抛向水里。还说着：

“好家伙，能游出水面吗？”祖父继续叫着！“河水能不能让你的新衣服弄脏。”奎拉精明能干，怎么会被水淹死呢，不会是在优越的环境中使他的身体变得那么脆弱多病吧。他竟大笑一阵，浮出水面轻巧地游到彼岸。这时丽特走到河边，只见奎拉的一身华贵的衣服全被水弄得又湿又脏。

丽特气愤极了，她一清二楚的知道是谁干的好事，她召集全部的飞猴，直言不讳地说她会让他们所有人的翅膀牢牢地拴着也如同他们对待奎拉一样扔到河里去。这时候祖父只好请求公

主饶命，他清楚飞猴的翅膀拴着后扔到水里肯定会被水淹没的。要不是奎拉也向公主求情，公主也许是不会饶他们一死的。于是公主惩罚他们，要求飞猴们要为金帽子效力三次。而这一顶金帽子将作为敬献给奎拉的新婚礼品。后来听人们说，金帽子付出了整个王国的一半款项。祖父和别的飞猴们没理由不接受这个规定。因此我们要为金帽子的主人当三次奴仆。无论主人是哪一个都一样执行。”

“后来他们都行使了金帽子的权力吗？”多露茜听着入了迷，追问下去。

“毫无疑问，金帽子的第一位主人肯定是奎拉了。”他首先使用了第一次要我们所做的事。他新婚后，妻子永远不想见到我们。他在皇宫近处的树林中使唤我们。至此以后不允许我们被他的妻子看到。由于飞猴们都畏惧她，也愿意听从奎拉的指令。

奎拉只行使了一次金帽子的权利，不知什么原故金帽子就到了西方的女巫手中，她命令我们让温基人成为她使唤的奴仆，把奥芝从西方的领地里赶出去。金帽子又属于你了，多露茜你可以命令我们为你效力三次了。

猴王的故事讲述完了。多露茜也想看看离翡翠城还有多远，往下瞧了瞧，这不就是闪烁着绿光的翡翠城堡吗？飞猴们的飞行技术使她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她既惊奇又快乐，飞猴们小心地慢慢地落下来把她平稳地放在城堡门边，猴王们向多露茜礼貌地鞠躬，随后与他的手下很快地往回飞去。

“飞猴们的飞行速度真快呀！”多露茜说。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却由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狮子说，“幸亏多露茜头上的一顶金帽子。”

第十五章 发现可怕的奥芝

多露茜和她的朋友们又来到了翡翠城的大门，把门铃按得叮铃铃的叫了好一阵子，开门人还是上一次看门的小矮人。

“哎呀，你们又回到这里了？”他惊奇地问着。

“你都见了还用问吗？”稻草人答道。

“我以为你们是去见西方的凶恶女巫的呢？”

“我们不是去见她了吗？”稻草人说。

“她没有难为你们吗？”看门人不懂其原委地问。

“她自己被我们溶化掉了，还能为难我们吗？”稻草人说着。

“溶化掉了！哦，这还不错。”看门人说，“有谁能化掉她呢？”

“我们的多露茜小姐呀！”狮子鼓足勇气说。

“真不错！”看门人高兴地叫了，他向多露茜弯了弯腰佩服地行了一个礼。

然后，他带大家来到了他的屋里。与上次那样给他们每人都戴上了防护眼镜，仍旧锁上，他们走入大门，来到了翡翠城，城堡里的人听了看门人说的西方女巫被溶化掉了的事后，都从四周聚拢来，没多久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和多露茜及她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皇宫大殿，奥芝的所在地。

绿胡须哨兵仍旧在大门边值勤。这时他没多说话马上把他们领进宫里。还是那位漂亮的绿色少女接待他们。她像上次一样把他们带回到上次各自的住房，让他们休息休息。等候着神奇的奥芝接见。

绿胡须的哨兵向奥芝汇报着多露茜及她的朋友们已经把凶恶的西方女巫溶化掉了。神奇的奥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映。他们认为魔术师奥芝很快会派人来通知接见他们，可是没有一点消息。到了第二天，接着第三天，又到了第四天了，仍然得不到奥

芝接见的消息。他们天天等得心烦了，等待得一天比一天着急，然后他们真有点受不了这种接待，对奥芝不理解地发起牢骚来，是奥芝让他们历尽艰辛，可是现在竟这般不理睬他们。稻草人让绿色少女向奥芝汇报，倘若奥芝不马上与他们见面的话，他们会请飞猴们来相助，来看一看奥芝能不能守信用。魔术师听到这些紧张起来，便下令约在第二天的上午九时零四分时到接待室见面。他原来就与飞猴们接触过，永远不想与他们见面。

多露茜与伙伴们一个整夜没睡好。每个人都考虑着奥芝已承诺他们的要求。而多露茜只少睡了一下，在睡梦中她回到了堪萨斯，亲爱的艾姆婶婶已与小女孩见面了，婶婶看到多露茜的顺利回归，她快乐万分。

第二天上午正九时，绿胡须哨兵过来了。正好四分钟刚过，他们来到了神奇的奥芝接待厅。

当时，他们还以为魔术师的形象与上次接见自己时的一样，但是接待厅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们都觉得奇怪，并往大门边靠近，四个人相互靠拢，接待厅里，没有一个踪影，安静得比上次接见各种形态的奥芝更紧张。

这时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好似在圆顶的周围传出那稳重的语句。

“我是神奇的很厉害的奥芝。你们为什么找我呢？”

他们向大厅的每个角落观看了一阵。多露茜问到：

“你在什么地方呢？”

“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只是凡人的眼睛无法看到而已。即刻我将坐在我的宝位上去，你们有什么就和我讲吧。”真的，好像那声音慢慢地回到了宝位那里，他们同时向宝位边走去。站成横排。多露茜说话了：

“神奇的奥芝，我们来的目的是要求你实现你的许诺。”

“我许了什么诺言呢？”奥芝反问着。

“你不是说过吗？西方的女巫干掉后送我回堪萨斯。”多露茜

说。

“你答应过送给我脑子。”稻草人说。

“你也答应过让我挑选一颗最好的爱心。”铁皮人说。

“你曾经答应过给我胆量的”。狮子说。

“凶恶的女巫确实死去了吗？”那个声音问，多露茜发觉那声音里带着颤抖。

“对，”多露茜答道，“是我用一桶水将她溶化了。”

“上帝啊！”声音是喊叫出来的。“这样吧，明天继续接见，我要考虑一下。”

“你考虑这么多天了。”铁皮人说。

“哪怕是一天，我们也不会等的。”稻草人说。

“你应该说话算数。”多露茜高声说。

狮子的心里在盘算着给魔术师增加一点压力，于是他尽力地吼叫着。吼声吓得托托慌张乱跑，碰倒了墙角边的那块屏风，屏风哗啦地倒在地上。他们朝那一看，全部都呆在那里了。只见屏风的后面，一个小老头站在那里，头上光秃秃的，满脸的皱纹，他也一直惊诧地呆在那里。铁皮人把斧头举得高高的，直冲着小老头叫起来：

“你是什么人？”

“我是神奇的很厉害的奥芝。”小老头说，声音一直颤抖着，“不应劈我——请不要动手！——你们的要求会解决。”

多露茜和她的伙伴奇怪地、迷惑不解地盯着他。

“我认为奥芝确实是个大头呢。”多露茜说。

“我认为她是一个漂亮的太太呢。”稻草人说。

“我认为那只凶猛的野兽才是奥芝呢。”铁皮人说。

“我以为上次我看到的火球是奥芝呢。”狮子叫着说。

“哎！你们说的都不对，”小老头没有气力地说着。“你们说的都是我所装扮的而已。”

“装扮的！”多露茜高声地说。“你难道不是一个魔术师吗？”

“嗯，可爱的小女孩，”他说，“请别高声大叫吧，你所说的不能让人偷听到——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害惨了，其他人一直认为我是一位神奇的魔术师。”

“你一直就不是吗？”她问道。

“从来就不是的，亲爱的孩子。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

“你不是个简单的平凡的人，”稻草人伤心地说，“你一直在骗人。”

“是的，确实如此。”老头摩擦着手。好似这个动作使他心里快乐，“我真是骗子。”

“哦！太可怕了。”铁皮人说，“我要怎么做才有一颗善良的心呢？”

“怎样做才有胆量呢？”狮子问。

“怎样做才有脑子呢？”稻草人用衣袖抹着泪水。

“可爱的伙伴们，”奥芝说，“你们不应该讲这些区区小事了。看看我，已经暴露了真实面目。我怎样解决以后的困难呢。”

“任何人都不清楚你是骗子吗？”多露茜问着。

“只有你们几位，然后就是我自己知道了。除此以外，任何人都还不清楚这些，”奥芝回答，“我欺骗了所有的人。也骗了很长的时间了。确实认为这一辈子不会被人知道。千错万错，不应该要你们到我的接待厅里来。我任何时候都不接见我的官员和人们。因此他们一直认为我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还不不懂，”多露茜不明白地说着，“你接见我时为什么是只大头颅呢？”

“这是我安排好的一个方法。”奥芝说道，“请到这里来看看，我把这些解释给你们听。”

他带着他们来到接待厅的旁边那间小屋，在屋角边放着那颗大头。是用很多的纸板完成的，并画着鼻子、眼睛和嘴唇，画得很精巧很逼真。

“我只须用一根细小的铅丝让他从天花板上慢慢往下放。”

奥芝说，“我只是站在屏风后面操作几根绳子使他的嘴唇和眼睛活动。”

“可是声音怎么传过来的呢？”她又问。

“这很简单，我学会了口技。”小老头又说，“我可以使我的声音从每个角落里传出来。因此你感觉到是从头颅里传出来的。你们看一看，这里其他的东西都用上了，是欺骗你们时用的。”他把装扮太太的衣服和面具都拿给稻草人看，把装扮野兽的用具拿给铁皮人看。看到的是用很多的兽皮缝在一起，再用铁皮把四周张开，罩在自己的身上。关于那只火球吗？实际上是一只气球，也一样从天花板的上面往下放，只要在上面洒一些汽油，就燃烧起来了。

“你真是个骗子，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是呀——我自然感到羞耻，”小老头难过地回答着说，“可是，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你们几位请坐，椅子还多着呢。让我把自己的故事说给你们听吧。”

然后他们都坐在那里听他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

“奥马哈是我生长的地方——”

“哦，它与堪萨斯不远！”多露茜说。

“你说的对，可是翡翠城是很远的。”他说，看着多露茜伤心地摇着头。“我自成年后，口技的技巧相当不错，接受过一位高级大师的正式教导，成了一名口技家后，我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和野兽的叫吼声。”这时他模仿着小猫的喵呜的叫声，托托竖着耳朵细心地听着，向四周望了望。“而后，”奥芝接着说，“我对口技不感兴趣了，又学习驾驶气球。”

“是什么呀？”多露茜问。

“我们去看马戏团的演出时，首先是一个大气球上面站着人，慢慢飞向空中。这样吸引很多的人们过来，观看马戏表演，以此招揽生意。”他解释说。

“哦，”多露茜说，“我知道了。”

“哦，某一次，我坐在气球上飘到天空中，这时绳子都纠缠在一起，没有办法降到地面，而气球不断上升，到了云层中，随着高空的一股气流，它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空中飘流了整整一天一夜，在第二天清早，我睡醒过来，气球已经飘到了一片奇特的漂亮的田野上。

“这时的气球缓慢地往地面降落。幸运的是我身体没有一丁点儿伤，然而在我的周围是一群不认识的人们。他们看到我从高空的云朵中降下来，并确信我是一个魔术大师，而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情况。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害怕我，他们愿意为我出力。

“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使这些好心的人有活干，于是我指挥这些人们建起了这个城堡和我的皇宫，这里的人们人人都很尽力地干活，并且干得很出色。我心里设想，这些广阔的原野这么美丽，就取名为翡翠城吧。为使它名不虚传，人人都配戴绿色的眼镜，这样在人们的眼光中不就是绿色的城堡了么。一切都是绿色的，成了一片绿色的世界。

“可是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带有绿色吗？”多露茜问。

“实际上与别的城堡都相同，也不是绿色的。”奥芝回答，“你只要把绿色的眼镜戴上，所有的一切全是绿色的了。翡翠城堡是很多年以前建立的，那时我不过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老了。自建城以来人们一直戴着绿眼镜，因此，很多人还是确信这里是一个漂亮而富有的翡翠城堡。这么多的珍贵的珠光宝石和金属材料，足够使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富裕和快乐。我关心我的城民们，而城民们对我也很尊敬。直到皇宫建造完工后，我才与城民隔离从来不接触任何人，天天把自己关在宫里。

“我从心里畏惧那些东南西北的女巫们，因为我并不是什么魔术师，而女巫们确实有神奇的魔力。在这个天地里，四个女巫分别管辖着东西南北住着的人们。其中北方和南方的两个女巫是好的，她们不轻易伤害别人，可是东方和西方的女巫却无恶不

作。如果她们了解到我的魔力不能与他们的魔力相比，她们的野性大发，来侵犯翡翠城堡，并可能致我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我胆战心惊地过了许多年；因此，我一听说你家的房屋掉下来把东方恶女巫压死了，你一定能够想像得出，我有多么兴奋！在你们到我这儿来时，我诚心地乐意满足你们的任何要求，只要你们能为我杀死那个西方恶女巫；现在，你将她溶解了，可我却不能遵守我的承诺，真是愧疚万分。”

“我觉得你简直坏极了。”多露茜说。

“噢，我亲爱的，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是一个好人；不过我不否认，我并不是个好的术士。”

“那么，你是无能为力给我一个头脑的？”稻草人问。

“你根本无需使用头脑，你天天都能学到知识。婴儿是有头脑了，可是他又懂得些什么呢？而只有经验才会让你得到丰富的知识，你生活的时间越久，你的经验也就越丰富。”

“或许，你说的对，”稻草人说，“可是，除非你把头脑给我，不然我还是会十分不开心的。”

假术士认真地盯着他看了看。

“好的，”他叹了口气说，“我告诉过你，我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术士，但是假如你明早过来，我将在你的脑袋中装一个头脑。可是，我却不能告诉你如何用它，这必须要靠你自己去学。”

“哦，谢谢，”稻草人喊着。“不用为我担忧，我会学会的。”

“那么，我的胆子呢？”狮子急切地问。

“我想，你是有胆子的，”奥芝答道，“你只是缺乏信心。无论是谁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都会畏惧，真正的大胆，就是即使畏惧它，也还是要面对它，不过这样的胆子你已有了。”

“或许是吧，但我仍感到恐惧，”狮子说，“除非你能给我一个忘掉害怕的胆子，不然我会十分不开心的。”

“好的，我明天就给你这种胆子。”奥芝答道。

“那我的心呢？”铁皮人问。

“心啊！”奥芝答道，“我觉得你不必要一颗心。有心的人其实并不开心。你应该明白，没有心才是你的幸运。”

“这只不过是别人这样认为的，”铁皮人说，“至于我，我还是想要一颗心，我将无怨无悔地接受一切的不幸。”

“好的，”奥芝说，“我明天给你一颗心。我已假装了这么久的术士，再假装一次也没什么。”

“那我呢？”多露茜说，“我要如何才能回到堪萨斯呢？”

“这就得考虑考虑了，”小老头答道。“请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想一想，我会想出一个让你穿过那片沙漠的办法的。在这几天中，我将以贵客的待遇来招待你们，无论你们有何要求，他们都会办到的。我只希望你们能为我保密，请不要对其他人说，我是个骗子。”

他们答应了，于是他们便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里。甚至是多露茜也希望那个“有名的可恶的骗子”——这就是她对奥芝的称谓——能想到一个送她回去的方法，要是他真的能想出来，她会谅解他的一切的。

第十六章 大骗子的魔法

转眼迎来了第二天的黎明，稻草人高兴地向他的同伴们说：

“恭喜我吧，我就要见到奥芝了。我终于能够实现我最大的愿望，我能得到一个聪明的脑子了，只要我一回来，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了。”

“我从始至终都是爱你的。”多露茜毫不犹豫地说。

“你真善良，就连用稻草制作成的人你也用心地爱着他，”他说：“但是等我有了新的大脑就能够想出更多的好办法，到时候你一定会更加地欣赏和喜欢我。”然后他非常高兴地向大家道别，来到接见室门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请进来吧。”奥芝听见敲门声说。

于是稻草人推门进去，他看见了一个小老头在窗边坐着。似乎正在思索着问题。

“我来请你帮我换一副脑子。”稻草人小心翼翼地说。

“噢，是吗？你坐到这把椅子上吧，”奥芝回应着，“首先你得禁得住，我要把你的整个脑袋都取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把这副脑子安放到你脑袋里最恰当的位置。

“可以。”稻草人听完后说，“随你便吧，只要我装上了新脑子后比现在的我更加聪明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大魔法师把稻草人的脑袋摘了下来，取出了塞在里面的稻草，随后他去了一个后房，取出正好一升的麸皮，里面伴有很多针。当麸皮和针搅拌均匀后，重新塞进了他的头顶，其余的空间依然用稻草填补，以不致使其塞在头顶的东西漏在外面，然后他把稻草人的头又重新安在了躯体上，对他说：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了。我已经送给了你很多全新的大脑。”

稻草人终于实现了他这个最美好的理想，又激动又自豪，他高兴地连连向奥芝道谢，然后他又回到了同伴面前。

多露茜惊异地望着他，也许是因为换了脑子的缘故，他的头顶看上去膨胀了很多。

“你自我感觉很好吗？”多露茜问。

“我觉得自己聪明多了，这完全是真的。”他十分虚心地说，“等我能够完全支配我的新脑子以后，我就能明白一切事物了。”

“在你的头皮外面有许多针凸出来，这是为什么？”铁皮人不解地问。

“这足以说明奥芝是多么的厉害呀？”狮子说。

“噢，原来如此，我也要去请奥芝来请他给我安一颗心脏了。”铁皮人边说边走到接见室门前，敲了敲门。

“快进来吧！”奥芝说道。铁皮人走了进去。

“我想要一颗心脏。”他说。

“没问题。”奥芝回答，“但是我必须要在你的胸膛挖一个洞，也许你会感到疼痛。”

“不要紧，”铁皮人神气地回答；“无论怎样你都不会弄疼我。”

然后奥芝拿着一把只有铁匠才用的大剪子在铁皮人胸膛的左侧挖了一个略微四方的小洞，他从自己的一个大盒子里拿出了一颗很好看的心，可那只是用红色的棉布缝制的，里面塞的完全是木头渣。

“这颗心你满意吗？”奥芝问。

“真好看！”铁皮人回答说：“我希望得到的是一颗善良的心，这颗心就是吗？”

“不错，它是一颗善良的心。”奥芝边说边把这颗心放进了他的胸膛，然后他又把剪下的那一小块铁皮重新缝补上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伤痕。

“从此以后，”奥芝说，“你也有了一颗善良的心了，你也可以和其他的任何人一样而感到骄傲。只是很可惜，你的胸前缝了一块小补丁，但是如果不然这样，我没有其他的方法。”

“这一切无关紧要，”铁皮人高兴极了，“非常感谢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的这番好意。”

“别这么客气。”奥芝笑着回答道。

铁皮人又返回了他的伙伴面前，同伴们都一一向他表示祝贺，因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梦想。

这一次轮到了胆小的狮子，他也走到接见室门前，停下来敲了敲门。

“请进。”奥芝在里面叫道。

“我想要增加我的胆量。”狮子走进以后迫不及待地说。

“好吧。”奥芝说。“我马上就可以给你。”

于是他在碗柜前停了下来，从顶层的架子上取出一只绿颜

色的方方正正的盒子，然后把盒子里面所装的东西全部倒进了一只同样是绿颜色的非常好看的盘子里，他把这只盘子端到狮子的眼前，胆小的狮子闻了一下，感觉味道好像很坏。奥芝说：

“把它喝下去吧。”

“这是什么东西呀？”胆小的狮子问。

“噢，”奥芝说，“这盘子里的东西只要进了你的胃里，它即刻就会转化为胆量，你也一定晓得，胆量是隐藏在躯体里面的，所以你惟一的做法就是把它喝下去，使它在你的肚子里变成胆量，你还是抓紧时间把它喝下去吧。”

于是狮子毫不犹豫，他端起盘子把里面的东西喝了个精光。

“你现在感觉到了吗？”奥芝问道。

“我已经有了无限的胆量。”狮子肯定地说，然后他兴高采烈地来到伙伴面前，告诉大家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接见室里面，奥芝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都实现了他们最伟大的愿望，禁不住笑出声来。“这些小家伙们给我出了难题，总是让我做一些任何人都知道不会成为可能的事，不骗他们我又能怎样呢？能够满足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愿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伟大的人物。可是要想满足这个小女孩回到家乡的愿望，可要费一翻周折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

第十七章 气球上天

一连三天，多露茜都没有再见到魔法师奥芝了。这几天小女孩显得很忧郁，尽管她的伙伴们都非常地快乐和自豪。稻草人说，他的脑袋里有着很多新奇的想法和美妙的主意，可是他不想说出来，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这一点。铁皮人走路时，感

觉到在自己的胸膛里有一颗心在有力地跳动着，而且要比他是有血有肉的真人时更加地体贴与善良。狮子说，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就连遇到手拿凶器的人类或者是无数凶恶的卡利达斯，他也会泰然自若，毫无惧色。

他们每一个都非常地满意，当然不能包括多露茜，此时的她更加地想念自己的家乡堪萨斯州了。

到了第四天，奥芝终于派了个人来找她了，她惊喜极了，快步跑进了接见室，奥芝在那里等着她兴奋地说：

“坐下吧，我的宝贝，我想到了一个送你回去的最好的办法。”

“是送我回堪萨斯吗？”她急切地问道。

“噢，我不能保证你一下子就能回到堪萨斯。”奥芝说，“原因是我从来也没去过那，更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是我知道，只要能走出这个沙漠，再去寻找通往你家的路一定就简单得多了。”

“我用什么办法才能离开沙漠呢？”她问。

“我把想出的主意告诉你，”奥芝说，“你已经知道了，是一只气球把我带到了这儿，而你是被一阵龙卷风吹离家乡而落到这儿的，如果说再制造一阵龙卷风，我无能为力，但是做一只气球对我来说这是很容易的。”

“你怎样制作呢？”小女孩问。

“这个气球可以用绸布来缝制，”奥芝说，“做好了之后涂上一层胶水，把里面的气紧紧包住。我的宫殿里绸布很多，制作一只大气球绰绰有余。可是我这却没有能够使它飞上天空的气体。”

“假如它不能起飞的话，那对我们就毫无用处了，对吗？”多露茜问。

“的确，”奥芝说，“但是我还是想到了一个能让它飞上天空的办法，就是往气球里面输入热气，热气不如氢气持久，只要热气一冷却，气球也就会随之而飘落下来，假如它刚好又落在了沙

漠里，那我们就会再一次迷失方向。”

“你是说我们！”多露茜惊喜地叫起来，“你是要和我一起去看吗？”

“千真万确，”奥芝回答说，“我再也不想做这样的骗子了。假如我从这座宫殿里走出来，所有的人立刻就会发觉我并不是魔法师，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因为曾经受了我的欺骗而恼羞成怒。因此我每一天都只能呆在这个宫殿里，烦闷极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跟你一起去你的家乡堪萨斯，我要重新加入一个巡回演出剧团。”

“有你陪伴我简直是太高兴了。”小女孩兴奋地叫着。

“我也要感谢你，”奥芝说，“我们马上就着手缝制气球，你能一起来帮忙吗？”

于是多露茜穿针引线，奥芝裁剪了需要的绸布，她只一会功夫就把它们缝合在了一起。首先她缝了一条淡绿颜色的带子，接着是一条墨绿颜色的，最后是一条宝绿色的；奥芝想做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气球。等到多露茜把所有的绸布缝在一起的时候，整整三天的时间已经消逝而去了，它变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绿色的绸布袋子。

随后，奥芝又在布袋子里面涂了一层细腻的胶水，用来封闭它里面的气。他说这就是一只完好的气球了。

“我想我们还需要一只竹篮，我们要坐着它飞上天去。”奥芝说，因此他命令手下的士兵为他取来了一个竹篮，然后他用很多粗大的绳子将它固定在了气球的底端。

一切工作都完成了，奥芝传出话，他说要去云层里看望他的一位师弟。这个消息很快地就被全城里的每个人知道了，于是那一天来了很多人，目的都是为了观看这个盛大的情景。

奥芝派人把他们制作的这个大气球抬到了宫殿的门外，所有的人都好奇地瞪大了双眼。铁皮人从森林里砍了一大捆干树枝，然后烧起了一堆火，奥芝就把气球放在火的上面烘烤，热气

就顺着气球的底部直冲进这个大口袋里，只见气球随着热气的增加在慢慢地膨胀，直至升了起来，那只竹篮刚好触到地上。

奥芝一个箭步跨上了竹篮，大声地宣布：

“我现在要出去几天，我离开以后，由稻草人来接替我的位子，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任何人都要服从。”

此刻，气球正有力地拉着系在它上面的那根绳子，由于装在它里面的气是热的，要比它外面的气轻许多，所以它正慢慢地升起来。

“快点，多露茜！”奥芝喊道，“快点过来，气球马上就要飞进天空了。”

“可是我的托托不见了。”多露茜喊着，她从来都没想过要丢掉自己心爱的托托，刚才托托只不过是去追逐一只小猫，托托终于被多露茜在人群里找到了。她抱起它，快速向气球跑过去，眼看着她就要跨上去，奥芝正想伸手去拉她，就在这时候，那根绳子咔嚓一声就断了，气球一下子飞向了天空，她被远远地抛下了。

“等等我，”她拼命地叫着，“带上我！”

“我已经不能回来了，多露茜。”奥芝坐在空中的竹篮子里喊道。“再见吧！”

“再见！”所有在场的人都这样叫着，眼睛不约而同地望着坐在竹篮里的魔法师飞向空中，气球越飞越高，一直升到了高空。

也许真是奥芝与他全城的人最后一次相见，这个伟大的魔法师，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奥马哈。但是这里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而且彼此相传：

“奥芝是我们最真诚的朋友，他到这以后，给我们建筑了一个最美丽的城市——翡翠城，他现在离开了这里，由稻草人继承了这个位置。”

全城的人为这个伟大的魔法师的离开而伤心，他们感到异常地忧郁。

第十八章 永远向南方

多露茜眼睁睁地看着气球升空而去，她特别忧伤地哭了一场，等她冷静下来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她便开始为自己没有一起同奥芝飞上天空而庆幸。失去了奥芝，她也感到很伤心，她的同伴们与她相同。

铁皮人来到了她的面前说：

“奥芝给了我一颗善良的心，现在他走了，假如我不因此而伤心地话，那就太没有良心了。我想痛痛快快地哭出声来，然后你要立刻帮我擦干泪水，要不然我又会锈住了。”

“好吧，我答应你。”多露茜回答说，然后拿了一条干的毛巾。铁皮人于是就哭了起来，多露茜按照事前说好的帮他擦干每一滴泪水。樵夫不哭了，向多露茜道谢以后，他打开自己带着的那个油桶，给全身连接部位重新抹上了一层油，预防万一。

现在，翡翠城的统治者变成了稻草人，尽管他不会任何的法术，可是人们依然为他而感到自豪。他们都这样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王者是个稻草人。”他们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完全是千真万确的。

奥芝离开后的第二天清早，多露茜和他的同伴们在接见室里集合了，他们在商讨事情。稻草人坐在宝座上，其他的人则恭恭敬敬地站在他的面前。

“我们的运气真是不错，”稻草人说，“这座宫殿和这个美丽的城市已经归我们所有了，我们有权利做我们想做的事。回想我的从前，被一个农夫捆在竹竿上放在稻田里用来驱赶乌鸦，想不到现在，我却成了翡翠城的一个最高领导者，对这一切我满意极了。”

“我也因为我得到的一颗心脏而感到自豪，”铁皮人说：“在

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一颗心是我最美好的愿望，其他的我再不奢求了。”

“说说我吧，”狮子腼腆地说，“尽管我不能保证自己比其他的野兽会更勇猛，但我至少与他们相同，确信了这一点，我已经很知足了。”

“如果多露茜真心愿意留在这该有多好啊。”稻草人接着说：“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可是我并不想留在这很久，”多露茜说，“我只想回到堪萨斯，去找我的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我想念他们。”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铁皮人问。

稻草人下定决心想个好办法，于是他拼命地转动脑筋，头顶上的针也都戳出来了，最后他终于想出了办法说：

“可以叫飞猴们来帮助你穿越这个沙漠。”

“我怎么没想到呢？”多露茜惊喜地说。“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我马上去取金帽子。”

多露茜把金帽子拿在手里，嘴里念着咒语，只一会功夫就有一大群飞猴从宫殿的窗子里飞进来，站在了她的身旁。

“你再一次召唤了我们，”猴王向多露茜表示了一下敬意之后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想请你们带我飞回我的家乡。”多露茜说。

猴子拼命地摇着头。

“这个我们无能为力，”猴王说，“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地方，决不会离开。从来没有任何一只飞猴去过你的家乡，我想永远都不会去，因为你的家乡不属于我们。我们很高兴用各种办法来为你效力，但是，我们却不能为你而飞越这个沙漠，请你原谅，再见。”

猴王向多露茜深深地鞠了一躬，展开双翅，便带着众猴一起离开了这里。

多露茜失望极了，她差一点哭出来。

“我的金帽子就这样白白地失去了一次魔法，”小女孩伤心

地说，“飞猴根本不能帮助我。”

“这太让人难过了！”好心的铁皮人说。

于是稻草人又开动了脑筋，他头顶的针胀得更厉害了，多露茜非常担心它的头是否会弄得炸开。

“可以把那个绿胡子的士兵叫过来，”他说，“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办法。”

于是他立即召见了士兵，绿胡子士兵胆怯地走进接见室，因为奥芝在这时，他从来都不敢跨过这道门槛。

“这个小女孩想要穿过这个大沙漠，”稻草人对绿胡子士兵说，“你能想出好主意吗？”

“我无能为力，”士兵回答说，“在这个地方，只有奥芝一个人才能穿越这个沙漠。”

“有其他人能够帮助我吗？”多露茜满怀希望地问道。

“也许格林达能够帮助你。”士兵说。

“格林达又是谁？”稻草人问。

“一个南方的女巫，她有着无穷无尽的法力统领着整个奎德林，而且，她的宫殿就坐落在沙漠的附近，也许她能找到穿越沙漠的办法。”

“格林达是个善良的人吗？”多露茜问道。

“所有的奎德林人都说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巫，”绿胡子士兵说，“她对全城的每一个人都很善良，我还听说她是一个非常标致的女人，虽然年纪不轻，但她有一种法术能让自己青春不老。”

“我怎样才能找到她呢？”多露茜问道。

“只有一条路可以直接通向那里，”他说，“不过这条路有很多危险，在树林里面有很多凶猛的怪兽，里面还住着一个怪异的民族，他们不喜欢陌生人去惊扰他们，他们也从来不喜欢去其他的地方。”

稻草人把士兵打发出去，然后说：

“这样看来，多露茜只能冲破艰难险阻，再到南方去请求女

巫来帮助你了。假如不这样的话,她就永远都不能回到堪萨斯了。”

“你再认真地考虑一下吧!”铁皮人提醒说。

“不用再想了。”稻草人说。

“我陪多露茜一同前去,”狮子毫不犹豫地说,“我讨厌这座城市,真心希望能早一点重返森林和乡野,那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我是一只真正的勇敢的野兽,并且,多露茜是需要帮助和保卫的呀!”

“千真万确,”铁皮人说,“我的斧头也许能帮助她,我也要陪她一同去找南方女巫。”

“我们何时出发才好呢?”稻草人问。

“难道你要同我们一起去吗?”众人都惊讶地望着他。

“是的,假如得不到多露茜的帮助。我就不会有脑子,是她把我从农夫的稻田里解救出来的,并且带着我来到了这个城市,这一切的幸福都是多露茜给予我的,所以,在她没有平安回到家乡之前,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她。”

“太谢谢你了,”小女孩激动地说,“我会永远记着你的好。可是我想越快越好。”

“如果这样,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吧,”稻草人说,“让我们充分地准备一下,这又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第十九章 受到战斗树的袭击

第二天清早,多露茜与漂亮的绿衣少女亲吻后,他们又分别与这里的绿胡子士兵握手道别,每一个士兵都送他们到翡翠城门口,这个门卫再一次见到他们,当听到他们说要远离这个可爱的地方,再次踏上更加艰险的旅程时,他感到十分地惊愕。但他还是很快地打开了他们戴着的眼镜上的锁,然后又把它放到了

那个绿盒子里，并衷心地送给他们无数最美丽的祝福。

“你现在是我们的统领，”守卫人对稻草人说，“因此你一定要早些回到这里。”

“假如还能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尽快回来，”稻草人回答说：“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把多露茜平安地送回她的家乡。”

多露茜与善良的守门人惜别，她对他说：

“在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堡里，我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敬，任何人都友好地对待我，我真是不知道用什么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

“快别这样说，亲爱的宝贝，”守门人回答说，“我们真心希望你能在翡翠城里住下来，可是你在世界上最大的愿望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也只能真诚地祝福你们一路顺风。”说完他打开了城墙的门，一直送他们踏上了通往北方的旅程。

太阳照耀着大地，我们可爱的朋友们个个都神情高涨，他们边走边唱高兴极了。多露茜为自己能回到堪萨斯再一次倾注了无限的希望，稻草人和铁皮人也为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而感到无限骄傲和自豪。狮子大口地吸吮着这新的气息，他为自己能够再一次溶入森林和原野而兴奋不已；托托在他们周围不停地跳着，与蝴蝶追逐嬉闹，快乐得汪汪地叫着。

“我不喜欢这种城市的生活，”狮子说，他们正在一条用砖铺成的道路上行走着。“自从我踏进这座城市以来，感觉自己瘦了许多，现在我是多么地希望能有一个表现自己的良机，让其他更凶猛的野兽来知道我无穷的勇气和胆量。”

他们再一次回过头看了一眼远远被他们落在身后的这座城堡。隐约地他们看见了在一片绿色城墙包围之中的若隐若现的尖塔、顶楼以及高高耸入云端的奥芝建筑的宫殿的大圆顶和在他周围所拥着的一个个小尖顶。

“奥芝是个很好的魔法师。”铁皮人说，他依然感到有颗心在他的胸膛里有力地跳个不停。

“他给了我一副脑子，并且是最聪明的大脑，”稻草人说，“假如奥芝的勇敢与胆量能够与他所给予我的胆量相同的话，他一定是个最强悍的人。”狮子紧接着说。

多露茜没说话。奥芝没能帮助她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他已经尽了全力，她不会因此而抱怨他。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只是个很坏的魔法师，但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们第一天的行程整整穿越了环绕翡翠城四周的绿油油的田野和五彩缤纷的花园。晚上他们在温柔的绿草坪上过夜，天上的繁星在调皮地眨着眼睛，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起程了，他们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大片枝叶繁茂的树林。旁边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因为进入他们视力范围内的所有的路程全是这一片树林；并且，他们担心迷失方向根本就不敢去选择其他的道路。因此他们惟一的办法是找到进入森林最直接的那一个入口。

走在最前面的稻草人突然发现了有一棵耸入云端的大树，他伸展着所有的枝丫形成了一大片隐蔽的空间，他们完全能够从它的下面轻松地走过去。他向着这棵树走过去，可是他刚刚来到这棵大树的第一个枝丫下，这个枝丫便卷缩起来，紧紧地缠住了他，随后他被高高地举起来，“啪”地一声被扔出去好远。

稻草人不会受到伤害，可是他吓坏了，多露茜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看上去已经糊里糊涂了。

“这有一个小空间。”狮子叫道。

“我先来，”稻草人说，“它不能伤害到我。”他走向了旁边的另一棵树，可这次依旧与上次相同，他同样被树枝紧紧地缠住后，又被扔了回来。

“奇怪，”多露茜惊讶极了，“我们有什么办法？”

“这些树木下意识地是在为难我们，使我们无法前行。”狮子说。

“让我来试一次吧。”铁皮人说，他扛着自己的斧头毫无惧色

地走到第一棵把稻草人扔出去好远的树前。当它的枝丫再一次伸了出来刚想去抓他时，他用尽全身力气举着斧头向下砍去，枝丫被截成两段。大树似乎受了伤，所有的枝丫都在颤抖着，铁皮人趁此机会穿了过去。

“快过来！”他向同伴们大声喊道：“快点！”

他的同伴们一齐向前跑去，都平安地到达了对面，突然小狗托托被最小的一枝树藤缠住，他惊恐地叫着。铁皮人立即举起斧头向下砍去，枝条断了，小狗得救了。

他们向前走着，再也没有遇到像刚才这样阻止他们前行的树木，因此他们断定只有这一排树具有这种功能，就像森林的护卫者一样，担负着保卫森林的神圣使命，以使陌生人寸步难行。

他们在树木间欢快地穿行，不一会功夫就来到了森林的边缘，他们突然发现，有一堵墙在前面高高地耸立着，像是用瓷砖堆砌成的，墙的表面极其地平整与光滑，就像一只大盘子似的在前面挡住了去路。

“我们有办法吗？”多露茜问。

“当然，我来做梯子，”铁皮人说，“它无法阻挡我们，我们从它上面翻过去。”稻草人接着说。

第二十章 优美的瓷乡

铁皮人从树上砍下了一些木块用来制作梯子，多露茜借此机会想好好地睡一觉，旅程的艰难险阻已使她这个小女孩精疲力竭。狮子也趴下来打盹。托托挨在他身边躺下来。

稻草人留下来陪着铁皮人，他说：

“我真奇怪这为什么会砌出一道高墙；这堵墙是用什么材料堆成的？”

“你还是好好地歇一会吧，别再为这堵墙而花费脑力。”铁皮

人说，“等我把梯子做好了，我们就能沿着梯子翻过去，到时候，我们就能完全看到墙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风景了。”

又过了大约一小时，铁皮人做好一个梯子，看上去很粗重，但铁皮人说它很牢固，正好能供他们爬上去。稻草人跑过去把多露茜、狮子和小狗托托从熟睡中叫醒，告诉他们梯子已经做好的消息。还是稻草人领头，可是他的行动实在是缓慢而蠢笨，只好让多露茜紧跟在他的身后，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使他不会从上面掉下来，稻草人把头伸到了墙头上，他突然叫了起来。

“噢，我的天！”

“快点爬呀！”多露茜催促他说。

于是稻草人继续向上爬去，他一下坐在了墙顶上。多露茜紧跟着爬上来，她也大叫了一声：

“噢，我的天！”

然后小狗托托也爬了上来，它马上就狂吠着，多露茜让它冷静地坐下来。

狮子也爬到了上面，最后一个才轮到铁皮人，他们两个刚把头探出来便也和其他人一样叫道：

“噢，我的天！”

他们就这样顺着墙头一字排开地坐下来，他们放眼望去，进入他们眼帘的是一副美妙绝伦的风景。

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片田野，地面光滑耀眼，洁白无瑕，就像一只漂亮的大盘子。田野的周围坐落着很多用瓷砖建筑的漂亮标致的房舍，房屋上面有着许多亮丽鲜艳的颜色。房子看上去小极了，就是最高的也只能到多露茜的臀部。还建造了很多的牲畜屋，用一个瓷栅栏包围着，成群结队的猪、牛、羊、马、鸡、鸭、鹅在那里站立着，原来他们都是用瓷制成的。

可是最令他们感到惊奇的还是在这个田野上生活着的种族。挤奶的姑娘和放牧的童工身着五彩缤纷的背心，外衣上的斑点闪闪发光，这里的公主穿着用金、银、紫三种颜色制成的华丽

的长裙；牛仔们穿的是短裤，裤脚上面托着长长的黄色、蓝色和粉红色的飘带，每个人的鞋子上都系着一个金色的带扣；这里的小王子们头带金光闪闪的皇冠，身上穿的是貂皮外套和光滑细致的紧身上衣；巡回演出剧团的丑角们穿的是皱皱巴巴的外衣，脸上涂着紫红色的大圆球，头顶戴着高高的帽子。更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原来这些人都是用瓷做成的，包括衣服在内，他们当中最高的人无非才与多露茜的小腿一样的高。

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看到多露茜他们一伙儿，只有一只大头狗，也是用瓷做的，跑到了他们所坐的瓷墙脚下，冲着他们汪汪地狂吠了几声，可随后就跑掉了。

“我们能到下面去吗？”多露茜问。

梯子太重，他们无法把它再拉过来。于是稻草人第一个跳了下去，其他人都先后跳到了稻草人的身上，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坚实硬滑的地面弄伤了脚。他们都很聪明，没有人跳到他的头顶上，因为他头顶上的针会毫不留情地戳进他们的肉里。所有的人都安全地跳到了地上，多露茜把稻草人扶起来，他的躯体被大家踩得扁扁的，伙伴们帮他整理回原形。

“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离开这儿，”多露茜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只有这条路才一直通向南方。”

于是他们开始上路了，在路上他们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用瓷做成的挤奶姑娘，她正在为一头母牛挤奶。他们快要靠近时，这头母牛突然惊慌了，它抬起腿，一下子踢翻了凳子和奶瓶，这个姑娘也“叭”地一声摔倒在地。

多露茜吓坏了，因为她看到了这头奶牛的腿折断了，奶瓶摔得粉碎，挤奶的小姑娘的手臂上也有一道深深的伤痕。

“嗨！”挤奶姑娘气冲冲地嚷道：“瞧你们做的坏事，我的牛折断了腿，我还要把它带到修理店去帮它把伤口补好，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到这吓惊了我的奶牛？”

“真是对不起，”多露茜说，“你就原谅我们吧，好吗？”

可是这个挤奶的姑娘仍然顶着火气,就像没听见一样,她气愤地拾起了那条已经折断了的牛腿,牵着她的牛离开了这里,那头可怜的小母牛只能用三条腿蹒跚地向前走去,那个姑娘一边向前走还一边回头,那愤怒的目光分明是在怨恨他们,她受伤的臂肘紧紧地握在自己的胸前。

多露茜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非常的愧疚。

“我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慎,”善良的铁皮人说,“我们大家千万别再伤害这些漂亮可爱的小家伙了。”

又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多露茜碰到了——一个穿着和长相都十分漂亮可爱的小公主,这个公主看见他们远远地就停下了脚步,然后回转身就跑开了。

多露茜真想再看看她,于是快步追了过去,可是那个小公主惊慌地叫了起来:

“不要追我! 不要追我!”

她的声音从细小的嗓门里吼出来,显得异常地慌张,多露茜停下来,问道: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公主也随之停下来,与多露茜之间远远地保持着距离,她回答说:“假如我在跑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摔跤的话,就会粉身碎骨了。”

“可是你能补好的呀!”多露茜说。

“虽然能够修好,可是修补过的东西毕竟没有原来的完美,这个你应该明白才对呀!”公主解释说。

“我是知道。”多露茜说。

“我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丑角,名字叫裘克,”小公主接下来说,“他总想着要用自己的头来着地,所以他摔了无数次跤,全身打了无数个补丁,难看极了。噢,他正向这儿走来,你们自己好好地看看他吧。”

他们抬眼望去,的确,有一个很好笑的小丑正向这边走来,

虽然他穿的衣服很漂亮，红、黄、蓝、紫色彩斑斓，可是他每向前跨出一步，全身的伤痕都会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他的身上有无数个补丁。

这个小丑把双手插进他外衣的口袋里，鼓着两腮，很不谨慎地向他们点头嬉笑，然后他说：

“可爱的姑娘，
为什么紧盯着我？
我是悲哀的裘克^①，
你虎头呆脑，
一脸正色，
似乎吃掉了一张扑克牌！”

“你闭嘴，球科！”公主有点生气地说，“这几位是外来的客人，你应该尊敬他们。”

“噢，这就是最好的尊敬的方法。”小丑叫着，紧接着又做了一个头顶朝地的动作。

“请你别怪他，”小公主对多露茜说，“他的大脑受过很大的伤害，所以现在变得很笨很傻了。”

“哦，我不会在意的，”多露茜说道，“你真是个漂亮可爱的小公主，”她接着说，“我非常地喜欢你，你能跟我一起回到家乡吗？我想把你放在亨利叔叔的壁橱架上，现在，我只能把你放进我的竹篮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那样的话我会很想家，”小公主说，“我们在自己的家乡生活得很幸福，我们的言谈举止可以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假如我们要被人带离了这个地方，我们的身体就会僵直，只会硬巴巴地立在那供别人玩赏。当然，假如有人能把我们放在一个好地方，比如你家的炉壁橱上，或者是化妆台上，能够有人真心地爱惜和观赏我们的话，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还是留

① 裘克，扑克牌中的王，它比扑克牌中的任何点数都大。

在这里过快乐的生活。”

“我不会让你伤心的!”多露茜听完之后说,“我们现在就分手道别吧。”

“好吧,再见!”小公主回答道。

于是他们更加小心地在这个乡间穿行着,所有用瓷制作的小动物和小人儿们远远地看到他们就急切慌张地跑开,都害怕这些高大粗壮的外来人伤害自己。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多露茜与她的伙伴们终于来到了这个瓷乡的另一头,他们的面前仍然出现了一堵墙。

但是,面前的这堵墙比他们刚刚翻过的那一堵墙矮得多,他们只要站在狮子的后背上就能轻易地越过去。最后狮子从地上用力一蹬,一下就越过了墙顶。但遗憾的是,在他跳过墙顶的一刹那,他的尾巴不小心碰倒了一个瓷教堂,这个瓷教堂顷刻间就粉身碎骨。

“噢,这可糟透了,”多露茜说,“但是这么久,我们只碰断了一头奶牛的腿和刚才打破的这个教堂外,并没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小得真是太可怜了。”

“的确,”稻草人说,“感谢上帝,我只是个用稻草做成的人,轻易地不会受到伤害。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不如我稻草人的小东西。这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十一章 狮子成了百兽之王

越过了第二道瓷墙以后,多露茜突然发现他们面前是个令人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四处都有泥沼地,上面长着无数又高又杂的野草,他们走上几步就会不小心掉进野草掩盖下的稀泥里,一路上他们小心谨慎,终于找到了坡地。但是这时的田野看上去比刚才的更加的荒凉,他们就这样在杂乱无章的荒草里摸索前

行，他们精疲力竭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又来到了另一片大树林，树林里几乎所有的树都比他们曾经看到过的更加古老与粗壮。

“这个树林可真不错，”狮子认真地向四周看了一下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美丽的树林。”他有些兴奋。

“看起来很恐怖。”稻草人说。

“我一点都没觉得是这样，”狮子回答说，“要是让我永远呆在这里，我也会心甘情愿。看，我们脚下的干树叶多么的舒软啊，这些古老树木的青藤多么的繁密，感觉多么温暖啊。我们野兽要是能有这样一个家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这个树林里现在会有野兽吗？”多露茜问。

“应该有的，”狮子回答说，“但我确信在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东西。”

于是他们在树林里一直向前走，就这样一直走到傍晚，再也看不到路了他们才停下来。多露茜和狮子，还有托托躺在一棵大树底下睡着了，铁皮人和稻草人站在那里守护着他们。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又启程了。刚走出不远，突然听见一声低沉的怒吼，就像是无数凶猛的野兽聚集到一起共同发出的那样。托托只轻声地狂吠了一下，可是这一次多露茜及他的伙伴们好像并没有恐慌，他们依旧沿着林中的小路向前走到了一块空地上，在这块空地上果然聚集了无数各类的野兽，有野熊、豺狼、狐狸、大象和世界上所生存的各种野兽。多露茜有些慌张，可是狮子告诉她说，这是野兽们在召开紧急会议，从他们低吟的怒吼和悲切的神情可以看出，这儿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他说完这些话，突然被几个野兽发现了，在场所有的野兽不约而同地向他冲过来，走在前面最大的一只老虎毕恭毕敬地走到他面前，对他说：

“你终于来了，我们的兽中之王！请你快加入我们的战争行列吧，让所有的野兽摆脱恐惧重新享受幸福的生活吧！”

“发生了什么事？”狮子毫不紧张地问道。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家园里闯进了一个强悍的敌人，”这只老虎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它的侵犯。它是一个庞大的怪兽，看起来就好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蜘蛛，可它的躯体像一头粗壮的大象，脚趾有点像大树干。而且它有着整整八条巨大的腿，它在整个森林里四处穿行，它只用一只脚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逮住任何一个动物迅速塞进它的大口里，就像一只庞大的蜘蛛，吃掉一只弱小的蚊子那样简单。这个怪物在这里呆一天，我们就有被威胁的可能。在你来这之前，我们召开紧急会议，就是要商讨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消灭它。

狮子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这个森林里还有其他的狮子吗？”他问。

“已经没有了，在这之前是有狮子存在的，可是这个怪物到这儿之后，狮子就全被它吃掉了，但是被吃掉的那些狮子都没有你强壮，更没有你机智勇猛。”

“假如我消灭了这个怪兽，你们能奉我为这个森林的大王，听从我的命令吗？”

“我们没有任何意见。”老虎说，所有在场的野兽也都不约而同地吼道：“我们非常乐意！”

“这个大怪物现在在哪？”狮子问大家。

“在那儿，在前面那些树丛中间。”老虎用左腿指向前面的一片丛林说。

“你们要保护好我的朋友们，”狮子说，“我现在就走上前去和那个怪兽会一会。

他告别了几个同伴，大踏步走向那个丛林，毫无畏惧的胆量令他感到无限自豪。

那只怪兽正在呼呼大睡，它长的样子真是不堪入目，狮子对它显得极其地傲气。怪兽的确与老虎说的相同，长长地长着八条腿，身上长满了肮脏的黑色鬃毛，一张大嘴里长着一排差不多有

二尺的锐利的牙齿，可是它的脖子却细得有点像麻绳，把它的圆脑袋紧紧地固定在它同样是圆球般的躯体上。狮子脑筋一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知道如果趁着他熟睡的时候去攻击它，一定会比它醒着的时候再去攻击轻松得多，于是他纵身向前跃去，一下跳到大蜘蛛的后背上。随之他用自己锐利的双爪凶狠地向下击，怪物还在睡梦中就被他敲掉了脑袋。狮子跳到地上，亲眼看着怪兽长长的八条腿渐渐停止了颤抖，他知道它已经完全地死掉了。

狮子再次回到野兽面前，所有的野兽都在那恭候着他，他自豪地说：

“再也不会有敌人来威胁你们了。”

于是，所有的野兽都跪拜在他的面前，称他为林中大王，他高兴极了，可是他要把多露茜平安地送回家乡，他才能回来做他们的林中大王。

第二十二章 奎德林乡

多露茜他们一行人再一次安全地离开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森林，在他们面前有一座悬崖峭壁，从底到上都被一块块大大的岩石覆盖着。

“这座山可真够危险的，”稻草人说，“可是我们依然要知难而上。”

于是他走在最前面，其他的人紧跟着他，他们刚来到峭壁的第一块岩石前，刚想爬上去，突然一个嘶哑的声音传过来：

“不许过来！”

“你是什么人？”稻草人问。这时候一个大脑袋从这个岩石后边探出来，同样还是这个嘶哑的声音说：

“这座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它。”

“但是我们必须走出这座山。”稻草人说，“我们要到一个叫奎德林的地方去。”

“你们别想着去那儿！”这个嘶哑的声音说，这时从后面走出了一个人。他们有生以来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丑八怪。

他又粗又短，褶皱的细脖子上安着一个没有头顶的大脑壳，令人奇怪的是他没长手臂。稻草人看他长成这个样子，便安下心来，他在心里想：“就这副模样也能阻拦我们前行吗？”因此他开口说，

“请你原谅，我们决不会听你的命令，无论你是否愿意，我们最终还是要翻越这座大山。”说完他大踏步向前方走去。

说来奇怪，就见这个人的大脑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伸了出来，他的细脖子伸得长长的，平平的脑顶正好击到了稻草人的胸脯，他翻转了几圈一直滚到山底。这个脑袋又像闪电般缩了回去，那个嘶哑的声音狂笑不止，他大声地说，

“别以为我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

其他的岩石后边突然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吵声，多露茜发现在岩石后边出现了上千个同样没有手臂、脑袋呈圆锥形的怪物。

因为稻草人被可怜地滚到山下而引起众怪物轻蔑的笑声，而这又恰恰令狮子非常的恼火，他怒吼着向前冲去，这吼声响彻了整个悬崖峭壁。

同样有一颗大脑袋像刚才那颗一样迅速地射出来，狮子就像被炮弹击中一样直挺挺地滚到山底。

多露茜急忙跑过去，把可怜的稻草人扶起来。狮子走到他们身边，他被摔得伤痕累累，他垂着脸说：

“对待这些脑袋像炮弹似的怪物，我真是无能为力了。”

“那我们就没有好主意了吗？”小女孩问。

“你再叫一次飞猴吧，”铁皮人说，“你还能让你的金帽子发挥最后一次魔力呢！”

“噢，太对了，”多露茜回答说，然后她戴上了金帽子，嘴里念

动着咒语，片刻间，猴子从四面八方飞来，恭敬地站在了她的眼前。

“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效劳的吗？”猴王向她表示深深的敬意后问道。

“带领我们一齐从这座山翻过去，我们要到奎德林乡去。”多露茜说。

“是，”猴王说，众猴们于是带领多露茜及他的伙伴们向山的上空飞去。

他们飞越山顶时，那些有着圆锥形大脑袋的怪物急得嗷嗷乱叫，脑袋向空中高高地射过去，可是他们白费了无数的力气，却怎么也打不到飞猴他们一伙儿。于是众飞猴帮助了多露茜以及他的同伴们又一次成功地战胜了悬崖峭壁，他们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奎德林乡。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你效劳了，”猴王又向多露茜鞠了一躬后说，“祝你一切顺利，再见！”

“我会永远感激你们的，再见吧。”小女孩无限留恋地说，飞猴们回转身飞向天空，一瞬间就消失得毫无踪影。

奎德林看上去是个富有、祥和的乡间，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道路平坦而宽阔，美丽的拱桥下面淌着清澈见底的溪水。这里的栅栏、所有的房屋和拱桥的颜色都是鲜艳的粉红色，就像他们曾经路过的温基邦的黄色和孟奇金人的蓝色一样。奎德林乡的人同样都有着粉红色的衣服，与青青的小草和金灿灿的谷穗形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奎德林乡的人粗壮且短小，不过给人感觉很温和。

多露茜及他的伙伴们在一家农舍前停了下来，他们去敲农夫家的大门，一个妇人走了出来，小女孩问她有没有吃的，于是这个妇人给了他们很多好吃的东西，有酥饼和糕点，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托托还喝上了一碗汤。

“去格林达乡的路程还很远吗？”多露茜问道。

“已经很久了，”这个妇人说，“一直向南方，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

吃过饭以后，多露茜他们告别了善良的妇人，全身又充满了朝气，他们走过乡间，路过小溪，果然，只一会儿功夫，他们就远远地看见前方有一个宏伟的建筑，这就是奎德林乡的城楼。在城门前有三个漂亮的小女孩迎候着，他们每人身上穿的都是缀着金边的粉红色外套，他们看见有陌生人来到这里，其中一个小女孩走到多露茜面前问：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是专程来找奎德林乡善良的女巫的，”多露茜回答说，“我们能见到她吗？”

“先报出你的姓名，我们到里面通报，如果格林达肯接见你们的话，我再来通知你们。”于是他们先后报出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她走进城堡。一会儿功夫他又走出来，格林达已经同意接见多露茜。

第二十三章 好女巫实现了多露茜的愿望

他们走进城堡，并没有直接见到格林达，他们被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多露茜在这梳洗打扮了一下自己；狮子也抖着身上的尘埃；稻草人重新修整了它的躯体；铁皮人在自己的关节上擦了油，看上去闪闪发亮。

他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完了这一切，于是带他们进来的那个小女孩儿带领他们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厅堂。厅堂中央的宝椅上坐着他们盼望已久的格林达。

在他们眼前坐着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巫，她长发披肩，穿着崭新的白色长裙；湛蓝的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她和蔼可亲。

“你来找我有事吗？亲爱的宝贝？”女巫问。

于是多露茜把她这段艰辛的历程全都讲了出来；从她被一阵狂风吹离了家乡，在路上遇见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以及每一次在艰难险阻中逃生的传奇经历，一直到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伟大的格林达。

“现在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她说，“就是要回到我的家乡，找到我的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他们一定着急坏了，他们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为我修建坟墓，假如今年的稻田收获的稻子并不多的话，叔叔肯定又要借债了。”

格林达听到这儿走到她面前，温柔地吻了多露茜，然后她说，

“你可真乖，我的宝贝，我想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好办法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她紧接着又说道：

“假如我帮你回到了家乡，你一定要把那个金帽子交给我。”

“好吧，”多露茜毫不犹豫地叫道，“我拥有它已经不再具有任何魔力了，如果我把它送给你，你就可以拥有三次召唤飞猴的机会。”

“我看这正适合我的心意。”格林达微笑着说。

然后多露茜从她的竹篮里取出了金帽子，交到了女巫的手上，女巫回转身问稻草人：

“要是多露茜回到了家乡，你去哪里？”

“我再回到翡翠城去，”稻草人说，“奥芝把他的王位让给了我，城里的人都舍不得让我离开。但是我一直担心自己可能无法翻越那座能射出脑袋的峭壁。”

“我要使用这帽子的魔力命令飞猴一直把你平安地送到那个城堡，”格林达说，“翡翠城没有你这个伟大的王者可是件遗憾的事情。”

“我真是个伟大的王者吗？”稻草人吃惊地看着格林达。

“当然，你与众不同。”她说。

她又转身来到铁皮人面前说：

“那你怎么安排自己呢？”

铁皮人坐在那儿，思考了一会：

“我要回温基去，那个凶狠的女巫死掉后我就成了他们的统领，我也比较愿意与他们相处，要是我能平安地到达那里的话，我的后半生就留在那里，其他的地方我都不想去。”

“那好吧，我第二次发挥金帽子的魔力就用来帮助你，”格林达说，“我让飞猴把你安全地带到温基，你的脑子可能没有稻草人聪明，但是你比他结实，要是你每天认真地为自己的躯体涂油的话，我想统领温基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接下来格林达转到庞大四肢的狮子面前问道：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吗？”

“在我们翻越那座山之前，”他说，“有一片非常茂密的森林，在那里我杀掉了——一个怪兽，因此赢得了林中所有野兽的尊敬与崇拜，如果我能越过那座山回到那里的话，我会一生来统治他们的，我们都会很幸福。”

“那么我下达的最后一个命令，”格林达说，“要安全地把你交给百兽们。在这之后，我会把金帽子毫不吝惜地送给猴王，还他们永远的自由和解放。”

于是，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都高兴地接受了格林达的帮助，多露茜突然叫起来。

“你的心灵与你的外表一样的美丽善良，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怎样帮我回到我的家乡呢！”

“东方女巫留给你的那双银鞋可以帮你实现愿望。”女巫说，“假如一开始你就能发现它无限强大的力量，你在穿上它的第一天就该回到堪萨斯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得到这么聪明的大脑了！”稻草人说，“我就只能在农人的稻田里驱赶乌鸦啦。”

“我也就不能感受到这颗怦怦跳动的——心脏了，”铁皮人说，“我会一直举着斧头呆在树林里，直至毁灭。”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勇敢坚强的狮子了，”胆小的狮子叫道，“我当然也就不会成为山大王。”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多露茜说，“能帮助这些伙伴们实现了他们最美好的愿望，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欣慰，可是你们都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归宿，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个统领，会无限愉悦地度过自己的生活。但是我最大的心愿也许永远也不会更改，那就是回到我的家乡堪萨斯去。”

女巫接着说：“你脚上的这双银鞋所具有的巨大的魔力也许你根本无法想像，在它所有的魔力之中有一个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法宝，就是你穿上它走出去，只需三步就能走到地球任意一个角落，每一步所需时间只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但它发挥魔力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你在鞋跟部位轻磨三下，它就能满足你去任何一个地方的愿望。”

“假如真是这样可真是太好了，”多露茜兴奋极了，“我马上就要回家去了。”

她高兴地抱住狮子，亲吻他的脖子和大脑袋；她亲着铁皮人，铁皮人又流下了泪水，这泪水让他下巴的连接部位又经历了一次危险；她拍着稻草人的胸脯，再一次帮他把躯体整了形。她就要离开与她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了，此时的她忍不住大声地哭出来。

女巫格林达此时才从她红色的座椅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最后一次与小女孩亲吻告别，多露茜也最后一次向她说了声谢谢。

于是，多露茜抱着她心爱的小狗托托，郑重其事地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后，她抬起脚轻轻地在银鞋的后跟敲了三下，轻声说：

“我要回堪萨斯，去找亨利叔叔！”

一眨眼功夫，她就飞向了天空，狂风在她耳边嗡嗡作响。

她只走了三步，就感觉从天空中摔落下来，她在碧绿的草地

上轻轻地翻滚着，她根本不清楚自己走到了何方。

她坐在那儿，认真地环顾着周围的景色。

“噢，我的天！”她惊叫一声。

她那久违了的家乡的大草原就在眼前，草原上坐落着一间崭新的房舍，这是多露茜的新家，那间旧房子被卷进狂风之后，亨利就盖了一间新的瓦房，因为今年的麦田收成很好。她看见亨利叔叔正在晒马场上喂他的牲畜，托托一下挣脱了她的怀抱，向亨利叔叔跑过去，小狗汪汪地叫着，摇着尾巴。

定了定神，多露茜从草地上爬起来，她突然发现自己光着脚丫，法力无边的银鞋早已不知在什么时候丢掉了，也许是她空中翱翔时不小心掉到沙滩里，永远地消失了。

第二十四章 重返家乡

多露茜的婶婶刚好在菜地里给菠菜浇水，她回转头惊喜地张大了嘴，多露茜张开双臂向她跑去。

“我的宝贝！”她喜出望外，紧紧地把多露茜拥进了怀抱。她一次次地吻她的额头、她的脸颊、她的双唇，激动得只说出一句话：

“亲爱的，你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啊，艾姆婶婶，我从遥远的格林达乡回来，我们的托托，它是跟我一起回来的，我终于又见到你们了，我真是幸福极了！”

奥芝仙境

第一章 蒂普做了一个南瓜人

在奥芝国的北面有一处叫吉利金邦的地方，一个名叫蒂普的男孩子就生活在那儿。其实，他的全名本来是很长的，叫蒂皮塔里乌斯，老莫比就常常这样叫他，但其他人却从不这样叫，因为人们叫“蒂普”时，他就知道是在叫他了。

这个男孩子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叫莫比的老女人收养着，所以一直以来他并不清楚关于自己父母的事情。可是，我不得不很抱歉地对你们说，这个叫莫比的老女人在当地的名声并不怎么好，因为人们都认为她沉迷于巫术，所以大家都不怎么愿意理睬她。

其实，老莫比也算不上是个真正的女巫师，因为在这儿不准有其他的任何女巫师，这是管辖奥芝国北面的那些好女巫所规定的。所以，蒂普的监护人即使非常非常想弄巫术，也是不可能的。她明白，如果超过了魔术师就是违法的行为了，而她顶多也只能做一个小术士而已。

蒂普每天得干好多活，他要去树林里拾木柴，以便给老女人生火。他还要到玉米地里锄地、剥玉米；而且他还要去给猪喂食，给那头有两对角的牛挤牛奶，在莫比心中，这头母牛令她感到特别的骄傲。

可是，蒂普并不是你们想像中的那样总是在不停地干活，他知道总这样干对自己并不好。所以，每次老莫比让他去树林里捡柴的时候，他就经常爬上树梢去摸鸟蛋，要么就去追那些飞也似地跑过去的兔子，要么就把别针弯成钩去钓小河里的鱼玩。当玩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连忙拾一些柴，抱回家。每次老莫比让他去玉米地里干活时，他就会趁着玉米杆的高度遮住老莫比视线的时候，偷偷地去刨地鼠洞。如果累了，他就倒在一垄垄的玉米

地里，好好地睡一觉。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将自己的力气全花完，因而他和其他的男孩子一样健壮。

老莫比那些稀奇怪异的巫术总是让她周围的邻居触目惊心。他们也就尽量不与她接触，因为他们害怕她那些神奇的力量。可是，蒂普却一点也不怕她，甚至还明显地显示出他的厌恶，他总是毫不隐藏自己的感情。的确，他有的时候对那个老女人并不敬重，即使她是他的监护人！

老莫比的玉米地里还种了些南瓜，黄灿灿的南瓜一个个卧在一排排的翠绿的玉米杆之间。他很小心，很细致地照顾着这些南瓜，因为到冬天的时候，那头有两对角的母牛爱吃南瓜。当玉米收割完，并且已堆好垛后，有一天蒂普正将那些南瓜往牛棚里搬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要做个“灯笼^①”的想法，这样可以用它去吓一吓那个老莫比。

于是，他特意挑了一只很大的桔红色的、外表光亮艳丽的漂亮的大南瓜，开始刻了起来。他在南瓜上用刀尖刻出两只眼睛，一只小三角似的鼻子和一张如弯月一样的嘴巴。刻完了，他瞧着这张并不漂亮的南瓜脸不禁大声笑了起来，因为它那脸上的表情非常有意思。

这个男孩没有自己的玩伴，因而他也不知道应该像其他孩子那样先将“南瓜灯笼”挖空，然后在里面点上一根蜡烛，这样，那张南瓜面孔就更加吓人了，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效果也挺不错。他想做成一个人的身体，然后把南瓜头接上去，将它放到老女人迎头就能看到的地方。

“哼哼，到时候，”蒂普边笑边对自己说：“那个老女人一定会吓得大声尖叫，那叫声肯定会比那头棕色猪在我扯它的尾巴时所发出的声音还要大。而且她还会吓得浑身发抖，而且抖的程度超过了我去年患疟疾时的颤抖！”

① 灯笼：一个将南瓜雕成人脸的灯笼。

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因为老莫比到村里买吃的去了，这么来回一次，至少要用上两天的时间。

于是，他带着斧头来到了树林里，挑了几棵又粗又直的小树，把它们砍了下来，然后用斧头将它们的枝杆和树叶全部砍掉。他是想用这些树做成那个人的胳膊和腿。他又在一棵大树上撕下了一层很厚的树皮，准备做成人的身躯。为了把树皮做成一个大小刚好的圆柱形，他花了好多时间，费了好多心思，然后把这个树皮围成的圆柱形的两头用木钉钉好。他干得很起劲，一边做还一边开心地吹口哨，他仔细地把四肢接上去，用小刀把木钉削尖，再用木钉把四肢牢牢地钉在身体上。

当这些活儿做得差不多时，天色也渐渐黑了起来，蒂普想起他还得去喂猪和挤牛奶。于是他将做好的木头人抱进了屋子里。

傍晚，天暗了下来，借着厨房的灯光，蒂普小心而细致地将木头人关节处的棱角全部磨光滑，并且也将所有不平整的、粗糙的地方娴熟而灵活地磨平了。然后他将做好了木头人挨着墙壁放好，远远地打量着它。它很高，高得还超过了一个成人的高度；不过，这个小男孩却对这个木头人的高度并不厌恶，在他看来，这反而成了它的优势。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蒂普再一次仔细地看了看他的木头人，此时他才发觉自己没有为木头人做一个颈脖，没有颈脖，南瓜头是无法装在这个身躯上的。于是，他只得又来到了树林里——还好，树林距他家还算近——在一棵树上砍了几根木头以便做好这项工作。从树林里回来后，他将一根横木钉在了身躯的顶端，横木中间还打了一个口子，这样才能把颈脖直起来，然后他将那根准备做成颈脖的木头的上部削得很尖锐。当一切都弄好后，蒂普就把那个南瓜头装了上去，用力地将南瓜头往下压，装好后他觉得大小刚刚好，而且那个南瓜头还能自由地左右旋转，而胳膊和腿部的铰链可以让蒂普随意地拨弄木头人，从而改变其姿势。

“嗯，这样，”蒂普自豪地说，“它就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

人了，老莫比肯定会被它吓得大声尖叫！如果能为它套上一件合体的衣服的话，那么它会更像一个活人了！”

要给它找上一件合适的衣服还真的有些难，不过蒂普却壮着胆子翻了老莫比收藏自己的纪念品和宝贝的大木箱，从这个箱子里面他找出了一件粉红底色上点着白圆点的背心、一件红色的衬衫以及一条紫色的长裤。于是，他抱上这些衣服放到了木头人旁边，这些衣服对于木头人来说其实也并不合身，不过他还是用这些衣服将木头人装扮得十分时髦。然后他再给木头人穿上了莫比织的一双长统袜，以及自己的一双旧皮鞋，于是这就算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蒂普开心极了，很孩子气地跳着蹦着，疯狂地大声笑着。

“我想，也该为他取一个好名字！”他叫着，“嗯，是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木头人的确是需要一个名字，”他顿了顿，想了想后又继续说道：“我就叫它‘南瓜人杰克’！”

第二章 神奇的生命魔粉

蒂普仔细认真地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放木头人的绝好之处——他要將南瓜人杰克放到距家里不是很远的一条马路的拐角处。于是，他开始动手了，准备把这木头人挪到那儿去，但是他发觉这家伙的身体不但很沉重，而且手还不好抓。蒂普只好拖着它走了一截路程，然后让他站直，先把一只腿的关节弄弯，再将另一支腿也弄弯，与此同时还在后面推它，这样蒂普想尽了办法才将杰克挪到了马路的拐角处。不过，在这段路程上难免也跌倒了几次，可是蒂普的确很努力地干着，并且还超出了他以前在树林和田地里干活时的努力程度。这是因为那种捉弄人后的欣喜感给他以动力，而且他也很想以此来验证一下他灵活、精巧的手工艺。

“南瓜人杰克做得真的很好!”他边一喘着粗气努力地干活,一边自顾自地嘀咕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南瓜人的左臂不见了,很有可能是路上搬运时弄掉的,于是他又往回去,去找那只掉了的胳膊。然后,他重新找了一个更牢固的木栓做成肩关节,并且还把撞坏了的地方仔细地修好了。这样,新的胳膊比从前的那个就更结实了。蒂普还发现杰克的南瓜头居然弄反了,不过这个错误要改正过来并不难。终于,一切都弄好了。当把杰克放到莫比必须走过的路口,并且让它面朝道路拐角时,感觉上它很自然,像极了吉利金的农民,可是却又极不自然,它那样子能让每一个突然看到它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此时,离老莫比回家的时间还早。于是,蒂普来到了农舍下的山谷中,采摘树上的野果。

可是,这一次老女人却比以前回来得早一些。在刚才的路途中,她碰上了独自居住在山洞里的一个驼背的术士,他俩相互交流了一些有关魔法巫术的秘密。这样,她就从他那儿获取了三个新配方、四包有魔力的粉末以及一些有着神奇功效的草药。她蹒跚着往前走,想快点赶回家去试一试她刚得到的新魔法。

老莫比心里只顾着想自己刚获得的魔法,因而,当她走到道路拐弯的地方时,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南瓜人,并朝它点了点头说:

“晚上好,先生。”

但是,马上她就意识到那人居然一动不动,而且也不理睬她,于是她仔细地看了它一眼,这下她看清了这个南瓜头——是蒂普用自己那把折刀一刀一刀仔细雕刻出来的。

“啊呀!”老莫比叫了起来,发出一阵咯咯的响声,“岂有此理,那个可恶的捣蛋鬼又开始胡闹了!好呀!他居然冒出这个鬼主意想吓我一跳!哼哼,我可绝不会轻易饶恕他的,我要狠狠地揍他一顿,揍得他鼻青眼肿才罢休!”

她气愤极了,拿着手杖就想朝那个怪模怪样的南瓜头上砸

去；可是，一个想法就在这一瞬间蹭地冒了出来，于是她打住了，那举在半空中的手杖就这样停止不动了。

“嗯，这真是我尝试新魔粉功效的绝好机会！”她兴奋地说：“这样的话，我就能明白驼背术士教我的魔法秘密是真的呢，还是在欺骗我，就和我在欺骗他那样。”

想到这点，她就将篮子放在了地上，从里面找着那些刚刚得到的神奇粉末。

正当老莫比寻找魔粉之时，蒂普揣着满口袋的野果走了回来。他看到老莫比就站在他做的南瓜人的旁边，显而易见她根本没有被南瓜人吓倒。

刚开始，他感到大失所望，可是一会儿他那想知道老女人到底要做什么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于是他就藏到了篱笆后边，想看个究竟。躲到那个地方别人不容易看到他，但是他却能很方便地看到别人。

那老女人在篮子里找了好一阵，终于从篮子里找到了一个很旧的胡椒瓶，瓶子上贴着一个用铅笔写的“生命魔粉”的旧标签。

“哈哈，终于找着了！”她兴奋地叫起来，“好吧，就让我来瞧瞧它到底有没有用。那个驼背术士真小气，就只给我这么一点点，不过也能让我用上两三次了。”

蒂普将这些话全都听到了，他感到十分惊讶。这个时候，他看到老女人正抬起胳膊将胡椒瓶里的粉末倒在了木头人的南瓜头上。她那倒粉末的样子就像是在给烤土豆撒胡椒粉一样，那些粉末由南瓜人的头上落了下来，使得蒂普为它穿的红衬衣、粉红背心和紫色裤子都给沾上了，就连那双补了的旧皮鞋上也有。

接着，老莫比把胡椒瓶重新放到了篮子里边后，举着左手，小手指朝上，嘴里念着：

“微巫！”

然后，她又举起了右手，拇指往上翘着，念着：

“替巫！”

接着，她将双手都举了起来，双手的全部手指和拇指都张开了，大声念道：

“批巫！”

南瓜人听着这一声音，向后倒退了一步，埋怨地说：

“够了，干吗叫得这样大声，难道我是个聋子吗？”

老女人兴奋得跟疯了一样，她绕着他跳来跳去。

“哦，天哪！他活过来了！”她大叫着，“他真的活了！”

她高兴地把手杖抛向天空，然后又用手接住它，两只手臂牢牢地抱着自己的身体，她甚至想跳快步舞，而且嘴里还反复不停地念着：

“他活了！真的活了！”

相信大家完全可以猜想得到，当时的蒂普是怎样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的。

刚开始时，他既感到吃惊又有些害怕，甚至想要马上逃走，但是他吓得两条腿在不停地颤抖，连挪一小步也没法做到。不过，当他看到南瓜人杰克活过来后，他反而感到有意思极了，特别是它那南瓜面孔上的怪里怪气的表情，让人一看就觉得好笑。于是，蒂普忘掉了刚开始的畏惧心理，而且还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愉快而洪亮的笑声被老女人听到了，她飞快地走到篱笆后面，揪着蒂普的领子，将他拉到了放篮子和南瓜人的地方。

“你这个偷偷摸摸的、卑鄙可恶的家伙！”她愤怒地叫着：“我得好好地收拾收拾你，叫你以后不敢再这样讥笑我，再这样鬼鬼祟祟地偷看我的秘密了！”

“不，我并不是讥笑你，”蒂普抗议道：“我讥笑的是那个南瓜人！你看，他那样子多可笑啊！”

“我希望，你刚才所说的并不是指我。”杰克说。他的声音感觉阴森森的，可是他那脸部表情却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让人

忍俊不禁，蒂普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甚至老莫比自己也对这个用魔术变活的南瓜人产生了好奇心。她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打量了它一会，立刻问道：

“你知道什么？”

“这不好怎么说，”杰克回答，“我自认为我知道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东西没弄明白。或许，我应该多花点时间才会弄明白自己是相当聪明呢，还是相当笨拙。”

“这是肯定。”老莫比深思地说。

“那么，你准备如何对待他呢，他现在已变成活人了？”蒂普疑惑地问。

“这我会好好考虑的，”老莫比说。“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立刻赶回家，因为天色已暗下来了。你去扶一扶那个南瓜人！”

“不用你们扶，”杰克说，“我会自己走。我也有腿、有脚，还有关节连接，我可以和你们一样地走路！”

“真的？”那老女人回过头来问蒂普。

“当然，这都是我自己做的。”男孩自豪地说。

现在，他们一同往家里走去，当他们走进院子里时，老女人就将南瓜人带进了牛棚，把它关进了一个空牛圈里，并且还在门外用锁锁得牢牢的。

“我先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她对蒂普点了一下头，说道。

蒂普听着，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他很了解老莫比，她可是个心狠手辣、报复心重的人，无论什么坏事，她都做得出来。

他俩走进屋里。这个屋子与奥芝国内其它的农舍没什么区别，都是有着圆形屋顶的房子。

老莫比叫男孩点上蜡烛，而她自己则将篮子放进了柜子，还将斗篷挂在了木钉上。蒂普很快地就按吩咐去做了，因为他现在很怕莫比。

蜡烛点燃了，莫比又叫蒂普去炉旁生火。当蒂普正忙着干活时，老女人却在吃着她的晚餐。当火燃得很旺，还不停地发出噼

哩啪啦的声音时，男孩就来到老莫比的身旁，请求能得到一些面包和奶酪，但老莫比却一点食物也不给他。

“我很饿！”蒂普忧郁的低声说。

“你很快就不会觉得饿了。”老莫比回答说，她阴沉沉地看了男孩一眼。

男孩讨厌她这样说，因为这种语气就像是逼迫他似的。此时，蒂普忽然想到自己的口袋里装着许多野果，于是他连忙拿出来吃了几个，此时老莫比站了起来，将围裙上的碎屑抖了抖，接着往火上架起了一口小黑锅。

然后，她取出一些牛奶和醋，按相同的分量配好后放入了锅里。又取出几包粉末和草药，分别往锅里倒了一点。偶尔她会接近蜡烛看一看写在一张黄纸上的、此时她正在制作的、大杂烩的配制方法。

蒂普看着她，越来越害怕了。

“这到底在做什么？”他问道。

“这是为你做的。”老莫比简单地说道。

蒂普不安地坐在凳子上，时不时地就这儿扭扭，那儿动动。他瞪着小黑锅看了好一阵，锅里的东西已经沸腾了。他又看了看老女人那张严肃的、布满皱纹的脸，心里暗暗地祈祷，无论去哪，最好不要让我去那个昏暗而又烟雾蒙蒙的厨房，就在这里，蜡烛映在墙壁上的影子都让人觉得阴森恐惧。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惟一能听到的就是锅内发出的咕噜水泡声和火苗的噼啪声。

蒂普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我是不是一定得把这些东西喝下去？”他问，对着那口锅点点头。

“没错。”老莫比回答道。

“我喝了这些东西又会怎样呢？”蒂普问道。

“如果配制成功的话，”老莫比说：“它将立刻让你变成一座

大理石像。”

蒂普低吟着，用衣袖擦去了额头上冒出的冷汗。

“我不要变成大理石像！”他抗议道。

“那不关你的事，我说让你变就得变。”老女人厉声说道。

“那么，我就什么也干不了了！”蒂普说：“可是，以后谁再为你干活呢？”

“这没问题，南瓜人会代替你而为我干活的。”老莫比说。

蒂普又一次低吟着。

“可是，你为何不让我成为一头小山羊或是一只小鸡呢？”他急切地问，“对于你来说，大理石像一点用处也没有。”

“不，大理石像当然有用，”莫比说，“到了明年的春季，我会开创一个花园，而你则将成为这个花园的一件装饰品。唉，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出这个主意呢，真奇怪，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是我的一个包袱。”

蒂普听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不免打起寒颤来，可是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浑身发抖心神不宁地看着那只小黑锅。

“或许，这药没有配制成功。”他低声地、微弱地说，一点信心也没有。

“哦，我觉得它一定能成功，”老莫比兴高采烈地说，“我一般不会犯错的。”

又是一段时间的寂静——那么漫长，那么沉闷，那么阴森森的寂静，当老莫比最终将小黑锅从火上端下来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你得让它完全冷却以后才可以喝，”老女人说，现在她已顾不上法律的禁令了，她要好好地使出自己的巫术。“现在，我们都得上床睡觉了，到天亮的时候，我会叫醒你，很快你就会成为一尊大理石人像了。”

然后，她就一拐一拐地进了她的房里，并且还不忘端着那直

冒热气的黑锅。蒂普听到了她关门并锁门的声音。

男孩没有按她说的马上去上床睡觉，他继续呆呆地坐立原地，眼睛一直盯着那快要熄了的余火。

第三章 蒂普的大逃亡

蒂普沉思着。

“如果成为一座大理石雕像，会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对此坚信不移，“我可不想这样。她老抱怨，这么些年来我都成了她沉重的包袱了，因而她老想着要甩掉我。那么好呀！我会让她很容易地摆脱我的。没有哪个孩子会甘愿永远立在花园当中！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出逃，哼，这是我现在就想干的事——我要在那个老女人逼我喝下那些药水之前逃走。”

他就坐在那儿等着，当老女人的阵阵鼾声从她屋子里传出来时，蒂普认为她已完全睡熟了，于是他轻手轻脚地站起身来，悄悄地走向柜子，想从里边弄些吃的食物。

“一路上没有食物可不行。”他此时头脑很清醒，在那又小又窄的货架上找来找去。

他找了好一会，才找出几片薄薄的面包皮，然后他在老莫比的篮子里找到一些从村里带过来的奶酪。在找奶酪时，他发现了那瓶用胡椒瓶盛着的生命魔粉。

“我应该将它带在身上，”他这样想着，“不然的话，老莫比肯定会利用它做出许多可怕的坏事。”于是，他将那只胡椒瓶连同几片面包和奶酪一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接着，他偷偷地走出房屋，顺手将门关上了。屋外的天空星光灿烂，月光明亮，由那又臭又小的厨房中走出来，这一切就显得更加宁静，更加迷人了。

“哦，能逃离这儿真是让我开心极了，”蒂普小声说道：“一直

以来，我就很讨厌那个老女人。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和她生活在一起，真是莫明奇妙。”

他缓慢地迈着步子朝前走去，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立刻停住了。

“我不能让南瓜人杰克留在那儿，老莫比一定会残酷地折磨他的。”他说，“杰克是我的，是我亲手创造而成的——虽然他能活过来全靠老女人的魔法。”

他回头走向牛棚，打开了关住南瓜人的牛圈门。

杰克就站在牛圈的当中，借着微弱的月光，蒂普能隐约看到他那张仍旧笑嘻嘻的脸庞。

“过来吧！”蒂普边说边朝他招手。

“到哪去？”杰克问道。

“当我知道去哪时，你也会知道了。”蒂普说道，面带微笑地看着他。“我想，我们目前惟一能做的就是马上逃走。”

“哼，好的。”杰克答应着，然后笨手笨脚地向门外走去，走到了明亮的月光下。

蒂普转身走向马路，南瓜人杰克则紧跟其后。杰克走起路来有些瘸，偶尔他的一个脚关节不但不前弯，反而向后弯，差点将他绊倒。不过，南瓜人马上就意识到了，所以他就很小心，很仔细地走着，从而他也并没真的摔过几次。

蒂普带着杰克脚不停歇地朝着小路前方走去。他们的速度并不快，可是他们却一直在不停地走，当月亮落下去，太阳从山上慢慢升起来的时候，他俩也已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了，此时，蒂普不必因老女人会追上他们而提心吊胆的了。而且，他走路时，一会选择这条路，一会儿又换了另一条路，即使她想追上他们，恐怕也难以弄清楚他们到底走的哪条路，他们上哪去了！

蒂普对自己摆脱了——至少是暂时摆脱了——变为大理石像的悲惨遭遇感到相当得意，他让杰克站在那儿，自己则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

“我们一起吃些早点吧。”他说。

杰克用奇怪的表情盯着蒂普，却不愿吃食物。

“我觉得，我的身躯与你不同。”他说。

“这个我当然明白，”蒂普回答道，“因为你就是由我动手制作出来的。”

“啊？真的吗？”杰克问。

“没错，当然是真的了。将你一节一节地装牢，在南瓜上雕出你的眼睛、鼻子、耳朵还有嘴巴。”蒂普很自豪地说，“然后还帮你穿上衣服。”

杰克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和四肢。

“嗯，看起来你做得还蛮好的。”他说。

“一般啦，”蒂普谦逊地说，因为他此时发觉自己制作的这个南瓜人构造上有些不妥之处。“如果那时我就知道，我俩有一同出游的一天，那么当时我就会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哦，是这样的，”杰克吃惊地说道，“那么你就是我的制造者了——相当于我的父亲了！”

“也可以说我是你的发明人，”蒂普微笑着说。“的确，你就像我的儿子，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么说，我必须听从你的话，”南瓜人继续说道，“那么你就得负起抚育我的责任。”

“没错。”男孩说着，噌地跳起身来。“好吧，我们继续走吧！”

“我们这是去哪呢？”他们走在路上，杰克忍不住问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蒂普说，“现在我们是向着南边走，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迟早会走入翡翠城的。”

“翡翠城？翡翠城是什么？”

“它是奥芝国的核心，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城市。我虽然从没到过那儿，但是关于它的所有史事，我都听说过。它是由一位叫奥芝的著名的术士所建的。在那儿，任何物品全是绿色——就如吉利金邦的物品全是紫色的那样。”

“这儿的任何东西都是紫色的？”杰克问。

“是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男孩答道。

“哦，我发觉自己是个色盲。”南瓜人向周围扫了一眼说。

“的确，这儿的草啊、树啊、房子啊、篱笆啊……一切的一切全是紫色，”男孩说，“甚至马路上的污泥也是紫的。不过，在这儿的的东西是紫色的，而在翡翠城则成了绿色。而如果是在东边的孟奇金邦，则是蓝色的了，在南边的奎德林邦是红色的，在铁皮人管辖的西边温基邦则成黄色的了。”

“哎哟！”杰克说。过了一阵子，他又问道：“你刚才说的是一个铁皮人管辖的温基邦吗？”

“对呀，他就是为多露茜打退西方坏女巫的很多人中的一个，温基邦人很感谢他，也很尊敬他，因而推举他当领导者，就和翡翠城的人们力邀稻草人当他们的领导人一样。”

“哦，我的上帝！”杰克说，“这些历史故事弄得我稀里糊涂的了。那个稻草人是谁呀？”

“稻草人与多露茜是好朋友。”蒂普答道。

“那多露茜又是谁呢？”

“多露茜是一个从外面的大世界里的堪萨斯来的小女孩。她是被一阵龙卷风卷到这儿来的，她来到这儿时，稻草人和铁皮人都曾随同她一起旅游过呢。”

“那么，她如今在什么地方呢？”杰克问。

“她现在已被奎德林邦的领导人格林达送回去了。”蒂普说。

“哦！这样的。那稻草人呢？”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他已成为了翡翠城的领导人。”男孩答道。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是由一个著名的术士领导的。”南瓜人满不在乎的说，此时他已弄得糊里糊涂了。

“是，我是这样说的。好吧，你给我认真听好了，我仔细地为你详细地解说一次，”蒂普慢腾腾地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南瓜

人那双笑嘻嘻的眼睛。“那时，多露茜来到翡翠城，想请术士帮帮忙，求他能想办法把她送回堪萨斯。于是，她的好朋友稻草人，还有铁皮人就随她一同前去。可是，那个术士却并没能送她回去，因为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术士。这样，他们很生那个术士的气，并且吓唬他说要告发他。那术士听了被吓得自制了一个大气球，坐上它飞跑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看到过他了。”

“哈哈，这个故事倒是挺有意思，”南瓜人开心地说，“我想，这下我全明白了，不过还有那一段解说我好像还是不明白。”

“很好，你已明白了，”男孩答道。“自从术士逃走以后，翡翠城的人们一致推举稻草人当他们的国王陛下。据说，稻草人还是一位十分让人民尊敬、爱戴的领导人呢！”

“是吗？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去会见这位奇异的国王呢？”杰克好奇地问。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会一会他，”蒂普答道，“要么你能想出更妙的主意吗？”

“哦，没有，没有，我可爱的父亲，”杰克说，“我十分乐意与你一同去你想去的地方。”

第四章 蒂普做的魔术试验

这个身材瘦小的小男孩听着比自己高大的南瓜人叫自己为“父亲”，觉得十分不好意思。但如果想否定这个称呼，就得再次为他这样沉闷而枯燥地解说一遍，因而他只好换了一个谈话内容，他猛然问杰克：

“你感到疲倦吗？”

“哦，不！”杰克答道。“但是”，他稍微停了停，又接着说，“如果我再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木头关节准会被磨破的。”

他们这样走着，男孩发觉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对当初

没能把木头人的木腿制作得更牢固、更精细一些而有些悔意。但是，他又怎会料到，那个用来吓莫比的南瓜人居然会被人用盛在旧胡椒瓶中的生命魔粉变成真人呢！

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大埋怨自己了。于是，他想此时应该设法补救杰克的木腿关节柔弱的缺点。

他们一边想着，一边走到了树林的边界。蒂普在伐木工人留下的锯木马上坐了下来。

“你也可以坐下来呀！”他对南瓜人说。

“可是，那样会不会把我的关节绷紧呢？”杰克问。

“不会的。这只会让它们能好好地休息一下。”蒂普说。

于是，杰克试着准备坐下去，但是，当他的关节稍微比平时弯得曲度大一点时，关节失控了，他咣当一下就跌到了地上，男孩认为他肯定跌坏了。

他连忙跑了过去，扶起杰克，将他的胳膊和腿伸直，拍了拍他的南瓜头，瞧瞧有没有把头撞破。不过，杰克还算可以，摔得并不重。于是男孩对杰克说：

“我想，往后你最好还是一直站着吧。也只有这样，才是最保险的。”

“好的，我的父亲，我就听你的。”杰克笑嘻嘻地答着，对于刚才摔的那一跤，他并不在意。

男孩重新坐回了锯木马上。没多久，杰克又问：“你坐着的是什么呢？”

“哦，这个呀，是一只木马。”蒂普心不在焉地答着。

“马？什么是马呢？”杰克又问。

“马，可以分为两类，”男孩说着，觉得要解释清楚还真不那么容易。“一类是活的，有四条腿、一个头和一条尾巴。人们可以骑在它的背上。”

“哦，我知道了，”杰克开心地说，“就和你坐着的那匹马一样。”

“不，不，不是这样的。”男孩连忙说。

“怎么会不是呢？明明它也有四条腿、一颗头和一条尾巴呀。”

蒂普认真细致地看了看这匹锯木马，发觉杰克并没说错。马的身体由树干做成，一端留有一个翘着的枝干，很像是一条马尾巴。而另一端则留有两个大结节，看上去就像是马的眼睛，而另一处则被削去了一块，这就很容易被人们错误地认为是马的嘴巴。而那四根从树上弄下来的粗大的枝干，紧紧地装在了马的身体上，并且还分开了，人们一看就觉得这就像马的四条腿。这样，当人们在木马身上锯木头时，它就能好好地站住。

“这家伙确实很像一匹真马，而且已超出了我的想像。”男孩说着，试着想说得更清楚点。“不过，真马是有生命的，它能蹦啊、跳啊、跑啊，能做各种动作，而且还可以吃燕麦，但是这一匹却不行，它是一匹用木头做成的死马，给别人锯木头时用的。”

“可是，如果它变活过来了，那么它就也能和真马一样能跑、能蹦、能跳，能吃燕麦了呀！”南瓜人杰克说。

“是的，它或许也能跑、能蹦、能跳，但是它却不能吃燕麦。”蒂普回答着，他想起这些就觉得很可笑。“可是，它怎么会活过来呢，它只是一头锯木马呀。”

“可不我也是木头做的吗？”南瓜人杰克回答道。

男孩吃惊地瞪着他。

“是啊！你的确也和它一样是用木头做的。”他叫了起来。“何况让你活过来的那包生命魔粉还在我的口袋里呢。”

他从包里拿出装魔粉的胡椒瓶，好奇地看着它。

其实，我并不清楚，”他心里揣测着说，“它真的可以把锯木马变成真马吗？”

“如果可以的话，”南瓜人心平气和地答道——对于他来说，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他感到吃惊——“那么，我就能够骑着它上路了，而我那脆弱的关节也就不会被磨坏了。”

“好吧，我就试一试吧！”蒂普叫着，跳着。“但是我可不敢保证我能完全记住老莫比所说的咒语以及她当时举着双手的动作。”

他用一分钟的时间仔细地想了想。因为他那时就站在篱笆旁，所以他能够清楚地听到老女人所说的每一句，也能清楚地看到老女人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因而他感到自己所记得的那些动作和咒语应该没错。

这样，他就准备做起来。他取出一些胡椒瓶里的生命魔粉，朝锯木马的身体上撒了一点。接着，他学着老女人的样子，抬起左手，小指翘向上方说：“微巫！”

“你在说什么？亲爱的爸爸。”杰克感到很奇怪。

“我也不明白。”男孩答道。然后又抬起右手，大拇指翘向上方，说：“替巫！”

“你又在说什么？我的爸爸。”杰克问。

“我在说，你现在得给我安静点！”男孩答道，此时正是关键时刻，他讨厌有人在这个时候打搅他，所以他感到很气愤。

“我这么快就学会了！”杰克说，脸上永远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

这个时候，蒂普的双手都举到了头上，两只手的手指和拇指全都张开了，大叫道：“批巫！”

很快，锯木马就活过来，它蹬了蹬腿，那张缺了口的嘴还打了个呵欠，然后把身上多余的粉末抖了下来。另外一些粉末可能已被它吃进肚子里了。

“真是妙极了！”杰克叫着，“哦，亲爱的爸爸，你真是一位聪明绝顶的魔术师。”

第五章 锯木马醒了过来

锯木马发觉原来自己已经活了，他感到惊讶不已，甚至还超过了蒂普。他那鼓得像灯泡似的眼睛四处旋转，头一次能这样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现在他也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一分子了。接着，他试着想瞧瞧他自己，但是由于没有脖子，为了要看到自己的身体，他就只好不断地转着圈儿，然而他却仍然没能看到。他的四条腿硬邦邦的，而且十分笨拙，那都是因为他的腿上没有做关节，所以他一不小心就与南瓜人杰克碰到了一起，杰克被他碰倒在路边的苔藓上了。

蒂普看着这一切，觉得十分惊讶，于是他叫着：

“嘘！嘘！行了，行了！”

锯木马对这一指令毫不理会，没过多久他那条木腿又用力地踏到了蒂普的脚上了，把那男孩痛得立刻就蹦到了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在那里他又叫着：

“嘘！嘘！嘿，嘿！”

杰克此时尽力让自己坐起来了，他兴致勃勃地看着这匹锯木马。

“我发现那头笨马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他说。

“我的声音已经够大的了，对吗？”男孩气愤地说。

“对呀！但是那头笨马并没有耳朵呀，他又怎么能够听到呢！”杰克笑嘻嘻地说。

“是吗？”男孩叫起来，他这才留意到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应该如何做才能让他停下来呢？”

不过，此时锯木马自动停下来了，因为他发现无论怎么转也无法看到自己的身躯。然后，他看到了旁边的蒂普，于是他朝那男孩仔细地审视着。

瞧他走路的样子，真的很可笑，因为他走路时居然是右边的两条腿一起迈，然后左边的两条腿一起迈，就如一匹马在蹒跚似的，这样，那匹马的身体就左右摇摆着，像一个摇篮一样。

蒂普摸了摸他的头，哄着他说，“好样的！好样的！”锯木马噌地又蹦出去了，用那双鼓鼓的眼睛仔细打量着杰克。

“我想，我得给他套上一副缰绳。”蒂普说。他在口袋中寻找着，翻出了一团粗绳。他将绳子拉直，朝锯木马跟前走去，将绳子往它脖子上套去，接着将另一端系在了一棵大树上。锯木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向后挪了几步，没费什么劲就扯断了绳子，不过他并不是想跑开。

“他真的很健壮，比我想像的还要健壮，”蒂普说，“而且他还很犟。”

“你可以为他做两只耳朵呀，为什么不呢？”杰克问。“那么你就能够指示他做事了。”

“嗯，不错，这是个好办法！”男孩说。“你是如何想到的呢？”

“我并没去想啊，”杰克说，“因为根本不必去想，这些事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啊。”

于是，蒂普取出那把小尖刀，弄了一些细嫩的树皮做成了两只耳朵。

“他的耳朵可不能做得太大，”他一边做一边说，“要不然的话他就成一头驴子了。”

“这是为什么？”杰克在旁边问。

“哎哟，你不知道，人的耳朵比马的小，而马的耳朵比驴的小。”男孩解释着。

“这么说来，我的耳朵要是长得再大一点，我就成马了？”杰克问。

“哦，我的杰克，”蒂普严厉地说，“不管你的耳朵长多大，你永远也只是个南瓜人，而不可能变为其它什么东西。”

“哦，原来是这样，”杰克点了点头说，“嗯，这下我弄明白

了。”

“你真的弄明白了才怪呢，”蒂普说，“但是如果你自认为全明白了的话，也没什么不好。锯木马的两只耳朵我已做好了。当我为这匹木马装耳朵时，你可不可以帮我抓牢它？”

“没问题，不过你最好先扶我站起身来才行。”杰克说。

蒂普帮他站起来后，杰克就来到木马面前，用手抓着马头，以便使男孩能用刀片往马头上打两个洞，并且装上耳朵。

“这两只耳朵装上后，他就显得更漂亮了。”杰克赞叹着。

不过，他说这话时嘴就正对着木马的耳朵。这头锯木马可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听见声音，这下可把他给吓坏了，以至于他被吓得往前一跳，站在他身边的蒂普和杰克都被他这一跳给撞倒了。而且，他仍在朝前跑，好像他对自己的马蹄声也感到恐惧。

“噓！”蒂普站起来大叫一声。“噓！你这头笨马——噓！”

锯木马原本或许并没留意这些，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它猛地一脚就踏进了地鼠洞，接着就跌到了地上，身子倒在了那儿，并且还狂乱地向天空摇摆着自己的四条腿。

男孩连忙跑上前去。

“嗨，你可真是的！”他大叫着。“我喊了声‘噓’，你居然不停下来？”

“‘噓’就是要停下来吗？”锯木马突起的那双眼睛从头到脚地看了蒂普一遍，语气显得十分吃惊。

“当然！”蒂普答道。

“看见地面上的洞也必须停下来，是吗？”锯木马问。

“对呀，不然的话你就得跳过去。”蒂普回答道。

“这真是个很奇异的地方。”那头木马说，表情显得有些惊讶。“我到这儿来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是我让你活过来的，”蒂普答道。“如果你听从我的话，按我所说的去做，那你就不会受苦了。”

“好吧，我就按你所说的去做，”锯木马很顺从他。“可是，我

刚才怎么了？似乎有些地方不对头。”

“你的姿势是头向下脚朝上，”男孩耐心地告诉他。“如果你那四条腿能够安分点的话，一分钟之内我就能把你的正面翻过来。”

“我的身体有几面呢？”木马惊奇地问。

“有好多面呢，”男孩简单地说。“不过，你可不能胡乱踢腿。”

于是锯木马静了下来，四条腿也老实地呆在那儿了，蒂普费了好几次劲，才将他的正面翻过来，而且帮他站了起来。

“噢，这样我就觉得自己舒服多了。”那家伙叹口气说。

“你有一只耳朵已被摔坏了，”蒂普认真细致的检查了一遍说。“我想，我现在得给你重新做一只。”

然后，他带着锯木马来到了南瓜人白费力气地想重新立起来的地方，蒂普扶着南瓜人站立起来后，又做了一只新的耳朵，然后将它装到了马头上。

“这样就行了，”他对木马说，“你认真地听好了。‘噓’就是停止的意思，‘起步走！’就是往前走的意思，‘跑！’呢，就是飞快地走的意思。明白了吗？”

“嗯，我想我弄明白了。”马答道。

“好的。现在，我们一同前往翡翠城去看稻草人陛下，而杰克则会骑到你身上，以免他的关节被磨坏。”

“我没什么问题，”锯木马说。“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我都甘愿去做。”

这样，蒂普就扶着杰克骑上了马背。

“抓紧点！”他警告杰克，“不然你很可能从我背上跌下来，那么你那南瓜头可就摔得粉碎的了！”

“哦，太恐怖了！”杰克吓得发抖，“我该抓哪呢？”

“你就抓紧他的耳朵吧。”蒂普稍微想了想说。

“不行，这可不行！”锯木马抗议道，“抓住我的耳朵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的确如此，因而蒂普又得想个其他的方法。

“我就做一个吧！”蒂普最后说。他来到树林，在一棵粗大的树上砍了一小截枝干。他将枝干的一端削得很尖锐，接着在锯木马的马背上打了一个小洞，就处在马头后边一点。然后捡起一块路边的石头，用力地敲打着做好的桩子，使它能紧紧地固定在马背上。

“住手，给我住手！”锯木马喊道。“你这样敲，把我给震坏了。”

“是不是很痛？”蒂普问。

“痛倒不是很痛，”锯木马答着，“只是震得我很不舒服。”

“好的，好的，很快就好了，”男孩为他鼓劲。“杰克，你看着，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得紧紧地抓牢这根木桩，否则你一旦从马背上掉下来，将会摔得伤痕累累的。”

于是，杰克就死命地抓住那根木桩，蒂普又对锯木马说：

“好了，快起来吧，我们得上路了。”

锯木马顺服地立刻就迈开了步子朝前走着，当他抬腿的时候，感觉不稳，有些左右摇摆。

蒂普就跟随在木马的身旁，一路上他们又多了一位朋友，他感到很高兴。没多久，他就不由自主的吹起口哨来。

“这是什么意思？”锯木马听到口哨声，好奇地问。

“这没什么特别的意思，”蒂普答道。“我只是因为很开心，很满意，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的，你不必管它。”

“如果我也能和你一样撅着嘴的话，我也很想吹吹口哨，”杰克说。“好爸爸，我想我是不是在这些方面有点缺陷。”

他们就这样朝前走着，走了一阵以后，他们就由这条小路转到了一条大马路上，而且这条大马路上路面还铺有黄砖。男孩发现这条路的路边有一块路牌，上面写的是：

距翡翠城有九英里。

但是，此时已进入夜幕时分了，于是他想今晚就在路旁过一

夜，到明天天亮时再继续赶路。所以，他拉着锯木马走到了生长着几棵灌木的草坪上，小心翼翼地扶着杰克下了马。

“你今晚得在这块地上睡一觉，”蒂普对杰克说。“而且，这样也比较稳妥一些。”

“那我呢？”锯木马问蒂普。

“你不必睡，因为你即使站上一夜也不会觉得疲劳的，”蒂普答道，“再说，你还得注意点，别让其他人靠近我们，打搅我们睡觉。”

说完，蒂普挺直身子就在南瓜人杰克身边的草地上倒下了，因为走了一天，他感到十分疲惫，于是没多久他就睡熟了。

第六章 南瓜人杰克骑着马进入了翡翠城

天刚蒙蒙亮，蒂普就被杰克闹醒了。他用手揉着眼睛，以便让自己更清醒些，然后跳到那条小溪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洗完以后，他拿出那些面包片和一点奶酪吃起早餐来。一切准备就绪后，男孩说：

“现在，我们立刻赶路吧。这儿离翡翠城还有九英里，虽然路程并不算短，但是，只要路上没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我想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到。”

于是，杰克重新骑在了锯木马的背上，继续赶路了。

蒂普发觉这一路上，路旁紫色的花草和树木逐渐变成了浅紫色。没多久，那种浅紫色上好像又隐隐地有些绿颜色的感觉，当他们距稻草人管辖的翡翠城很近时，所有的一切都变成翠绿翠绿的了。

他们三人一行大约走了两英里，这时，他们面前的黄砖大路被一条水流急速的大河截断了。蒂普面对这条大河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没多久，他就看到河对面有一个人划着一条渡船正朝

他们驶过来。

那划着渡船的人来到岸边时，男孩就问他：

“您可不可以带我们到河对面去？”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得付钱。”渡船人答道，他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怒意。

“但是，我身上却没钱。”蒂普回答。

“什么？没钱？难道一分钱也没有吗？”那个人问。

“是的，一分钱也没有。”男孩答道。

“那么，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可不愿为了送你们过河而白白累坏了我的腰。”渡船人坚定地说。

“你这人可真行呀！”杰克笑嘻嘻地说。

渡船人听了瞪了他一眼，但是并没答话。蒂普尝试着另外想一些办法，他可不愿因此而猛然中断这次出行，否则他会万分遗憾的。

“我一定要去翡翠城，”他对渡船人道，“但是，你如果不帮我渡河，我又如何进城呢？”

那人听着大笑起来，那笑声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锯木马自己就可以浮过来，”他说，“那么你就能骑在他背上过河了。而那个和你一起同行的傻瓜南瓜人，他游过河也好，被河水淹没了也好，你就不用管了，由他去吧。”

“你不用担心我，”杰克对蒂普说，他对着渡船人快乐地微笑着：“我会游得很好的。”

男孩认为，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锯木马根本不知道危险是什么，所以他也没发表任何不同意的建议。于是，蒂普牵着他来到河中，跨上了马背。而南瓜人杰克同时也迈入了水中，他拉着马的尾巴，以便不让他的南瓜头浸入河中。

“听着，”男孩对锯木马说，“如果你用力蹬腿，或许你就能游起来了，只要你会游泳了，那我们也就能够一起到河对面去了。”

锯木马听了马上就蹬起了他的四条腿，他的腿就如四把船

桨一样，将这些冒险者渐渐地送到了河对面。他们的这次试航圆满完成了，不一会儿，他们就拖着湿淋淋的身子踏上了布满青草的岸边。

男孩的裤腿和鞋子全弄湿了，不过锯木马这次游得相当漂亮，因而男孩的膝关节以上的部位一点也没弄湿。可是，南瓜人杰克却不同了，他那一身美丽的衣裳全湿透了，以至于衣服的每一处都在不停地滴水。

“不过，这并不碍事，不用多久，我们湿漉漉的衣服就会被太阳晒干的，”男孩说；“何况，不管怎样，我们都已平安地渡过河了，即使那个渡船人不帮我们，我们一样也能够继续向前行走。”

“我一点也不害怕游泳。”锯木马说。

“我也是如此。”杰克连忙回应一句。

没多久，他们再次踏上了黄砖大马路，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这就是他们曾在对岸走过的路的延续，接着，蒂普再一次扶着南瓜人骑上了马背。

“你如果能骑快点的话，”蒂普说，“那么，你的湿衣服很快就会被风吹干的。而我则会牵住马的尾巴，在你们身后跑。这样，不用多久，我们的湿衣服都会被风吹干的。”

“好的，我想这得让马跑快点。”杰克说道。

“我一定竭尽全力。”锯木马欣然接受了。

蒂普牵着那个用树干做成的马尾巴，大叫一声：“起步走！”

于是，锯木马快步地走起来，速度正好让蒂普跟上。这样走了一阵，他感到他们应该还能更快一点，所以他就叫道：“跑！”

锯木马听到这个字，马上就想到这是让他飞快地跑，于是他就沿着这条路摇摇晃晃的飞速的跑了起来。这样，蒂普就很难跟上了，所以他只能使出平时从没有过的速度飞快地跑着，追着。

没跑多久，他已气喘吁吁的了，虽然他此时很想朝马大叫一声“噓！”，但是他发觉自己的嗓子连一个字也喊不出来。接着，他拉着的马尾巴猛然间断了，毕竟那只是一根干枯的树干而已，于

是蒂普立刻就摔倒在满是灰尘的马路上，可是那头锯木马和那个骑在上面的南瓜人却一个劲地朝前冲去，不一会儿就看不见踪影了。

当蒂普从地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可以说出“噓！”时，已完全失去意义了，因为那匹锯木马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于是，他做出了聪明的决定，那就是先坐下来好好地休息休息，这是他此时惟一可以做的。当他休息一阵后，就准备顺着这条马路继续向前走。

“我早晚会上追上他们的，”他心里想着，“因为此路的末端就是翡翠城的城门，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得更远的。”

而这个时候，杰克仍紧紧地抓住木桩，锯木马也仍是像赛马那样奔跑在路上。他们谁都没发现蒂普已掉下了，因为杰克并不曾向后看，而锯木马就更不可能向后看了，他那个脑袋根本不能向后转动。

这一路，杰克发觉所有的草啊、树木啊，都是一片鲜艳夺目的翡翠绿，因而他虽然没见到高高的圆顶和尖顶，但却已想到他们很快就到翡翠城了。

总算，他们看到了一面用绿色的石块筑成的高墙，墙面上镶嵌着许许多多晶莹剔透的翡翠。杰克怕锯木马不知道该停下来，以至于将他连人带马地往墙壁上撞，于是他连忙大声叫喊着：“噓！”

锯木马顺从地猛然间停了下来，如果不是南瓜人抓紧了木桩，他肯定会被狠命地头朝下摔出去，而他那个可爱又美丽的南瓜脸准会被摔得面目全非的。

“哦，这马跑起来真的好快！亲爱的爸爸！”他惊讶地大呼一声，但却没有听见蒂普的回答声，于是他朝身后一看，这才知道原来蒂普根本没在后边。

很明显蒂普失踪了，南瓜人杰克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给弄得糊里糊涂的了，并且这也令他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猜测

着，到底男孩发生了什么事呢？此时，他处于一种极度迷茫、极度尴尬的境地，现在他该如何是好呢。这个时候，绿色高墙上的城门被人打开了，从里边走出来一个人。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而肥胖的人，他那圆嘟嘟的脸庞让人觉得平易近人。他身穿一套绿色的衣服，头戴一顶高高的绿色帽子，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绿色的眼镜。他朝杰克弯腰行了一个礼，然而说：

“我是这座城市的看门人。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叫什么？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呢？”

“我是南瓜人杰克，”杰克笑嘻嘻地答道，“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看门人听他这么一说，觉得十分吃惊，他摇了摇头，好像并不接受这个答案。

“你到底是什么，是南瓜？还是人？”他斯文有礼地问。

“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既是人又是南瓜。”杰克答道。

“那这头锯木马呢？——他也能活动？”看门人又问。

那头锯木马将突出的眼睛朝上翻了翻，对着杰克递了个眼色，接着他蹦了起来，对着看门人脚趾头上使劲一踩。

“哎哟！”看门人大叫一声，“对于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我感到很抱歉。不过，这一回答的确不能不叫人完全相信。那么，亲爱的先生，你到这座城市来又是做什么呢？”

“我到这儿来肯定是有事的，”南瓜人杰克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我现在记不起到底是要做什么了。我想，我亲爱的爸爸一定清楚，不过他现在不在这里。”

“这可真是件奇怪的事，真是莫名其妙！”看门人说。“看起来，你们并不像坏人。因为，想要做坏事的人根本无法笑得这样开心的。”

“啊，你是说我脸上的笑容嘛，”杰克说，“这是我没法自控的，因为它是被大折刀在我的南瓜脸上雕刻而成的。”

“好了，你们随我一同进屋吧，”看门人说道。“请给我一点时间考虑考虑，希望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

于是，杰克骑上锯木马通过门洞，进入了城墙中的一间小屋里。看门人拉了拉铃绳，没多久，自对面的房门中走过来一个高大的身穿绿色军服的士兵。他的肩上扛的是一支绿色长枪，好看的绿色长胡须都垂到了膝盖上。看门人连忙对他说：

“这儿来了位莫名其妙的先生，他居然不清楚自己到翡翠城来的目的，而且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请你教教我，对于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个长有长长的绿色胡须的士兵认真而好奇地打量着杰克。最后，他也只是对看门人一个劲地摆着头，那长长的绿色胡须随着他摆动的头掀起了一阵微微的波纹。接着他说：

“我想，我还是带他去见稻草人陛下吧。”

“那么，稻草人陛下对此事将如何解决呢？”看门人问道。

“那我就知道了，这可是陛下自己的事，”士兵答道，“我自己还有许多烦人的事呢。而那些外边发生的事全都由陛下处理。好吧，现在给这个人戴上眼镜吧，我要将他带进皇宫。”

看门人在一个大眼镜盒中想找出一副大一点的眼镜，以便与杰克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相配。

“唉，我收藏的所有眼镜中居然找不到一副能全部挡住你这双大眼睛的眼镜，”看门人无奈地叹了口气，“而且，你的南瓜头又大，我只能用绳子将眼镜系在你的脑袋上了。”

“我为什么非得戴副眼镜？”南瓜人问。

“我们这儿流行戴眼镜，”士兵告诉他说，“何况，戴上眼镜能保护你的眼睛，否则你会被绚丽多彩的翡翠城里灿烂而夺目的光芒弄瞎的。”

“哎哟！”杰克叫了一声。“真有这么严重！好吧！请你们一定帮我戴上眼镜。我可不想变成瞎子。”

“我也要！”锯木马插嘴说，于是，一副绿色的眼镜立刻就架

在了他那双突出的结疤做成的眼睛上。

接着，绿长胡须的士兵领着他们经过了内城门，于是，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到了宽广的翡翠城的大马路上。

那优美、高雅的屋子正壁上装点着晶莹透亮的绿宝石，而屋子的尖塔和角塔墙面上镶嵌着许多漂亮的翡翠。甚至那条用绿色大理石铺成的马路也都闪耀着宝石的光芒。这一切对于以前从没见过的人来说，的确觉得是艳丽而神奇的景色。

可是，南瓜人和锯木马根本不懂什么是富贵，什么是美丽，因而对于穿过绿眼镜能见到的这一切华丽而美好的景色，他们并没在意。他们平静而安详地跟在绿胡子士兵身后，全然没有发觉周围的人们正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这时候，有一条绿色的狗冲了出来对着他们“汪、汪”直叫，锯木马飞快地朝它踢了一脚，就将那叫个不停的小东西踢回了一栋房子里去了。接着，就再也没发生过更重大的、以至于阻止他们继续向皇宫前进的事情了。

南瓜人杰克原来准备骑着锯木马在绿色大理石台阶上行走，直到面对稻草人为止，可是绿胡子士兵不同意。于是，杰克只得困难地走下马，侍从就把锯木马牵到了后院，而士兵就带着南瓜人由前门进入了皇宫内。

士兵把南瓜人留在了一个装饰得很有品味的待客厅内，而他自己则进去向陛下通报一声。这个时候，稻草人陛下闲得很无聊，正准备找点事干，因而他一听说有人来访，二话没说就将客人请到了他的接见室。

南瓜人杰克去见统治这座富丽堂皇的翡翠城的国王时，并没有觉得畏惧或不好意思，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世俗人情他一窍不通。不过，在他进入到房间内，头一回见到稻草人陛下坐着的那个光彩夺目的宝座时，他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第七章 稻草人国王

可能每一位读者都明白稻草人的模样,但是,南瓜人杰克却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因而,当他看到这样一位奇异的翡翠城君主时,他显得比在他短短的人生经历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吃惊。

稻草人国王身上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蓝色衣服,他的头只是一个盛满了稻草的小口袋,口袋上草草地画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只鼻子和一张嘴巴,这就变成了一张脸。他的衣服里边也是稻草,并且装得一点也不平整,一看就是随便弄的,因而稻草人国王的四肢感觉十分不匀称,一高一低的。他的双手戴了一对有很长手指的手套,手套里边装的是棉花。一把一把的稻草自国王陛下的衣服、脖子和鞋子的表面上露了出来。他的脑袋上戴了一个很沉的金王冠,王冠上边嵌满了闪闪发光的宝石。由于这个金王冠太重,以至于国王陛下的眉毛都被压得弯曲不平了,好像在皱眉一样,于是他那张面容就显得十分深沉。确实,除了那顶王冠能表现出国王的崇高和威严外,其他的一切,稻草人国王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柔弱、木纳、平凡并且还不强壮的稻草人而已。

如果说,杰克被稻草人国王那稀奇古怪的模样惊呆了的话,那么南瓜人杰克的外貌同时也令稻草人吃了一惊。他那身紫色长裤、粉红色马夹和红色衬衫松垮地套在蒂普做的木架子上,而那张刻出来的南瓜脸总是笑嘻嘻的,好像刻他的人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而充满乐趣啊!

刚开始,陛下见了南瓜人那副笑嘻嘻的表情认为他在嘲笑自己,差点就对他大发雷霆了。不过稻草人很有智慧,他被誉为奥芝国里最聪慧的人,因而他很细致地打量着面前的客人,于

是，他立刻就发觉南瓜人的笑容是被刻上去的，就算他想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也无能为力。

稻草人国王首先开口说话了。他盯了杰克一会，用好奇的口吻问他：

“你到底来自哪个地方？为什么你是活的？”

“尊敬的国王陛下，很抱歉，”南瓜人杰克答道，“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这是为什么？”稻草人国王问。

“因为，我听不懂您的语言。我来自吉利金邦，毕竟我算是外乡人。”

“哦，是啊，是啊！”稻草人国王大声说。“我说的是孟奇金语，这是我们翡翠城的语言。那么，我觉得你应该是说南瓜人的语言吧？”

“是的，国王陛下，”南瓜人杰克鞠了一躬，答道，“因而，我们相互间没法听懂对方的话，也就无法交流。”

“是啊，真是太遗憾了！”稻草人国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说，“我想，我们得找个翻译。”

“翻译？什么是翻译？”杰克问。

“翻译就是既能听懂你的话，也能理解我的语言的人。我说的话，他就能把我所表达的意思转告给你，同样你说的话，他也能将你的意思转告给我，他是能听懂两种语言，而且能说出两种语言的人。”

“这真是个聪明的办法。”南瓜人说，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尴尬，他感到很开心。

于是，稻草人国王向绿胡子士兵下了一道指令，命他立刻去找一位能懂吉利金语和翡翠城语的人，并且将他带过来。

绿胡子士兵领命而去。接着，稻草人国王又说：

“在翻译没来之前，你是否想先坐下来？”

“国王陛下，您难道忘了我无法明白你说的话吗？”南瓜人

说。“如果您的意思是让我坐下的话，您得打手势请我坐才行。”

稻草人从宝座上站起来，走到南瓜人面前，然后将一张安乐椅放在了南瓜人的后面。接着他忽然在杰克身上推了一把，以至于杰克被弄得张开四肢，直挺挺地倒在了座椅上，那种姿态令他感到很难堪，他只得如一把折刀一样弯曲着腰身，使足了劲才在椅子上坐好。

“你现在明白这手势了吗？”稻草人陛下彬彬有礼地问。

“是的，我明白了。”杰克边说边用手将他那转反了的南瓜头扳正过来。

“看样子，在制造你的时候时间很紧迫，所以才会做得如此粗糙。”稻草人国王在看到南瓜人拼命地修整着自己的形象时，说道。

“不过，我想我不会比您做得更紧迫，更粗糙。”杰克直率地答道。

“我俩之间还是有区别。”稻草人国王说，“我能弯曲，且不会被弄破，但是你却不行，而且很容易就会被弄破。”

正在这个时候，绿胡子士兵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带了进来。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谦虚而逗人喜爱，她有着美丽的脸蛋以及迷人的绿眼睛和头发。那一身优雅的绿色缎料裙子正齐平着膝盖，而那绣有碗豆荚的丝袜以及用一把一把的高苣而并不是蝴蝶结成带扣装点着的绿缎便鞋就从裙摆下边显现出来了。她穿的衬衣轻柔而顺滑，上边还绣了几棵小小的三叶草，在衬衣外她还套上了一件十分流行的小外套，外套上镶嵌了许多一样大小的晶莹美丽的翡翠。

“哦！是你啊，杰利雅·杰姆！”于是，穿绿裙的女孩向稻草人鞠了一躬。稻草人继续对她说。“我的孩子，你真的能听懂吉利金的语言吗？”

“我敢保证，国王陛下！”她答道，“因为我出生在北方。”

“好吧，那就请你为我俩翻译吧，”稻草人国王说，“你将我所

说的翻译给南瓜人听，同时也将他所说的翻译给我听。您说这样行吗？”稻草人又转过来问他的来客。

“很好，这样很好。”南瓜人答道。

“好吧，那么我先问他。”稻草人又转身对杰利雅，继续问道，“他到翡翠城来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年轻女孩并没有翻译，却一个劲地瞪着眼睛朝杰克看，她对他说：

“你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家伙。你是谁做的？”

“是一个名叫蒂普的小男孩。”南瓜人答道。

“他刚才说了些什么？”稻草人国王问。“我是不是听错了？他到底说的是什么？”

“他刚才说，陛下，您的头脑有问题。”年轻女孩严肃地答道。

稻草人听了，浑身不自在地坐在宝座上摆动着身子，而他的左手则拍了拍自己的头。

“能听懂两种语言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他有些疑惑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好孩子，请你帮我问他，对于辱骂翡翠城的国王而被囚禁这一事件他有何想法？”

“可是，我并没辱骂你呀！”南瓜人杰克生气地表示反对。

“嘘，嘘！等等，等等！”稻草人国王提醒他说，“你不用着急，请让杰利雅帮您翻译我的话以后再说，否则我们要翻译干吗？”

“好的，好的，”南瓜人阴阴地答道，——不过，他那张南瓜脸上仍保持着一贯友善的笑容。“年轻的小姐，请您翻译过来吧。”

“国王陛下问你是否感到饿了。”杰利雅说。

“不，我并不饿！”南瓜人的回答较刚才显得欢快了一些，“因为我根本不能吃饭。”

“我也是，”稻草人说。“杰利雅，我的好孩子，他刚才说什么了？”

“他说的是，国王陛下，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小女孩调皮地说。

“不是的，国王陛下，不要听她乱说！”杰克大叫。

“哦，好的，我不听她的。”稻草人心平气和地说道。接着，他以威严的目光瞪了小女孩一眼，问她：

“你真的懂吉利金语和孟奇金语吗？”

“是的，我都懂，国王陛下。”杰利雅·杰姆一边说，一边还强忍着笑意，以免在国王面前笑出声来。

“可是，我似乎也能听懂这两种语言？这是怎么回事？”稻草人困惑地问。

“因为这两种语言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它们都是一样的啊！”年轻女孩说着，欢快地大笑起来。“国王陛下，难道您不知道在奥芝国里，只有一种语言吗？”

“真的吗？”稻草人问，他听小女孩这么一说心里觉得很欣慰，“这样的话，我也就不用翻译了，我就是自己的翻译了。”

“都怪我，国王陛下，”南瓜人说，他自己也觉得很好笑，“我自认为我是来自外地，所以我讲的语言肯定与您的不一样，您自然就听不懂了。”

“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个教训，让你今后永远都记住不要乱想乱说，”稻草人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除非你的主意的确不错，不然的话你就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做个傻瓜——其实，你本来就是个十分愚蠢的傻瓜。”

“没错，我的确是个傻瓜！”杰克并没否认。

“我认为，”稻草人继续说道，言语显得比刚才柔和了许多，“制造你的人也真是的，干吗要做一个毫无用处的南瓜人呢，而且还浪费了一些好饼子^①。”

“国王陛下，我可以对您发誓，我绝对没有要他造我出来。”南瓜人回答。

^① 在当地，南瓜一般是被人们用来做饼的。这儿，稻草人说的是蒂普用南瓜做了一个人，以至使这个南瓜不能被做成饼子了。

“哦，是这样的，我也和你一样，”稻草人国王愉快地说，“看来，我俩与其他人都不同，我们做个好朋友吧。”

“我真心实意地愿与您成为好朋友！”杰克说。

“啊？你难道有心？”稻草人惊奇地问。

“不，我没有，只不过是我想出来的——这应该算是一种打比方的手法吧。”杰克说。

“好了好了，你的身躯主要是由木头做成的，那么，我请求你不要总是胡思乱想的，因为你没有头脑，所以你也没有资格去思考。”稻草人向杰克提出警告。

“好的，知道了！”杰克说，不过他并没有弄明白稻草人的意思。

然后，稻草人国王让杰利雅·杰姆和绿胡子士兵退了下去，接着他与这位新结交的好朋友手牵着手，来到后院里做扔铁圈的游戏。

第八章 琴杰将军的叛徒军队

蒂普心急如焚地想快点赶上他的锯木马和南瓜人杰克，因而他一下子就走完了到翡翠城的路程的二分之一。此时，他感到饿极了，但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面包和奶酪已经吃光了。

正当他因此事而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以解决目前的危急情况时，他看到了一位年轻姑娘正坐在路旁。蒂普感觉姑娘所穿的衣服相当艳丽：她上身穿着翡翠绿的绸缎束腰外套，下边穿着一条有四种鲜艳的颜色组合而成的裙子——裙子的前面是蓝的，左侧面是黄的，后面是红的，右侧面是紫的。那束腰外套的正面钉着的扣子也是四种颜色——第一颗是蓝色，接下来的一颗是黄的，然后是红的，最下面的一颗是紫的。

她这身衣服的颜色艳丽得有些过火，以至于蒂普只顾着看

她那身衣服，好一会才留意到那张美丽的脸庞。的确，她的脸真的很美丽，很迷人，可是他感觉，这张漂亮的脸上却透着一股愤世嫉俗的神情，甚至还略微带着一些挑逗或不屑。

当男孩盯着她看的时候，她却心平气和地看着他。女孩的身边有一只午餐篮子，她正一只手拿着一块香喷喷的三文治，一只手握着一个煮老的鸡蛋，有滋有味地吃得起劲，不禁让男孩嘴馋得很。

他正准备走上去请求给予一份午餐时，那女孩却站了起来，抖掉了身上的食物碎渣。

“好吧！”她说，“现在，我得走了，请你帮我提一提午餐篮子吧，如果你饿了的话，就吃点东西。”

蒂普迫不及待地拎起了篮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此时他不愿意想任何事，也不愿提任何问题，只是随着这位陌生女孩走了一段路。她走在蒂普的前面，速度很快，那高傲而坚定的神情，令蒂普认为她很有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终于，蒂普吃饱了，于是他跑到了女孩的身旁，企图追上她快速的步子——可是，这令他感到很困难，因为她长得比蒂普高多了，并且很明显她正在赶路。

“谢谢你给予我的三文治，”蒂普一路跑着说。“请问你叫什么？”

“琴杰将军。”她简单地答道。

“什么？”蒂普吃惊地问。“什么将军？”

“在这场战争中，我作为将军指挥着叛军。”她的语气十分严肃，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

“哦！”他惊讶地喊道。“我并不知道发生战争了。”

“你当然不会知道。”她答道，“因为我们必须严守机密。由于我们军队的队员全部都是妇女，”她感到很骄傲，继续说道，“因而，直到现在的反叛行为仍没有被人发觉，这的确是人们意料之外的事。”

“的确很意外，”蒂普表示同意。“那么，你的军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距此地大约一英里处，”琴杰将军答道。“军队在接到我的紧急指令后，由奥芝国的各个地方汇聚到一起来的。今天，就是我们打倒稻草人国王，并且从他手中夺下宝座的日子。军队只要一等我到，立刻就会向翡翠城开进。”

“哦！”蒂普重重地叹了口气。“这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不知你们为何要打倒稻草人国王呢？”

“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翡翠城被男人统治的时间太久了，现在也该轮到女人来掌管了。”女孩说。“何况，翡翠城里全是漂亮的、晶莹的宝石，把它们做成戒指、手镯、项链等各种首饰会更好的，并且国库里有好多钱币，即使我们军队里的每一个女人用它来买十几件新衣服也绰绰有余了。因此，我们决定攻打这座城市，然后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所需来统治它。”

琴杰将军说话时的表情显得急迫而坚定，由此可以断定她说的全是真的。

“但是，战争是令人恐惧的。”蒂普深思着说。

“不过，这场战争却会令人兴奋而快乐。”那女孩高兴地说。

“你们军队中会有很多人在这场战争中被别人杀死！”男孩用惊异而恐惧的声音继续说道。

“才不会呢。”琴杰将军说，“任何男人也不敢反击一个姑娘，或者打伤她们？再说，我的军队里每一个姑娘都很漂亮。”

蒂普听了不禁失声大笑。

“或许你说得对，”男孩说。“但是，在别人眼中，翡翠城的看门人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护卫兵，并且国王的军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城市拱手相让的。”

“那些士兵们都是些年老体弱的，”琴杰将军不屑一顾地答道。“他们把气力全花在留胡须上了，并且他们的老婆脾气暴躁，还拔掉了他们大部分的胡须。以前，翡翠城由神奇的术士掌管的

时候，那支绿胡子军队的确是一支不错的皇家陆兵军队，毕竟人们对术士还是感到畏惧的。不过，现在不同了，任何人也不会害怕稻草人的，因此他的皇家陆兵军队打起仗来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这段交谈之后，他俩默不作声地走了一段路程，没多久他们就走到了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这儿汇集了好大批年轻女子，足足有四百个。她们聚在一块说说笑笑，十分愉快，好像她们是准备去进行一次野餐而并不是去打一场侵略性的仗。

她们被分为四个连，男孩此时才发觉她们所穿的服装与琴杰将军的相似。而她们之间惟一的区别就是来自孟奇金邦的姑娘们裙子前系着一根蓝色带子，来自奎德林邦的则系有一根红色带子，来自温基邦的系的是黄色带子，来自吉利金邦的系的是紫色带子。姑娘们全都穿的是绿色束腰外套，以表示她们要攻打翡翠城，而束腰外套的第一颗扣子，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穿衣人从哪里来。这套军服真是既时兴又非常合适，放在一块还非常好看。

男孩原本认为这支奇特的军队没带兵器，但是，他想错了，在每一位姑娘的发髻中都扎上了两根闪亮的长编织针。

琴杰将军立即站在了一根树桩上，要对她的军队发表演讲。

“我的朋友们、同胞们、姐妹们！”她大声说道，“我们将发动一次反抗奥芝国男人的伟大叛变了！我们必须打败翡翠城——打倒稻草人国王——获取成千上万颗美丽的钻石——瓜分国王的金库——征服我们以前的统治者！”

“巫拉！”她们一同喊着；不过，蒂普却看到许多士兵只顾着说话，根本没有仔细听琴杰将军的话。

此时，将军发布了进军翡翠城的号令，于是，姑娘们排成四组，也就相当于四队，迈着大步向翡翠城行进。

蒂普在她们身后跟随着，手里拎着这支队伍中的士兵交给他代管的一些篮子、围巾和包袱。很快，她们就走到了用绿色大

理石砌成的城墙前，停在了城门外。

看门人立刻就从城里走了出来，用奇异的眼光打量着她们，好像来的是一群马戏团似的。他的颈脖上挂了一串金链穿起来的钥匙，两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座城市将面临着叛军攻打的危险。他高兴地朝姑娘们打招呼：

“姑娘们，早上好！我很乐意为你们效劳！”

“快投降！”琴杰将军回答道，她就站在看门人面前，那张美丽的脸庞在尽力严肃地皱着眉。

“什么？投降！”看门人吃了一惊，说，“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犯法的呀！我这辈子还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不过，不管怎样你也得投降！”琴杰将军恶狠狠地说。“我们要反叛！”

“是吗？可怎么看似乎也不像呀！”看门人以一种欣赏的目光一个一个盯着她们看。

“我们就是要发动叛乱！”琴杰大喊着，气急败坏地直蹬脚，“我们要打败翡翠城！”

“我的上帝！”看门人惊讶不已。他答道，“你们怎么会有这样荒谬的思想！快回去吧，我的好孩子们！回到你们的母亲那儿去，挤挤牛奶，做做面包什么的。你们怎会明白，想要打败一个城市是相当危险的？”

“我们不害怕！”将军答道，她是那么坚定果断，令看门人心里动荡不安起来。

于是，他拉响了绳铃让绿胡子士兵过来，可是立刻他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那一群女孩子们马上就将他包围起来，用发髻里的长编织针扎着看门人，那尖锐的长编织针针尖惊险地飞舞在他胖嘟嘟的脸颊和一眨一眨的眼睛旁边。

那可怜的看门人大叫饶命，任凭琴杰将军在他脖子上拿下钥匙，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力。

此时，琴杰将军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冲进了城门，在那儿她们

碰上了奥芝国的皇家部队——即绿胡子军队。

“站住！”他大叫一声，将长长的枪杆指向这位军队领导者的脸。

几个姑娘被吓得叫喊着跑了回去，可是，琴杰将军却非常英勇地站在那儿，而且还以责备的口气对他说：

“嗨，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想朝一位手无寸铁的柔弱女子开枪吗？”

“不是，不是的，”绿胡子士兵答道，“其实，我的枪里没装子弹。”

“真的没装子弹？”

“真的，因为怕万一会走火。并且我连放火药和子弹的地方都不记得了。但是，如果你们愿意耐心地等一等的话，我想我有办法找到它们的。”

“我看不用了，”琴杰开心地说。接着，她回过头去对着她的军队叫道：

“姐妹们，他们的枪里没有子弹！”

“太棒了！”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她们兴奋得大叫起来，于是她们一窝蜂地冲向绿胡子士兵，拼命地用针扎着他们，令人称奇的是，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下，她们的针却并没伤到自己人。

奥芝国的绿胡子军队实在是对女人产生了畏惧感，因而他们丝毫不敢反抗，只是逃也似地回头朝城门内的皇宫跑去，而琴杰将军和她的军队就趁此冲入了无人守护的城市。

于是，翡翠城就这么被她们给攻下了，没流一点血。叛军则转变成了统治者的军队！

第九章 稻草人准备逃亡

蒂普悄悄地离开了这群姑娘们，紧紧地跟随在绿胡子士兵

后边。侵略者的军队入城的速度非常慢，因为她们总是不时地停下来将镶嵌在墙面上以及铺在石头里的翡翠用针尖抠出来。所以，当翡翠城已被侵占的消息传开之前，绿胡子士兵和蒂普已来到了皇宫。

稻草人国王与南瓜人杰克仍然在后院里玩扔铁圈的游戏，奥芝的皇家部队猛然间闯了进来，以至于使他们的游戏中断了。这个绿胡子士兵飞快地跑进来时，他的帽子和枪已不知去向了，而且还衣冠不整，当他跑起来的时候，他那绿色长胡子飘在他后边约有一码之遥。

“帮我记下一个，”稻草人国王心平气和地说。“你为何弄成这样，我亲爱的侍卫？”他接着对士兵补上一句。

“哎哟，哎哟！陛下……陛下！翡翠城已被人攻占了！”绿胡子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都喘不过气来了。

“怎么忽然间会发生这种事呢。”稻草人国王说。“不过，你得将皇宫内的所有的门窗都给关上，我现在要为南瓜人做个示范，告诉他该怎样扔铁圈。”

于是，绿胡子士兵急忙领命而去，而随他一起进来的蒂普却留在后院中惊异地看着稻草人。

稻草人国王仍旧平静地玩着扔铁圈的游戏，好像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皇位随时可能被人夺去，不过南瓜人杰克此时看见了蒂普，他竭尽全力地用他那脆弱的木腿迅速地走向男孩。

“哦，我亲爱的爸爸！您好！”他愉快地叫着他。“能在这儿看到你真是让我开心极了！你可知道，那可恶的锯木马居然带着我跑得那么快。”

“我知道，”蒂普说，“那么，你受伤了没有？是不是有些地方被弄破了？”

“哦，没有，一切都平安！”杰克回答道，“并且，国王陛下待我挺好的！”

此时，绿胡子士兵又回来了，稻草人问：

“嗨，要打败我的是谁？”

“是一群自奥芝国的各个地方聚集而来的姑娘们。”士兵答道，他害怕得面色灰白。

“那么，我的皇家部队上哪了？”国王陛下威严地看着士兵问。

“陛下，您的皇家部队全逃了，”那绿胡子士兵如实地禀报了情况，“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抵挡敌人那十分厉害的兵器。”

“好了，”稻草人思考了一下说，“失去皇位我根本不介意，对于我来说，要管好翡翠城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并且那顶皇冠太沉了，压在我头顶上痛死我了。但是，我只祈求侵略者不要因为我碰巧当了翡翠城的国王而弄伤我。”

“我曾听她们说过，”蒂普为难地说，“她们准备将您的皮做成一个破地毯，而您的内脏则用来给她们填沙发垫子。”

“是吗？这样一来，我岂不是十分危险，”陛下坚定地说，“我想，我应该设法从这儿逃走。”

“可是，您离开这准备去哪里呢？”杰克问。

“嗯，我要到我的朋友铁皮人那儿去，他是温基的领导人，自称为温基的皇帝。”稻草人笑着说道，“我可以断定，他能好好保护我的。”

蒂普朝窗外看去。

“整个皇宫已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他说。“此时，想逃走已太迟了。不用多久她们就会冲进来将您撕得粉碎。”

稻草人悲哀地叹着气。

他说，“如此危急时刻，让我仔细地想想总会有好处的。很抱歉，我得安静地好好考虑考虑。”

“但是，我们一样也很危险呀，”南瓜人杰克焦急地说。“如果有个姑娘懂烹饪的话，那我的死期就到了！”

“屁话！”稻草人叫着，“即使她们会烹饪，也会忙得抽不出时间的。”

“但是，我如果呆在这儿不走”，杰克说，“没几天我就会腐烂的。”

“哎呀，这样的话，想与你合作一起展开行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稻草人回答道，“没想到，这件事较我想像中还要严重。”

“您的生命很长，”南瓜人杰克有些不快地说，“可是，我却只有很短的寿命。因此，我要充分享受我所剩余的不长的时间了。”

“行了，请不必太担心，”稻草人抚慰他，“我想，如果你能稍微安静一点，让我能认真地考虑考虑，我一定能想出一个好法子让大家逃走的。”

于是，其他人就安静地等在一旁，稻草人则走向了一个墙角，面朝墙壁立在那儿，就这样静静地站了约五分钟以后，回过头来面对他们，他那张画出来的脸显得较为愉快一些了。

“你的锯木马现在在哪呢？”他问杰克。

“哦，那匹锯木马啊，他被您的仆人关到宝库里去了。”南瓜人说。

“我想了半天，觉得只有那个地方最合适，国王陛下。”绿胡子士兵连忙接口，惟恐自己做错了什么。

“嗯，不错，很好，”稻草人国王说。“你给他喂食了吗？”

“喂了，我在他那放了一配克^①锯木。”

“太棒了！”稻草人大声说。“快，立刻去将那匹马给我拉过来。”

于是，绿胡子士兵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过了一阵，他们听到了一阵木马踏在院子里地面上的嗒嗒声。

国王陛下以毫不宽容的态度紧紧地盯着这匹马看。

“他其实并不怎么好看，”他想了想说，“但或许他跑得很快吧！”

“是的，他的确跑得很快。”男孩骄傲地说，以赞扬的眼光看

^① 配克：容量名，一配克相当于九升。

看他的锯木马。

“那好吧，我们得骑着他冲出去，让他带着我去找我的朋友铁皮人。”稻草人说。

“可是，他背不了四个人的！”蒂普抗议道。

“的确，背四个人确实有些为难他，但是我可以让他背三个人，”稻草人说，“那么，我就将我的绿胡子士兵留下来。当我见到他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被打败了，使我不得不怀疑他的抵抗力了。”

“但是，他很会跑啊。”男孩满面笑容地说。

“其实，我已料到他会这样对我了，”绿胡子士兵脸色很难看，“可是没关系，我能顶得住这样的打击。大不了我把喜爱的绿胡子剪掉，以装扮成普通人混出去。更何况，骑在那头没被驯服的野马上并不会比对抗那群疯疯癫癫的丫头们好过到哪去！”

“或许你说得没错，”国王陛下说。“可是，在我看来，虽然我并不是士兵，而我却很乐意出去探险。行了，男孩，我想还是你先骑上马吧。请尽可能地挨着马脖子坐。”

于是，男孩飞快地就骑在了他的坐位上，稻草人与绿胡子士兵一起费劲地把南瓜人杰克弄到了蒂普后边的座位上。而剩下的一点点地方是给国王的，但是这点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如果马一旦跑起来，他就会很容易地掉下来。

“你去弄一条晾衣服的绳子来，”陛下对士兵说，“将我们三人绑在一块。那么，一旦有一个人掉下来，大伙就都会掉下来了。”在士兵找绳子时，陛下接着说道，“我看，自己还是得注意一点，本来我的生命就已受到威胁了。”

“我也是，所以我也得和您一样注意保护自己。”南瓜人杰克说。

“不，我们俩并不是完全一样，”稻草人答道，“如果我一旦出了事，我就全完了。可是，你有什么事的话，别人还能拿你来留种子。”

此时，绿胡子士兵找来了一条长绳子，将他们三人牢牢地绑在一块，然后将他们捆在了木马背上，因此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不会被甩下来。

“好了，现在准备开门吧，”稻草人国王下令道，“让我们一同闯出重围，奔向自由，或者面临死亡。”

这座后院位于皇宫的正中央，它的周围都是宫殿，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有一条连通外面大门的走道，士兵刚刚遵从国王陛下之命将那道门给封死了。现在，稻草人陛下正是想穿过这道门而逃出去。于是，绿胡子士兵拉着锯木马向走道走去，门被打开了，咯吱一声大门向后敞开着。

“听好了，”蒂普朝锯木马说，“你得帮我们逃出去。一定要飞快地越过城门，无论什么东西，也不能拦住你。”

“行了！”锯木马粗声粗气地说，并且猛地跑了起来，蒂普被它折腾得有些呼吸困难，只得死死地握着他以前装在马脖子上的那个木桩。

锯木马飞奔而过，撞倒了几个看守皇宫的女孩。而另外一些人则被吓得大叫着逃开了，但也有一两个人狂妄地用针尖扎着他们。蒂普被扎中了左胳膊，整整疼了他一个钟头，不过，那些长编织针刺到稻草人和南瓜人时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他们毫无感觉。

而这匹锯木马，简直制造了一个绝妙的记录，他弄翻了一辆水果车，踢倒了几个外表友善的男人，撞倒了那个新的看门人——是一个由琴杰将军派遣的一惊一乍的胖胖的小女人。

这匹飞奔的战马逃出城门后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他一直顺着这条大道往西跑去，快速地、使劲地蹦着，令男孩喘不过气来，而稻草人则被他惊得目瞪口呆。

南瓜人杰克曾经这样快速地骑过一回，因此，他竭尽所能地两手抓紧了那个套在木柱子上的南瓜头，并且还得强忍着一路上令人恐惧的颠簸。

“快叫他跑慢点！”稻草人大叫着。“我身体里边的稻草都溜到腿上去。”

但是，蒂普已气喘吁吁的了，连一个字也无法说出来，锯木马也就照样肆无忌惮地飞奔着，根本没有减速。

这样，他们立刻就跑到了一条大河边，那锯木马仍然没有停下来，最后他一跳，大家全被他扔上了空中。

眨眼间，他们全都落入了水中，在水里挣扎着，摆动着，锯木马费劲地扭动着，企图找个支撑点，而那些骑士们先被淹没在急流中，然后又如软木塞似地浮在了水面上。

第十章 走在找寻铁皮人的途中

蒂普全身都湿了，到处都在不停地淌着水，可是，他想尽办法靠近了锯木马，在他耳旁大声叫道：

“你这个笨蛋，快停下！”

于是，木马立即不动了，他安静地浮在了水面上，那用木头做成的身体如木船一样地浮上来。

“你刚才所说的‘笨蛋’是啥意思？”锯木马问。

“这是骂人时说的词，”蒂普回答，他为刚才这样的言语感到有些愧疚。“我只是在非常气愤时才这样说。”

“那么，我反而觉得应该这样叫你，”锯木马说。“你想想，我又没有制造这条河，而且我也没有让它拦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因此，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于因落入水中而朝我发脾气的人身上。”

“对，这我知道，”男孩回答说，“因此我不否认刚才是我的错。”接着，他大声叫着南瓜人，“杰克，杰克！你还好吗？”

无人应答。然后，蒂普又叫国王陛下：“陛下，您还好吗？”

稻草人国王低声哼了哼。

“不知为何，我都被弄得心里没谱了。”他用细小而柔弱的声音说，“这水真的好湿啊！”

蒂普因为被绳子绑得很紧，所以根本不能回头朝他身后的朋友看，于是他对木马说：

“快摆动你的腿，向河岸游过去。”

木马遵从了男孩的吩咐，朝岸边游去。虽说游得比较慢，不过最终他们仍然游到了岸边的一处低洼地，木马可以由此而爬到上边的一块干地上去。

蒂普艰难地从衣袋里拿出他的小刀，然后用小刀切断了绑在他们身上的绳子。他听到稻草人软塌塌地躺在了地上，接着他就立刻下了马去瞧瞧他的朋友杰克。

杰克的木头身体仍然套着那身漂亮的衣服，而且还一直保持着骑在马背上的姿势，可是他的南瓜头却不知去向，只看见作为脖子的尖头木棍。至于稻草人，因一路上的颠簸，他身体内的稻草全掉到了下半身和腿下边——这就将下半部分撑得圆鼓鼓的，而上半部分则成了一只空空的布袋。稻草人国王的头顶上仍然戴着那只很沉的金王冠，因为王冠与他的头是缝在一起的，为的是不让它丢失，可是现在的脑袋被弄得湿湿的，软软的，于是那嵌满黄金、珠宝的王冠沉重地压在了画出来的脸蛋上，把它都压得变成了一团皱纹，看起来简直像一条日本的哈巴狗。

蒂普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南瓜人而忧愁万分的话，准会禁不住失声大笑。不过，稻草人无论如何，他的身体却仍是分毫未损，但是杰克却不一样，他那不可缺少的南瓜头已不见了。于是，蒂普拿着刚好在手边的长竿，焦急地重新走向河中。

他看到那个黄灿灿的南瓜正远远地漂浮在水面上，而且还伴随着上下波动的水面一起一伏。刚开始，男孩无法抓着它，不过没多久，它就靠得很近了，男孩借着长竿可以够着了，于是他将南瓜拉上了岸。然后，他捧着它，仔细地将南瓜头上的水用手绢擦干，抱着它朝杰克跑去，将南瓜头装在杰克的脖子上。

“哦，我的上帝啊！”杰克一开口就说。“这种经历真是太惊险了！不知河水会不会损伤南瓜？”

男孩认为这无需回答，因为他感到此时稻草人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于是，他细心地把国王身体里和双腿中的稻草拿出来，平摊在阳光下晒干。他将湿透的衣服搭在了锯木马的背上。

“如果，河水对南瓜人有所损害，”杰克沉重地叹了口气，说，“那我的末日就快到了。”

“我可没听说过水会对南瓜有什么损害，”蒂普答道：“如果水正好是沸腾着的还差不多。如果你的南瓜头并没发现缝隙，那么我的朋友，你就没什么大碍。”

“噢，我的南瓜头连一点点缝隙都找不到。”杰克高兴她表示。

“那就无需瞎操心了。”蒂普答道，“忧虑伤身啊。”^①

“还好，”杰克一本正经地说，“我还不是只猫，这让我感到十分愉快！”

很快地，太阳就晒干了他们的湿衣服，蒂普来回翻动着国王陛下下的稻草，以使稻草中的湿气尽快让暖和的太阳光蒸发掉，以便让它晒得像从前那样松软干燥。做好了这些事以后，他就将晒好了的稻草均匀地填进了国王的身体里，并且弄干了他的脸，使他脸上的表情恢复到以前那副快乐而可爱的样子。

“谢谢你，”国王在周围来回走了一圈，发觉自己被弄得整整齐齐，平平整整的，十分高兴。“做一个稻草人，他的显著优势就是，如果他身旁的朋友能为他修整弄坏了的地方，那么他就不会发生十分厉害的事件。”

“不知如此酷热的太阳光会不会晒裂我的南瓜头。”杰克显得有些忧愁地说。

^① 此处的原文是 Care once killed a cat，原意是“忧虑可以杀死一只猫。”在这儿作为一句谚语，被译为“忧虑伤身”。

“绝对不会！”稻草人兴高采烈地答道。“哦，我亲爱的孩子，你只需畏惧自己的老年。在你的黄金时代逝去时，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分离——但是，你也无需总是惦念着这件事。我们自己会发觉并及时告诉你的。好吧，我们走吧！我现在非常希望能尽快见着我的朋友铁皮人。”

于是，他们又重新骑到了锯木马的背上，蒂普抓紧了木桩，南瓜人杰克紧贴着蒂普坐着，而稻草人则双手抱着杰克的木头身子。

“请稍微慢些跑，这个时候没人会追我们了。”蒂普对锯木马说。

“好的！”锯木马粗声粗气地说。

“你的声音怎么觉得有点嘶哑？”南瓜人杰克很有礼貌地问。

锯木马气呼呼地往前一跳，圆鼓鼓的眼睛向后瞪了一眼蒂普。

“你看，你看，”他大吼一声，“你难道无法保护我免受侮辱吗？”

“可以，当然可以！”蒂普安抚着他说。“我敢保证，杰克并不是故意的。你应该明白，我们互相之间都是好朋友，不该因此而互相埋怨。”

“我再也不与这个南瓜人说话了，”锯木马凶巴巴地说，“他那南瓜头很容易被弄丢，真令人讨厌！”

这一番话好像找不到比较好的回答，于是他们就沉默不语地这样骑了一段路。

过了一会，稻草人说：

“这反倒让我记起了一段往事。正是在这片草地上，我曾经挽救了多露茜的性命，从而使她摆脱了西方坏女巫的螫人蜜蜂的攻击。”

“螫人的蜜蜂会不会袭击南瓜呢？”杰克慌乱地四处张望，恐惧地问。

“它们全被消灭了，所以不会有事的，”稻草人答道。“在这儿，伐木人尼克杀了西方坏女巫的灰狼。”

“谁是伐木人尼克？”男孩问。

“也就是我的朋友铁皮人，那是它的名字，”国王答道。“在这儿，我们被飞猴逮着绑了起来，并抓着小小露茜飞了。”他们又走了一段路，稻草人继续说：

“飞猴会咬南瓜吗？”杰克害怕极了，浑身颤抖着问。

“这我不清楚，不过，你不必如此担心，因为现在飞猴们已成了格林达的奴仆，格林达用她那顶金帽子命令它们干活。”稻草人深思着说。

接着，那稻草国王回想起以前历险的日子。至于锯木马，则飞奔在布满花儿的田野中，他背着他们三人在这条大路上快速地奔跑着。

慢慢地，天色渐晚，夜晚的黑暗已逐渐包围着他们。蒂普命令锯木马停下，他们全都从马上跳了下来。

“唉，我困极了，”蒂普懒洋洋地打着呵欠说，“这片草坪既松软又凉快。我们今晚就在这儿睡一觉吧。”

“我不能睡。”南瓜人杰克说。

“我从没睡过觉。”稻草人说。

“我连睡觉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锯木马说。

“不过，我们得替这个小男孩考虑考虑，毕竟他是一个有血肉之躯的活生生的人啊，他当然会有累的时候。”稻草人用他那贯有的细致周到说出了这个意见。“我曾想到以前小小露茜也要睡觉。而那个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她睡觉时坐上一个通宵。

“我感到十分抱歉，”男孩小声说，“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现在都快饿晕了！”

“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南瓜人阴沉地说。“对我来说，这简直令我恐惧，只希望你不是个喜爱吃南瓜的人。”

“我只是在南瓜煮熟了并做成饼以后，才喜欢吃，”男孩笑容满面地对杰克说，“因此，我亲爱的朋友，你大可不必畏惧我。”

“南瓜人的胆子也太小了，真是没用！”锯木马不屑地说。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明白自己可能会腐烂掉，那么你肯定也是个胆小鬼！”杰克气愤地反抗。

“行了，行了！”稻草人制止他们的争吵，“我们不要再这样为一点小事而争吵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因此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做到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个时候，我们的朋友蒂普饿极了，却没有一点食物吃，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安静点，使他能够好好地睡上一觉，听说，人在沉睡之时可以忘掉饥饿。”

“非常感谢你！”男孩真诚地说。“稻草人陛下真是位心地善良，头脑聪颖的人——这可不容易！”

于是，他伸展着身躯倒在了草坪上，把稻草人的身体垫在自己的脑袋下边做枕头，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第十一章 镀镍的君主

天刚刚亮，蒂普就醒过来了，而稻草人则早早地去了周围不远处的一个灌木丛里，笨手笨脚地从树上采了一些熟透了的野果回来。男孩贪心地将这些野果吃了个精光，美美地吃了一顿可口的早餐，接着，他们又重新上路了。

他们骑了一个钟头以后，登上了一座小山的山顶，在那儿他们就能看见温基城了，而且他们还看见了那坐落于一派简单、朴素的住宅之间的有着高耸圆顶的皇宫。

望着这一切，稻草人兴奋极了，他大喊着：

“哦，我又可以看到我那老朋友铁皮人了，真令我兴奋不已！但愿他在温基城的统治较我的统治要成功！”

“什么？你的朋友铁皮人就是温基城的君主？”锯木马问。

“对呀！当我们打败那个坏女巫后，没多久温基城的人民就

推举他为君主。并且，我的朋友——伐木人尼克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最仁慈的人了，因此我断定他一定会是一位英明的君主。”

“我觉得，‘君主’应该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的称呼，”蒂普说，“但温基邦只能算是一个王国而已。”

“你绝对不许在铁皮人面前说这种话！”稻草人激动而急切地大声说道。“这样你会沉重地打击他的自尊心的。他很高傲，并且他也有资格高傲；他愿意人们尊称他为君主而并不是国王。”

“我能够保证，对于这件事我并不会太在意。”蒂普答道。

此时，锯木马跑得很快了，骑士们必须竭尽全力才可以在马背上坐稳当，因此，在还没到达王宫的台阶旁边之前，他们都没有进行交谈。

一位年老的温基人，身穿银色军服走到他们跟前，将他们扶下马来。稻草人对他说：

“请立刻带我们去见你们的君主。”

那个年老的温基人难堪地依次看了这些来访者，然后答道：

“这恐怕还得先请你们等一等，君主今日上午不会见客的。”

“这是为什么？”稻草人焦急地问，“我想，他不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吧。”

“哦，不，不！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那人答道。“只是因为陛下现在正在抹油，今日就是他的抹油之日，所以他身上抹着一层一层的润滑油是不会见客的。”

“哦，原来如此！”稻草人叫了一声，他听了心里踏实多了。“我这个朋友一贯都是如此爱漂亮，看来，他如今比从前更爱打扮了。”

“的确是这样，”那人彬彬有礼的朝他们行了一个礼，说道：“我们尊敬的君主陛下近日在他的身体表面上了一层镍。”

“我的上帝啊！”稻草人一听，不禁惊叫起来。“如果让他的智力也上一层镍，那会是怎样的光亮夺目啊！我看，你还是带我们

进去吧——我保证，即使你们的君主正上着油，他也一样会接待我们的。”

于是，这位侍从就领着他们来到了华贵的待客厅，而那匹笨头笨脑的锯木马也跟在了他们身后，因为他并不清楚马必须放在外边。

刚开始，他们被客厅内的装饰惊得目瞪口呆，甚至是稻草人在看到那编成小结，并用小小银斧钉住的豪华的银色窗帘时，也感叹万分。在大厅中间，放着一张好看的圆形桌子，桌面上摆着一个银制的大油壶，油壶上精致地刻上了铁皮人、多露茜、胆小的狮子以及稻草人他们从前探险的经历：银壶上雕刻的痕迹全被擦上了一层黄灿灿的金粉。墙壁上悬挂着几张人物画像，而稻草人的那幅一看就知道是特制的，其中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位有名的奥艺术士，这一幅画很大，差不多都占满了大客厅的一整面墙，画上画的是这位奥艺术士正交给铁皮人一颗心。

“太棒了！这真是意料之外的事！”

接着，大门猛然被打开了，铁皮人从里边冲出来，冲到他们中间亲切地抱紧了老朋友稻草人，他被弄得全身都是折痕和皱纹了。

“我的好朋友，我亲爱的伙伴！”铁皮人兴高采烈地喊道。“能够再一次见到你，真是开心极了！”

接着，他松开了稻草人，在他俩之间保持着一只手臂的距离，细细地瞅着他那画出来的可爱的脸蛋。

但是，这下惨了！稻草人的脸上、身上都被粘上了许多润滑油，这全是因为铁皮人只顾着迎接他的老朋友，而忘了他自己正在涂油，所以他身上那层厚厚的润滑油粘在了稻草人的身上。

“哦，我的上帝啊！”稻草人悲伤地说，“我都弄成这样了！”

“没什么，我亲爱的朋友，”铁皮人答道。“我带你去皇家洗衣室，当你从那儿出来时，就会和你从前一样精神焕发了。”

“我不会被弄伤吧？”稻草人问。

“不会的，一点也不会！”铁皮人答道。“但是，请你说说，为什么你会来这儿？和你一起来的是什么人？”

于是，稻草人十分客气把蒂普和南瓜人杰克介绍给了铁皮人，而铁皮人看上去好像对南瓜人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想说的是，你可能不够强壮，”君主陛下说，“但是，你确实是一个不平凡、不寻常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接受你而加入到我们这个伟大的集体中来。”

“十分感谢您，君主陛下。”杰克谦逊地说。

“但愿，你的身体没什么问题。”铁皮人接着说。

“至今为止，一切都好，”南瓜人杰克叹了口气答道。“可是，我总是畏惧我将腐烂的那一天。”

“废话！”陛下说——但是他的声音却是和缓的，富于同情心的。“我请求你不要这样瞎担心了。当你的南瓜头真的要快腐烂以前，你就将它做成罐头，那么你也就能够让它永远保存下来了。”

在他们交谈之时，蒂普用他那惊奇不已的神情不加掩饰地看着铁皮人，他发觉这个有名的温基君主全都是由一片片的铁皮拼接而成。当他活动时，就会发出一阵阵咯吱咯吱或叮叮当当的响声，总体来看，他还是做得相当精巧、细致的。他的外表只是因那一层自上而下的润滑油给搞砸了！

蒂普这样盯着他看，铁皮人这时才觉得此时的他实在是不适合见客，因此他只得对他的朋友说抱歉，因为他得回自己的内室让侍从把他身上的润滑油擦掉。这倒是做得挺快，不一会儿，陛下就回来了，此时，他那镀镍的身体被擦得光滑而闪亮，稻草人走上前去真心地为他的美丽而道贺！

“我不否认，在身体表面涂一层镍的确不错，”伐木人尼克说，“再说，在我们探险的过程中，我身上有几处地方还被弄坏了，这样就更需要镀镍了。你们瞧瞧，在我的左胸部被刻上了一个星星。这不但能够代表我心脏的位置，而且还刚巧能够挡住那

位有名的术士用他那双精巧的手把心脏放入到我身体里时所形成的疤痕。”

“这么说，你的心脏是一个人造器官？”南瓜人很感兴趣，问道。

“不，并不是这样，”陛下严肃地答道。“我绝对相信，它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心脏，只不过它与大多数人的心脏比稍微显得大了一点，暖和一点。”

接着，他回头问稻草人：

“我亲爱的朋友，你的人民过得快乐而满意吗？”

“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稻草人回答，“因为，来自奥芝各地的女人们反叛了，她们攻下了翡翠城，并将我赶了出来。”

“我的天啊！”铁皮人叫着，“太惨了！她们在你那英明而仁慈的管理下，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埋怨的了。”

“是啊，可是她们却说，如果不能处理好两头的关系，那他的管理也不能算是成功的，”稻草人答道，“并且她们觉得，这个国家被男人统治的时间太久了。因此，她们攻击我的城市，夺走了国库里全部的珠宝金币，而且她们还为所欲为地胡乱安排各种国事。”

“哎呀！我才听到有这么奇怪的事！”陛下说，他觉得十分惊讶，而且还感到十分奇特。

“我还曾听见她们的人说，”蒂普说，“她们有攻打这里的计划，准备攻下铁皮人的城市。”

“哦，我们不能留给她们做这件事的时间，”陛下立刻说；“现在，我们马上进军翡翠城，将它夺回来，还给稻草人的皇位。”

“我早料到，你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的，”稻草人高兴地说。“你能召集到多少部队？”

“我们根本不必调动军队，”铁皮人答道。“有我们四个人，再加上我那把闪闪发亮的斧头的协助，已足够吓唬她们了。”

“应该是我们五人。”南瓜人杰克连忙纠正。

“我们五个？”铁皮人奇怪地重复了一遍。

“对，还有我那英勇顽强的锯木马。”南瓜人回答道，对于刚才与锯木马的争论他已不记得了。

铁皮人迷茫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因为还没提到这匹锯木马时，他就一直平静地呆在那儿，君主陛下一点也没察觉到他的存在。蒂普立刻叫那还稀奇古怪的木马到这边来，他笨头笨脑地走过来，几乎把那好看的中心圆桌和刻着图案的油壶打翻了。

“我越来越感觉到，”铁皮人正儿八经地看了看锯木马，说，“世界上的奇闻异趣真是无所不在？瞧，这头木马居然是活的？”

“我把魔粉撒在他身上，于是他就活过来了，”蒂普谦虚地说，“而这匹木马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这一路上他的用处可大了。”

“并且，他还带着我们冲出了叛军的重围。”稻草人插了一句。

“噢，既然如此，我们就更要将他视为自己的好朋友！”陛下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活着的锯木马，真是挺新奇，挺有趣，有必要花些时间认真地研究研究他。他知道些什么呢？”

“这个嘛，我不敢说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多么丰富。”锯木马回答说；但是，我自认为自己接受能力强，一学就会，我经常能感觉到，与其他人相比似乎我知道的东西更多。”

“或许真是如此，”陛下说道，“因为有经验的人未必就很聪明，而聪明的人也并不就有生活经历。好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十分珍贵的，所以我们得立刻准备出发。”

君主陛下将大法官叫了进来，安排他在君主出行时怎样处理国事。并且，大家还将稻草人拆了，细致地洗干净他那当做头的画着五官的布口袋，而且拿来了以前那著名的术士给他的头脑，把它装了进去。皇家的裁缝帮他洗干净并熨平了他的衣服，他那金王冠也被擦得闪闪发亮并牢牢地缝在他的脑袋上，因为铁皮人一直认为稻草人不该就这样将王位放弃。如今的稻草人

变得焕然一新了，而且显得格外潇洒、漂亮。虽然他并不是个喜爱荣华富贵和华丽外表的人，不过他对自己现在的样子还是感到相当合意，因此走在路上也显得高傲、威武多了。当他们正干着这些活的时候，男孩正修整着南瓜人的木头腿，以便它们较从前的更牢固，并且他还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锯木马的情况，看看他还能不能照常奔跑。

于是，次日早晨，他们就踏上了返回翡翠城的路上。铁皮人扛着那把闪亮的斧头，走在前面引路，杰克骑上了马，而蒂普和稻草人则行走在他两边，小心地照看着以免他被马甩下来或是因其它原因而受伤。

第十二章 H·M·环形甲壳虫，T·E·先生

此时，琴杰将军——这次叛乱的领导者——因稻草人的出逃而有些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她的畏惧是情有可原的，毕竟稻草人从翡翠城逃出后一旦与铁皮人合作，一起对付她的话，那么她与她的叛军就要面临很大的威胁；而且奥芝的人民仍然记得他们伟大英雄的事迹，这些英雄们曾有过许许多多奇特而惊险的经历。

于是，琴杰将军立刻叫人将那个叫莫比的老女巫带过来，她承诺，如果老莫比答应帮助她们，那么她将得到一大笔佣金。

老莫比想起蒂普对她的戏弄，而且还悄悄溜走，并盗走了她珍贵的生命魔粉，为此她十分生气，因而她无需人家的劝说自己就来到了翡翠城，决定协助琴杰将军打败稻草人和铁皮人，因为他们与蒂普成为了好朋友。

老莫比来到皇宫没多久，就利用她神奇的巫术知道了稻草人他们一行已向翡翠城逼近了。于是，她藏在塔顶上的一个小阁楼里，将自己反锁住，开始弄一些她能施展的巫术以阻止稻草人

他们前进。

这就是铁皮人此时为何立即停住了。他说：

“真是件怪事。这条路对我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走过去，可是现在我却怀疑我们是否已迷路了！”

“这怎么可能呢？”稻草人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会认为我们已迷路了？”

“是的，你瞧，我们眼前有一大片葵花地……但是我这辈子就从未看到过它。”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由地看了看周围，他们看到四周的确是有一大片高秆植物，每个植物的高秆顶端都立着一个又大又圆的向日葵，它们的颜色鲜艳夺目，有黄的也有红的，鲜亮得有些刺眼，而且每一朵花都不停地在枝杆上左右晃动，如一只小小的风车一样，把他们的眼睛都弄花了，使得他们现在稀里糊涂的，不知该朝哪条路上走。

“这是巫术在作怪！”蒂普叫道。

就在大家停在那儿，不知所措之时，铁皮人烦躁地大叫一声，拿起他的斧头就朝他眼前的向日葵砍过去。而这个时候向日葵却忽然不动了，大家看见每朵向日葵中间都有一个女孩的面孔。她们对着这群惊异万分的人嘲讽地大笑着。

“停手！别动！”蒂普连忙阻止铁皮人的举动，大喊道：“它们都是女孩，都是活人！”

此时，那些向日葵又不停地摆动起来，而女孩们的面孔却淡了下来，并且很快就随着摆动而消退了。

铁皮人将他举起的斧子放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把这些美丽的花朵砍掉的确是残酷无情的，”他无奈而丧气的说，“但是，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法子才能排除困难。”

“我倒感觉它们十分奇特，有点像那些反叛的女孩子们的脸，”稻草人沉思着。“可是，我真弄不明白那群女孩子怎么可能如此迅速地就赶上我们呢？”

“我想，这准是巫术在搞鬼，”蒂普胸有成竹地说道：“一定是有人在捉弄我们。因为，以前我曾见过老莫比也这样做过。或许，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错觉而已。”

“那我们就把眼睛闭上，一起向前走吧。”铁皮人提议说。

“很遗憾，”稻草人说。“我恐怕不行，因为我的眼睛是画出来的，根本不能合上。你是刚好凑巧做了一个眼皮，但却不该自认为我们都有呀。”

“再说，锯木马的眼睛只是个节疤呢。”南瓜人杰克说着，向木马靠近了些，紧盯着他的眼睛看。

“无论如何，你也得尽快地向前骑过去，蒂普对南瓜人说，“我们其他人就尾随其后，想办法冲出去。我的眼睛花得都快看不见东西了。”

于是，南瓜人杰克立刻英勇地骑了过去，蒂普用手抓紧了锯木马的秃尾巴，合上眼睛跟在后边，稻草人和铁皮人压阵。他们还没走两步，杰克就兴奋地大叫起来，告诉他们眼前的道路已排除干净了。

此时，大家都站住了，向后一看，那些向日葵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样，他们心情愉悦地继续向前走去，可是老莫比又使出她的巫术使地形的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是稻草人发挥他的智慧选择太阳为定位方向，他们又会被她弄得迷失方向的。对于他们来说，太阳是绝对值得信赖的向导，因为无论多么高明的巫术都不能改变太阳的方向。

可是，他们又遇到了其它的麻烦。锯木马一不小心踩到兔子窝里去了，并且还跌倒在地上。而南瓜人杰克则被甩到高空去了，如果没有铁皮人反应灵敏地将就要掉到地上的南瓜迅速接住，使南瓜完好无损，那么南瓜人杰克将就此了却一生了。

蒂普迅速地将南瓜头重新套在了杰克的脖子上，然后帮他站了起来。但是，锯木马可没这么好对付。当他们费力地将锯木

马的木腿从兔子窝中抽出来时，才发觉他的腿已少了一段，如果想让他继续行走的话，就得立刻给它修补修补或者干脆另外再做一支。

“看来，这次的问题相当困难了，”铁皮人说。“如果周围能找到树木的话，要做一支动物的木腿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在这方圆几英里的地方根本无法找到一棵树木。”

“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呢？”蒂普问。

“看来，现在我得好好想了想，”稻草人回答道，“凭直觉，我就知道，只有让我仔仔细细地静静地想上一会，就总会想出解决的办法的，我一定能做到。”

“好吧，我们也都好好地想想。”男孩说，“或许我们真的能想出修整锯木马的办法。”

于是，他们一起坐在了草地上，整整齐齐地列成一排，都陷入了沉思，而锯木马却惊奇地盯着他那条断了的木腿。

“你觉得痛不痛？”铁皮人关切地小声问道。

“不痛，一点也不觉得痛，”锯木马回答说：“不过，看到我自己的骨头如此不堪一击，我那骄傲的自信心已被摧毁了。”

大家沉默地思考了一阵子，没多久，铁皮人抬起眼睛向田野望去。

“噢，那是什么？瞧，它正向我们这边走过来呢？”他惊异地问。

大伙都沿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了一个以前他们未曾见过的奇特的家伙朝他们这儿走来。它快速而轻巧地走过软绵绵的草坪，居然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很快地就几分钟而已，他就站到了大家的眼前，并且他也和他们一样以惊异的眼光看着对方。

稻草人陛下总是一副处变不惊地态度。

“您早！”他很有礼貌地与对方打招呼。

那奇怪的家伙用他那夸张的姿势取了帽子，朝他行了个礼，

然后答道：

“大家早上好！但愿你们的身体都能健健康康，无痛无灾的。我冒昧地递上我的名片，望各位能接受。”

礼节性的交谈过后，那奇怪的家伙向稻草人递上了自己的名片，稻草人拿着前前后后地翻过来翻过去，弄了好一会，接着就摆摆头把它递给了蒂普。

男孩接过来后大声念道：

“H·M· 环形甲壳虫，T·E· 先生。”

“哦，上帝啊！”南瓜人杰克惊讶地大叫一声，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太奇怪了！”铁皮人说。

蒂普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感觉很迷茫，而锯木马唉声叹气地转过头去。

“难道你真的是一只环形甲壳虫？”稻草人问道。

“当然，亲爱的先生们，我的确是一只环形甲壳虫！”那奇怪的家伙回答。“我那片子上不是都写得很明白吗？”

“是的，”稻草人说，“可是，我想问问上边的 H·M· 是何意呢？”

“H·M· 就是‘放大了好多倍的意思。’”环形甲壳虫得意地答道。

“哦，我明白了。”稻草人陛下以近乎苛刻的态度打量着这家伙，“你真的被放大了好多倍？”

“我的朋友，”环形甲壳虫说：“我以为你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先生，可是你居然没有想到我与你从前所见到的环形甲壳虫相比要大许多倍！这很明显，我是被放大的了，难道你对此还有疑问吗？”

“很抱歉，”稻草人答道：“我的脑袋被洗过一次以后，似乎有点糊涂了。如果我想问一问你名字后边的两个字母‘T·E·’有什么意义，不知是否合适呢？”

“它表示我的学位。”环形甲壳虫自豪地微笑着，回答道。“具体来说，这两个字母是两个字的缩写，意思是指我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哦！”稻草人此时放松多了。

蒂普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奇怪的家伙。他眼前站着的是一只圆鼓鼓的大甲壳虫的身躯，它的下边是两根细长的小腿，而小腿下边有一小脚，脚趾头都向上翘着。环形甲壳虫体形稍扁，从看到的地方来辨别，它的背部为略带荧光的深褐色，躯体前部由浅褐色与白色互相交织的条形组成，当这些条形延伸到边上时则揉合在一起了。它的前肢与腿一样又细又长，而那长长的脖子上支撑着一个脑袋——它看上去与人的头差不多，只不过在鼻尖上多了一根卷曲的胡须，即“触须”。而它耳朵上端也有根须，就在它的头部两侧，犹如两条细长而卷曲的小辫。不可否认的，它那对又黑又圆的眼睛十分突出，不过，环形甲壳虫脸上的神情并不令人厌恶。

这只环形甲壳虫身着一件衬里为黄绸的深蓝色燕尾礼服，在纽扣的扣眼中插着一支鲜花，外边紧紧地包着一件白色的帆布马夹；下边是一条浅黄褐色的毛绒灯笼裤，于膝关节部位系着一镀金的带扣，而它那头顶上还戴着一顶时兴的缎面高帽。

环形甲壳虫挺直腰身地站立在他们面前，好像与铁皮人差不多高；的确，整个奥芝国里，根本就不曾见到过这么大一只的甲壳虫。

“我不否认，”稻草人陛下说，“对于你的忽然到来，令我感到十分惊异，当然，这也让我的朋友们惊讶不已。但是，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望您能谅解，不要因此而感到气愤。我想，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对您习以为常了。”

“你无需为此感到歉意，”环形甲壳虫诚恳地说：“能令大家感到惊讶不已，反而让我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我与一般的甲壳虫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我的出现也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你

们的兴趣和惊讶。”

“是的，真是这样的。”稻草人表示赞同。

“要是你同意让我与你亲爱的朋友坐在一起的话，”那奇怪的家伙继续说，“我将很乐意地为你们讲讲我过去的故事，那么你们也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为何会这样奇特了——或许应该说我的与众不同的——外形。”

“只要你愿意，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铁皮人简练地答道。

于是，环形甲壳虫坐在了那块草坪上，开始为他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第十三章 一个扩大好多倍的过去的故事

“当我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想首先还是明确地告诉你们，其实我天生只是一个普通的甲壳虫，”那奇怪的家伙用友善而直率的口气说。“那时，我走起路来手脚一起用，要么在石头缝隙中爬来爬去，要么就躲在草丛里面，为的只是想弄一点比我还小的昆虫以填饱肚子，对于其它更好的事则一概不知。

“夜里很凉，把我冻得直愣愣的，动也不动，我身上没穿一件衣服，而只有等到每日清晨的第一缕暖和的阳光才能给我注入新的活力，这样我才可以继续活动。这种日子是十分恐惧的，令人害怕的，不过你们不要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环形甲壳虫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小生物都是这样生活的。

“虽然我很平凡，很渺小，可是命中却注定我要承担更伟大的任务：有一天，我爬到了一座农村小学的房子附近，从那里传出来一阵阵学生单调无味的呜呜声吸引了我，可是我壮着胆子爬了进去，并且随着两块木板间留下的缝隙，一直爬一直爬，最终爬到了远处的终点，在那儿，我看到那熊熊燃烧的火炉前有一

位老师坐在了他的课桌旁。

“不会有人看到像我这样的小东西的，而我却发觉火炉旁要比阳光暖和且舒服得多，于是，我将自己家的位置选择在这儿。因此，我选了一个位于两块砖之间的地方作为我温馨的家，在这个家里我一直藏了好几个月。

“在奥芝国里，诺维托老师可以说得上是最有名的学者了，几天以后我就认真地听起了他为学生所上的课。任何一个学生也没有这个渺小的平凡的环形甲壳虫那样认真那样集中精力的听课，也就是这样，我从中获取了许多知识，我自己都认为，这的确让人感到惊奇万分。这便是我将 T·E·这两个字母——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打在我名片上的原因了。而我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只甲壳虫会有我十分之一的知识和学识了。”

“我并没有因此而埋怨你什么，”稻草人说。“我认为接受教育是件令人感到自豪的事，而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的朋友们也一致认为著名的术士赐予我的那个头脑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铁皮人接上说：“我觉得，一颗友善的仁慈的心灵比接受教育或头脑更重要。”

“而就我看来，”锯木马说，“有一只好木腿比那两样都重要。”

“瓜子是不是也是脑子？”杰克突然问。

“闭嘴！”蒂普厉声喝道。

“好的，我亲爱的爸爸。”杰克顺从的回答说。

环形甲壳虫耐着性子，几乎可以说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听他们说这些话，接着就继续往下说。

“我就在这僻静的小学校的火炉旁一住就是三年，”它说：“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我眼前源源不断的丰富的知识。”

“很有意思嘛。”稻草人赞叹不已，点了点头说。

“但是，那一天，”环形甲壳虫继续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

事，而我平静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我登上了现在我所达到的伟大顶峰。老师看到了在火炉上爬来爬去的我，我还没来得及跑掉，他就用那只大手的拇指和食指把我捏住了。

“‘亲爱的孩子们，’他对他的学生说，‘我逮着了一只小甲壳虫——它是一种十分罕见而又有意思的昆虫。你们有谁见到过环形甲壳虫的模样吗？’”

“‘没见过！’他的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好吧，’老师说，‘那我就将我那神奇的放大镜掏出来，把这只小甲壳虫放在它前面，使它被放大许多倍而投影在屏幕上，这样你们就能详细地揣摩它特别的外形结构，并充分理解它的生活习性和方式了。’”

“于是他在一个柜子中找出来一面很有意思的镜子，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发觉自己被放到了一个屏幕上，而我的身体则被放大了好多倍——就和你们目前所见到的一样大。”

他的学生们爬上了凳子，拉长了脖子来看我，试着想看我看得更仔细一点，而有两个小姑娘居然登上了敞开着的窗台上，那样她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好了，请大家注意！’老师大喊道，‘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放大了好多倍的环形甲壳虫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最特别的昆虫之一了！’”

“因为我是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甲壳虫，并且也懂得作为一个有素养的绅士该如何做，于是，我此时站立起来，手放胸前，彬彬有礼地行了一个礼。此举很突然，肯定把他们给吓了一跳，因为那个爬上窗台的小姑娘大叫一声就向后边的窗口倒去，而同时她也把她身边的另一个姑娘也带了下去。

“老师见此情景不由地大喊一声，连忙跑出门去，瞧瞧他的学生到底怎样了。学生们也一窝蜂地随老师一起涌出门外，而我则独自一人呆在了教室里，继续保持着放大好多倍的样子，并且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动。

“我立刻意识到此时是我逃走的绝好机会。我那巨大的身躯令我觉得十分自豪，我也知道现在的我就能平平安安地在这个世界上随心所欲地走动了，而我所接受的系统教育将让我能适应与那些具有良好教养和渊博知识的人们交往。

“因此，当老师把摔在地上的两个小姑娘拉起来——她们被吓得一动不动，但都还没受什么伤——并且被他那群学生们团团包围着的时候，我平静地出了学校，转了个弯，就这样悄悄地溜出来，走到了旁边的树林中去了。”

“绝！简直是绝了！”南瓜人杰克赞叹不已。

“的确如此，”环形甲壳虫赞同地说，“我自从被放大而逃走，一直在为我的壮举庆贺，因为我如果还和以前一样是只渺小的甲壳虫，那我所学到的许多知识也无用武之地了。”

“我从前根本没想到，”蒂普迷茫地看着这只甲壳虫说，“环形甲壳虫也是穿衣服的。”

“一般是不穿的，”环形甲壳虫说，“但有一次当我四处游荡之时，我碰巧挽救了一个裁缝的第九条命——裁缝与猫一样都有九条命，我想，这你们总该听说过吧。他十分感谢我，因为这第九条命是他最后一条命，一旦没了，他也就彻底完蛋了，因此，他请求我同意让他给我缝制一套款式独特的衣服。你们看看，我穿着是不是十分合适？”说着，环形甲壳虫起身缓缓地转了个圈，以便大家能仔细地看清楚他的体形。

“这个裁缝真不错。”稻草人无不羡慕的说。

“最起码，他能算得上是个心地善良的裁缝。”铁皮人说。

“那么，你碰上我们的时候，原来准备去什么地方呢？”男孩对环形甲壳虫说。

“我并没想好到底去哪，”环形甲壳虫回答道，“但是，我计划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到翡翠城去看一看，并且准备针对某些听众进行一次名为《放大后的优势》的演讲。”

“我们此刻正是要到翡翠城去，”铁皮人说：“所以，你要是也

想去的话，可以与我们同行。”

环形甲壳虫高雅地向他们行了一个礼。

“我十分乐意与你们同行，”他回答道，“在整个奥芝国里，我几乎都没碰上过像你们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

“的确如此，”南瓜人表示同意，“我们之间就如蚊子和蜜糖一样紧密相连。”

“可是，……很抱歉，假如我是一个奇怪的东西……那么，你们不也是……哎！很奇特吗？”环形甲壳虫毫不隐藏他的好奇心，一个一个瞧过去，问道。

“大家都一样嘛，”稻草人回答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都令人感到惊奇，不过，当你习以为常了以后，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样富有哲理的观点我还很少听到！”环形甲壳虫佩服地说。

“的确，我今天也感觉到自己头脑很活跃。”稻草人表示同意，言语中透着一丝得意。

“如果你们都休息好了，而且也吃饱了的话，我们就朝翡翠城出发吧。”放大的环形甲壳虫提议。

“现在还不能走，”蒂普说：“锯木马的木腿坏了，没法走。周围又找不着树木来给他重做一条腿，而我们也不会让马一个人留下，因为南瓜人的关节很脆弱，只能骑着马走。”

“哦，真是太不妙了！”环形甲壳虫说，接着他认真地朝大家看了看，说：

“要是南瓜人非得骑马才能走的话，那就可以拿他的一条腿代替马的腿了！何况，他们也都是木腿！”

“看看，这才叫智慧！”稻草人赞同地说道：“怪了，我为什么没能早点想出这个办法呢？好了，铁皮人，你就快动手吧，将南瓜人的一只木腿锯下来，套到锯木马的躯干上去。”

杰克对于这种做法不是十分乐意，但也只能让铁皮人这样

做。至于锯木马，他也不大乐意这样做，他为他所谓的被“宰”叫了好一阵，然后还说，作为一头令人崇敬的锯木马，那条不伦不类的新腿简直让他无地自容。

“嘿！你讲话怎么这样不负责呢？”南瓜人杰克激动地说。“你要知道，你现在骂的是我的腿，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

“我知道，”锯木马抗议，“你那条木腿也和你身体的其它地方一样软弱无能。”

“什么？软弱？”杰克生气极了，大声嚷着。“你竟敢这样说我，居然说我软弱？”

“你不觉得你十分滑稽可笑吗？犹如一个蹦蹦跳跳的娃娃。”锯木马讥讽地说，那双圆鼓鼓的眼睛还在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你看你的头，总是那样不稳定，就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往前看，还是往后看！”

“好了，好了，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这样争吵了！”铁皮人急切地请求着。“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因此请你们还是宽容一点吧，包容一下他人的缺点。”

“这说得有礼，”环形甲壳虫赞同地说，“我觉得你的心地一定十分善良，是吧？铁皮朋友。”

“没错”，尼克答道，他觉得十分开心。“我的心脏的确是我身体中最优良的器官。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赶快出发吧。”

他们扶着一腿的南瓜人上了马，然后将他用带子绑到座位上，以免他从马上掉下来。

于是，大家在稻草人的领导下，一同向翡翠城走去。

第十四章 老莫比大搞巫术

没多久，他们便发觉，锯木马的腿有些跛，那是由于他的新腿稍微长了一些。因此，大伙只好停下来，叫铁皮人将它用木斧

削去一截。从这以后，锯木马走起来才觉得舒畅一点。可即便如此，锯木马仍不觉得十分称心。

“我居然将我的那条腿给弄断了，真难堪。”他喊着。

“不，你不要这样认为，”环形甲壳虫快乐地说。“不仅如此，你还要将这次发生的事情看成是自己的好运。因为，从来不跌断腿的马是十分无用的。”

“很抱歉，”男孩很关心锯木马和杰克，他对甲壳虫说，“可是我还是想说，你开的玩笑很差劲，一点意思也没有。”

“但是，它也是个玩笑啊。”甲壳虫坚持说，“并且那些素质高雅的人一致认为，拿游戏来开玩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什么意思？”杰克傻傻地问。

“也就是说，”甲壳虫详细地解说着，“我们言语中的很多字句都有好几个意思，而将这个词的两重意思来开玩笑，就象征着这个人知识丰富，素质高雅，并且还能看出对于这种语言他研究得十分透彻。”

“这我可不信，”蒂普意思明了地说，“无论是谁都可以用双关语。”

“不，并不是如此，”甲壳虫顽固地回答。“这必须要接受系统的教育才行。你接受过系统教育吗？啊，先生？”

“只是一点点而已。”蒂普坦白说。

“那你就不能对这些事发表意见了。而我倒是接受了系统教育的人，我觉得使用双关语能显示出一个人的天赋。比如说，我要是骑着这匹锯木马的话，我就会让他不单单只是一只牲畜……我会让他成为一辆马车。那么他将是一匹马拉的小车了。”

听他一说，稻草人呼了一口气，铁皮人忽然停住了，以责备的目光看了甲壳虫一眼。而锯木马则一大口一大口地喷鼻以示嘲讽，就连南瓜人也捂着脸以隐藏他的笑容，可是即使这样也掩盖不了，因为他的微笑是刻在脸上的，他也没法皱眉。

不过，环形甲壳虫却神气十足地走着，好像他刚才说了什么

特别的见解似的，此时稻草人只好开口了：

“我的朋友，你可能也曾听到过这句话，人读起书来也会读过头的。即使我对您的聪明才智十分钦佩，无论它是怎样分类的，但是现在我感到您的头脑有些糊涂了。无论如何，我请您在与我们一块时一定要收敛一下你那高明的见地。”

“我们并不是那种难以接触的人，”铁皮人继续说，“我们都十分友善。但是，如果你再表露你那高明的见地的话……”他戛然而止，只不过漫不经心地摆动着他闪亮的斧头，甲壳虫被吓坏了，乖乖地躲到安全的角落了。

其他人都沉默不语地向前行走着，放大的环形甲壳虫想了一想，谦逊地说：

“我想，我会努力控制自己的。”

“我们也会这样做的。”稻草人快乐地说道，于是，所有的人又回到了以前的快乐，仍然朝前走去。

在他们又一次停下来，蒂普要休息休息时——好像只有这个男孩才会觉得疲劳——铁皮人发觉这片长满了绿草的牧场里有好多又圆又小的洞洞。

“这儿准是田鼠村，”他告诉稻草人。“我不清楚，我的老朋友田鼠女王现在是否还在这儿。”

“要是她还在的话，准会对我们很有好处的，”稻草人答道，他忽然想到了一念头，“或许，你可以试着叫叫她，尼克。”

这样，铁皮人取出套在脖子上的一只银哨子吹起了一阵刺耳的声音，一只灰色的小田鼠立刻由周围的一个洞里跑出来，肆无忌惮地向他们走来。因为，以前铁皮人救过她的命，所以她觉得他是可靠的。

“您好，女王，”铁皮人彬彬有礼地对田鼠说。“您近来身体可好？”

“谢谢您的关心，身体挺好的，”田鼠女王坐着，她头上戴着一个金色的小王冠，安静地回答说，“不知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我的老朋友。”

“您确实能帮助我们。”稻草人连忙答道。

“请您允许我带走您的十个子民去翡翠城。”

“他们会因此而受伤吗？”女王怀疑地问。

“我觉得这并不会让她们受伤，”稻草人答道。“我会将他们放到我身体里的稻草中，在我拉开马夹扣子暗示他们出来时，只要他们迅速地从里边蹦出来，并飞快地跑回家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帮助我将叛军赶走，重新夺回我的王位。”

“这个时候，”女王说，“我当然不会反对的。您一旦准备就绪了，我将叫来十二个聪慧的子民让您带走。”

“此刻，我已一切准备妥当了，”稻草人答道。于是，他仰卧在地上，拉开他的马夹，显露出装在他身体里的一大束稻草。

女王大叫一声，十二只美丽的田鼠立刻由洞中跑了出来，站在了女王眼前，听候她的指令。

女王向田鼠讲了一些话，但是稻草人他们无一人能听明白，因为他们说的是田鼠的语言，而那些田鼠则不假思索地听从她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的朝稻草人跑去，躲到了他身上的稻草中。

当这十二只田鼠都躲好了后，稻草人紧紧地扣上了他的马夹，接着起身向女王表示谢意。

“您可否再帮我们做件事，”铁皮人说，“走在我们的前边，引导我们向翡翠城走去。因为，很明显有对方在试图用各种方法阻挡我们去翡翠城。”

“我十分乐意！”女王说。“你们好了吗？”

铁皮人看了蒂普一眼。

“我已休息完了，”蒂普说。“我们就上路吧。”

这样，他们又出发了，那只灰色的田鼠女王飞快地跑到前边，然后又停住了，当大家都走过去后她又快速地跑到前边去。

如果不是这位女王作他们可靠的向导，他们或许根本到不了翡翠城，因为在这一路上，老莫比施展着她的巫术制造了好多

困难。但是，真的存在的却无一个——这都是她精心想出来的骗术。因为，在他们眼前出现一条拦住去路的汹涌的河流时，女王都一直向前走了过去，并且平安无事地穿过了这条河流的假象，而他们就er这样跟在她后边走了过去，连一点水痕都没有。

前面出现了一堵高大宏伟的花园石墙，阻止了他们的前进。可是田鼠女王却从石墙中穿透过去，其他人也跟着这样走过去了，回头一看，那石墙已变成了一层淡淡的雾气。

当他们再次停下让蒂普休息时，他们发觉眼前有四十条大路朝四十个不同方向延伸，没多久，这四十条大路如轮子般转动起来，方向也随之变动，一会这个方向，一会又换成另一个方向了，他们都被弄晕了。

可是，女王让他们跟着她走，就这样笔直朝前走。大家走了一会，发现转动着的大路消逝了，也没有再出现了。

老莫比最后施展的是她最恐怖最吓人的巫术。她燃烧起一团大火，由草地上刮过去烧死他们，稻草人见了吓得转头就跑。

“如果火烧到我身上，立刻我就成一堆灰了，”他说着，全身在颤抖，甚至里边的稻草也发出丝丝的声音。“对我来说，这是我碰上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也要走了！”锯木马嚷着，回转身急匆匆地跑开了，“因为我身上的木头很干燥，会如木柴那样燃起来的”。

“火对南瓜会有伤害吗？”杰克连忙问。

“你将被烧成馅饼的——我也是一样！”环形甲壳虫回答。它四只脚贴着地面，这样就能跑得更快。

可是，铁皮人并不怕火，他冷静地说了几句，控制住了这种快崩溃的场面。

“快看，那田鼠过去了！”他叫着。“它一点也没被大火烧着。事实上，这儿根本不存在大火，全是一种幻觉。”

的确，他们看到女王平静地在火焰中行走，大家又鼓起了勇气，他们随她一起走，火一点也没烧着他们。

“这真是一场极富挑战性的惊奇的探险，”环形甲壳虫说，它觉得十分惊奇，“因为它否定了我在学校里从诺雅托老师那学到的所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

“这是理所当然的！”稻草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巫术全是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因此也才会让我们如此恐惧，惟恐避而不及。不过，我现在已能看到翡翠城城门了，因此，我想，我们已完全抵挡住了反击我们的所有巫术障碍。”

的确，翡翠城的城墙能看得一清二楚了，而那只十分忠诚给予他们帮助的田鼠女王，此时走上来与他们一一告别。

“对于您的真诚帮助，我十分感激。”铁皮人说，对那只漂亮的田鼠女王行了一个礼。

“我十分乐意为我的朋友们尽力。”女王答道，眨眼间她就踏上了回程的路。

第十五章 女王的俘虏

当这些来访者靠近翡翠城的城门时，有两个叛军正把守着城门，她们的任务是阻止人们进去，扬言要用头发上的编织针刺首先走进城的人。

然而铁皮人才不理睬那一套。

“我看她们顶多不过将我漂亮闪闪发亮的镍层划几道痕迹而已。”他说，“这还不算太严重，我想把这些娘子军吓逃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嘛。你们紧跟在我身后吧！”

随后，他舞起那把大斧头，冲进城门，其余的人则坚定地紧随其后。

那些娘子军可没料到有人会进行抵抗，看着上下舞动的斧头，她们害怕极了，大叫着逃往城内。于是这些来访者顺利地过了城门，他们走在城内绿色大理石铺砌的大路上，走向王宫。

“照这发展下去，稻草人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为王了。”铁皮人说，想到他们这么轻轻松松就打败了把守城门的士兵不由得想笑。“非常感谢你，铁皮人，”稻草人真诚地说，“你那友善的心和锐利的斧是战无不胜的。”

他们经过一幢幢房子，发现屋里的男人们在做一些如扫地、擦桌子、刷碗之类的家务活，而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坐在那闲聊、逗趣。

“这是怎么回事？”稻草人向路旁一个愁眉苦脸的男人打听，那人蓄着长长的胡须，身上系着围裙，手推童车在街上走着。

“唉，我们这发生了一起女权革命，皇上你应该很明白。”那人说，“你离开后，女人们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看到你又回到翡翠城，我很开心，希望你能恢复正常的日子，这段时间，男人们干家务和照料孩子，都快累趴下了。”

“哦，听你这么说，家务活挺累人的，那么女人们在以前怎就不累呢？”

“这我也不明白，”男人长长叹了口气，“或许她们是铁打的。”

他们一行人穿过翡翠城的大街小巷，没遇到任何人拦截他们进宫。有几个女人停下聊天，惊讶地看着他们，随后又转过头继续聊天。一路上他们也遇到了几个叛军，但令人奇怪的是，她们并没有阻止这些人，只是让出路来让他们过去。

这异常的举动反倒令稻草人满心不解。

“她们是否想诱敌深入呢？”稻草人不安地说。

“别瞎说！”铁皮人满怀信心地说，“那些蠢笨的娘子军一定被吓怕了。”

但稻草人仍不放心。蒂普也开口说：

“这次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觉得怀疑。”

“没错。”稻草人也这么说。

一路上没有人阻挡他们，他们顺顺利利地进了王宫，沿着大

理石铺成的台阶，走进王宫，以前这些台阶上缀满了珠宝玉石，现在只见满是大大小小的洞，那些珍宝全让人偷走了。至此仍没遇到敌军阻击。

铁皮人与他的伙伴穿过那道弧形的拱门，走到富丽堂皇的接待室，绿纱幔帐在他们进室后徐徐落下。在接待室，他们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

接待室光亮照人的御座上坐着琴杰女王，头上正带着稻草人的那顶王冠，右手执权杖，她的腿上放了一个糖果，女王正在那津津有味地嚼着糖果，看上去很悠闲。

稻草人走近琴杰，来到她眼前，铁皮人则倚着斧头站在一旁，其他人则在稻草人身后围成半圈。

“你好大的胆，竟敢坐在我的御座上。”稻草人厉声呵斥。“你可知你犯了罪，我们将以叛国的法律条文来处治你。”

“谁有本事夺取王位谁就能当国王。”琴杰口中嚼着糖果，慢慢地说。“你看，我已经夺了你的王位，现在我才是翡翠城的女王，而那些反对我的人才犯下了叛国罪，理应按你刚才说的那个法律条文来处治。”

听到琴杰的这番话，稻草人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怎么回事？铁皮人。”他转过头问铁皮人。

“凡与法律沾上边的事情，我就无话可说了。”铁皮人回答，“因为法律向来常让人摸不着头脑，试图将它弄明白是一件傻事。”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稻草人颇为颓丧地说。

“你可以娶琴杰为妻，这样，你们两个不就可以同时当国王了吗？”环形甲壳虫说。

琴杰凶狠地瞪了甲壳虫一眼。

“你何不将她送到她父母那，她原本就是在那儿的？”南瓜人说。

琴杰朝他紧皱双眉。

“你可以将她关进一个小屋子里，让她乖乖地听话。”蒂普又说。

琴杰撇了撇嘴。

“我看还是狠狠地打她一顿。”锯木马接着说。

“不行，对待姑娘，我们不能太残忍，应该宽容为怀。我看还是让她能拿多少珍宝回家就拿多少回家，让她开开心心离开这就行了。”铁皮人说。

听了铁皮人的话，琴杰大笑起来，她击了三下掌，这是一个指示。

“你们这些人真滑稽，”她说，“对于你们的胡说八道我已不感兴趣了，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瞎搅和。”

从琴杰口中听到如此大言不惭的话，稻草人和他的伙伴惊奇不已。于是铁皮人的斧头被人夺走了，铁皮人没有了兵械，顿时毫无抵抗力了。同时，他们听到一阵笑声。他们寻笑声望去，见到自己已陷入了叛军的包围中。那些娘子军手中拿着闪闪发光的编织针。接待室塞满了叛军。稻草人他们此刻才明白他们被俘虏了。

“看，你们想与一个聪明的女人对抗是多么傻。”琴杰开心地说，“这可以证实，我比稻草人更能胜任翡翠城的国王。我发誓，我并不会伤害你们的，不过倘若有一天你们想与我做对，我会毫不留情地将你们杀掉。除了蒂普，其余的全杀掉。那个男孩我会交给老莫比，让她好好管教管教。而其他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类，因此把你们拆掉也不算犯罪。锯木马和南瓜人的躯干可以做柴烧，南瓜可以做成南瓜饼。稻草人用来燃火是再好不过的了。铁皮人则可以剪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喂山羊，那个大甲壳虫嘛……。”

“你错了，应该是放大了好多倍的。”甲壳虫插上一句说。

“我会叫厨师将你熬成汤。”女王想了想说。

环形甲壳虫耸耸肩。

“如果不成，我也可以将你做成一道菜，匈牙利风味的马铃薯炖牛肉。炖得很烂，味很重。”她凶残地补了一句。

这么处治他们真让人害怕。这些俘虏们一个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满心恐惧。只剩稻草人仍怀有信心。他平静地站在那儿，陷入了深思，他在想办法怎么逃跑。

他正沉思着，忽然感觉到体内的稻草似乎在移动，于是他马上从忧郁中摆脱出来，心情顿时明快了。他举起手，解开身上的背心。

包围他的那些娘子军们也注意到他这一举动，只是没人知道他想干吗。忽然从稻草人体内蹿出一只小老鼠，它在叛军中钻来钻去，接着又一只小老鼠蹿出来。随后一只接一只。顷刻间，那些娘子军惊叫一团，哪怕是再大胆的人也变得惊慌失措。她们先是一阵逃散，继而发展为退败，最后成为乱军一团。

当那些小老鼠在接待室四下逃散时，只见娘子军的长裙飞舞，脚步凌乱——她们你挤我我挤你地都想逃出接待室。

面对突然的混乱，琴杰爬到御座上，慌乱地跳起来，正在这时，一只小老鼠也跳到了御座上，吓得琴杰一跃，从稻草人头顶飞过，穿过拱门逃之夭夭了。她一路狂奔，一直到城门口才停下。

也就在这时，接待室只剩下了稻草人及他的伙伴，其余的全逃出接待室，甲壳虫舒了口气说：

“上帝保佑，我们总算脱离险境了。”

“暂时是这么回事，”铁皮人说，“只是我担心叛军用不了多久就会返回来的。”

现在我们把王宫所有的门都堵上！”稻草人说，“这样我们可以争取到时间想想办法怎么办。”

于是大家纷纷跑向王宫的各个门口，将宫门牢牢关好，并用门闩闩好。只有锯木马和南瓜人没加入到其中。做完这些事后，他们又回到接待室，共同商讨对策，他们都清楚，在这几天，叛军们暂时还无法冲进王宫来。

第十六章 稻草人争分夺秒想办法

大伙又聚集到接见室，这时稻草人说：“我认为，琴杰当上女王不会有错，但倘若她没错，那便是我不对了。我们不该侵占她的宫殿。”

“然而在她进城之前，翡翠城的国王是你呀！”环形甲壳虫两手伸进衣袋，挺得意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看她才是侵略者，你并不是。”

“特别是我们已将她击溃，现在她逃跑了。”南瓜人杰克举起两只胳膊，把脸扭向稻草人补充了一句。

“她真的被击溃逃跑了吗？”稻草人平静地说，“你现在看看窗外，把你所见的情况讲给我听。”

蒂普走到窗户旁往外一看。

“有两队士兵将王宫团团围住了。”男孩说。

“看来我没估计错，”稻草人说，“就像上次她们被老鼠吓跑一样，我们现在成了她们的俘虏。”

“你说得没错，”铁皮人尼克说，他正用一块不大的鹿皮擦胸口。“琴杰仍是翡翠城的女王，而我们却是她的俘虏。”

“但愿她无法抓获我们，”南瓜人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你们也听说了，她扬言要将我做成南瓜饼。”

“不用害怕，”铁皮人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假如你长时间关在这也会给烂掉，还不如做成南瓜饼。”

“没错。”稻草人对这个观点深表赞许。

“哦，上帝！”南瓜人哀叹道，“我真是个苦命人，好爸爸，当初你为什么没想到也用铁皮……或是稻草……来制作我，我就可以永远活下去了吗？”

“哼，”蒂普听了非常生气，说：“我让你能活过来，你就该为

此庆幸。”随后他满含深情地说：“其实任何事物总有一天也会灭亡的。”

“你们不要忘了，”环形甲壳虫又圆又大的眼睛中满是忧郁，他说：“凶恶的琴杰宣言要把我来烤牛肉呢！想将我，这个辽阔大地中仅有的一只被放大很多倍并接受完全教育的环形甲壳虫熬汤。”

“这倒是个好主意。”稻草人称许说。

“你觉得用它煮出的汤能好喝吗？”铁皮人回头问他的伙伴。

“或许会。”稻草人说。

环形甲壳虫哀叹了一声。

“我可以想像到那会是什么样子，”环形甲壳虫伤心地说，“一只山羊正在大嚼我的伙伴铁皮人的身体碎块，然后用锯木马和南瓜人点燃篝火，在火上把我熬成汤，琴杰则在一旁用稻草人将火添旺，并看着我熬成汤。”

这令人恐惧的情形，使得大伙的心情颇为沉重，并感到不踏实。

“但它不会马上发生”，铁皮人说，想尽量让自己的心情轻松点。“现在琴杰被我们阻在宫外，她一定还不能闯进宫中来。”

“但是困那么久，我会饿晕的，环形甲壳虫也会这样。”蒂普说道。

“至于我吗？”环形甲壳虫说，“有南瓜人在这，我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日子，虽然我并不是很爱吃南瓜，但是我想，南瓜的营养成份会很丰富，况且你瞧杰克的脑袋还是挺大挺厚实的。”

“瞧他多狠心！”铁皮人听到此言很震惊。“我想问你一下，我们是互相杀戮的伙伴呢？还是真心的朋友？”

“我想得很明白，我们绝不能再困在宫中，”稻草人毅然决然地说，“我们不要再提及这些让人伤心沮丧的话，而应想方设法怎么逃出王宫。”

经稻草人一提醒，大伙都急忙围坐在稻草人的御座旁。蒂普

则在一张小凳上坐了下来。这时从他的口袋中滚出一个东西，原来是个胡椒瓶。

“这是什么玩意？”铁皮人从地上拾起胡椒瓶问蒂普。

“当心点，”蒂普惊呼一声，“那是神奇的生命魔粉，当心别把它洒了，就快没有了。”

“生命魔粉干吗用的？”当蒂普小心翼翼地将瓶子塞进衣袋时，稻草人问他。

“是老莫比从驼背魔法师那骗来的粉末。”男孩说，“老莫比用它使杰克能够活动，然后我也用它让锯木马活动起来。我猜测，什么东西一旦撒上它便都会活过来。只是瓶子里只有一点点。”

“看来这生命魔粉相当珍奇了。”铁皮人说。

“没错，”稻草人对此深表赞同，“它说不定能帮助我们逃出王宫呢，让我好好想想，蒂普，麻烦你给我递把刀来，把我头上这个沉甸甸的王冠取下来。”

蒂普帮助稻草人将他头上绑王冠的绳子割断，这下翡翠城的前届国王总算舒了口气。他取下王冠，将它放在御座边的木钉上。

“它是我作为国王的徽证，”稻草人说，“现在能将它取下真的很开心。翡翠城以前的国王是帕斯托利亚，后来奥芝术士将王冠夺走了，接着又将它传到我手中，此刻琴杰又想从我手中夺走。但愿这沉甸甸的王冠不会压得她头疼。”

“这是满怀怜悯的愿望，我很佩服。”铁皮人对此很赞赏。

“我要好好想清楚。”稻草人说完，把身体靠在御座的椅背上。

其余的人沉默不言，坐在那一动不动，尽量不去影响他思考，大家相信稻草人的智慧。

那些人在一旁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沉思者站了起来，脸上满是奇怪的神色，他对他的伙伴们说：

“我的头脑今天表现特好，我该以它为荣。你们听我说，假如我们想逃出王宫，若破门而出无疑被她们逮个正着，然而王宫又没有地下通道，惟一可行的是从空中飞出王宫！”

他停顿一下，想看看大家听了他的这番话后有何反应。但是他的朋友们似乎不知他所云，怀疑地看看他。

“伟大的奥芝是坐在气球上从空中逃走的。”他说，“我们无法做出气球，但我们可以制造其他的能将我们从空中带出去的东西。因此我提议让铁皮人造一双强壮有力的翅膀，他是个机械工程师。到时蒂普便可以用那神奇的生命魔粉让它活过来。”

“对呀！”铁皮人大声说道。

“这真是个好主意！”南瓜人低声念叨了一句。

“他真的很有头脑。”受过完全教育的甲壳虫说。

“这个我应该能做到。”蒂普说：“只要铁皮人能制造出巨大的翅膀出来。”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的。”铁皮人很快就答应了，“说实话，我想要干一件事，通常都会成功。但是要在王宫的屋顶上才能做好那翅膀，它便可以在空中自由方便地升降了。”

“肯定！”稻草人接口说。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到王宫中搜集些有用的东西，然后将它们搬到屋顶上去，我就在屋顶上做。”铁皮人说。

“但是，”南瓜人杰克说，“首要的是你得让我从锯木马身上下来，还得为我做条腿，这样我才能行动，否则，我这样子自己对别人而言相当于废物一个。”

于是铁皮人砍下一张桌子的腿，那条桌腿雕刻得非常精致美丽。杰克能得到这么个漂亮的腿非常神气。

“我没想到。我全身最精致、最引人注目的会是我的左腿。”他边看着铁皮人做事边说。

“这才得以显示你与众不同嘛，”稻草人说，“我可以肯定，那些与往常人不一样的才更会引人注目。而平常人有如树叶般自

然生长自然死亡。”

“说出的话仿佛大思想家似的。”环形甲壳虫一边协助铁皮人给南瓜人安上腿让他站立，一边说。

“你自我感觉如何？”看到南瓜人笨拙地走着，活动活动他的新腿，蒂普问。

“跟我的右脚一样好，现在我可以帮着与大家一起逃出王宫了。”

“好，现在我们就着手行动起来吧。”稻草人认真地吩咐说。

于是大伙分散到王宫四处，搜罗一些能用来制造飞行器的物品，大伙一想到能摆脱当俘虏的日子，不由得很开心。

第十七章 神奇的怪物腾空而飞

这些探险家们又一次聚集在房屋顶上，他们把带来的东西放在一块，这时大家惊奇地觉得好像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才是所需之物，然而大家还是都带了些过来。

环形甲壳虫把门房前炉架上的四不象的头取下来，那个头上生有树杈似的鹿角。甲壳虫小心翼翼却又十分艰难地将这个头通过楼道抬上了屋顶。四不象的头长得跟麋鹿有点相像，那只灵巧的鼻子微微上翘，它那张公山羊似的脸上还有胡须。环形甲壳虫怎么选了这么个家伙，就连它自己也无法弄明白，只不过这个家伙引发了他的好奇心。

而蒂普选中的却是一件古老的家具——一张带套的旧沙发。有了锯木马的协助，他才把这个家具抬上屋顶。这个古老的家具具有高高的扶手和靠背，因而特别沉，虽然锯木马的背部已承受了家具的大部分重量，然而当他们将这沉重的家伙抬到屋顶时，蒂普已感觉到自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南瓜人带来的是一把扫帚，因为他诞生后看到的第一件物

品便是它。稻草人则带了一捆用来晾衣服的绳和一捆粗绳，这些是他从院子里找到的。上楼时，那些散作一团的绳将它绕住了，若没有蒂普的帮助，他极有可能会和屋顶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滚下屋顶。

最后现身的是铁皮人，他也去了院子里，并从院子里的那棵大棕榈树上摘了四片大树叶，翡翠城的城民都以大棕榈树为豪。

“噢，尼克！”稻草人见铁皮人的举动大呼一声：“这可是翡翠城最大的罪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谁砍去院子里大棕榈树的叶子，将处以七次死刑，同时还将判处终生囚禁。”

“事情已无法挽回了，”铁皮人说，随后把砍下的叶子向屋顶抛去。“这样我们逃离这又多了一个理由了。让我瞧瞧，你们都带来些什么东西。”

大家见到屋顶上堆着的这些杂成一团的东西，都表示怀疑，稻草人晃了晃脑袋说：

“就这样吧，如果尼克真能将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做成个能把我们送到一个安全地方的飞行器，我就相信他确实是一个比我预想中更高明的工程师了。”

一开始，铁皮人对自己能否将任务完成也把握不定，他用麂皮用力擦了擦额头，最后仍然决定挑起这一重任。

“做一个飞行器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是得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能装下我们大家的机体。现在我们有这一张大沙发，用它可以做机体，只是假如沙发往一边斜的话，我们可能会从沙发的一侧滑到地面上去。”铁皮人说。

“用两个沙发拼在一起不就成了吗？”蒂普说，“还有一只和这完全一样的沙发在楼下。”

“嗯，”铁皮人说，“这个想法不错，”铁皮人大声说：“你现在去楼下把另外一只沙发也抬上来。”

于是蒂普和锯木马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楼下的那只沙发也抬上了屋顶。他们把两张沙发拼在一块，于是靠背和扶手刚好

围成一圈成了一道天然的护栏。

“太棒了！”稻草人欢呼着，“这样我们能舒舒服服地呆在这个机体中出发了。”

于是他们用粗绳和晾衣绳将两只沙发结结实实地绑在一起，随后尼克把四不象的头绑在沙发的一端。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清哪是飞行器的正面了。”他说，并且对这种做法表示赞同。“你们再认真瞧瞧。这四不象还蛮像船头雕饰的。至于这些硕大的棕榈叶正好做飞行器的双翼，只是为了它我可要死七遍了。”

“它会很牢固吗？”蒂普问。

“那肯定了，他跟我们找到的其他东西一样牢固，”铁皮人说：“尽管它看起来跟机体不是很相配，只是现在我们只能将就着用它了。”

他们将棕榈叶绑在沙发的两侧，每侧两片。

环形甲壳虫带着赞赏的语气说，飞行器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让它启动了。

“先等一等，”南瓜人叫道，你们还没用上我的扫帚。”

“它有什么用？”稻草人问他。

“怎么会没用呢，把它绑在飞行器后做它的尾巴呀！”南瓜人接口说，“如果缺少了尾巴怎么能说它是完整的东西呢？”

“嗯，我看有没有尾巴无关紧要，我们并不想把它做成野兽状或鱼形或鸟形，重要的是它能飞，把我们带离这个地方就行了。”

“如果飞行器真的有生命的话，尾巴便可用来调整方向呀！”稻草人建议。“如果它真能在空中飞行，像那飞翔的鸟儿一般，那么它还是需要尾巴的，你看只要是鸟儿都有尾巴，在飞的时候尾巴就成了舵，用来掌握方向。”

“这倒是很有理，”铁皮人说，“那我们也用扫帚做成尾巴吧！”于是他把扫帚结结实实地绑在沙发后。

蒂普将胡椒瓶从衣袋里取出了。

“这家伙看起来像个庞然大物，我实在说不准，剩下的那些药粉是不是能赋予它生命，但是我会尽力的。”蒂普担心地说。

“往那棕榈叶上多洒些药粉。”铁皮人说，“它应当更有力些。”

“记住往它头上洒一些。”环形甲壳虫嚷着。

“别忘了它的尾巴！”南瓜人加上一句。

“你们都别出声，”蒂普很紧张地说，“你们让我好好想一想，怎么才能恰到好处地用这些药粉。”

蒂普把剩下的那些具有神奇魔力的药粉小心翼翼地撒在做好的飞行器上。他首先在那四个翅膀上洒了很薄的一层，接着在两把沙发上以及扫帚上都洒了点。

“还有那个头，噢，你可千万别把它漏掉了！”环形甲壳虫激动地嚷着。

“可是只有一点点药粉了，”蒂普看了下装药粉的瓶子，说：“我认为把沙发脚变活才是最要紧的，脑袋并不重要。”

“这你可说错了，”稻草人语气肯定地说，“任何东西都有个主脑控制，我们制作的飞行器是用来飞的而不是让它走，因而它的脚能不能活动并非要紧。”

蒂普认为此话有理，最后把余下的那些药粉洒到那四不象的头做成的脑袋上。

“现在，你们都不要发出声音，我要开始施展法术了！”他说。

以前蒂普从老莫比那听到她说过三个咒语，他自己也曾用这咒语将锯木马变活了。因此这一次他很有信心地念起了那三个咒语，并且每念一句还伴着一些动作。

整个过程都很庄严。

蒂普念完咒语，这个庞然大物抖动了一下，从四不象口中发出一声尖啸，跟其他一些能发声的动物一样，随后那个飞行器振动起那结实的翅膀。

还好蒂普紧紧抱住了屋顶的烟囱，不然他肯定会被飞行器振动翅膀产生的巨大气流刮下屋顶。而稻草人因为身体轻飘飘的，所以被刮到了空中，多亏蒂普随机拽住他的脚，才不致被风刮走。而环形甲壳虫因躺在屋顶，所以并没受此劫难，铁皮人则因自己是铁皮做的，身体重，所以他仍稳稳地站在屋顶上没被刮走，并且还用胳膊环抱着南瓜人杰克，所以让杰克也躲过了灾难。锯木马则比较倒霉，被刮到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半天也无法翻身。

大家忙着将各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飞行器却缓缓飞了起来直升到空中。

“哎，你给我回来！”蒂普着急地大声嚷着，他手抓着烟囱和稻草人，“听着，你给我马上飞回来。”

结果证明稻草人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是他坚持要求蒂普把它的脑袋变活。那个怪物正在天空越飞越高，它听到蒂普的话马上把头转向他们，身子也慢慢转过来，它看到了王宫的屋顶。

“快给我回来！”蒂普又大叫一遍。

那个怪物听到叫唤，在空中抖了抖翅膀，然后徐徐降落在屋顶上，停了下来。

第十八章 掉进寒鸦窝

这时，怪物身上的四不象头说话了，它的声音非常尖锐，与它那庞然大物似的身体很不相配：“这可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奇异的事，我仍能清晰地记起我有生的最后一件事，那时我正漫步在森林中，突然传出一阵巨大的声音，我想那时一定是有个家伙将我杀掉了，那便成了我告别世界的日子，而此时此地，我又有生命了，并且还有了四只大的翅膀和一个巨大的身体！我可以

肯定其他的动物或鸟类若有这么个身体一定会惭愧得伤心哭起来。这说明了什么？我究竟仍是一只四不象，抑或成为人类盲目信仰的怪物？”那怪物边说边晃动着自己的胡须，样子看起来很好笑。

“你只不过是飞行器而已，”蒂普说，“安装了一个四不象的头，我们造出的，并且让你能够活动，是为了让你把我们从这里带走，飞到我们希望去的任何地方。”

“好吧！”怪物说道，“现在我不再是四不象了，而我也不能再跟从前一样有四不象的个性和骄傲了。因而我会跟别的东西一样做你们的奴仆，只不过有一点让我心慰，那就是你们造我时，造得并不牢固，这样我做奴仆的日子便不会很长久了。”

“你千万不要这样说！”铁皮人高呼，这些伤感的话让心肠软的他听来十分难受。“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难受？”

“哦，提到这个，”四不象说，“因为这是我诞生的第一天，我还不能准确说出我的感受是不是很好。”说完，它若有所思地晃了晃它的尾巴。

“行了！行了！”稻草人亲切地说，“尽量让自己开心点，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会成为你善良的主人，让你尽可能地感到快乐，你是否乐意带着我们飞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非常愿意，”四不象说，“我很希望能在天空中飞行。若是我在地上爬行的话，一旦遇上我的同胞，我会觉得很难堪的，那会让我觉得很难过。”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铁皮人满怀怜悯地说。

“只是，”这个怪物接着说，“我认真地瞧了瞧你们，我亲爱的主人，你们看起来并不会比我好到哪去。”

“你可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环形甲壳虫坦诚地说：“我的身体可比原来大好多倍，而且我受过完整的教育。”

“真的吗？”四不象低声嘀咕了一句。

“而我的头脑可不同寻常哦。”稻草人神气地说。

“听起来真怪。”四不象说道。

“尽管我是由铁皮做成的，”铁皮人说道，“然而我的心却是这世上最热情最友善的一颗。”

“听你们这么说，我很高兴。”四不象轻咳一声，说道。

“你可得多留意我的笑脸，”南瓜人杰克开口说：“它一直就保持着这样子。”

“总是这副模样^①。”环形甲壳虫挺得意地接口说。四不象听了，把脸转过来对着它。

“至于我，”锯木马在这难堪的局面中插嘴说道，“我为什么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是因为我原本就是这个模样。”

“能结识你们这些与众不同的主人，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四不象满不在乎地说，“倘若我也能如此详细地向你们介绍我自己的话，那我会更高兴。”

“不用多久你便也能如此了。”稻草人安慰它说，“要了解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年龄比你大，而我们也是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到这点。只是目前，”他转身对大家说，“我们该做的是，坐在大沙发上准备上路吧。”

“现在我们去哪儿呢？”蒂普问，他坐到了沙发上，并帮助南瓜人，让他也坐进沙发。

“在南方，有一位女王统治着那儿，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人们叫她格林达，我想假若我们到那去，一定会受到她热忱的接待的。”稻草人说完，笨手笨脚地爬进了这个怪物，“我们可以到那去，向她请教请教。”

“这个想法不错，”铁皮人尼克说，然后帮助环形甲壳虫登上了沙发，又将锯木马放到那个带靠垫的后座上，“我也认识南方女王格林达，我想她一定会成为我们真正的伙伴。”

“你们都准备妥了吗？”蒂普问。

^① 原文为拉丁文。

“都准备好了!”铁皮人说,然后自己在稻草人身边坐了下来。

“好吧!”蒂普对那个庞然大物说,“那就请你带着我们飞到南边去吧,只是别撞上那些屋子和树梢就可以了,但别飞太高了,因为这样的话我的头会晕的。”

“好的。”四不象的回答非常简练。

怪物拍了拍他那大大的翅膀,徐徐地飞到空中,我们那些探险家们则都抓住沙发的扶手或靠背。四不象转动自己的身体,神情严肃地向南方飞去。

“在这么高的地方欣赏景致,真是再好不过了。”航行中,那只受过教育的环形甲壳虫发表自己的意见。

“别光顾着欣赏景致,”稻草人说,“两手抓紧点,不然一不小心你就会翻身掉下去的,你瞧,这家伙似乎有些晃动起来了。”

“天色将暗了。”蒂普说,太阳已渐渐西沉,快与地平线连在一块了。“或许我们该等天明后才出发。我说不准四不象能不能在夜晚飞。”

“这我也说不准。”四不象很冷静地回答,“你们该清楚,这些事,我都是第一次经历。在以往我都是靠腿行走,而它总能够很快地把我带到想去的地方,而此时我感到我的腿似乎毫无知觉。”

“没错,当初我们并没让它活过来。”蒂普说。

“是的,当初我们的愿望是只要你能飞就行了,能不能走都无关紧要。”稻草人接口说道。

“因为我们全都会走。”环形甲壳虫说。

“我现在明白你们想叫我做什么了,”四不象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达到你们的愿望。”说完,他不再出声,又飞行了一阵。

没多久,南瓜人杰克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你们说在高空中飞行会不会伤害到南瓜。”他问。

“除非你不小心将你的头掉到地下去,一般不会有什么问

题。”环形甲壳虫说，“若万一真掉下去了，那你的头也不能把它叫做南瓜了，那时它一定是砸扁了。”

“请你别开这种让人感到伤心的玩笑。”蒂普责怪甲壳虫，脸上的神情非常严肃。

“这话你对我说过多次，我也尽量控制自己别开这种玩笑。”甲壳虫说，“只是在我们族的语言中有很多绝妙的双关语，我这么一个受过完整教育的人，简直无法抗拒它的诱惑。”

“早在几百年以前，那些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人就已发现了那些双关语。”蒂普说。

“真是那样吗？”环形甲壳虫反问，脸上充满了惊奇。

“那是自然，”蒂普说，“的确，一只受过教育的环形甲壳虫说不定能称得上是一件新奇事，只是从你的言行看来，你的那些话语简直就古老得如同山峰一样。”

听了蒂普的话，环形甲壳虫似乎感慨良久，因而他不再出声。

稻草人在挪动位置时，见到了坐垫旁的那个空瓶，那是蒂普丢在那的。稻草人拾起它，认真地观察它。

“把它扔掉算了吧，”蒂普说，“反正它里面也没什么东西了，放在这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它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吗？”稻草人反问，并把瓶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

“那是自然的，我连最后一点药粉都倒出来了。”蒂普说。

“这个空瓶有两个瓶底，”稻草人说，“我观察了一下，瓶子里面的底与外面的底相差有一英寸。”

“拿来我看看，”铁皮人将瓶子从稻草人手中拿过来，“没错，”他在细致观察了瓶子后说，“这东西一定是安了个假底，只是我不明白，要它有何用？”

“你可以把它卸下看一看？”蒂普说，他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没问题，它外面那个底是可以卸下来的，只是我的手不灵活，你试着能不能将它卸下来。”铁皮人说。

他把空瓶递给蒂普，蒂普轻而易举就把外面那个假底卸下来了。在那个夹层里放着三颗药丸，药丸是银色的，还有一张纸片折得整整齐齐，压在下面。

蒂普小心翼翼地将纸片从夹层中取出了，尽量没有碰着那些药片。纸片上有红墨水写下的几排字，字非常清晰。

“你念念那上面写了些什么？”稻草人说，接下来，蒂普开始读纸片上的内容：

尼克迪克医师有名的神奇药丸

用法：先服下一粒药丸，然后两个数字一数，一直数至十七，你说出心中的愿望——那么这个愿望立即会成真。

注意：请将药丸存放在干燥、阴暗的地方。

“哇，这可是非同寻常的发现！”稻草人惊呼一声。

“真是这样，”蒂普很认真地说，“这药丸对我们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不清楚，老莫比是不是也知道这个瓶子里的秘密。她曾经提起，那种生命粉末便是从尼克迪克医师那弄到手的。”

“那他的魔法一定很大了。”铁皮人高叫一声，“那些药粉很管用，看来这些药丸也一定具有纸片上所说的神奇魔力了。”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两个数字一数地数到十七呢，它可是奇数呀！”稻草人满心疑问。

“对呀！”蒂普为此也感到甚为沮丧。“任何人都没法两个数字一数地数至十七的。”

“难道我们就这么无法用上这些药丸了吗？”南瓜人杰克听了哀叹一声说，“对此我会很难受的。我原本指望它能避免让我的头不受损伤呢。”

“别乱讲！”稻草人大喝一声，“若我们真能用上这些药丸，我

们会让它帮助我们实现更高的愿望。”

“只是没有谁的愿望能比我这个更高，”南瓜人驳斥道，“如果你们有哪些部分有可能随时会遭到伤害的话，你便会明白我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你的遭遇深表同情，只是我们这没人能两个数字一数地数至十七，那么我们也仅仅只能对你表示同情而已。”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他们上空满是浓密的乌云，将月光遮了个严严实实。

四不象仍然一直朝前方飞行，然而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它每飞行一个钟头，它那巨大的身体便有一阵剧烈的晃动。

环形甲壳虫的头感到晕乎乎的了。蒂普此刻也是面色惨白，看起来一副愁苦相。而其他人都牢牢抓住沙发的扶手和靠背，他们对这种颠簸似乎毫不在意，只要自己不被震出外面就没关系。

夜色越来越浓了，四不象在漆黑的夜色中快速地飞行。坐在沙发内的探险家们都看不清对方，大家都陷入了深思中。

又飞行了一长段距离，蒂普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已来到格林达的王国了呢？”他问大家。

“到格林达那有很长一段的距离，我以前去过。”铁皮人说。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四不象飞行的速度呀？”蒂普继续问道。“我们无法看清地面上的景物，说不定不用到天明，我们便已从格林达的上空飞过，远离了我们的目的地。”

“这倒很有可能，”稻草人想到这也开始有点心绪不宁了。“但是我们也想不出任何办法让它停止飞行呀，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有可能会停在河面上或是房屋的尖顶上。那就坏了。”

于是他们让四不象继续往前飞，他们则静候黎明到来。

然而蒂普的担心并非没来由，当黎明的曙光划破黑暗，大地微明时，他们朝地面上一看，下面是辽阔的原野，星星点点地坐

落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农庄。奥芝国的屋顶一般都是圆形的，而他们见到的房屋却是斜面的，中部特别突出。在辽阔的原野上还有一些奇异的怪兽在奔跑。铁皮人与稻草人曾经到过格林达的王国，对于那儿他们都相当熟知。只是现在这儿他们却未曾来过。

“我们现在迷失方向了！”稻草人伤心地说道，“四不象肯定带着我们飞出了奥芝王国的范围，穿越了荒漠，说不定到了多露茜提到的那个令人恐怖的异国。”

“现在我们得马上返回，”铁皮人焦急地叫着，“得赶紧飞回去。”

“朝后旋转！”蒂普向四不象发布命令，“快点转过身来！”

“我不能转身，不然会翻跟头的。”四不象说，“我本来是不适于飞行的，就我而言，最可行的是找某个地方停下，在那儿调头，然后重行启动飞行。”

然而，他们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降落。他们越过一个面积很大的山村，而环形甲壳虫却认为那该是座城镇，接着他们又飞越一片山地，在那里，到处可见深幽的大峡谷和险峻的山崖。

“我们可以在这降落，”蒂普说，他发现他们正向一个山顶靠近。”他对四不象传达指示，“你发现第一个平地就马上降落！”

“行！”四不象回答，准备停在两个悬崖之间的那块平地上。

但是四不象生平第一次做这件事，因而他对自己的飞行速度无法做出精确的计算，所以并没像预期那样停在那块平地上，而是大半身子滑出平地，而它的两双翅膀却与平地边的悬崖相撞，断了，而整个怪物向悬崖底滑去。

坐在沙发内的探险家们都紧紧抓牢沙发的扶手与靠背，然而四不象在下坠的过程中被悬崖边突出的石头给钩住，沙发被掀了个底朝天，沙发里的人全跌下来。

幸运的是他们只往下坠落了几英尺，就被掉到了一个鸟窝里。这个大鸟窝建造在一道弯曲的崖壁边，它是一群大寒鸦的

家。因为这样，他们跌下时，每个人都完好无损，就连南瓜人的头也好好的。当他们掉到鸟窝里时，杰克的南瓜头正枕在稻草人软乎乎的胸口上，就像垫了一个舒服的软垫。蒂普则掉进一堆叶子和碎纸块中，他也没跌坏，环形甲壳虫的大圆脑袋碰到了锯木马，但也仅让它觉得有点不舒服而已。

一开始，铁皮人还非常惊讶，当他看到自己那锃亮的上了层镍的体表没有丝毫破损时，他又如原来那样开心起来，说：

“我们的飞行结束得太仓促了，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责怪四不象，那对它太不公平了，它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这个地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看那比我更聪明的人了。”

话说完后，他就直瞅着稻草人，而稻草人却爬出鸟窝到外面查看情况。在他们下面是深邃陡峭的险谷，他们上面是光溜溜的崖壁，只有一块岩石突出来，除此以外再看不到其他东西，而那突出的岩石上正挂着沙发的扶手呢。这样说来，要离开这还真是无计可施的。他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这一切，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地方比我们呆在王宫更惨。”环形甲壳虫伤心地说道。

“要是我们现在仍在王宫就好了，那么我也不用担心这里气候会对南瓜有伤害了。”杰克小声嘀咕着。

“如果寒鸦回来你就更惨了。”锯木马大吼着，它倒在窝里，毫无意义地舞动着它那四支蹄子，企图站立起来。那些寒鸦就爱吃南瓜。

“你说那些大鸟们还会回来吗？”杰克怀着满心的不安问道。

“那是肯定的了，这儿毕竟是它们的家呀！说不定有几百只呢！”蒂普说，“你看，它们衔来很多东西放到窝里。”

蒂普说得没错，鸟窝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些都是那爱偷窃的寒鸦从人们家中偷来的，而这些东西有一半以上它们几乎就用不上。这个寒鸦窝建造在人们无法到达的峭壁悬崖上，

因而这些东西人们永远也无法找到。

环形甲壳虫在那堆破玩意中翻来覆地去找——寒鸦什么东西都偷，既有价值昂贵的物品，也有毫无用处的东西——他用脚寻着一条镶钻的项链。铁皮人很中意这条美丽的钻石项链，于是甲壳虫在进行一场漂亮的演说后，把项链送给了铁皮人。此后，铁皮人为这非常得意，把它带在自己脖子上。那晶莹剔透的钻石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他非常快乐。

忽然天边传来一阵叫嚷喧闹的鸟声和翅膀振动的拍打声，并且声音越传越近。蒂普高声呼叫：

“糟糕，是那些寒鸦飞回来了，一旦看到我们占据了它们的窝，它们肯定会杀掉我们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南瓜人杰克又开始哀叹着，“看来我的死期将至了。”

“我也好不到哪去！”环形甲壳虫说，“鸟类一直是我们的天敌。”

其余的人对此并不担心，于是稻草人立即想出办法来救助将受到寒鸦袭击的朋友。他指挥蒂普把南瓜人的头取下来，并接着将它藏到鸟窝下面，看到蒂普完成这个任务后，又接着吩咐环形甲壳虫在蒂普身边趴下。铁皮人尼克根据以往的经历，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只见他将稻草人体内的稻草掏出来（脑袋除外），用稻草盖在蒂普和环形甲壳虫身上，把他们遮掩起来。

刚把这些事安排妥当，那些“主人”便回来了，它们发现自己的窝被人占据了，大为生气，怒啸着扑向侵略者。

第十九章 尼克逊克医师有名的神奇药丸

铁皮人往常看起来温柔可亲，但是一旦情况需要，他也能变得如古罗马勇士般地坚强善战。因而当这些寒鸦扑腾着翅膀，叫

啸着向铁皮人直冲过来，几乎要把它掀倒在地时，当大鸟们的尖嘴和利爪对铁皮人光亮光亮的表面侵犯时，铁皮人毫不留情地挥动他的斧子，在头顶舞成一圈。

虽然这样能暂时逼得大鸟们无法靠近，但寒鸦很多，它们勇往直前，来势凶猛，继续向入侵者袭击。有几只鸟飞到突出的岩石那儿狠命去叮四不象的双眼，可怜的四不象挂在哪，没人能帮它。还好它的眼睛是玻璃球做的，大鸟怎么啄也啄不坏。还有一些寒鸦则扑向锯木马，他仍躺在窝里四脚朝天，用他的四蹄拼命地踢着，以此赶走那些袭击的敌人，他用这种方式也赶跑了不少大鸟。

寒鸦们遭受到如此顽强的反击，一个个都飞落到稻草人的那些草上，这些草洒在鸟窝里，用来遮掩蒂普、环形甲壳虫和杰克的南瓜头。那些大鸟一个个叨着稻草，把它们一根根抛向那无底的深渊。

看到这群大鸟肆意损害他体内的稻草，稻草人发出一阵惊呼，赶紧叫他的伙伴铁皮人来挽救他的这些内脏。铁皮人听到惊呼，更加奋力地挥动着他的斧头，逼它们离开这儿，而此刻四不象左边那两只翅膀似乎还能动弹，于是他抖动着左边的翅膀，这让大鸟觉得非常害怕，四不象同时扭动自己的躯体，想摆脱岩石的纠缠，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那个庞然大物扑通一声也掉到鸟窝里。那群寒鸦惊慌失措，发出一声尖叫越过山峰逃跑了。

看到最后一个袭击者离开后，蒂普才从沙发底下钻出来，同时也协助环形甲壳虫爬出沙发底。

“这下我们脱离危险了！”蒂普高兴地说。

“没错！”那只受过完全教育的甲壳虫说，他兴奋地搂着四不象的头：“而这些都得助于你扑腾的翅膀和铁皮人的斧子！”

“要是没危险了，请把从这沙发下拿出来！”杰克在一旁叫嚷着，蒂普小心地将杰克的南瓜头从沙发底下取出来，给杰克安上。锯木马在伙伴们的帮助下也站起来了，他也得到了伙伴们的

赞扬。

“我们也感激你在这次战斗中的优秀表现。”

“我想，现在我们该彻底脱离危险了。”铁皮人无比骄傲地说。

“事实上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这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大家循声音望去，转头看着稻草人，他躺在鸟窝的背后。

“我却是彻底完蛋了！”稻草人见大家奇怪地望着他，说道，“你们看看，我体内的稻草全到哪去了？”

“他的这句话让大伙猛然一惊。他们慌忙四下里寻找，然而鸟窝里没有一根稻草，全被那些大鸟偷去，抛到鸟窝下面的深渊下了，没留一根。

“可怜的稻草人，我真为你感到难过！”铁皮人说，他激动地搂着稻草人的头，爱抚地摸着，“我们都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模样。”

“但我感到很开心，我是因为搭救我的伙伴才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能这样光荣地牺牲，我很自豪。”

“你们也别太难过了，稻草人不是还有衣服吗？”环形甲壳虫说。

“没错，但用什么东西把它填满呢？没有这些东西，光有衣服也没用呀！”

“我们可以把钱塞进去呀！”蒂普说。

“用钱！”大伙听了发出一阵惊呼。

“没错，”蒂普说，“你们看在鸟窝下面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一元的、两元的、五元的、十元、二十元的以及五十元的钞票。用这些钱把稻草人填满足够了，干吗不用这个填呢？”

于是铁皮人开始用斧柄去捣鼓那堆破玩意。其实他们都看到那些钞票了，只不过他们以为那都是毫无用处的小纸块，没想到它们是各种面值的钞票。这些都是那些寒鸦从人类居住的城市或农村里偷来的。

这些钞票就放在人们无法到达的鸟窝里。稻草人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他们便采取了蒂普的想法。

他们从那堆破烂玩意中挑出崭新的、最洁净的钞票，把它们分成一堆堆的。那些五元面值的钞票填到了稻草人的左腿和鞋子里；十元面值的钞票则填进了他的右腿。他的身体里面则全是些五十元、一百元以及一千元面值的钞票，稻草人差点连马夹也扣不上了。

做完了这件事后，环形甲壳虫严肃地说：“在我们这些伙伴中，你的身价是最高的了，但你不用担心，我们都是你值得信赖的朋友，不会想到要把你体内的钞票花掉。”

“我对此深表感谢，”稻草人情绪激动地说：“我似乎重新再生了一样，虽然初看起来，我会被人误会成银行保险箱，但你们千万别忘了，我的头脑仍是原来那个，没有改变，它可以让你们在任何危险的情形下把我当做能够依靠的人。”

“我们目前已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蒂普说，你赶快运用你的头脑想办法让我们脱离险境吧，不然我们就得在这度过我们的下半生了。”

“这些神奇的药丸是否能帮助我们呢？”稻草人从他的背心衣袋里取出那只瓶子，问大家：“我们可以用它帮我们脱离困境吗？”

“但是它要求我们两个数字一数，一直数到十七，”铁皮人说，“在我们这些伙伴中，环形甲壳虫自诩自己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它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了。”

“这跟教育扯不上任何关系，”甲壳虫反驳说，“这属于数字题，我以前看到有位老师在黑板上解答许多数字题目，他说要运用到字母 x 、 y 和 a 等，同时还有许多符号如加号、减号、等号，字母与符号相连就可以得出答案。只是我没听他讲过两个数字一数能数到奇数。”

“停下，停下！”南瓜人大叫，“你快把我的头都弄大了。”

“我也感到有点头晕了。”稻草人说，“我看你的数字就如同一盘大杂烩——若你想从中找到你想要的，就越难找着。我敢打赌，要办成这件事，它肯定不会很难。”

“没错，”蒂普接口说道，“老莫比不知道怎样运算 \times 和减号，她没读过一天书。”

“我们可以从零点五开始数呀？”锯木马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数，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两个数字数到十七。”

听到锯木马的话大家都觉得出乎意料，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因为在他们看来，锯木马是他们当中最笨的一个。

“听了你的话，我万分羞愧，”稻草人说，并怀着敬意向锯木马鞠躬。

“但是，他说的却没错。”环形甲壳虫说，“如果从零点五数，就能数到一，再两个数子一数的话，数到十七就不难了。”

“只是我为什么就想不到这点呢？”南瓜人杰克说。

“对此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你并不比我们机灵到哪去。”稻草人说，“现在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愿望了。只是由谁来吞第一颗药呢？”

“我看就让你来吧。”蒂普说。

“我无法胜任。”稻草人回答说。

“你怎么不行？你不是也有嘴吗？”蒂普问。

“不错，我是有嘴，只不过它是画的，与喉管没有连在一起。”“其实，我看只有你和环形甲壳虫才能吞东西，其余的谁也不能。”稻草人仔细地观察了大家后说。

蒂普也看了看，发现他并没有瞎说。于是男孩说：

“行，就让我来提第一个愿望吧。递给我一颗药丸。”

稻草人心里也想照蒂普说的去做，只是他那填满钞票的大手实在是太笨了，根本就捏不住那颗药丸，于是他将药瓶递给男孩蒂普。蒂普捡出一颗吞了下去。

“快数数呀！”稻草人在一旁叫嚷着。

“零点五、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蒂普数着数。

“快，快说出你的愿望!”铁皮人在一旁很着急。

然而这时，蒂普却感到一种难言的疼痛，他心里非常恐惧。

“哎哟，我中毒了，那药丸一定有毒!”他喘着粗气“哎—哟!哎—哎—哎—哎—哟!哎哟!快来救我呀，我浑身像火烧一样!哎哟!”只见他全身抽动，在鸟窝里翻过来覆过去，看到此景，伙伴们全吓了一跳。

“我们该怎么帮你呢?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铁皮人真诚地请求着，眼睛里满是泪水，泪水顺着他锃亮的镀了镍的脸庞滑下。

“我——我也不清楚!”蒂普痛苦地呻吟着，“哎哟!真希望我没有吞下那颗药丸!”

蒂普的话音刚落，疼痛马上消除了，他站起来，看到稻草人正看着药瓶，脸上满是惊奇的神色。

“怎么了?”蒂普说，他为自己刚才的举动深感愧疚。

“怪事，瓶子里还有三颗药丸!”稻草人说。

“是三颗就没错了，”环形甲壳虫说。“蒂普刚才不是说他但愿没吃那颗药丸吗?”你瞧，他的话马上应验了，他就像没吞过药丸一样，瓶子里仍然还有三颗。”

“说不定就是如此。但那药丸可把我害苦了。”蒂普说。

“不会的!”环形甲壳虫说，“若是你果真没吞那片药丸，那么便不会被它弄疼。并且你的愿望成真了，也就说明你确实没有吞下药丸，那如此一来就应该不会感觉到痛苦。”

“照你的说法，那么刚才只是一种类似疼痛的感觉了。”蒂普带着怒气反驳道。“那你自己亲自一试，现在我们已白白丢掉了一次机会。”

“我们并没有失去一次机会，”稻草人说：“瓶子里不仍然是三颗药丸，每颗药丸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我的头都被你们弄大了。”蒂普说，“我现在还没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是不会再吞下药丸了！”说完，他气呼呼地走到鸟窝后面。

“既然如此，那就由我放大很多倍和接受过完全教育的人来救大伙了；也只剩下我才能并且也乐意为大家提出愿望。拿颗药丸来！”

环形甲壳虫一面坚决地把药丸吞下去，接着他像蒂普那样两个数字一数地，开始数数，一直数到十七，大伙站在他身边，对他的壮举表示由衷的敬佩。大家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环形甲壳虫的胃比蒂普的更结实——药丸吞下后并没出现什么不适的状况。

“但愿四不象破损的翅膀能恢复原来的模样，跟刚造好时一样！”环形甲壳虫低沉而严肃地说。

大家都转身朝四不象看去，甲壳虫的话音刚落，四不象马上就如同他刚造好时的模样展现在他们眼前，它又能飞起来了，跟它当初在王宫屋顶上恢复生命时一样。

第二十章 稻草人求助于格林达

“太棒了！”稻草人欢呼着，“我们可以随时离开这晦气的鸟窝了！”

“只是天色渐渐暗了，”铁皮人说，“我看等天明后我们再动身吧！不然我们又会遇上一长串的烦心事。”我可不爱在晚上飞行，谁也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于是大伙都赞同等天明后再动身，傍晚时分，这些人便在鸟窝里寻找宝藏，以此来打发时间。

环形甲壳虫发现了两只做工精致的美丽的金手镯，与他纤细的手臂十分相称。稻草人对戒指情有独钟，鸟窝里有很多戒

指，没有多久，他那塞得胖胖的十指都戴了一只戒指，连两只大拇指也没漏掉。这些戒指都是他从鸟窝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每只戒指上都镶嵌着宝石，晶莹剔透，有红宝石、紫水晶、蓝宝石。因而稻草人的两只手看起来光芒四射。

“这个鸟窝对琴杰女王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说，“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她和她的部下想侵占我的王国，还不是看中了王国里的翡翠。”

铁皮人对那条钻石项链相当中意，因而他对其它的饰物产生不了任何兴趣；蒂普在一只装满麦子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块精巧的金表，神气地揣进自己兜里。然后找到一只镶有宝石和珍珠的胸针，把它们别在南瓜人的红坎肩上，他还找到一副带链条的长手柄眼镜，并把它挂在锯木马的脖子上。

“真美！”锯木马看到这副精巧的眼镜赞叹到，“只是它用来干吗的？”

但是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何用，于是锯木马便想它应该是一种罕见的饰物，因而更加珍爱它了。

他们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朋友，就连四不象的角上，也被朋友们挂上了几只印章戒指，虽然那个怪物对朋友的此举并没有表示任何感激之情。

夜幕降临了，夜将他们紧紧包围，蒂普和甲壳虫睡着了，其余的则坐在鸟窝里静候黎明。

次日清晨，探险家们可以庆幸能再次用上四不象，因为天刚蒙蒙亮时，那一大群寒鸦又飞回来了，想再次抢回自己的家。

然而，那些探险家们还没等大鸟靠近，便早已爬进大沙发，于是蒂普命令四不象即刻飞行。

四不象很快就升到了天空中，它那巨大的翅膀奋力拍打着；没有几分钟，鸟窝便被他们远远地抛到了脑后。而那些吵吵嚷嚷的寒鸦见窝已回到他们手中便不去追击那些入侵者了。

四不象按来时的路朝前方飞行。这是稻草人提出的建议，他

的建议得到大家的首肯，认为他对方向的判定不会有错。他们从一些城市和农庄的上空飞过，接着他们来到一片荒芜的原野上空，下面的房屋日渐减少，到最后几乎就没有了，这便是将奥芝国与外界隔绝的荒漠了。将近中午时，他们看到了一些圆顶的房屋，这些告诉他们，他们再次回到了翡翠国内。

“你们瞧，那些房屋和篱笆是蓝颜色的，”铁皮人说，“那就表明我们已在孟奇金一带，离格林达的王国还有很长一段旅程呢。”

“那该如何是好？”蒂普问身后的稻草人。

“我也说不上来，”稻草人坦诚地说，“如果我们处在翡翠国，我们只要朝南方飞就行了，那样我们便能飞到格林达的王国，但是我可没胆量回到翡翠城去，四不象此刻正舞动自己的翅膀，带着我们偏离了航向，越走越错。”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让甲壳虫再吞下一颗药丸，”蒂普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希望我们能转回正确的航道。”

“行，”被放大了许多的甲壳虫说：“我就再试试吧。”

稻草人把手伸到衣袋里想摸出那个装着神奇药丸的瓶子，他刚把手放进去，不由一惊，瓶子不见了。沙发内的探险家们非常着急，帮着稻草人在沙发内四处寻找药瓶，然而却没找到。

四不象仍然朝前方飞行，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往哪飞。

“我准是把药瓶丢失在鸟窝里了。”稻草人沮丧地说。

“真倒霉，”铁皮人说，“只是我们目前的情况比药丸帮我们逃出鸟窝前的情况好不到哪去。”

“最要紧的是我把剩余两颗药丸丢失了。我真是太不小心了，你们狠狠地批评我一顿吧！”稻草人懊丧地说。“要知道我们这群非同寻常的人，随时都会遇到危险，说不定此时危险就将降临在我们身上。”

对于稻草人的观点，大伙都以沉默表示赞同。

四不象仍然在朝前飞。

忽然，蒂普惊叫一声。

“我想我们已经到南方了，”他说“你瞧，地面上所有都是红色的！”

大家都探出头朝下望，只有杰克没这么做，他太不放心他的南瓜头了，老担心它会掉下去。蒂普说得很对，地面上那些红色的房屋、森林篱笆墙都像显示出他们已进入格林达的王国了。他们仍在天空中飞翔，随即铁皮人看到他曾经熟悉的房屋和大路，于是他让四不象稍稍调整了一下方向，这样他们便可以顺利到达格林达所住的宫殿了。

“太棒了！”稻草人兴奋地叫道“没有神奇的药丸也没关系了，我们现在已来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了。”

四不象徐徐下坠，与地面渐渐接近。最后在格林达那漂亮的花园中停下来。恰好降落在喷泉旁边软绵绵的绿草地上。从喷泉里喷出的并不是水，而是亮闪闪的珍珠玉石，它们被抛到高空，然后从空中叮叮咚咚地落下来，刚好落到用来接着它们的雕刻着花纹的大理石盆中。

格林达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显得富丽堂皇。我们的客人正带着艳羡的目光欣赏花园的景致时，一支军队悄无声息地向他们逼近，将他们团团围住，这些士兵都是格林达的部下，虽然也是一帮女孩，却与琴杰的军队截然相反。格林达的士兵穿着整齐干净的军服，手里执着利剑和长矛。迈着整齐、训练有素的步伐，这些都可以看出他们接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

这支军队——格林达的私人护卫——的统领很快认出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她向两位恭敬地行了个礼，并表示热忱的欢迎。

“你好”，稻草人爽快地摘下帽子，铁皮人则回了个军礼。“我们此行是来拜见格林达女王的。”

“女王此刻正在宫内，她等候你们多时了，虽然你们离这还有一段距离，但女王就已看到你们了。”统领官说。

“这可怪了！”蒂普百般不解地嘀咕了一句。

“这有什么奇怪的，”稻草人说，因为格林达女王的魔法很强大，只要在奥芝国境内发生的事情，她全都了如指掌。我看她一定知道，我们来这里的原因。”

“我们是为什么来这里的？”杰克问了这么一个傻问题。

“来证实你是由南瓜制成的。”稻草人说，“女王已等我们很久了，我们得赶紧过去，别叫她再久等了。”

大家从沙发中翻出来，跟随军队统领进入王宫，锯木马也夹杂在这一队人马当中。

在宫殿富丽堂皇的宝座上，格林达女王正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呢。当这些非同寻常的来访者走进大殿向她行礼时，女王不由自主地笑了。她以前就见过稻草人和铁皮人，而且很喜爱他俩，只是那个笨头笨脑的南瓜人和那个被放大了很多倍的环形甲壳虫，她却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模样实在太可笑了，而锯木马，他的模样看起来与一只能活动的木马相比没什么区别，他向女王行礼时非常拘束，额头都贴到地面上去了。见此情景，那些卫兵不由哄堂大笑，女王也豪爽地大声笑起来。

“女王陛下，请容我向你禀报，”稻草人表情很庄严地说：“有一帮捣乱的娘子军，她们以编织针做武器，占据了翡翠城，而且将全城的男子变成他们的奴仆，同时她们还掠夺了街道以及房屋上的翡翠、珍珠、宝石，而且连我的王位也篡夺了。”

“这些我都知道了！”格林达说。

“因此我们到这来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稻草人接着说，“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乐意帮助那些遭到厄运、受到迫害的人的。”

“你说得很对，”女魔法师一字一句地说，“但是翡翠城被琴杰占领了，她自称是翡翠国的女王我凭什么不准她称王呢？”

“但是这个王位是她从我手中夺去的呀！”稻草人说。

“那你又是如何当上翡翠国国王的呢？”格林达接着问。

“那是从奥芝术士手中继位过来的，并且也是由城民推举出来的。”稻草人回答说，同时对格林达女王提出的这个问题感觉

很不舒服。

“那么奥芝又是怎样获得王位的呢？”女王对这个问题仍然紧追不放。

“听他说是从以前的国王帕斯托利亚手中获得的。”稻草人说道。格林达女王两眼一直盯着稻草人，稻草人觉得浑身不自在。

“既然这样，”女王接着说，“你也说不上是真正的国王，琴杰也不是，王国应该属于帕斯托利亚家族，奥芝也是夺取了他们的王权。”

“是这样的，”稻草人觉得很不好意思，“只是目前帕斯托利亚已不在人世了，他的王国总得有人治理吧！”

“帕斯托利亚有一个女儿，按理只有她才算得上是翡翠王国的合法继位者，你听说过这件事吗？”格林达女王问。

“没有”，稻草人说，“不过倘若那个小姑娘仍在人世的话，我不会阻止她登上王位的，只要把琴杰赶出翡翠城，我也别无所求了，这也就如同我自己当国王一样。其实，治理国家并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尤其当一个人拥有卓而不群的聪明才智时，我觉得我应该能胜任更高的职务。但是这位王位合法继承人在何处，她又是谁呢？”

“她名叫奥芝玛”，格林达女王说，“只是我至今也没打听到她现在何方。因为当年奥芝篡夺王位时把她隐匿到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而且在她身上施展了一种我不了解的魔法，其他的人都无法找到她——即使我有如此强大的魔力也无计可施。”

“这真是件怪事，”环形甲壳虫颇不满地说，“没想到传闻中魔力无边的魔法师却是个骗人的坏蛋！”

“别瞎说！”稻草人大声嚷道，听到甲壳虫的话，他非常气愤，“我那聪明的头脑就是他赐予的。”

“我的心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铁皮人也抗议，他非常气愤地盯着甲壳虫。

“或许是我弄错了，”甲壳虫往后退，并且断断续续说，“我自己并未亲眼见过奥芝。”

“奥芝亲自接见过我们，”稻草人驳斥道：“你们听我说，他是个魔法高超的巫师。不错，他可能有一点点骗人的行为，不过，如果他的魔法不行的话，那么他又如何能将奥芝玛隐匿得如此隐蔽，谁也找不着她？”

“我……我承认我错了！”环形甲壳虫低声说。

“你说的这句话才算是最公正的话。”铁皮人说。

“我们应该再加把油，尽力找到奥芝玛的藏身之处，”格林达女王说。“我记得书房里有一本关于奥芝术士的书，上面记录了他在奥芝国期间的一言一行——最起码我派遣的暗探所见到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上面。今晚我得认认真真研究一下这本书，希望能从中得到某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奥芝玛姑娘。你们就先呆在我的宫殿里休息吧，有什么事找我的奴仆好了，你们就把他们当做是你们自己的奴仆对待就行了。明天我将再与你们见面。”

格林达女王说完这番话后，让那些客人们径自活动。这些来访者来到格林达女王那可爱的花园里，他们四处闲游，观赏花园中那奇妙美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钟头。

次日，他们来到格林达的王宫，女王接见了她们。女王说：

“昨晚我认真研究了那本关于记录奥芝言行的书，发现了三个令人值得思考的地方：他吃豆子时要用上刀；他私下里三次拜访过老莫比；他的左腿有点瘸。”

“最让人觉得可疑的是他的腿有点瘸！”南瓜人杰克惊呼。

“那倒没什么，也许他脚上长了丁，我倒是对他吃豆子时用上刀觉得很可疑。”稻草人说。

“这说不定正是奥马哈地区的优雅习俗，奥芝便来自那个地方。”铁皮人猜测说。

“这也不准。”稻草人对此也表示赞同。

“那他私下里三次暗访老莫比又是何故呢？”格林达问：

“对，这倒是值得研究！”环形甲壳虫一副正儿八经的神情接口说道。

“奥芝以前传授了一些魔法给老莫比。”格林达女王说：“你们想想看，若老莫比没有帮过奥芝，那么他绝不会这样做。因而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出，很可能奥芝玛姑娘便是被老莫比隐藏了起来。要知道她才是翡翠王国的合法继承者，他对奥芝的王位一直就是个威胁，若翡翠王国的臣民知道她仍活在此世，他们肯定会立她为王，将她的权利归还给她。”

“这个想法很有说服力，”稻草人说，“我一点也不否认老莫比与这桩事大有干系。”只是我们明白了又能怎样？”

“那我们该去找老莫比，”格林达继续说，“并让她把奥芝玛的藏身之处说出来。”

“目前老莫比就在翡翠城，她与琴杰女王在一起，”蒂普说，“就是她在我们途中设置了重重阻碍，并且要琴杰除掉我的朋友，把我送到老巫婆那去。”

“这样的话，”格林达女王说：“我就要率领我的将士攻进翡翠城，将莫比揪出来，让她将奥芝玛的情况说出来。”

“她可是个让人恐惧的老妇人！”蒂普一想起老莫比的那口黑锅仍然心有余悸，“并且顽固不化。”

“我也是个很固执的人，”格林达女王微笑着说，“因此我不全被莫比吓倒的。现在我们就得准备好，等明天天亮，我们就朝翡翠城前进。”

第二十一章 铁皮人摘了一朵玫瑰

天刚亮，格林达女王的兵马已聚集在王宫前，他们看起来威武而雄壮。那些娘子军的服装颜色艳丽，她们手握战矛，长矛被

擦得锃亮锃亮，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战矛的手柄上镶有珍珠。而那些女军官则腰间佩着亮闪闪的长剑，手中执一张插着孔雀羽毛的盾牌。这支军队看起来让人难以战胜。

格林达女王坐在一顶精巧美丽的轿子里，这辆轿的轿身有点像马车车身，轿门垂下一扇门帘。只是马车下是四只轮子，而这辆轿子下却是两根长杆，这是用来给十二个人抬的。

稻草人与他的朋友们则乘四不象前往翡翠城，这样能跟得上奥芝王国的军队。在振奋人心的乐曲中，格林达女王率领着她的军队上路了，而稻草人与伙伴们则马上坐进沙发中跟着出发了。四不象就在格林达女王轿子的上空徐徐飞行。

“喂，当心点！”铁皮人看到稻草人的大半身子伸出沙发外面去看地面上的军队，大声地朝他叫道，“小心掉下去。”

“没事的，”知识渊博的环形甲壳虫说：“他体内填满了钞票，摔下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老跟你说……”蒂普带着责备的语气说。

“我知道，你说过多次！”环形甲壳虫连忙说：“我很抱歉，我是该注意一下。”

“你若仍想与我们同行，就得记住这点。”男孩再次强调。

“噢，我不想和你们分离。”甲壳虫低声说。听了甲壳虫此话，蒂普便不再追究了。

军队继续前进，还没等他们靠近翡翠城，天色就已暗了。随后，格林达女王的士兵在灰暗的月色下悄悄将翡翠城团团围住。他们在翡翠城外的草坪上扎起了鲜红色的营帐。格林达女王的营帐跟别人的不同，她的营帐是白色的，用绸缎制成的，比其他的帐篷都要大。营帐上竖起了鲜红的旗子，大伙为稻草人和他的朋友也扎了个营帐。这些士兵以其训练有素的速度和敏捷扎好营帐后，便都回营房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琴杰女王的卫兵就向她报告，翡翠城被人团团围住了。琴杰女王非常吃惊。她迅速来到宫殿的最高点，向四

周眺望，果然如此，城外到处飘舞着旗子，而正对城门的恰好就是格林达女王的白色营帐。

“这下我可没救了！”琴杰悲哀地说：“我们的编织针对她们的战矛、利剑毫无办法。”

“我看我们还是在交战前便认输为好，免得受伤。”一个女兵说。

“不能投降。”琴杰充满豪情地回答：“敌人并没有攻进城来，因此我们应该用谈判的方式争取时机，你带着白旗去格林达那里，问她因何要进攻翡翠城，此行是何目的。”

于是这个女兵带着白旗以及身负的使命走出城外来到格林达的营帐前。

“你去跟琴杰说，让她把老莫比交出来，我们抓获了她之后，便不会进攻翡翠城了。”格林达对琴杰的女兵说。

琴杰听到这个传报后，感到很为难。要知道老莫比现在是她的参谋，并且她很惧怕这个老妖婆。不过她仍然让士兵把老莫比请来，将格林达的话传达给她。

“看来，我们现在都惹上烦事了。”老妖婆说，她取出衣袋里的妖镜看了看，嘀咕了一句。“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耍耍花招，蒙蔽格林达，以此逃过此劫，尽管她认为她很精明。”

“你说把你交出去是不是更妥当些？”琴杰心里把握不定。

“如果你这样做，你将失去翡翠王国的王权，”老莫比带着确定无疑的语气说。“但是，若让我来处理这事，那就容易多了，我们俩都能从麻烦事中摆脱出来。”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琴杰说，“当国王是件多么威风的事呀，我不想再回到母亲那里，每天做些铺床、刷碗的事。”

老莫比将杰利雅·杰姆叫到面前，在她身上施了法术。在老莫比的法术下，杰利雅变成老莫比的样子，而老莫比则变成了杰利雅的样子，谁也看不出其中有何破绽。

“好了，你现在吩咐士兵将她送到格林达那里去。她也认为

自己已捉住了老莫比，这样她会即刻返回自己的国家去。”

于是，杰利雅一拐一拐地走出城外，来到格林达面前。

“我把你想要的人送来了。”那个士兵说：“琴杰女王希望你能讲信用，离开翡翠城，不要再来侵扰她。”

“如果我肯定，她是我需要的人，我会遵守诺言的。”格林达满意地说。

“这是老莫比。”士兵说完就回翡翠城了。她以为送来的这个人真是老莫比。

格林达女王将稻草人以及他的朋友们叫到自己的营帐内，开始审问眼前这个老莫比一些关于奥芝玛的事情。然而杰利雅对这种事压根就不清楚。在女王的逼问下，她心里很慌，急得直掉眼泪。格林达女王见此情况非常奇怪。

“一定是谁耍了花招想蒙骗过关！”女王非常恼火地说“她绝对不是莫比而是其他的人，肯定是有人将她变成老莫比的样子。说，你是谁？”格林达转而审问这个吓得全身哆嗦的姑娘。

而杰利雅却不敢透露半句实话，在她离开以前老莫比警告过她，如果她敢招供出事实的真相，女王将处死她。格林达看起来温柔漂亮。但是与奥芝国的其他人比，她的法术更高超。她念了几句咒语，用手挥了一下，眼前的老莫比突然变成了姑娘。而此刻身在翡翠城的老莫比也恢复了原样，变得又老又丑，满身邪恶相。

“啊，是杰利雅·杰姆！”稻草人大声说，他认识眼前这位姑娘，她是他的一个朋友。

“她还给我们当过翻译呢。”南瓜人开心地说：

此时，杰利雅知道瞒不过去了便将老莫比的花招全盘托出。她希望格林达女王能保护她。女王答应了她的要求。格林达对此非常气恼，她派人向琴杰传达旨意，说老莫比的花招已揭穿了，她要将真莫比送来，不然一切后果自负。琴杰女王对格林达提出的要求早做好了回答，当老莫比恢复成自己的模样时，她们

就明白自己的花招被揭穿了，然而这个邪恶的老巫婆又想出新的花招，并要求琴杰按此计划行动。于是当格林达的士兵来到琴杰女王面前时，琴杰说：“你对你们女王说，我也不知道老莫比究竟躺在哪了，如果女王愿意，可以进城搜寻老莫比，同时也可以让她的朋友一同进城。不过若他们无法在太阳下山前找到老莫比，那么她们就得撤兵，不再侵扰翡翠城。”

对琴杰提出的要求，格林达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她已经知道老莫比的藏身之处了。琴杰命士兵打开城门，格林达率领一批军队进城了，稻草人和铁皮人以及南瓜人骑着锯木马跟在军队后，而那个知识渊博的被放大的甲壳虫则得意地走在最后。蒂普则紧随着格林达女王，因为女王特别喜爱蒂普。

自然，老莫比不希望格林达发现自己，因此，当她进入翡翠城时，老莫比转身一变，变成了一朵长在矮丛林中的红玫瑰。这个办法很巧妙，格林达女王没料到老莫比这一招。格林达在城中找了很久，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溜过。

太阳即将西沉，格林达明白这回她输了，老莫比真的很滑头。于是，女王将部下从城中撤回，回到自己的营帐中。

稻草人与朋友们在王宫内的花园里寻找老莫比，当接到女王撤退的命令时，他们非常丧气，在要离开花园时，一贯对鲜花有所钟爱的铁皮人无意中看到了矮丛林中的那朵玫瑰花，于是他采下这朵玫瑰花，将它紧紧地别在他那铁皮外套的皮扣眼中。

在他摘花时，似乎有一阵细小的声音从玫瑰中发出，只是当时他并没怎么留意，老莫比就这样被铁皮人带出了翡翠城，只是谁也没料到他们已胜利完成使命，就这样他们回到了营帐。

第二十二章 老莫比的魔法

一开始，老莫比见到自己被铁皮人摘到了，心里满是恐惧，

不过她随即觉得这里和呆在花园里一样稳妥。谁也没看出这朵玫瑰花就是老莫比变的。现在她已出了翡翠国，要逃出格林达的掌中，那就更容易了。

“不过我不想操之过急，”老莫比心中暗想，“我想看看格林达发现受骗后的惭愧样子。”

于是她便安安静静地呆在铁皮人的胸前，就这么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格林达将稻草人和他的朋友聚集到自己的营帐中，铁皮人带着那朵玫瑰花也去了女王的白色营帐。

“我也弄不懂什么原因，”格林达说，“我们没有发现老莫比的任何踪迹，看来这次我们是输了，不过我对此行仍觉遗憾，如果失去我们的援助，奥芝玛便无法找到，而且也无法继承王位，她也就不能成为翡翠国的女王了。”

“我们不应该就此泄气，”南瓜人说：“我们尽量再做些有用的事。”

“是的，我们应该找些有用的事来做。”格林达笑着说，“只是我总不明白，明明那个老妖婆的法术没我高明，可我偏生就找不到她呢？”

“我们现在已来到翡翠城外，既然来了，我看还是先攻下翡翠城再说，至于找奥芝玛可作从长计议。”稻草人接着说，“不过在找到奥芝玛之前，我很乐意代理她治理国家，我想我会治理得比琴杰更好。”

“只是我已跟琴杰说好不再去侵扰她了。”格林达不赞同稻草人的意见。

“我看，你们就跟着我到我所住的国家去——也就是去帝国。”铁皮人说，他用手划了一个圈，将所有人都划进了国内。“我将非常欢迎你们到我所住的城堡里做客，那里的房屋完全可以容纳你们。倘若你们也愿意和我一样在表面镀上镍，我的奴仆会帮助你们满足愿望的，并且还不收费。”

在铁皮人说话的当儿，格林达一直盯着铁皮人皮扣眼中的

那朵红玫瑰，她发觉那朵大红玫瑰的花瓣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很快她便判断出这朵红玫瑰是老莫比变的。而老莫比也察觉到格林达已发现她了，她想方设法逃走。要变成其他的东西对老莫比来说并不难，于是她摇身一变，变做影子，影子贴着营帐悄悄地朝出口方向走去，想从那里逃脱。

然而格林达女王更聪明，她的魔力比老莫比更高明，因而她抢先一步走到营帐出口，手一舞将出口堵住，让老莫比找不到出路无法逃走。稻草人及他的伙伴看到女王的此种举动目瞪口呆，因为他们没有发现那个邪恶的影子。女王对大家说。

“都别乱动，老莫比此刻就在这个营帐中，我得抓住她。”

她的话让老莫比吓了一跳。于是她又一变，将自己变成一只小黑蚁，在地面上迅速爬行，希望找到一个缝隙能钻进去，将自己隐匿起来。

好在这个营帐扎在城门前，地面平滑坚硬，在老莫比变成的小黑蚁还在地上爬时，就被格林达发现了，女王迅速跑上前想抓住她，然而当她的手正要去抓时，老莫比又一变，转眼变成一只巨大的鹫头飞狮，一下从营帐中蹿出去——营帐的绸缎都让它划裂了——风驰电掣般地逃走了。

格林达毫不怠慢，一下跳上锯木马，对他说：

“现在就看你的了，你用行动证明你变活的意义！快跑，追上去！”

锯木马撒腿就跑，像一道闪电紧紧跟在鹫头飞狮身后，他那四条木腿行动可迅速了，如天上闪亮的星光。稻草人和他的朋友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锯木马和鹫头飞狮转瞬就消失不见了。

“走，我们也前去瞧个究竟！”稻草人说。

于是他们都奔向四不象，敏捷地爬上了沙发。

“快飞吧。”蒂普催促着四不象快点启动。

“到哪去？”四不象不紧不慢地问。

“我也说不上来，”蒂普说，看着他慢腾腾的样子心里万分焦

急。“但是你先飞起来再说，到了空中我们就能知道格林达朝哪个方向去了。”

“行！”四不象不慌不忙地回答，于是他抖动他的四个巨大的翅膀，飞上了天空。

在空中，他们向远处眺望，发现牧场那边有两个小黑点在移动。他们知道那就是锯木马和鹫头飞狮。因此蒂普要四不象紧紧盯住它们，同时赶紧飞上前去，追上老莫比和格林达。虽然四不象飞得够快了，但是老莫比和格林达的行动则更快，几分钟后，她们在地平线上就不见了踪影。

“我们仍然紧跟着她们，”稻草人说，“奥芝王国就这么大，她们总会停下的。”

老莫比觉得选择鹫头飞狮的模样应该非常明智，因为它跑的速度很快，而且耐力持久，强过其他任何动物，只是她没料到锯木马是永不知疲惫的，它的那四条木腿可以不用休息地跑上几天且速度丝毫不减。因而当鹫头飞狮倾尽全力跑了一个钟头后便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心跳加速，呼吸感到困难，速度放慢了。此刻她已跑到荒漠边沿，在沙滩上奔驰。然而那疲惫的四肢却被陷入到沙滩中，没几分钟，鹫头飞狮往前一扑，倒在了沙漠上，她浑身无力，在荒漠中动弹不得。

没多久，格林达骑着锯木马赶到了，锯木马跑了那么长的距离仍然精神高涨。格林达女王从腰上取下一条金细带，把它套在精疲力竭、毫无生气的鹫头飞狮上，将老莫比的魔法解除了。

那巨大的野兽哆嗦了一下，消失了，地面上显现出老莫比的模样，她邪恶地盯着格林达平静漂亮的脸蛋。

第二十三章 奥芝玛公主

“现在我已抓到你了，你想挣脱也是白费劲。”格林达柔和地

说，“你先在这静静地躺一下，等你缓过气来后，我会把你带到我的营帐去。”

“你抓我干吗？”莫比问，由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话有些吐词不清，“我又没做过任何有损于你的事，你对我紧追不舍干吗？”

“不错，你是没做过有损我利益的事”，温柔可爱的格林达说，“只是有几件坏事我认为你是你做的，一旦我证实你乱用魔法，我一定要严厉地处治你。”

“我才不怕呢，”老巫婆扯着沙哑的破嗓子说，“你休敢碰我！”

与此同时，四不象也来到她俩的上空，在格林达附近的沙滩上降落了。稻草人等看到格林达抓住了老莫比都很高兴，经过一阵讨论，他们最终决定大伙全坐四不象飞回营地。于是锯木马被大家抬进沙发，格林达女王也登上了沙发，把套在金线上的老莫比也带进沙发，不过她可是爬进去的，其他人陆陆续续进了沙发，最后蒂普一声令下，四不象起飞了，朝营地飞去。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发生什么意外，老莫比沉默而阴郁地坐在那里，她被格林达的金线套住喉咙，无法动弹。看到格林达女王一行胜利归来，女兵们全高兴地欢迎他们。稻草人和他的朋友们再次聚集到女王的营帐内，在他们追获老莫比时，营帐已修好，焕然一新了。

“好了，”格林达对老莫比说，“现在我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那位神奇的奥芝法师为何要私下拜访你三次，奥芝玛那小女孩又是怎么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老莫比回视格林达，一句话也不说。

“快说！”格林达女王大喝一声。

然而老莫比依然一言不发。

“她是否并不清楚这件事。”南瓜人说。

“不要乱插嘴！”蒂普说，“你的笨想法会将一切弄得乱成一

团的。”

“那我听你的，不出声吧！”杰克乖乖地说。

“啊，我庆幸自己是只环形甲壳虫！”被放大很多倍的甲壳虫说，“没有人会指望能从南瓜人口中听到明智的话。”

“然而，我们得想什么办法才能叫老莫比招出实情呢？”稻草人说，“如果她不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算抓获了她也没什么用呀。”

“我看我们对她来软的吧！”铁皮人说出自己的看法。“听人说，无论是谁，不管她怎么邪恶，只要对他施以软手，那么都会服服帖帖地听从指挥的。”

老莫比一听此言，两眼凶狠地盯着铁皮人，铁皮人被这凶恶的目光吓得退后一步。

格林达女王沉思着想什么办法让老莫比回答提出的问题，她对老莫比说，“你听着，拒绝回答对你没有任何益处，我一定要把奥芝玛的事调查个水落石出，如果你拒不将事实招出来，我会马上处你死罪。”

“哦，千万不要这样，”铁皮人大叫一声。“无论杀谁都是件恐怖的事——就算将老莫比杀死也令人可怕。”

“我只不过是吓吓她而已。”格林达说，“我当然不会将她杀掉，因为她会选择招出实情的。”

“原来是这样的呀！”铁皮人这下才放心。

“如果我回答了你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你会怎么处治我呢？”老莫比突然说出这些话，着实把大伙吓了一跳。

“如果你说出事实，我会罚你喝下一剂药，随后你便失去所有魔力了。”格林达说。

“这样我就成了个孤独可怜的老婆子了！”

“但至少你仍活着。”南瓜人接口说道。

“少插嘴！”蒂普满心不安说道。

“哦，行！但是你不能否认，能活下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南瓜

人说。

“尤其对于一个受过完全教育的人更是如此。”环形甲壳虫也加上一句，并点头赞同南瓜人的话。

“随你自己！如果你仍拒不交待，那么你非死不可，你若能将事情说出来，那你仅只是失去魔力而已，我猜你可能还不想死。”

老莫比紧张地看了格林达一眼，觉得她说得很严肃，不可轻视，于是她一字一句地说：

“我选择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格林达很满意，“你很明智。”

格林达挥了挥手示意身旁的女兵统领，给她把那个美丽的金盒取来。格林达从盒中取出硕大的白珍珠，它系在一根纤细的链子上。女王把链子挂在脖子上，那颗白珍珠坠在前胸，刚好在她心口上。

“好，我将要问你第一个问题了。”格林达女王问，“奥芝为什么要私下里拜访你三次？”

“那是因为我不愿去他那里。”老莫比回答。

“这哪是回答。”格林达加重语气说，“把实情说出来。”

“是，”老莫比眼睛盯着地面说，“他到我那里是想向我请教怎么做点心。”

“把头抬起来！”格林达大喝一声。

老莫比抬起头。

“你看看我的珍珠是什么颜色？”格林达问。

“它——是黑的。”老莫比觉得很奇怪。

“这说明你没有讲实话！”格林达女王非常气愤，“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那具有神奇魔力的珍珠才会显出白色。”

老莫比见到想要花招骗过格林达行不通时，她对自己的举动深为不满，然后说：

“因为奥芝给我送来一个女婴，也就是奥芝玛，他让我将女孩好好隐藏起来。”

“我早料到是如此了。”格林达平静地说，“你给他做了这么一件大事，他让你得到了什么利益？”

“他说他会将掌握的一切魔法传授给我，有一些确实是魔术，而有一些只是骗人的伎俩而已，但是我却一直遵守誓言。”

“那你是怎样对待那个小姑娘的？”格林达接着问道。提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大伙都凝神细听，迫切想知道答案。

“我在她身上施展了魔法。”莫比回答说。

“你把她怎么了？”

“我将她……我将她变成……”

“快说，你把她怎样了？”看到老莫比吞吞吐吐，格林达厉声问道。

“我把她变成一个男孩！”老莫比小声嘀咕说。

“男孩！”大家异口同声答道。大家都明白，蒂普是老莫比一手带大的，因而众人的眼光都望向蒂普所站的位置。

“没错，他就是奥芝玛——当年奥芝篡夺了她父亲的王位，然后将她送到我那去。她就是翡翠城的合法继承人。”老巫婆点点头，并用手指着蒂普说。

“我？”蒂普惊得目瞪口呆，“不会的，我不会是奥芝玛，我是个男孩！”

格林达笑着走到蒂普身旁，用她那洁白、纤细的手握住他的小手。

“你目前是个男孩。”她亲切地说，“那只因为莫比施魔法将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你生下来时却是个女孩，你是翡翠城的公主，因而你应当还原成女孩，这样你便是翡翠城的女王了。”

“不，还是让琴杰成为翡翠城的女王吧！”蒂普叫道，他都想哭了。我仍希望我是个男孩，可以与稻草人、铁皮人、环形甲壳虫、南瓜人一块旅游……对了，还有锯木马和四不象！我不想变成女孩！”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铁皮人说，“听人说，女孩挺好的，我

们仍旧是你忠诚的朋友。说句老实话,我总认为女孩比男孩更好。”

“最起码男孩女孩都一样。”稻草人接口说道。并亲热地拍了拍蒂普的头。

“并且她们都会成为好学生的。”环形甲壳虫说,“等到你变回女孩模样后,我可以担任你的家庭教师。”

“但是——你们想想,”南瓜人喘着大气说,“要是你变成女孩,我也不能再叫你爸爸了!”

“对呀!”蒂普说,虽然他有一些难过,仍忍不住想笑。“如果因此而让这种关系消失,看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蒂普走到格林达女王跟前,犹犹豫豫地说,“那我就试一试——我只想了解变成女孩后会怎样,但是倘若我不愿意,你要答应再把我变回来。”

“事实上,我无法做到。”格林达女王说,我不会将人改变模样,因为这样做不正当,任何一个好巫师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只有那些邪恶的女巫才知道这种魔法。因而我只能请老莫比将你身上的魔法消除,让你再变成女孩,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变魔法了。

人们现在已知道了奥芝玛公主的真相,因而老莫比也就不再搭理蒂普了。但是她惧怕格林达女王发怒,更何况蒂普已说好,如果他成为翡翠城的国王,会让她的晚年过得幸福美满,因此当格林达要求她施展魔法时,她满口答应了。大伙也为此忙开了。

格林达女王指示部下将她的宝座放在营帐中央,宝座上放着厚厚的玫瑰色的丝绸软垫。并从帐顶金色的长杆上悬挂起一扇粉红的轻纱,将宝座围个严严实实。

老莫比首先让蒂普喝下药水,让他进入一种沉睡状态。接着,铁皮人和环形甲壳虫轻手轻脚地将他抬放到宝座上,让他躺在那厚厚的软垫上,然后将轻纱遮好,让外面的人无法看到里

面。

老莫比则蹲坐在地上，从胸口取出一些干草药，把它们点燃，等火焰烧起来后，火势渐大时，老莫比又取出少许药粉洒在火堆上，于是营帐内升腾起一股紫红色的浓烟，营帐内芳香扑鼻，锯木马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喷嚏——尽管他被大伙一再告诫不能出声。

当大家惊奇地看着老莫比的一举一动时，老莫比口中念念有词，人们无法听清她说了些什么。随后，她那枯瘦如柴的身体在火堆左右拜了七拜，看来魔法已完成了，老莫比站起来，大叫一声“呀噢！”

营帐内的浓烟顿时消失无踪，帐内又是一片明净，外面的清新空气吹进来，宝座四周的粉红轻纱轻轻飘动，里面好像有什么在动。

格林达女王走进她的宝座，揭开轻纱，弯下身，将手臂伸出来，然后一个美丽的女孩从宝座上起来，像初夏的朝阳可爱动人。她那美丽的双眼有如亮晶晶的钻石晶莹剔透；她的双唇像宝石。一头金色的长发垂在身后，有一圈镶有宝石的发箍将头发轻轻拢到一块。她身穿轻纱缝制成的长裙如同披着彩云轻轻飘动。脚上是一双淡雅绸面的小巧的鞋子。

蒂普的伙伴们看着眼前这位娇艳美丽的女孩，整整看了一分钟，然后他们都垂下头，对妩媚动人的奥芝玛公主倾慕不已。女孩微笑地看看格林达。女王满是笑意，神采飞扬地看看她。奥芝玛娇羞地说：

“但愿你们仍和往日般一样对我，我仍然是蒂普，你们都清楚，不过……不过……。”

“不过你变成女孩了！”南瓜人赶紧说。他的这句话得到伙伴们一致认同，说他讲了一句聪明话。

第二十四章 知足便是财富

当琴杰获知老莫比被格林达抓获，并且将所有事情都招认了，而且那位失踪的奥芝玛公主也被找到，她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叫蒂普的男孩。听到这些消息，琴杰流下了泪水，她非常伤心和悲哀。

“你们想想，”她哀叹着，“我曾经做过女王，还住在王宫大殿中，但是现在却要回去擦地板，做黄油！这些我想都不敢想！我是不愿意回去的。”

琴杰女王的部下经常在王宫的厨房内制作软糖，她们都建议琴杰不可放弃。琴杰也稀里糊涂地接受了她们的意见，向格林达女王和奥芝玛公主宣战。于是战争在第二天开始了。那一天旗子迎风飘舞，传来曲曲舞乐。战矛如密林般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格林达向翡翠城进攻了。

然而当军队来到城门前时，停止了进军，因为城门已关上，琴杰女王吩咐她的士兵将所有城门关牢抵挡敌人进攻。翡翠城的城门是由许多坚硬的质地优良的大理石建成的。格林达见进攻受阻，于是思考着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环形甲壳虫则语气坚定地说：

“我们可以将它团团围住，她们便会因断粮而投降，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不用这么做。”稻草人说，“别忘了我们的四不象，它是可以飞行的。”

听了稻草人的话，格林达女王转过来，她面上带着笑容，看来很高兴。

“这是个好办法。”她赞许地说，“你真该为你这聪明的头脑而引以为豪。现在我们即刻到四不象那里去。”

他们从重重军队中穿过，走到稻草人营帐旁，四不象就躺在附近。格林达女王和奥芝玛公主最先进入沙发，随后稻草人及他的伙伴们也相继坐进沙发。剩下的空间还能容纳进女兵统领和三个卫士。格林达女王想。这么多助手应该够了。

于是，奥芝玛发下指令，那个怪物四不象便挥动了它那棕榈叶做成的翅膀，飞到空中。把这些探险家们带到翡翠城的上空。这些人坐在四不象身上在王宫空中盘旋，他们看到琴杰正舒服地躺在花园中的吊床上，悠闲地看着一本绿色封皮的书，嘴里嚼着绿色巧克力。她相信坚硬高大的城墙能替她抵挡住敌人，敌人无法攻进城中的。这时，奥芝玛发出一声命令，让四不象稳稳地停在王宫的花园中，琴杰发现这个天外来物惊叫一声，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女兵统领和三个卫士跳出沙发，上前一把握住琴杰，用碗口粗的铁索将她绑住。

于是战争马上结束了，当琴杰的部下听说女王被抓，随即就投降了，那位女兵统领则顺利地穿过大街来到城门前，将城门打开，迎接格林达女王的军队进城，同时奏响了振奋人心的军乐。他们沿途宣传：“可恶的琴杰已被抓获，奥芝玛公主继承了祖先的王位，成为翡翠城的女王。”

于是翡翠城的男人们纷纷将围裙解下，而女人们则早已厌倦吃丈夫们做的饭菜，因此，她们也纷纷迈进厨房，给疲惫的丈夫做好可口的饭菜。于是家家户户又都恢复了以往的温馨和睦。

奥芝玛登上王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让所有叛军将从大街和房屋上拿走的珠宝、玉石都拿出来。这些女人偷走的宝石可真多呀，王国的所有玉石匠干了近一个多月才把这些珠宝镶回原来的地方。

接下来，奥芝玛遣散叛军，女孩们全被遣送回到父母家中，琴杰也发誓不再胡来，所以她也就被放了。

奥芝玛成为翡翠王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王，虽然这样，她治理国家仍然公正英明，因为有格林达的协助，不时向她提出建

议，而在她遇到棘手的问题时，环形甲壳虫便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他担任教育大臣。

奥芝玛也非常感谢四不象给她的帮助，她问四不象想获得什么报酬，只要他提出要求，奥芝玛都会满足。

“我希望你还是将我拆掉。”四不象说，“我不想这样活，对于我七拼八凑的模样我深感羞耻，想当年我在森林中称雄，这看看我头上的角就能明白，然而现在我却如奴隶般地生活，我被逼迫着飞行……而我的腿也失去任何作用。因此，我希望你能将我拆掉。”

于是，奥芝玛让人将四不象拆除。它那四不象的头又回到原来那个火炉架上面。沙发也被拆开，仍回到客厅中。那个尾巴仍回到厨房中，担当起扫帚的作用。而稻草人也将那些晾衣绳放到木钉上，当初他便是从那上面取下这些绳子的。

或许你们以为四不象就这样完蛋了，不错，作为一只不能飞行的怪物，它的生命就此结束，但作为挂在火炉架上的饰物，那个鹿头却仍能开口说话，只要它乐意。因此以后当那些想觐见女王的人在门厅等候时，他常会突如其来的开口说上几句，把人们吓得不知所措。

锯木马是奥芝玛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因而受到细致的照料。奥芝玛常常骑上它在翡翠城街上蹀躞。为了不让马蹄损坏，她给锯木马钉上了金蹄，当锯木马在路上走过发出得得的声音时，翡翠城的居民内心满是惧意，这让他们想到，这恰好体现了女王的神奇魔法。

“伟大的奥芝比不上奥芝玛女王。”臣民赞扬说：“他经常宣称要完成某件大事，最终一件也没做好；而奥芝玛女王却做了很多事，而这些事都是人们所没料到的。”

南瓜人也仍然跟奥芝玛生活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结束，他并没如他所说那样烂掉，但是他还是像以前那么笨。环形甲壳虫想教他掌握一些手艺和学习一些知识，然而他实在是太笨了，后来

谁也不想教他了。

当格林达女王的士兵撤回国后，翡翠城也渐渐趋向平静，铁皮人对他的伙伴们说他也该回自己的国家了。

“虽然我的国家很小，”他对奥芝玛说：“但也正因其小，统治起来也不难。在那里我能称王，因为我高高在上，谁也无权阻止、妨碍我处理国家大事和私事。回国后，我也许还要再上一层镍，我的外表好像有些损伤。欢迎你们到我的国家做客。”

“非常感谢你。”奥芝玛说，“会有那么一天，我将接受你的邀请到你的国家进行访问，只是稻草人怎么办？”

“我也和铁皮人一块回去。”那个全身被钱填得鼓囊囊的稻草人神情庄重地说，“我们俩以后永不分离。”

“我打算让他担任财务大臣一职，我想让一个用钱做成的人担任财务大臣是再合适不过了。你以为呢？”

“我看，你的搭档可算是全球最富裕的人了。”年轻的女王微笑着说。

“不错，是这样的，但我并不是说我体内的钞票，我以为头脑聪明比拥有钞票更富有。或许你也会有些体会。如果一个人光有钱却没头脑，那么他将不知道怎样花费这些钱，让金钱发挥更好的用途。但是一个人若有头脑，就算很穷，他也能很幸福地度过他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稻草人说。

“你们也不能否认，善心是脑子无法制作出来的，金钱也不能买到它。所以，应该说我才是一切最富有的人。”

“你们俩都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奥芝玛亲切地说，“因为你们拥有一个财富，那就是知足。”